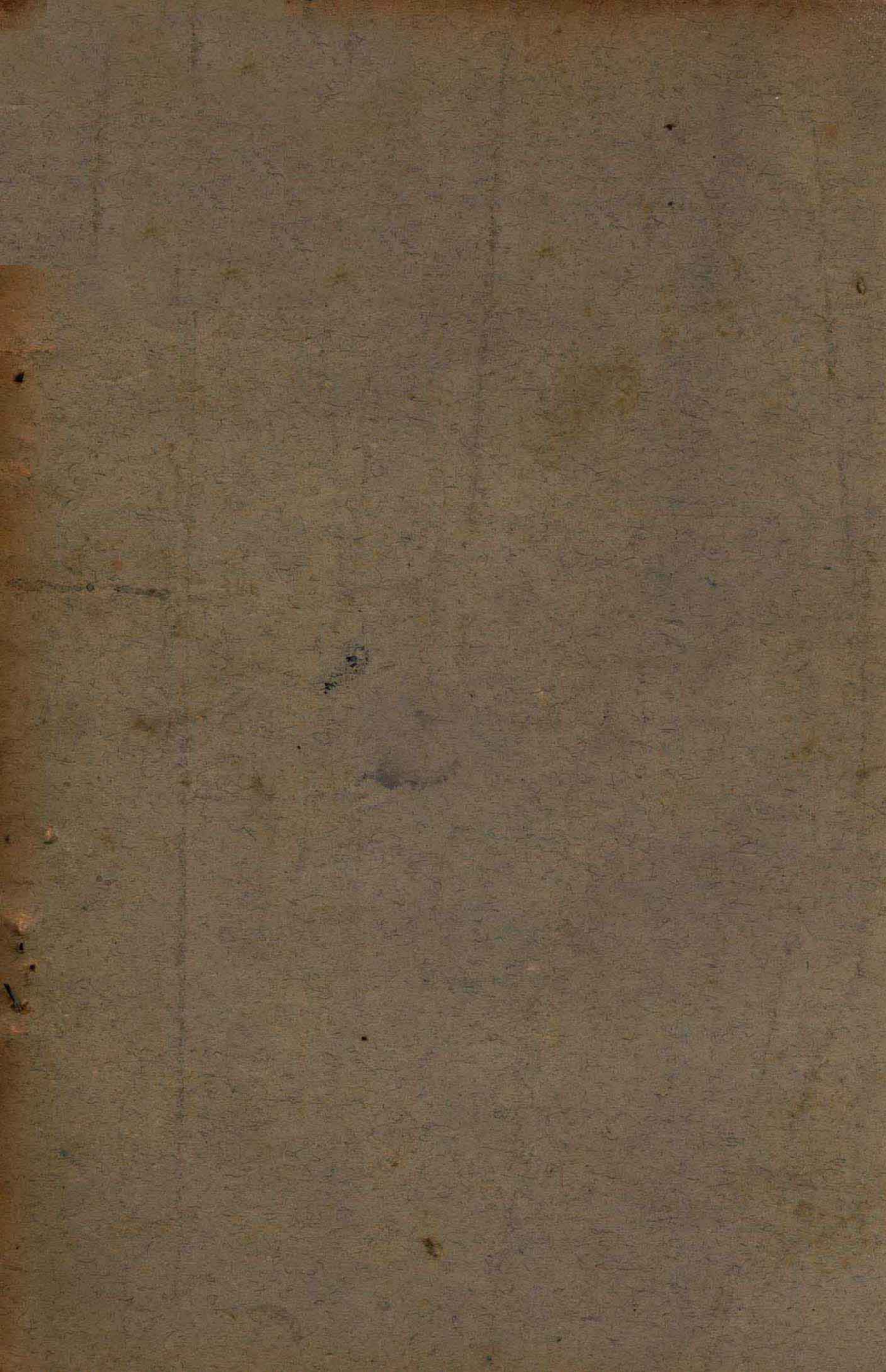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圖俠劍正雍







康德四年八月廿五印刷  
康德四年九月廿日發行

小說

雍正劍俠圖十集

定價

三角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著作人 王赫然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行人 王麟閣

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

印刷人 陳景陽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行所 洪順德

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

印刷所 興記印刷所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 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 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 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# 雍正劍俠圖

(卷十)

## 第十集 青雲山瓢兒外爲子求師，禮拜寺金酒海訪友試藝

話說第九集表至吳霸與童林比武，吳霸將左手一晃，右手一揚，奔向童林的面門就是一拳，口中說道：「接招，要接吳霸他這一招，名叫猛虎出洞，這個招數往外一使，真稱得起迅雷不及掩耳，拳離童林的面門切近，童林趕緊將身形向右一閃，用左手向吳霸的右胳膊上一搭，左腿一進步，雙掌對准吳霸的胸前，用力一撞，猛聽得崩的一聲，緊跟着又是八又一聲，再找吳霸，蹤影不見，細一看，原來是童林這一拿用力過猛，把個吳霸給打至在窗戶下頭傳牆裡面，連磚都擠碎了多少，看起來還算便宜，吳霸最拿手的工夫，就是靠山背，若不然的話，吳霸就是性命之憂，此時就將旁邊廂站的馮崑石永，直

圖俠劍

樂的雙手捧腹，來回的轉麼，馮崑遂向石永說道：「表兄，你老看我這個主意怎麼樣，石玉山點頭說道：『還是我的表兄弟，這才叫才高智廣，不提石馮二人談話，童林趕緊吩咐徒弟們，把吳霸摻扶起來，吳霸自己心中納悶，暗自想道，我自己總以爲我自己的武術高強，今天跟人家童俠客動手，不過就是一招，我就當場落敗，看起來還是人家童俠客的武術高強，我真要拜他爲師，跟人家學個十年八年的，我倒也練點兒真正的武術，也不往我平生好練這一場，再者說也有言在先，我要是贏不了人家，我就拜人家爲師，他也不能不收我作個徒弟，自己想到這裡，趕緊衝着童林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果然你是你老人家的武術高強，弟子今天情願拜你老人家爲師，童林一看，趕緊雙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：「吳老師傳請起，你老這是何必，前言不過是相戲耳，吳老師傳何必認真呢，吳霸跪在地下不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師，頭一節弟子不能失信，再者說我被你老人家打倒，我也不難看，總算是我沒輸給外人，倒是輸給我自己的老師啦，並不品爲恥，童林聞聽吳霸之言，說的情情近理，再者說吳霸這個人性情誠實，說一不二，自己平生又最喜愛直爽人，再一看吳霸的相貌，帶着一團的忠厚氣象，據

第十集

1 口中說道，老師，頭一節弟子不能失信，再者說我被你老人家打倒，我也不難看，總算是我沒輸給外人，倒是輸給我自己的老師啦，並不品爲恥，童林聞聽吳霸之言，說的情情近理，再者說吳霸這個人性情誠實，說一不二，自己平生又最喜愛直爽人，再一看吳霸的相貌，帶着一團的忠厚氣象，據



我想大概也不致於有什麼壞處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暫時我收你作個記名的徒弟，終朝隨着你師兄他們練藝。倘若有成效，再正式拜師。」吳霸聞聽，這才恭恭敬敬的，向童林大拜了四拜，然後站起身形，童林遂給指引指引師兄弟，童林又向馮崑石水說道：「你們二位今天把他送來的總算巧啦，我又收了這麼個徒弟，今天既是喜期，你們二位可也別客氣，我也不費事，你們二位就在我這兒吃個便飯兒。」馮崑石水說道：「既蒙俠客見愛，我二人敢不從命嗎？」說着話，衆人來到了廳房以內，童林一面吩咐家人調擺棹椅，擺好盃箸，一面又叫家人到外面找瓦匠，收拾收拾這窗戶底下，撞倒的磚牆，工夫不大，諾事預備齊楚，然後童林讓座，遂陪着石馮二人吃喝完畢，石玉山馮永志告辭，童林送出大門外，石馮二人走去，童林復來至裡面，斜着吳霸說道：「你既然在我這裡練武，與你師兄們一塊兒下場子，你還是住在我這裡呀，你還是每天來呢。」吳霸說道：「我暫時先到家裏去知會一聲，以及收拾我那應用的物件，諸事辦妥，我還是住在老師這裡。」童林這才叫他回家去收拾東西不表。吳霸去後，童林一想，今天忙亂了一天，也沒得到清真寺去一趟，這豈不叫人家丁爺兒受等嗎？明天我一定得去一趟。一日無事，趕到次日清晨，吳霸他帶着行李來到童林的家中，跟劉俊等住在一處，童林一看，家中也沒有什麼事，這才叫道：「劉俊，今天我到清真寺去一趟，看望看望丁大爺，家中若有什麼事，你就去到清真寺送去。」劉俊點頭答應，童林這才將衣服收拾齊整，由家中起身，一直奔清真寺行走了去了。迢迢達達往前行走，來到牛街，童林抬頭一看，只見清真寺坐東，四週圍的棚欄門兒，正當中是穿堂門兒，大概後面還有殿座，童林看不清楚，書中代言，要說天下的清真寺，全都是坐西朝東，惟稱北京城牛街的清真寺，他是坐東朝西，乃是天下第一個大寺，童林看了看，這才站在外面，高聲喊叫說道：「回事的，一連叫了數聲，無人答應，童林不由得着急，心說：就憑這麼大的清真寺，連個回事的都沒有嗎？諸位真要是按童林這麼一想，可就錯啦，這個清真寺乃是人家清真教的公地，裏面原沒有回事的，裏面住的阿衡，是爲請來傳經授徒，早晚領人禮拜，不管別事，故此童林連叫

了數聲，無人答應，童林正自納悶，就聽有人叫道，俠客爺，怎麼今天你才來，童林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是鐵三爺鐵木金，就見他向童爺說道，你老人家才來呀，童爺說道，來了多時啦，喊了半天回事的，沒人答應，我正在這裡着急哪，怎麼你們這樣大的清真寺，連個回事的都沒有呢，鐵三爺聞聽，帶笑說道，俠客爺你有所不知，大凡我們教中人來到這裏，全是隨便出入，並沒有回事的，你老人家隨我到裏面來吧，正趕上丁爺兒在這裏呢，說着話，鐵三爺在頭前帶路，童林在後面跟隨，走過了穿堂門兒，來到了裏面，童爺抬頭一看，這座清真寺好大的工程，東面上類似大殿一般，七尺多高，月台，在這座殿座兒的前頭，都是朱紅的閣扇，就在南北所蓋的房舍，類似配殿的樣子，童林看罷，就聽鐵三爺說道，俠客爺，你在此少候，我叫丁爺兒出來迎接你老人家，說着話，鐵三爺已竟邁步上了台階，够奔北廂房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裡面有人說道，童俠客現在那裏，恕我未曾遠迎，面前恕罪，說着話，就聽簾籠一響，山打裏面走出兩個人來，頭一位就是鐵三爺，在後面跟着的這位，年紀約有五十上下，精神百倍，就見鐵三爺用手一指，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這就是我跟你老人家提的那位丁爺兒丁瑞龍，此時丁瑞龍舉目上下一打量童林，自己心中倒及了一口涼氣，怨不得人家童俠客成名天下，今日一見，別的先不用說，就憑他這一雙眸子，神光灼灼，就知名不虛傳，自己看罷，趕緊過去搶步行禮，口中說道，俠客爺在上，你恕過瑞龍未能遠迎，望俠客爺恕罪，童林趕緊還禮，口中連連的說道，豈敢，此時鐵三爺將簾籠一打，丁爺兒這才抱拳往裏面相讓，童林來到屋中，用目往各處觀看，屋內陳設很講究，雖然不多，擺的樣樣得法，在正迎面兒擺設着一張圓棹面兒，四週圍放着椅子，在棹子後面，是落地的八扇圍屏，在西面兒是架几案，架几案頭裏有八仙棹兒，兩旁的椅子，靠着山牆擺設着茶几兀幾兒，在東面兒打着隔斷，兩旁邊兒是六扇兒閣扇，正當中的門兒，上面掛着茶青色的軟帘兒，丁瑞龍指手讓坐，鐵三爺把茶水獻上來，童林這才跟丁瑞龍說道，前者聽鐵三爺說，閣下急公好義，見義勇為，實令童林欽佩，本當早來拜訪，無奈你有事外出，今日才得會尊顏，真



乃三生有幸，丁瑞龍趕緊說道，豈敢豈敢，我也是早就有意拜會俠客爺，只因我的窮裏多忙，總得未暇，今日與你相見，我願足矣，二人接談，互相景仰，這才叫一見如故，丁瑞龍遂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在這數月之間，可遇見什麼新奇之事嗎，你要是遇見的話，可以對我談談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一怔，自己心中相道，聽了爺兒之言，莫非說那條黑影，他許知道幾成，自己遂向丁瑞龍說道，要說新奇的事，倒是不少，童林就把連追黑影數次未見，天壇被人相戲，在家中練劍有人叫好的，一宗一宗的，細說了一遍，然後又對着丁瑞龍說道，聽你之言，莫非你老人家曉得這事麼，如果你認識此人，不妨給我介紹介紹，我豈不是又多認識一位高人嗎，丁瑞龍聞聽，遂即說道，俠客爺，這條黑影我倒知道，皆因他素常仰慕俠客爺的大名，他又不肯與你老人家相見，再者說累次三番，招惹你老人家生氣，如果你不棄嫌，我就把他叫出來，與你老人家當面陪罪，不知俠客爺意下如何，童林聞聽，趕緊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把這位朋友請出來，我會會吧，丁瑞龍接着說道，童俠客，不是他一個人，還有我們清真教的一位老前輩，如果你老人家願見，我就一同請出來給你介紹介紹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童某求之不得，說着話，就見丁瑞龍來到了隔斷門兒，伸手拆起軟帘兒，向裏面說道，老人家，俠客爺請你到外邊屋中相見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屋內一陣哈哈的大笑，口中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見見吧，只見由打裏面出來兩個人，童林用目觀看，但見頭前走的這位，此中等的身材少微矮着一點，身穿白綿綢的褲褂兒，外置米色綢子的大褂兒，厚底兒的雲鞋，往臉上觀看，面皮蒼老，形若南極，額下的銀鬚飄洒胸前，可有一樣兒，是齊口的鬚鬚，手中拿着一根鐵條兒，在老者的身背後，還站着一位，身高約在五尺，身上穿着土黃布的褲褂兒，土黃布的沙包繫腰，土黃布的大酒鞋，土黃布的高桶兒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一張黃焦焦的四方臉面，兩道黃眉毛，似有如無，深眼窩子，黃眼珠子滴溜溜的亂轉，倒是精神百倍，童林看罷，就聽丁瑞龍說道，俠客爺，我給你引見，遂用手一指在老者身背後站的這個人說道，童俠客，我這句話說出來，俠客爺可不要見怪，你

把話聽明白了，我這個朋友在前數月就來啦，他住在我們這櫃上，可巧我有事沒在家，他這才終朝每日在外面散遊，那一天也是恰巧，正趕上鐵三爺賣牛肉，與石永馮崑彼此的互相論武，正趕上你老人家趕到，與他們排難解紛，我這個朋友在旁邊兒看着高興，跟別人一打聽你老人家的名姓，才知道你是紫面崑崙俠，他況打聽明白了你的住址，有心要去拜訪拜訪你，他又怕與俠客爺你無緣相見，再者說他的心氣兒又高，他打算要在暗地裏試探試探你老人家的夜行術，論起來他就不應當把你引至在城牆上面，他自從把你老人家引到城上之後，他心裏頭非常的後悔，他心中一想，自己一身別無長技，不過就是兩條快腿，倘若被你老人家將他追上，他焉能是俠客爺的對手，他一看天光將亮，故此他才避身逃去，他既然覺悟，又不應當三番兩次的與你嘻笑，看起來此人雖然藝不高，秉性善於戲謔，前日我由打外面事畢回歸，他將已往之事，對我細說了一遍，我這才將俠客爺生平所有的經過，以及你的武術出奇之處，我對着他言講了一遍，他聽我之言，心中更爲懊悔，這才叫我設法與俠客爺求恕，故此我遣派鐵三爺去到俠客爺的府上，把你老人家請了來，一者爲的是咱們聚會聚會，再者說也好命他給你老人家陪禮，如今我把話全說開啦，大概俠客爺就不生氣了吧，說着話，這才衝看那人一點手兒說道，兄弟你過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就是童俠客，遂又向童爺說道，這是我的盟弟，姓武名英字金堂，皆因他的腿快，人送外號兒叫神行無影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見武英武金堂雙手抱拳，來到童林的面前，口中說道俠客爺，小可屢次在你老人家的面前獻醜，多蒙俠客爺承讓，我這廂給你陪禮了，說着話，笑嘻嘻的矮下了身形，那個意思要行大禮，童林趕緊用手相攔，口中說道，武老師父果然藝業高強，童林在閣下的面前，現醜多次了，多蒙你老承讓，我算栽了，武金堂一擺手說道，俠客爺承讓多次，怎麼你老人家反說我承讓你呢，童林說道，武老師父有所不知，我在天壇以內看別人動手，不想被武老師父在我大掛兒的後襟上，拴了一塊半頭磚，我淨會不知道，看起來豈不是我栽了嗎，神行無影武金堂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怔，遂說道，童俠客，要說我連引你數次繞城，那乃是我武英

### 第十集

5



所爲，要說繫磚之事，我武英可不知道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也是一正，心說，難道說給我繫磚的這個主兒，又是一位高人嗎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口中說道，雖然說繫磚不是閣下所爲，總算我童林栽啦，武英一擺手說道，童俠客，要說栽劬斗的話，是我栽啦，童林問道，閣下因爲什麼栽了，武英說道，咳，只皆因我一時大胆，與童俠客作要，不想在城牆之下，我只顧回頭看你老人家追我啦，大概你離着我約在一丈來遠，我心中害怕，恐怕你老人家伸手將我拿住，我這才回身下腰，打算緊跑，不想被一人擄住我的脚面，用力一推我的雙腿，將我由城牆上面扔到了城下，童俠客要不信，你來看，說着話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遂說道，童俠客請看，這就是那一天晚響，我由打城牆上面摔到下面創的，看起來還是我栽啦，童林一看，果然武英的鼻子創了一塊傷，尙且未曾落加，說話間，就聽旁邊兒有人答言說道瑞龍啦，你們老麻煩，不然就是你栽啦，再不然就是他栽啦，叫我這麼一看，你們全沒栽，今天既然海川到了，瑞龍你還不給我指引指引，等待何時，這句語尙未說全，就聽丁瑞龍答言說道，我只願看他們二位接談，也忘了給你老人家引見啦，說着話，丁瑞龍用手，指這位老者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，這是我們教中的族長，又是我們的老前輩，論說我可不應當叫他老人家的名諱，今天給你引見，我可不能够不提了，他老人家姓金單字名元，江湖之中人稱洒海的便是，童林聞聽，趕緊搶步行禮，口中說道，洒海爺在上，小子童林給洒海爺行禮，前者有我幾個無知的弟子，夜探八卦山，被困在十八棵楊，多蒙老洒海解圍搭救他等的性命，童林這相謝過你老人家，就見老洒海金元一伸手將童林摻起，口中說道，海川哪，咱們用不着客氣，些須小事何足挂齒，我這個人一生一世最不好客氣，你請坐吧，說着話用手一指，讓童林在上垂首落坐，童林一抱拳說道，你是老前輩，我焉敢上坐，還是你老人家坐在上垂首，童林側坐相陪，老洒海一聽童林之言，自己又一轉想，我與他老師又有一面之識，我就坐在上垂首何妨，想到這裡，還是老洒海上坐，童林側座相陪，旁邊相坐的就是武英與丁瑞龍，最末座就是三爸鐵木金，丁大爺這才吩咐寺裏的夥計獻上茶水，大家彼此吃茶談話，

老酒海也是一時的高興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，我聽別人說你奉師命下山，別開天地，欲興一家武術，再造一門把式，今天咱們也算是閒暇無事，我這個人是無話不談，你把你所學的武術練練我看看，再者說那一招兒不對，我再給你指點指點，閱者諸君，你別看老酒海若大的年紀，雖有劍客之稱，對於說話的地方，未免有點稍差。按理說童林又不是你的徒弟，何必叫他將武術練練給你看看呢，這句正話倒不要緊，要說給人家指點指點，這句話未免太過，論說老酒海可並不是高傲，頭一樣兒因為他的性情直率，二則因為跟童林的老師不敢說深有交情，總算是大熟人，故此今天老酒海才說要給童林指點指點武術，只顧他說了這麼一句話不要緊，險些把他老人家一世的名譽失去，在這一段書中，諸君留神看吧，不但金元一個人說大話落敗，由打這兒起，一位接着一位說大話的主兒，是挨着個兒的栽筋斗，閒言少敘，單表的童林一聽老酒海金元，要看看他的武術，他自己可就不能說不練了，皆因老酒海有劍客之稱，不問可知，他老人家一定是武術精通，真要是求人家給指點指點，人家還有個肯不肯呢，今天一聽老酒海叫他練練，自己是滿心裡歡喜，遂站起身形衝老酒海爺一抱拳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要在老前輩的面前獻醜了，說着話衆人站起身形，出離了北廂房，邁步上了台堦兒，來至東面的月台上，就見童林往當中一站，金老酒海帶領衆人在旁邊廂觀看，童林才將身形站穩，把雙掌一合，抱拳先作了一個羅圈兒揖，口中說道，諸位，我可練不好，老酒海爺既然吩咐下來，童林不得不練，那一招那一式要是不對，還求衆位多多指教，將話說完，自己這才施展本生的絕藝，柳葉綿絲摩身掌，按定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掌不離脅，肘不離胸，龍驤虎步，兩腳踢膝並行，雙手一合懷抱陰陽二氣，身形一矮，就把這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，施展起來，童林這門兒武術，在先前看看倒不理會，趕到後來招數加緊，真是一招緊似一招，稱得起腰似彎弓，眼如電，退如蛇行，手似鑽，此時神行無影武金堂在一旁看着，不由得暗自點頭，心說，前幾次我暗中與他賽跑，那就算我冒險輕舉，今天一看人家的掌法，果然是招數精奇，那天他要將我追上，與我動手，我焉能是人家的敵手，武英

自思想，猛聽得老洒海金元高聲說道，海川哪，別練啦，我打量是什麼驚人的藝業，要與一家武術，今天據我一看，你所學不過是彈腿而已，童林聞聽，將招數一收，不由得一怔，心說，我在江西臥虎山，跟隨二位恩師學藝以來，受盡了千辛萬苦，方學會了這一套絕藝，下山之時，我的恩師囑咐於我，他老人家言說這套武術天下皆無，故此恩師才叫我與這一家武術，今天聽老洒海之言，說我之藝謂之彈腿，據我想說彈腿的話，可比不了清真教的人，俗語兒說的好，由南京到北京，彈腿只在教門中，清真教傳下彈腿十回拳，要講究彈腿，那就不用跟人家老洒海的門戶裡頭講究了，童林想到這裏，遂心中暗說，老師呀老師，你既然傳授弟子彈腿，你老人家何必叫我下山現醜呢，書中代言，童林這就算錯認，老洒海說你練的是彈腿，你就實心相信嗎，說起來也不願童林相認，皆因金老洒海的身分在那裏放着哪，真要是別人說童林這個武術的名目叫彈腿，童林一定着急，就許兩方面動了手，惟有老洒海說他這兒彈腿，童林可就不能够動了，皆因老洒海年紀高邁，久走江湖，所有的武術，他老人家是一目了然，所以老洒海說他這個彈腿，童林才將招數收住，自己正自思想，猛聽得在穿堂門外有念佛的聲音，連着就是兩聲無量佛，沒尾又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聲若洪鐘，童林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走的是自己二位恩師，一位是尙道明，一位是何道源，二位仙長真稱得起仙風道骨，不比尋常，在二位仙長背後，乃事一位出家的和尚，甚是魁梧，但見他生就的大身材，身穿青色僧袍，大領闊袖，外罩灰色的毗盧褂，腰中繫着杏黃的絨繩，足下厚底的開口黃僧鞋，高桶兒長過膝的白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四方臉滿面的油光，一個皺紋也沒有，兩道蠶眉，直插入鬢，一雙虎目，黑白分明，準頭豐滿，高鼻梁兒，方闊海口，微微露着兩邊兒的白鬢角，可是新刮的胡鬚查兒，在和尙的身背後，還有一個人，乃是俗家的打扮，長的更凶，身諄足有七尺，膀扎腰圓，肩寬肩厚，身上穿着個藍綢子褲褂兒，腳底下穿着白襪酒鞋，往臉上觀看，粗眉大眼，獅子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厚嘴唇，人中長，重下巴頰兒，兩耳堪可垂肩，天然生就的福相，在他的身後背着個大長條兒的包裹，僧道

## 癸 俠 劍 正 雍

## 第十集

俗四個人，前行走，來至月台之上，二位仙長打稽手，那一位出家的僧人，雙手合掌當胸，各自口誦着佛號，走上了月台，老洒海爺一看，心中有點兒難過，心說：「哎喲，方才剛說完人家徒弟練的是彈腿，人家的老師就到了，我方才說的話，可不知道二位仙長他們聽見了沒有，真要是叫這二位老道聽見，他要是問我童林所練的那一招兒的彈腿，我若是指點不出來，那我不曉算是言過其實了嗎，老洒海正自思想，就聽尙道爺在那裡問道：『老洒海，你老人家這是由那裏來呀，老洒海就把八卦山事畢，自己這才來到北京城，預防明年三月三亮鏢會，故此早到，作為準備，你們幾位這是由打那兒來，二位仙長開聽。』遂就把自己的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老洒海聞聽，點了點頭，口中說道：『原來如此。』書中代言，二位仙長由打玲瓏島事畢，與自己的師兄莊道勤，師弟谷道遠，師姪呂德興等分手之後，尙道明與自己的師弟何道源商量好了，打算够奔遼東前去訪友，這一日正往前走，已來到關裏昌黎縣，猛然間想起昌黎縣城東四十里，有一座青雲山，山上有個青雲寺，裏面有一位主持高僧，上智下覺，此人雖然不通武術，對於手談，頗有研究，這位智魯老和尚可稱得起世外高僧，既然來到昌黎，我弟兄何不前去拜訪拜訪，弟兄二人商議停妥，這才穿城而過，往前行走，走够了多時，但見前面隱隱約約的有一座大山，何道爺用手一指叫道：『師兄，你來看，青雲山不遠矣，弟兄二人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青雲山下，只見青山疊翠，怪石巉岩，在山坡下，兩旁栽種着蒼松翠柏，枝葉茂盛，遮雲蔽日，尙道爺看罷，遂點了點頭，口中說道：『師弟你來看，此山雖不算大，秀麗可觀，這就因為他是盤山之派，故爾才能別俱幽緻，弟兄二人一面說着話，一面順着盤旋的山路往上行走，雖然說山路難行，二位劍客則如走平地一般，正自往前走，猛一抬頭，就見青雲寺的山門已在目前，弟兄二人一看，廟貌已煥然一新，尙道明扭頭回頭叫道：『師弟你來看，你我弟兄十數年未到青雲寺，他這座廟宇竟會這樣的講究了，你說智覺他是真正的怪道，他常對着我說，他的廟內清苦，到如今此廟這大的工程，但不知是那位施主重修的，說着話，弟兄二人邁步進了山門，正然往裡行走，就見對面兒來了一

個小沙彌，衝着二位仙長念了一聲彌陀佛，遂說道，二位師傅，你是燒香還願啊，還是找人哪，尙道明一想，我這十數年未到青雲寺，這裡面的小沙彌，都不認識我們了，道爺不由得一笑，心說，此小僧人，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他焉能够認識我們呢，遂口中說道，少師傅，我們是前來拜訪你們本廟的主持，智覺老師傅的，皆因我們是十數年前的老友，所以今天過山，特此前來拜訪，小和尙聞聽，滿面帶笑說道，二位仙長，你是找我們老方丈來啦，他老人家已當圓寂了，現在廟內的主持，他老人家名叫寶鏡禪師，二位仙長聞聽，就是一怔，遂即問道，少師傅，你們那位智覺老師傅，是多怎圓寂的，這位新當家的是多怎來的，費你心你對我從頭說說，小和尙這才不慌不忙，對着二位仙長背訴了一遍，二位仙長聽罷此言，口中說道，原來如此，你們這位新當家的，也不是外人哪，也是我們數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，書中代言，青雲山青雲寺裏面這位方丈，法號是上寶下鏡，別號人稱青雲長老，原籍他是陝西長安城裡關帝廟的和尙，武術精巧，能爲出衆，自幼兒受過異人的傳授，他在關帝廟主持了多年，這一年接到了遼東天然山青竹寺的方丈普塵長老一封書信，約請寶鏡禪師躬奔遼東，前去盤桓武術，青雲長老寶鏡一想，自己的廟中也沒有什麼事，到不如去趟遼東，自己把主意拿定，所有廟中之事，俱安置停妥，遂由打陝西奔遼東而來，這一日正自往前行走，已來到青雲山青雲寺的山坡之下，就見大道兩旁的有二十來名僧人，俱都身披着法衣，手打着法器，攔住了寶鏡的去路，口中說道，前面來這位老和尙，莫非是上寶下鏡，陝西長安關帝廟的高僧嗎，寶鏡禪師說道，不錯，衆僧人這才一齊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老人家請到我們山上來呢，我們這座山，名叫青雲山，山上有一座廟，名曰關帝廟，我們這裡山上的老方丈智覺禪師，他老人家昨夜晚間對我們衆人說明白了，不久他老人家要歸西，這廟內方丈的法座，是你老人家的，又將你的上下以及住處，全都對於我們說明了，不想他老人家說在今日天尚未明，智覺老和尙竟自與世長辭了，我等將老和尙安置在禪堂之上，這才特來山下打探你老人家，果然在此相遇，就請你老人家上山進廟以了後事，並主持禪林，寶鏡禪師聞聽，心



中想道，自己原有德修奔遼東，無奈今天被衆僧人攔路迎接於我，況且此處山清水秀，勝過長安百倍，再者說又有智覺老和尚的遺言，我何不應允呢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說道，既蒙諸位師兄抬愛，又有老和尚的遺言，我不敢不從命嗎，衆僧人一聽寶鏡禪師答應，不由得各自歡喜，這才把這位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，擁護着上了清雲山，來到青雲寺的裡面，先進了禪堂，寶鏡禪師看了看智覺老和尚的遺體，緊跟着矮下了身形，大拜了四拜，拜畢，衆人陪着寶鏡禪師來到方丈室讓坐，然後寶鏡問了問山中的規矩，衆僧入一一的回答，由此寶鏡禪師接座，然後叫衆僧人領着，前去各殿參罷了神像，這才接着給智覺老和尚辦理白事，事畢，寶鏡禪師一查點廟中所有的積蓄，怎奈廟中清苦，入不敷出，大家一商議，都無法可辦，後來這位寶鏡禪師出了一個主意，在本廟中立了個武術場子，招了幾個學武的徒弟，每日所得的束修銀兩，以作廟中的費用，由打立了這個武學場子，還是真不錯，真招了有三十多各徒弟，每日跟着這位青雲長老練武，自此寶鏡禪師的名聲遠震，無人不曉，就在昌黎縣城內，有家兒大財主，此人姓瓢單字名成，以販牛爲業，家中良田足有數百頃，買賣數處，要在這一縣之中，可稱得起數一的財主，瓢老員外事事全都趁心，就是有一樣兒掛心，跟前有一位少爺，年方八歲，小名兒叫鹿兒，雖然是八歲的孩子，此子的體格非常肥胖，週身上下類似肉奈，這還不算出奇，惟有形體似乎天闊，瓢老員外終日爲難，自己一想，生平就是這麼一個兒子，你說他的肉體這般的奇胖，又加上性質敢鬪，就是將來長大成人，如何能够給他娶妻生子，接續我瓢氏門中的香烟，瓢老員外爲此終日的憂思，這一日書房悶坐，在他面前站着的家人一看，員外坐在那裏悶悶不樂，遂即問道，員外，你老人家心中有什麼不喜歡的事，你對奴才我來說，倘若我能給你解憂消愁，也未可知，員外聞聽，遂說道，你要問我所爲難的事情，我就是爲你們這位少爺，你說他的體質如此的奇胖，將來他豈不成爲一個廢人，家人聞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員外，奴才我早想到了，准知道你爲的是這一擋子事，奴才我倒有個拙見，可不知道你贊成不贊成，瓢老員外聞聽，遂着說道，你既有高明主意，快快的說

來，家人這才說道：按說少爺的身體奇胖，這倒不甚要緊，我聽人說，在咱們城東四十里，有一座青雲山，山上的青雲寺內有個武學場子，教場子教師乃是本廟的方丈，聞聽人說他是個得道的高僧，場子裡面的徒弟很多，要是把少爺送至在廟中去練武，日久天長用功夫一催，他的身體豈不健壯的許多，或者也可把他身上的浮肉練消了，瓢老員外聞聽家人之言，倒是近情近理，遂說道要依你之言，可以改變他的體質，咱們就這麼辦，選個好日子，我把鹿兒送到青雲山上，與老方丈前去學藝，可有一節，咱們得問問他願去不願去，家人說那也好，我把少爺找來你問問他吧，說着話，家人轉身來到外面，把少爺叫到裡面，員外遂向鹿兒說道，兒呀，我有意把你送到青雲山前去練藝，你願意去嗎，

### 癩 正 劍 俠 圖

就見鹿兒說道，願意去，員外一聽鹿兒願意去，心中大喜，這才擇定明日，把鹿兒送到青雲山，所有外面的車輛，都叫家人收拾好了，老員外又派家人到自己的布舖之中，取來白布五疋，灰布五疋，把布取了來，又吩咐家人在自己的倉房之中，取出白米兩石，小米兩石，又命人到賬房取出白銀四十兩，諸事預備停妥，專等次日送鹿兒上青雲山，當晚無事，次日天明，瓢員外跟鹿兒一同吃完了早飯，外面的車輛早已預備齊畢，將所有的物件，都裝載在做車以內，員外帶着鹿兒上了轎車，隨同着家人一直够奔青雲山而來，出了昌黎縣的東門，趕車的搖着鞭兒，車輛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到了青雲山的山坡下面，將車輛停住，員外下車，吩咐趕車的把藝，照着車上的物件，遂命家人頭前帶路，自己帶着鹿兒在後面跟隨，順着山道上山，來到青雲寺，進了廟門一直往後走，越過了兩層大殿，遠遠的十就看見角門兒上面挂着一面牌子，上寫武學二字，家人邁步首先進了角門兒，見了小和尚把話說明，然後和尚把員外帶進去，見着寶鏡禪師，員外遂把來意說明，老和尚聞聽，帶笑說道，這些小事都在老僧的身上，三年以後，准能够將令郎的身體練成，可免去員外的憂慮，老員外瓢成聞聽，非常歡喜，遂說道，山下面有我帶來的些許物件，請老方丈派人幫助，搭上山來，那就算是我的一點兒佈施，

老和尚聞聽，只得派人下山幫忙，將所有的物件運上山來，寶鏡和尚遂向鹿兒問道，你可曾願意在我

這兒練武嗎，鹿兒點頭說道，願意。老員外一看，自己的孩子願意住在山上練武，再一看所有帶來的物件，全都運上山來，這才一伸手由打腰間把銀子取出來，向寶鏡禪師說道，老方丈，這點些許之數，請老方丈收納，老和尚客客氣氣的說道，多謝老員外慈悲了，將話說完。員外告辭，帶着手下人下山回家去了，寶鏡禪師看了看瓢鹿兒，心說，八歲的孩子，將他留在山上練武，他還是很願意，真叫少有。當天也沒有什麼事，也沒叫鹿兒跟着下場子習學，趕到次日，老和尚把鹿兒叫到面前，遂叫他將雙足站穩，身形向下一蹲，作出騎馬蹲當式的架子，焉想到鹿兒將身形站好，將然往下一蹲，就聽撲冬一聲，鹿兒當時栽倒，皆因他兩腿太胖，上下一般粗，焉能韌得住呢。故此才翻身栽倒，老方丈命他起來再練。又誰知一連數次，俱都是一蹲便倒，老和尚一看，不由得緊皺雙眉，心說，人家瓢員外將此子，送到我這裡前來學藝，我會對人家說明，三年之後，大功告成，如此看來，我傳藝尚未身臨其境，我對人家所說之話，豈不是近乎忘言誑哄，自己想到這裡，也是無法，只得次日再練吧，焉想到一連數日，皆是如此，老和尚一看，實在沒法子啦，遂吩咐徒弟們在山下僱妥車輛，自己親身送瓢鹿兒回家，及至車輛進了城，來至瓢宅的門首，寶鏡禪師下了車，帶着鹿兒來，在瓢員外大門以內，衆家人一看少爺回來啦，心中甚喜。心說，少爺去了不過數日，竟自把功夫練成，遂趕緊來到了裏面，回稟員外知道，員外一聽，心中大喜，趕緊來到前面一看，果然見自己的孩子瓢鹿兒，隨同着老方丈來到了院中，員外一抱拳，把老和尚讓至裡面廳房，寶鏡禪師落坐，就聽瓢員外說道，老方丈，你老人家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了，你對我言講三年之後，犬子的武術可以成就，不想不過數日，他就學成，看起來還是我師之力也，寶鏡禪師聞聽，一擺手說道，老僧此來，並非是已將令郎的武術教成，皆因令郎年歲太小，過個三年五載的，再把他送到山上練武不遲，員外一聽，遂即說道，原來如此，犬子在家無事，不過遊戲，練武術他的歲數又小，寶師可先傳習他幾手兒容易學的功夫，以便犬子每日在家中沒事練習，等候年歲稍長，再將他送上山去，老和尚聞聽此言，心中想道，我教給他蹲一個

### 第十集

13

騎馬蹲檔的架子，他尚且站立不穩，連連的栽倒，我怎能够再傳給他別的工夫呢，自己又一想，真要是不傳習他幾手兒武術，我還是真難以脫身，自己雖然想到這裏，也是無法，只得站起身形，向瓢員外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給令郎再想幾手兒工夫，叫他逐日溫習，老和尚說着話，遂用目往各處觀看，並無有鹿兒可練的工夫，心說，你叫我怎麼想個法呢，和尚雖然腹內輾轉，口中還不住的連連說的，好練的工夫却有，等我慢慢的想來，一面說着話，寶鏡禪師遂往外行走，老員外在後面相隨，直走頂到大門以外，也沒聽見老和尚說叫自己的孩兒，在家中溫習什麼工夫，瓢老員外想到這裡，一看寶鏡禪師堪堪要走，員外可就不能够不問啦，這才向寶鏡禪師說道，老方丈，你可曾給犬子想起那一件工夫，在家中溫習，老和尚聞聽瓢老員外這麼一問，不由得心中着急，遂用目向四外一看，心中喜悅，這才用手一指，遂向員外說道，這就是令郎的幾手兒工夫，員外一看，原來是自己門前種的那盤口粗細的八棵龍爪槐，員外跟着問道，但不知這個工夫，叫犬子怎麼的練法，寶鏡和尚說道，叫令郎清晨早起，由打東頭兒的第一顆樹起，用胳膊往上一擡兩隻胳膊倒換着，由東邊兒撞到西邊兒，將這八顆槐樹用胳膊撞完了，用雙足倒換着，由打西邊兒踢到東邊兒，每天以五十次爲度，天長的時候，增加次數，員外聞聽，點頭說道，好，求老方丈你分分心，再給我個一兩手兒，好命犬子沒事的時候，一塊兒練習，和尚聞聽，暗中着急，心說，我命他撞樹，不過是搪塞而已，又誰知老員外還苦苦的叫我想法再找，一時之間，我那裡想的起來呢，和尚雖然心中這麼想，口中還不住的連連答應，猛一抬頭，就見前面兒有一個極大的牛圈，在裏面豢養着耕牛無數，寶鏡禪師用手一指，向瓢員外說道，員外，這個牛圈可是尊府的嗎，員外說道，不錯，老和尚接着說道，既然是尊府的，我要到裏面看着，好給令郎再找一手兒工夫，員外聞聽，甚是歡喜，遂趕緊命手下人，叫牛圈的夥計先把門開開，員外這才帶着和尚，到了裏面，寶鏡禪師舉目往各處一看，就見西北角兒牛棚之中，有一隻小牛，和尚回頭遂向瓢員外說道，你看這也是令郎練習的工夫，清晨早起來，練完了那八顆龍爪槐，再到牛棚以內，

把這隻小牛引牽過來，用雙手托住牛腹連着顛上三次，每日也是以五十次為度，可有一節，這個牛可不准宰殺。專為預備着給令郎少爺操練武術的，員外點頭答應，這才陪着和尚由打牛圈出來，寶鏡禪師遂上車告辭回山，暫且不表，單表的是老員外瓢成，帶着鹿兒回到了家中，吩咐家人由明日起，你們看着少爺，練習這兩樣兒工夫，別教他偷懶不用工夫，員外囑咐完畢，當日無事，到了次日清晨，家人帶着鹿兒先依法練完這八棵槐樹，然後再到牛圈裏頭練這隻小牛兒，每天如是。書要簡斷。瓢鹿兒整整的練了四年，門前這八顆龍爪槐，在這四年的光景，長了許多，再者說，牛圈之中這隻小牛，除了鹿兒顛完了，並不工做，還是加料長養，四年之久，把這隻小牛兒養成三百多觔重，瓢員外一看鹿兒的工夫，不緊不慢，練得渾身骨硬如鐵，真稱得起身也長了，工夫也長了，週身上下，無一處不長，並切說話也通情達理啦，員外一看，心中歡喜，暗道，看起來寶鏡禪師果然是世外的高人，書中代言，就憑這四年的工夫，瓢鹿兒不過就是童樹顛牛，他就能夠把這疑呆的癩治好了嗎，皆因其中有個情理，瓢鹿兒每日清晨，用胳膊撞這八顆龍爪槐，日久天長，把他這一身水臙俱已練去，這還不足為論，他的好處就是顛牛，皆因這隻牛一年大似一年，一年重似一年，他每日用雙手一顛，腹內的濁痰，一天往下降似一天，及至工夫一長了，濁痰完全都降了下去，清陽之氣得以上升，陰濁之氣自然下降。故此他心裏，自然就明白了，今天老員外跟鹿兒一商量，打算將他送上青雲山，二次學藝，瓢鹿兒也很贊成，員外這才吩咐外面，預備車輛，所有布疋跟白米小米，就連銀子都照着頭一次多加上一倍，仍然帶着家人，送鹿兒够奔青雲寺，來到廟內，見着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，瓢員外把自己孩兒練藝之事，從頭至尾，對着老方丈細說了一遍，青雲長老聞聽此言，就是一正，心說，四年前我給瓢鹿兒留下的這兩手兒工夫，不過是敷衍而已，想不到而今他會把工夫練成了，你說這不是奇怪嗎，和尚猛然將二眸子一轉，這才明白，心說，原來如此，他所以成工的地方，皆在顛牛之力，方丈正然思想，就聽員外說道，在山下面有我帶來些須的物件，聊為佈師，請老方丈派人搬運到山上，寶鏡承謝不



己，瓢兒外復又說道，我把鹿兒留在山上，跟隨老方丈練，但要業練成，再把他接回去，員外把話說完，與老和尚告辭回家不提，單表寶鏡和尚看着瓢鹿兒，心中非常歡喜，皆因他十二歲正是練武的年紀，寶鏡遂向鹿兒問道，你這四年的光景，在家中練習這兩樣兒工夫，至如今已經大有成效，現在我廟中練藝，可不許你偷閑躲懶，鹿兒點頭稱是，由打這一日為始，和尚終日教給鹿兒練習各種的拳腳，趕到後來，又慢慢的傳習他各種的兵刃，瓢鹿兒平生最喜愛的兵刃，就是一條虎尾三節棍，寶鏡和尚就把棍內的絕招兒，傾囊相授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鹿兒又在青雲寺練藝整整的八年，他這個工夫可就學成了，老和尚這才給他起了個外號兒，叫作生鐵牛，鹿兒的父親，時常往廟內送米送麵，送柴送炭，另外還送銀子，見着鹿兒之時就囑咐，如果你的老師不讓你下山，你千萬不許違背，老員外時常來，時常囑咐，瓢鹿兒在老和尚的跟前，還是百般的孝順，這一日師徒爺兒兩個正在禪堂裏面閑談，寶鏡和尚猛聽得外面有脚步聲音，遂打發小沙彌到外面觀看，小沙彌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二位仙長，尚道爺一問寶鏡的來由，小沙彌這就把青雲長老的來歷，對着二位仙長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，尚道爺將話聽完，遂點了點頭說道，原來如此，但是這位青雲長老，也是我們的舊父，少師傅勞你駕，你給我們同稟一聲，就提何道源尚道明前來拜訪，小沙彌答應一聲，遂往裡面回話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裏面口誦佛號，青雲長老迎接出來，一看二位仙長在禪院之中竚立，老和尚雙手合掌當胸說道，二位師兄，這是那一陣香風，將你們老哥兒兩個吹到了此處，隨着往裏面相走，僧道三個人一齊來到禪堂屋中，分賓主落坐，小和尚獻茶，寶鏡禪師遂用手一指鹿兒說道，過來給你師伯磕頭，遂又向二位仙長說道，這是我的弟子，名叫瓢鹿兒，二位道爺聞聽，遂用目一看瓢鹿兒，此子雖然二十歲，却生了個彪形大漢，尚道明何道源口中不住連連的誇獎，寶鏡遂問了問二位仙長，由打那裏來，往何處去，尚道爺遂就欲奔遼東訪友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老和尚聞聽，遂說道，二位師兄，在昨天我接了一封書信，就是在北京城西河沿開東光裕鏢局子的金弓小二郎李國梁來的，於明年三月三日，鏢

雍 正 劍 俠 圖

行裡亮鏢，以作亮鏢大會，聘請我前去鎮鏢，二位師兄如果無事，可以隨我一同前去，但不知二位師兄可曾願意前去，尙道明聞聽，遂着說道，師兄，我們上遼東前去訪友，所爲的就是明年三月三日，赴亮鏢大會，聽說此次亮鏢，非往昔可比，明着是亮鏢會，暗含着是爲奪十三省的總鏢頭，要是別人奪鏢頭，還不要緊，聽說四川劍山蓬萊島裡面叛反清朝的英王富昌富保臣，與他手下的軍師大帥，商議已定，遣派能人協助西勝鏢局，以備明年三月三，奪這個南七北六十三省的總鏢頭，我弟兄二人一商議，倘若這個鏢頭被西勝鏢局子的人奪去，到那時與大清國的江山，便有大大的不便，他既然爲了十三省的總鏢頭，當然他們就有了號召的能力，必然約請綠林的英雄，明着是在鏢局子裏保鏢，暗含着是輔助英王叛反朝廷，一旦他的大事構成，豈不是國家的心腹之患，我弟兄有意前去北京西勝鏢局，前去探聽動作，又以我二人的勢孤，故此才打算修奔遼東，訪兩位高友，以爲臂助，沒想到行至此處，與高僧相遇，豈不勝似他人多多矣，青雲長老寶鏡和尙聞聽，心中這才明白二位仙長的心意，遂留二位仙長在廟中小住三日，和尙自己心說，這也是東光裕鏢局子的福分，真要是二位仙長與我一同前往，到了北京城，見着李國梁，豈不與我臉面上大增光彩，自己又一想，莫若我臨行之時，將瓢鹿兒帶着，一同前往，等到明年亮鏢之時，叫他與天下的英雄，比試比試，雖然未必完全戰勝，倒是叫他多得幾分經驗，老和尙想到這裏，遂與二位仙長商議，歸算在最近期間起身，早到北京城，頭一節，那個鏢局子裡所請的那路英雄，早得消息，也好作個防備，二位仙長深以爲然，這才約定明日起身，一日無事，次日，瓢鹿兒把應用的物件，收拾齊畢，寶鏡禪師囑咐小和尙好好的看守廟宇，這才帶着鹿兒，陪着二位仙長，由打青雲山起身，一直修奔北京城，也非止一日，這一天來到了北京城，尙道明一想，童林押解盜寶的二寇進京，現已原案，此時他必然在家，莫若我等先到他家裏看看，道爺想到這裡，這才與何道源帶着寶鏡師徒，一直修奔安定門，來到北城根兒富貴帶的巷口，尙道明這才叫自己的師弟何道源，與和尙徒弟，一共是爺兒三個，在一旁等候，自己一直修奔童林的住宅，來到

門首，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在裡面出來一個回事的，一看尙道爺仙風道骨，儀表非俗，遂問道，當家的，你老人家找誰呀，尙道明說道，我找你家的主人童林，回事的接着說道，請你在此少候，我進去給你回稟一聲去，這個回事的家人心說，就憑這個老道，管着我家人叫童林，連個稱呼都沒有，不問可知，我常聽主人提過，他老人家在南省結交了許多的劍俠客，今天這個老道，大概是一位高人，自己一面想着，不敢怠慢，一直來到裏面廳房之內，見着劉俊，遂說道，少俠客，你請到門外看看吧，外面有一位年邁的老道，來找咱們俠客爺，劉俊聞聽，趕緊奔起身形，隨同家人來到門外，抬頭一看，原來非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師祖，劉俊趕緊過去行禮，口中說道，師祖在上，弟子劉俊給你老人家磕頭，但不知你由打那裏來，請到裡面坐吧，尙道明遂說道，劉俊，你師傅上那裏去了，他莫非沒在家中嗎，劉俊遂即說道，不錯，我師傅自清晨早起，够奔牛街清真寺訪友去了，仙長這才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待我前往清真寺，說着話，就見道爺轉身形，邁步就走，劉俊在後面相送，尙道爺一擺手說道，你回去吧，劉俊只得答應一聲，是，尙道爺這才來至在巷口外面，見着何道源，一提童林沒在家中，現在清真寺，二位仙長這才同着和尙師徒，又一直够奔牛街清真寺而來，來到清真寺，進了寺門，一直往後走，走過了穿堂，就見童林正在月台之上試藝，後來老洒海金元與童林說話，謂童林之武術，乃是彈腿，二位仙長聞聽，心中大大的不悅，這才來至裡面，與老洒海金元相見，然後童林給第二位恩師叩頭，老洒海心中玄虛，恐怕二位仙長質問自己，爲什麼說人家徒弟的武術是彈腿，如果人家一問，自己用何言答對呢，老洒海心中正然思想，就聽二位仙長說道，洒海爺，方才我來的時節，正趕上童林在此練藝，又聽你老人家說他的工夫是彈腿，實不相瞞，真要是彈腿，我弟兄二人也用不着費這十五年的寒暑，教授與他啦，既然老洒海是世外高人，說小徒弟童林所練之藝，乃是彈腿，但不知那一招兒是彈腿，貧道我要領教領教，以便頓開茅塞，老洒海聞聽，心說，我越怕人家問，人家還是越問，只願我年邁之人，一時的失口，這便如何是好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向二位仙長說道，聽你們

二位之言，分明是質問於我，方才我與童林所說的話，他練的是彈腿也罷，不是彈腿也罷，這不過是一說而已，二位仙長何必認真呢，二位仙長遂說道，那可不行，只顧洒海爺你這麼一說，豈不就攔了童林的前程，想他正在練藝上勁之時，你老人家忽然說出這幾句來，豈不打去了他的高興，今天我等是非要問問洒然不可，不過請你講論講論，彈腿這一招兒在那裏，老洒海聞聽二位仙長質問堅決，不由得臉上發紅心中想道，這兩個老道如此的質問於我，分明是與我爲難，自己萬般無奈，這才向二位仙長說道，既然你們二位如此的認真，我倒有個主意，我這裡有兩手兒工夫，咱們互相試練，如果我要是練完了的話，你們二位再隨同這位高僧，一同的練，倘若是我的能爲，你們二位練不了的話，童林所練之藝，那就算是彈腿，或者你們三位出主意，不論什麼絕藝，金元情願奉陪，如果我金元練不了，童林所練的就不是彈腿，據我想今天這個事非得如此，解決不了咧，尙道明何道源聞聽此言，深爲不悅，心說，好你大胆的金元，你戲要完了我的弟子，又要跟貧道等比賽，這分明是你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既然如此，我等何不與他比較比較，想到這裡，遂向金元說道，洒海所提之言，貧道等非常贊成，不論你有什麼絕藝，我們三個人情願當場奉陪，老洒海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好吧，這才向了瑞龍低言說道，如此如此，急速的預備了，丁爺兒聞聽，這才轉身下了月台，够奔外面，工夫不大，只見他拿着好幾種物件，來至在月台上面，老洒海金元一看，丁瑞龍將應用的物件，預備齊楚，這才用手一指，遂向尙道明等說道，你們三位請看，這手兒功夫，可也算不了什麼驚人的絕藝，不過是老朽在你們三位面前現現醜，尙道明何道源寶鏡和尙舉目一看，原來是一張八仙棹兒，在棹案之上放着一搭毛頭紙，大約有一刀，就聽老洒海說道，三位道兄，這是一刀毛頭紙，一共是九十六張，把他放在棹案之上，我用右掌要是往紙上一按，上面這九十六張紙，紋絲不動，在未尾緊底下這一張紙上，

19  
有我一個巴掌印兒，這還不足爲奇，然後我把這張紙拿起來，用嘴一吹，要把這個巴掌印兒吹掉了，紙上落一個巴掌印兒的窟窿，但不知你們三位怎麼樣，就聽僧道三人一同說道，我等情願奉陪，閱者

問道。著書的，要按你這麼一說，這不就成了濟公傳上的闢法了嗎。要說這一手兒功夫，名曰隔山打牛，原本是一種幻術，要打算練這手兒功夫。裏面的難題可就太大啦，頭一件，不能娶妻生子，還得子午時先吸天罡氣，吸氣之後，在山間亂空拳，二百六十次，外有蜜經三篇，讀畢，方能有效。別看說的這麼難，練出來還沒用，不過就是個玩藝兒，如今老洒海與僧道三人，試練這手兒功夫，倒是很相宜。皆因他們幾位，俱都是世外之人，堪堪就要撤去紅塵，研究這手兒功夫，一定都有些經驗，閑言少敘。單表老洒海金元，說完這幾句話，這才將毛頭紙放好，右手往上一按，說了一聲，黑，然後把紙慢慢的喝開，將末尾那一張拿起來一看，果然在正當中，有一個巴掌印兒，大家一看，說了一聲好，然後老洒海用口一吹，果然又把當中的手印兒吹掉，剩了一個手印兒的窟窿，這才向衆人說道，但不知你們那一位先來試試這手兒功夫，就聽尙道明說道，待貧道演習演習，說着話，道爺來至在棹案以前，將這一刀毛頭紙，安放傍妥，遂向金元說道，老洒海，你方才所練的是一個巴掌，我要再練一巴掌，尊顯着有點兒重複啦，我這個練法，可也不算出奇，不過是更換更換而已，如今我用三個手指，在這一刀紙上一按，在上面這九十四張紙上，紋絲兒不動，在緊底下這一張收的上面，有三個手指頭印兒，海後我也用口一吹，紙上要露出三個手指頭的窟窿，道爺將話代交明白，然後依法一練，如結前言，仙長練完之後，往旁邊兒一站，跟着何道源用兩個手指，也是照樣兒練習，何道爺練畢，第三位就是青雲長老寶鏡禪師啦，遂用一個手指頭，也照樣兒的練，僧道三個人練完之後，老洒海在旁邊一看，心中暗道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既然他們都有這手兒功夫，這一次就算沒解決，老洒海遂又說道，還是三位道兄的藝業高強，勝過金元家多矣，這麼辦吧，我這裏還有一手兒動夫，在各位的面前再現一次醜，說着話，又吩咐丁瑞龍把棹案上的紙張撤下去，在桌案正當中，放着一個大盃，盃的裡面盛着滿滿的一下清水，老洒海見丁瑞龍收拾已畢，遂將身形往下一矮，伸手攢住了棹子腿兒，然後往起一長身，將桌子端起，遂用力一推，直奔尙道明擁去，遂說道，道爺，你接着，尙道爺一看，



不由得一怔。遂將身上一閃，用單手一按，書中代言，這手兒工夫倒是最難練的一門武術，怎麼說難呢，兩個人互相傳遞這張桌兒，你看着雖不理會，這個桌子扔出去，得平不穩穩，上面這一大盃清水，還得紋絲不動，那位說，這一手兒工夫，未免太玄虛點兒，諸位，要依我說，這手兒工夫不算玄，別說尙道明，何道源，金老酒海，寶鏡禪師，這幾位在我這套劍俠圖裏面，都是俠客身分，武術驚人，就按而今變戲法兒的說吧，他們所練的那一種水流星，乃是一個三角兒的木櫃，在木櫃裡面放着三個玻璃盃，玻璃盃裏面全是滿滿的一下子水，然後拿一根竹竿往當中一穿，往四外一鞦，在空中團團旋轉，最難就是一收，難得這個水，紋絲不動，滴水不灑，這還是作藝的生意人，別說這幾位俠客爺啦，我說他們擲棹子，棹子上面這盃水不灑，那還算玄嗎，趕情先不理會，到了後來，僧道俗四人互相傳遞，往返如飛，此時老酒海一伸手接住了棹子腿兒，往月台上一放，站在旁邊廂一看，雙手把銀髻一抖，口中說道，罷了，我這兒還有一手兒工夫，咱們索性一塊兒練了把，說着話，老酒海一回手，把他老人家那根鐵條兒拿起來，口中說道，三位請看，這一手兒工夫，說起來可算不了什麼，不過咱們大家作爲遊戲，我將這個鐵條兒用繩兒拴好，將他懸吊在房簷以下，然後用手一鞦，將這根鐵條兒揪平了以後，在下將身形一蹤，用脚尖兒一沾這根鐵條再將身形一鞦，躍到房簷兒之上，方稱得起是一手兒工夫，如果蹤上去的時候，脚尖兒並未沾着鐵條兒，那就不算能爲，書中代言，老酒海出的這個主意，未免就算是難題，人要是往上一蹤，用脚尖兒再一鞦鐵條，把元力就解啦，若是平常的武術，焉能再蹤到房簷之上呢，倘若是直接就蹤到房簷上，脚尖兒沾不着鐵條兒，他又不算，看起來這手兒工夫，真正難得很啊，老酒海將話說完，這才叫丁瑞龍把繩兒取來，自己將繩子接過來，台頭看了看大殿的前簷，只見房椽子上面，有個掛燈的鐵環子，老酒海將身形一蹤，縱到了前簷上面，探着身形把繩兒往環子內一穿將扣兒繫好，復又跳下來，拿繩子這一頭兒把鐵條兒繫上，這才用手一揪，先試驗試驗繩兒的長短，試驗已畢，老酒海這才問道，但不知那一位先練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聽

尙道爺答言說道，待貧道我先試試，說着話，道爺來到切近，一伸手攏住了鐵條兒，往外一揪，就見鐵條兒來回的飛幌，但等鐵條兒揪平，道爺這才脚尖一點地，將身形往上一蹤，雲履微沾鐵條兒，腰中又一疊勁子，蹤到了房簷之上，然後將身形一幌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由打房簷之上跳將下來，遂說道，洒海爺，你看怎麼樣，金元接着說道，好，但不知還有那一位來試試，就聽何道源答言說道，貧道也試試，仍然着尙道爺一般無二的練完，第三位就是寶鏡和尚，此時寶鏡是一肚子的氣，心說，好厲害的洒海金元，今天他非打算把我們三個人難倒了爲止，我要是不給他一個厲害，他也不曉得我是何如人也，和尙想到這裏，也是一伸手，拉住了鐵條，和尙暗自一看，這個拴鐵條的繩兒，是兩個死扣兒，和尙暗暗用二藝一捻，遂捻開了一個扣兒，心說，如今剩了這一個扣兒，要是鞦起來，我練完之後，大概這個扣兒准鬆，趕輪到金元練的時候，脚尖兒一沾鐵條兒，繩扣兒一鬆，鐵條兒落地，金元就得認栽，寶鏡想罷，這才把鐵條兒揪的四平，遂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僧鞋一點地，腰中一疊勁，將身形蹤起來，僧鞋稍微一點鐵條兒，心裡一提氣，蹤到房簷上面，然後又由房上跳下來，合掌當胸，遂叫道，洒海爺，老僧練畢，就看你老人家一個人的啦，老洒海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好吧，遂即一伸手攏住了鐵條兒，這個地方就是老洒海大意之過，自己也沒看看繩子扣兒牢穩不牢穩，他就是一揪，就見鐵條兒應手而起，自己遂一矮身形，那個意思要往上蹤，猛台頭再一看自己那根鐵條兒，蹤影不見，老洒海心裏一難過，不由得將雙手一抖，口中說道，噯呀，怎麼一時未曾留神，竟會把個鐵條兒沒咧，別說是老洒海金元心裏頭難過，連尙道明何道源與寶鏡和尚，個個都面面相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此時童林武英丁瑞龍鐵木金，衆人也都是一怔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聽尙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說道，今天我大家在此互相試藝，此舉本不應該，要是金老洒海獻出絕藝來，我等若不相隨，豈不把這點兒微名付於了流水，到如今果然應了我的話，別看鐵條兒是金老洒海失去的，你我在場衆人的面上，也是無光，要依我說呢，老洒海你倒不必難過，有什麼事，咱們到屋中再敘吧，說着話，

衆人這才謙謙讓讓的下了月台，來到了北相房。啓籠籠，衆人來到裏面，大家紛紛落坐，尙道明這才向童林說道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們衆人暫且先往在這裡，如有什麼事情，你就前來找我，童林說道，恩師，據弟子我想，你還不如住在我那兒呢。有什麼事那倒顯着方便，尙道爺擺手說道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有了要事在此相議，你先回去吧，童林這才與衆人告辭。出了北相房，往外就走，出離了清真寺，來到牛街，自己一面走着，一面低頭思想，方才諸位老前輩互相試藝，竟會將老洒海的鐵條兒丟失，在場的衆人會全都沒看見，看起來偷鐵條兒的這個主兒，可就又比我的老爺高的多了，自己只顧低着頭思想，往前行走啦。猛然間就聽有人叫道，師傅，你老人家上那兒去，童林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徒弟穿雲白玉虎劉俊，童林遂問道，有什麼事，劉俊趕緊說道，老師，可了不的了，現在咱們家裏來了一位焦老師傅。前來找你老人家比武，這裏面是這麼這麼一段事，童林聞聽此言，不由得雙眉緊皺，遂說道，這還了得嗎，柳中代言，這些個日子，皆因童林有事，時當外出，家中的徒弟們，都是劉俊一個人監視着，別人還可聽着，惟獨司馬良與夏九齡這兩個孩子，天生來的淘氣，今天借着童林外出，兩個人這才向劉俊說道，師哥，今天趁着咱們老師沒在家，我們哥兒兩個，跟你告會兒假，到外面去散看散看，劉俊說道，那可不行，老師臨走的時候，怎樣的囑咐，不叫咱們自由的行動。論起來我們哥兒兩個出去看看，倒末爲不可，皆因你們兩個人年青。倘若到外面因爲言語，闖出禍來，豈不是給咱們老師惹麻煩嗎，夏九齡聞聽，遂說道，師哥，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吧，我們哥兒兩個去去就來，絕以不能給你找不是，劉俊一看，他二人非要去不可，自己也就不便深攔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二人出去，可得早早兒的回來，司馬良夏九齡二人點頭答應，哥兒兩個每人腰中代上幾兩散碎的銀子，這才出離了家門，往前行走，來到富貴巷的巷口，弟兄二人互相商議，司馬良說道，師弟，今天咱們哥兒兩個出來，上那兒去看看呢，夏九齡說道，今天是初八，倒不如咱們哥兒兩個去看看護國寺，司馬良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就依着你，咱們就此前往護國寺，說着話，弟兄二人

才溜溜達達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定王府大街，再往前行走不遠，就看見護國寺啦，此廟乃是坐北向南，當中的山門，兩旁邊兒的角門兒，在山門的上面，正當中懸着一塊藍色的匾額，寫的是金字，上寫勅建護國寺，弟兄二人看罷，遂邁步進了山門，舉目往各處一看，但見頭層殿的院內，不過就是賣假刀假槍各種耍貨，以及各種兒童的玩俱，等等不一，這哥兒兩個越過了頭層殿，來到第二層大殿，一看二層殿這道院內，四週圍擺設的俱是老虎攤兒，那位就說了，什麼叫作老虎攤呢，諸位，這個老虎攤兒，就是賣珠寶玉器，各種古玩，以及各人的字畫，挑山對聯等等，這行生意，憑你是眼光，真要是有眼力的主兒，就許花錢不多，買着真正值錢的物件，若有眼力不佳，假充行家的主兒，花了許多的錢，就許買的東西是假的，這種行道的買賣是打虎，故此起名兒叫老虎攤兒，司馬良夏九齡各處都看了看，也不甚懂得，哥兒兩個遂又越過了二層大殿，來到了第三層殿，這第二道院兒內，所有作買賣的都是各行生意人，有相面的，賣膏藥的，排石頭的，練杠子的，打把式賣藝的，也不過就是二教九流，巾，皮，彩，卦，快，柳，尋，猜，各種的生意，哥兒兩個看完了，夏九齡這才說道：師哥，你看這麼些個玩藝兒，我全都不愛看，說連這打把式賣藝的，所練的都是鄉間的笨拳，叫我看看就是這個賣刀槍藥的，倒是個玩藝兒，別管藥好不好，拿起刀子楞割大腿，又不管藥止疼不止疼，拿過來楞往上上，然後拿着帶子一古，這才叫認假不認真，哥兒兩個說着話，又往前溜溜達達越過了第三層大殿，來到第四層這道院兒一看，淨是賣食物的，也是等等不一，哥兒兩個溜達的因喉燥渴，打算找個茶攤兒，湯兩碗茶才好，遂舉目往四外一看，但見靠着西北角牆根兒以下，搭着一個布棚兒，在布棚兒的下面，對面兒的四張棹子，在棹子上面，放着茶壺茶盃，喝茶的還是真不少，再一看旁邊，有兩把茶湯壺，壺內的水正在沸開之時，熱氣騰騰，在壺的旁邊兒，放着兩碗炭，在一旁還放着滿滿的兩缸涼水，案子的旁邊兒站着一個人，看年紀約在四上上下下，身上穿着藍布褲褂兒，腳底下穿酒鞋白襪，腰中繫着一條圍裙，肩頭之上搭着代手，滿面的笑容，在那裏讓坐，司馬良夏九齡兩個人看罷

，隨走到茶攤切近，夏九齡說道：夥計，給我們哥兒兩個找個座兒，夥計台頭一看，遂說道：三位少爺，你請這邊兒坐吧。說着話，夥計用手一指，就是第三張棹兒上有兩個座。夥計趕緊擦抹掉案，遂說道：請坐吧二位，兄弟二人落坐，夥計遂笑嘻嘻的問道：二位少爺，你帶着茶葉了嗎，如果你沒帶着茶葉，咱們櫃上有。喝什麼的都現成，夏九齡這才說道：我們沒帶着，你給我的泡壺龍井吧，夥計答應一聲，轉身而去。工夫不大，將茶泡得，把茶盤擺放在他二人的面前，兄弟二人這才每人斟上一盃茶，然後向各處一看，但見這個茶攤兒上喝茶的人們，真是等等不一，裡面也有騷人韻士，也有因逛廟勢累，坐在這兒喝茶歇腿談心的，其中也有無知的少年，坐在那裏以喝茶爲名，不住的東看西望，一看見那些個爐香的紅男綠女，口中只是品頭論足，司馬良與夏九齡看着有氣，有心上前申斥他們一番，又恐怕自己年青，倘若言語不合，豈不是生事惹非，哥兒兩個看見只當沒看見，遂低頭吃茶。就在這般光景，猛聽得身後有人說道：師兄。要說咱們老師教徒弟的話，對待我那叫真有特色，每天散場子之後，你們大家都走了時候，老師惟獨把我留下，他老人家教給我一手兒絕藝，論起來我可不應當跟別人說，可有一節，咱們哥兒兩個，乃是從小兒的交情，可就不能不提啦，這句話將說完，就見另有一人說道：兄弟，你既然說道這裡，我還得問問你，接着今天閒暇無事，你把老師教給你的那手兒絕藝，你對我也說說，我也長點兒見識，這句話尙未說完。就聽那人說道：既然如此，師哥你來看，說話之間，就見那人站起身形，雙手往回一圈，將腰往下一俯，口中說道：師哥你看見沒有，這就是老師傳給我的絕藝，那人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：師弟，你這手兒絕藝，喚着何名，那人聞聽，不由得一笑，遂說道：師哥，錯非是你，要是別人，我還真不告訴他，這手兒工夫名叫老虎大張嘴，這句將然說完，就聽那人說道：師弟，今天這話錯非是你說，要不是你先提起，無論如何我也不能說，說起來咱們乃是親師兄弟，老師教給你這手兒工夫，並不足爲奇，兄弟你再看我這手兒，說着話，就是這個人也站起身形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後，端了一個四平，口中說道：師弟你看，這就是天下的絕



藝，就聽那人趕緊問道：「師哥，你這手絕藝叫着什麼名字，這人說道：「兄弟你要問我這手兒工夫的名目，就叫着扁擔一條，說着話，就見這人又將身形一換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後，口中說道：「師弟，你再這手兒，這叫作一條扁擔，這兩個人將話說完，就聽身後有人嘆赤一聲，那個意思是要笑未笑出來的聲音，這兩個小子一聽這種聲音，不覺的有氣，心說，好東西，今天二太爺師兄弟在此試藝，你竟敢恥笑於我，我要是不給他個厲害，他也不知道我弟兄是何如人也，想到這裏，這才留神觀看，就見發笑的這兩個個人，長的好看，兩個坐在一張棹兒上，穿章打扮俱是一樣，只見他二人都穿着藍綢子褲褂兒，外罩藍綢子大褂兒，腳底下大紅緞子的福字兒履，高桶兒的白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全都是前髮齊眉，後髮蓋頸，一個是圓方臉兒，豹子眼，微然有點兒吊眉，頭上梳着個衝天杵的小辮兒，那一個長的是笑客可掬，頭上梳着兩個歪辮兒，這兩個人一看這兩個孩子，不但沒氣，反倒笑容滿面，就聽那個高個兒的說道：「師弟，你看見了沒有，說着話，遂一挑嘴子，衝着這兩個孩兒故意的努了努嘴兒，又見他二人低言俏語的說了幾句話，這才笑嘻嘻的來到梳衝天杵的這個孩子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：「學生，今天沒上學呀，這是特爲看廟來了，回頭你們這個茶錢我候，說着話，遂笑嘻嘻向前行走，那個意思要打算走到梳衝天杵這個孩子的面前找個便宜，焉想到這個孩子的便宜可不好找，此子非是別人，正是那位多臂童子夏九齡，只因司馬良夏九齡哥兒兩個在吃茶之際，就聽他二人互相試藝，小兒兩個看着，甚是可笑，但見他二人，一個練的是老虎大張嘴，一個練的是一條扁擔，哥兒兩個一鬼與，不由得嘆赤一笑，這一樂不大要緊，故此才招惹的他二人來說便宜話，可有一節，他這便宜話分跟誰說，要是跟這二位小俠客說，他那就算瞎了眼，此時他把話說完，夏九齡聽着，不由得心中更有氣，小英雄想到這裏，遂回頭看了看他，心說，看這小子這個穿章打扮，絕非善類，他既然用言語相欺於我，我何不當場管管教教他們，也料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，書中代言，夏九齡有氣，就爲的是他二人的穿戴打扮，但見他二人每人都穿着一身紫花布的褲褂兒，腳底下都穿着白襪子，大

掖根酒鞋，打着花裏腿，往臉上觀看，這兩個小子全長的兇眉惡目，看那個樣兒，都帶着行爲不正的樣子。再一看，兩個人的太陽上，都貼着太陽膏，還是綠色兒的，在腦門子上，每人都擠着一腦袋紅點兒，添黑的辮子，全在腦袋上盤着辮穗子搭立着多長，明目散不聞，在腮幫子上打着一個大蝴蝶兒，說話的神氣，是揚眉吐氣，咳嗽都是二提脚兩響，他焉能把這兩個小孩子放在心上呢，他打算用言正語奚落奚落二位小英雄。焉相到今天他們可就算撞在釘子上了，小少爺夏九齡聞聽他這片言語，不由得面目往下一沉，遂用手一指，口中說道，你這小子的胆量真不小，竟敢在小太爺的面前找便宜，那人聞聽，遂一陣冷笑說道，小娃娃，大太爺今天在此練武，就憑你敢恥笑俺嗎，夏九齡聞聽，一擺手說道，你千萬別提練武啦，你給我們練武的，簡直把世給現透了，但不知你們所練的那手兒，老虎大張嘴，一條扁擔，那是那一門兒的武術，今天你若說不上來，那就不算小太爺恥笑於你了，那人聞聽，口中說道，師哥，那有這麼些個好話對他說，還不拿你的扁擔打他，等待何時，這人聞聽，哈哈大笑說道，着哇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你就拿你的老虎咬他，說話之間，就見他二人各自搶步向前，施展絕招兒，一個是老虎大張嘴，一個是一條扁擔，書中代言，他兩個小子本非善類，全是北京城倉庫兩面兒，找錢的光棍兒，皆因在外面時常打架鬧事，說起來也很有點兒聲頭，一個姓王排行在五，外號人稱一聲雷，一個姓趙單字名龍，外號人稱叫淨街神，這兩個小子在外面是無惡不作，專講究拍頭抹血，打瘋狗，鬻鬻子，真要遇着有能耐的主兒，跟人家當場動手，那就算變成了鼓啦，叫人家大搖而特搖。後來這兩個小子徧訪名師，有意要習學點兒能爲，真正有能耐戮竿兒的老師傅，人家一打聽他們二人這個樣的行爲，人家有武藝也不教，要是沒有能爲教場子的，他們兩個人也不練，後來跟別人一打聽，護國寺五層塔院兒，有一位教場子的老師傅，提起來大大的有名，此人姓焦名兩字秋華，外號人稱鬻鬻摘星，久在北口外草地十八案，作江湖綠林道的買賣，他在北口那個地方，乃是坐地分贓的首領，別人若是作了一千兩銀子的買賣，就得分給他三百兩，要是作一萬兩的買賣，就得分給他

### 第十集

三千，這一天，焦二爺心裏一高興，又多貪了幾杯水酒，只吃得酩酊大醉，遂向手下衆人說道，衆位，你們想想咱們在北口這兒一住，別管他是那一路的鏢頭，各處的鏢局子，見着咱們爺們兒的話，都得說好聽的，如若不然的話，給他們個樣兒，就够他們看的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聽旁邊兒有一人答話，焦雨一看，原來是踏盤子的夥計王成，外號兒叫巧嘴八哥，如今這小子借着焦二爺酒醉之際，打算在焦雨的耳邊進上幾句謔言，遂說道，二爺，這話可不是這麼說，要說別的鏢局子，跟咱們爺們兒都有個面兒，惟有北京城西河沿東光裕鏢局相鏢主金弓小二郎李國梁，屢次三番口出不遜，暗含着咒罵你老人家，並非是小子我搬動是非，借刀殺人，我聽着實在有氣，真我要是找到他那裡前去資問，無奈小子我力小難以敵抗，再者說，小子我吃着二爺，喝着二爺，難倒說我就不能替你伸手辦點兒事嗎，惟獨這般一段事，小子我是聽着干着急，不能替你辦，書中代言，巧嘴八哥王成，因爲什麼說這一片言語呢，只因這小子原先在東光裕鏢局子裡當堂子手，皆因他好吃酒賂錢，累次的誤公，李國梁在衆人的面前，申斥過他幾次，後來屢勸不聽，李國梁無流，這才把他趕出鏢局子門外，永不復用，王成這小子一氣離了北京城，來到了北口外，巧遇着他的鄉親，才把他荐到焦二爺的手下，當踏盤子的小夥計，今天乘着焦二爺酒醉，他這才進這些個謔言，欲報前仇，也搭焦二爺吃得醉薰薰的，一聽王成這番話，不由得心中有了氣，才吩咐一聲，所有在外面踏盤子的夥計，如果遇見東光裕鏢局子的鏢，也別管他，是鏢車鏢騾子，只要是，打咱你這裡經過，是一發兒也別放，完全扣留，可有一節，夥計跟鏢師，滿都把他們打發回去，就提這支兒，焦二爺用啦，只顧他這一傳話不要緊，不足半個月，焦雨焦秋華把東光裕的鏢車，一連就扣了五發兒，這五發兒鏢的數目，可不一樣，也有三萬五萬的，也有十萬八萬的，等等不一，可有一節，所有的鏢銀都留下，對着夥計們說明，你們回去見着你們李鏢主，就提鏢銀焦二爺留下啦，要說別的鏢局子不要緊，惟獨人家東光裕鏢局子的鏢主，金弓小二郎李國梁這個買賣，乃是承先人的遺棄，他的先人就是貫市李崑，神彈子李五之後，在外面保的乃是

辰雷鏢，全憑的是金弓爲記，久走口北一帶，要講究走北路鏢，那就得屬人家東光裕鏢局子，可有一節，惟獨對於焦秋華，也得懼怕三分，要不然鏢師與夥計們連一句話都沒說，就把鏢銀給人家留下了呢，皆因焦二爺在北口外作綠林的買賣，人家是第一名，他要說不放你的鏢，你是那裏都去不了，故此這五撥兒保鏢的鏢師一看無法，只得將鏢給人家留下，帶着夥計連夜回歸北京城，到了東光裕鏢局子裡，見着鏢主金弓小二朗李國梁，李爺一聽，就是一怔，一看五撥兒鏢師一塊兒回來，就知道其中有事，自己這才仔細一問，大家紛紛的對李爺一提，李爺聽罷此言，不由得暗自點頭，心說，可了不得啦，眞要是焦雨這麼一來，我這個買賣就算不能作啦，再者說我這個買賣淨指着北路鏢，他在北口一劫，所有我的鏢一撥兒也過不去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命鏢師夥計等一同下去隨意休息，自己遂坐定了一個主意，心說，這可怎麼辦，眞要是我自己親身到一趟北口外，見着焦雨焦秋華，倘若言語激烈，未免就得當場論武，眞要是動起手來，我也未必准能贏的了，自己反來覆去想夠多時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心說，我何不到護國寺，去找我那拜兄大喇嘛醜面佛馬保善呢，或者他能替我維力，自己把主意拿定，這才出離鏢局子，一直奔定王府大街，來到護國寺五層殿的塔院兒，見着大喇嘛馬保善，遂把這焦二爺在北口外，一連劫了自己這五支鏢的情由，對着馬保善細說了一遍，大喇嘛聞聽，不由得一笑，遂說道，兄弟，你這個門路還是真煩對了，要不然的話，我那二師弟焦秋華的事，何人能够主的了，除非我是他的師兄，別人也不敢管，兄弟你在此少候，待爲兄給你寫一封書信，叫你那保鏢的達官，把我這封書信帶到口北，見着我那師弟焦秋華，將此書信交給他，據我想，他絕不能不將鏢銀交出，李國梁聞聽，心中大喜，遂說道，那麼兄長你多受累吧，馬保善這才吩咐一聲，命人預備文房四寶，信紙信封，將信紙鋪在棹案之上，大喇嘛提筆一揮，霎時之間，把書信修好，然後這才向李國梁說道，兄弟你看，我這封信一到，據我想焦秋華決不能不把你的鏢銀放過，李國梁這才說道，大哥，小弟我這裡謝謝你哪，這一段事，就仗着哥哥你啦，說話之間，馬保善將信皮兒寫好

將信箋放在裡面，封緘嚴密，這才向李國梁說道，兄弟，你把這封書信拿去，打發你那原有的鏢師，叫他們趕緊帶着這封書信，趕奔北口外，見着焦秋華一定有效，李國梁將書信接在手中，遂站起身形，向大喇嘛說道，大哥，但等小弟的事情辦平符了，小弟我必然請請你，將話說完，這才與醜面佛馬保善告辭，一直的够奔西河沿，來到自己鏢局子的裡面，遂把原有的五撥兒鏢師與夥計等，俱都叫上來，遂向衆人說道，你們大家仍然連夜趕奔北口外，見着焦雨焦秋華，把我這封書信呈遞於他。他要是見着我這封書信，定然將鏢銀獻出，絕不扣留，衆人聞聽甚爲喜悅，這才有精明強幹的鏢師，伸手把書信接過來看了看，遂帶在腰中，與李爺告辭，大家一同够奔北口外，書在簡斷，衆人在路上行走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來到北口外，人託人見着焦秋華，這才把書信呈遞上去，衆鏢頭又向焦二爺說道，二爺，這有一封書信，請你老人家觀看，我們鏢主本有意前來拜見你老人家，又恐怕你還生氣，故此求護國寺的主持喇嘛，我們的大爺馬保善，從中維持此事，他老人家也有意親自前來，皆因他老人家寺內忙大，無暇抽身，這才寫了一封書信，命我等齊來，求你老人家將鏢銀賞下，倘若日後我們二位大爺見着你老人家，必當重謝，焦二爺聽完了這一番話，遂把書信打開觀看，信內的大意，不過是喇嘛大爺託情，叫自己將鏢銀放過，焦二爺看罷，遂將書信放在桌案之上，心中暗想，李國梁這小子他可真是精明強幹，他這個門路還真算投對了，錯非是我師哥親筆的手書至此，這五撥兒鏢銀我是萬不能放，如今既有他老人家的書信，我可就不能違背他老人家了，如若是置之不聞，豈不傷了師兄弟你感情嗎，自己想到這裡，向衆鏢師說道，既然有我的師兄親筆書信到此，就如同他老人家親身到走一樣，如今我在我師哥的面前，暫且將鏢銀發還你等，倘若日後你們的銀車來到我的北口一帶，仍然任意放肆，那時我再若扣留，絕不放還，焦爺把話說完，遂命手下人帶領衆位鏢師，去到後面將鏢銀查點明白，然後五位鏢師當面謝過焦雨，大家這才各自押着原有的鏢銀，分途走下去了，這遭事情辦完，焦秋華坐定了一想，算起來跟自己的師哥大喇嘛醜面佛馬保善，到如今足有四年多沒跟他

老人家見面啦，若非却李國梁這幾支鏢，我的師哥來這封書信，我幾乎把他老人家忙壞了，乘着此時沒什麼買賣，我何不去到北京城，看望看望我師哥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把手下人叫來，把所有的事，囑咐明白了衆人，這才把自己應用的物件收拾齊楚，帶好了川資，够奔北京城而來，在路途之上無非是曉行夜宿，飢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這一天來到北京城，到了定王府大街，進了護國寺，一直修奔後面五層殿的塔院兒，來到東廂房，也不用人回稟，自己遂伸手啓籬籠，來到屋中舉目一看，正趕上大喇嘛馬保善在上垂首椅子上端然正坐，自己趕緊將包伏往旁邊兒一放，向前躬身行禮，口中說道師哥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，說着話，就見焦二爺伸手把大衣服一撩，雙膝點地跪倒行禮，馬保善一看，趕緊伸手相摻，口中說道賢弟，這是那一陣香風把兄弟你吹到此處，屈指算來我弟兄足四年有了餘，未曾見面，到如今兄弟你滿面生輝，你真發了福啦，焦二爺聞聽，遂說道哥哥，小弟我不過在外面終日窮忙，那能跟哥哥你老人家比的呢，終朝每日在這座清靜禪林安閒自在，真可稱得起當世的神仙，喇嘛聞聽，帶笑說道兄弟，你這可高台了，說着話，弟兄二人落坐，有小喇嘛把茶水獻上來，馬保善這才問道，兄弟，在十數日前你可曾見着哥哥我那封書信，焦二爺聞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哥哥，若非你那封書信，兄弟我還來不了呢，皆因我接到你那封書信，我才想起哥哥你來啦，皆因我窮事多忙，哥哥你還別怪我，此時馬保善就把李大爺來到這裏，用言語百般相難，故此我才寫了一封書信，命他們前去還鏢銀，今聽兄弟你這麼一說，你己將鏢銀放過，總算兄弟你看的起我，哥兒兩個說着話，紅日堪堪西沒，天色已然黃昏，大喇嘛遂站起身形來到外面，吩咐手下的徒弟們急速預備酒飯，工夫不大，但見小喇嘛們進來調擺桌椅，調放盃箸羹碟，乾鮮菜品，冷葷熱素，擺了滿滿的一桌子，將酒溫好，大喇嘛仍然陪焦二爺談話，又等好大半天，此時天色可就不早啦，已到了掌燈以後，焦二爺在中途路上行走，又未打尖，未免腹中有點兒飢餓，一面與大喇嘛說着話，不住的向外面偷眼，觀看，一看外邊廂房菜早已擺設齊畢，大喇嘛可就是不讓自己入座，焦雨心中未免不悅心說師哥，這就



是你老人家招待親友不週之處，此時人家晚飯俱已用過，咱們到了這般時候，尙且末曾用飯，你老人家淨吩咐擺座啦，如今座擺好了，你不讓吃不也是枉然嗎，這幸虧咱們是親師兄弟，要是換一位別的朋友，大概連盃茶你都不讓，焦二爺雖然心中不悅，自己可末敢明言，就在這個工夫，就聽外面有一人高聲叫道喇嘛爺，李大爺過來啦，這句話尙末說完，就見簾籠一起，由打外面進來一人，焦二爺抬頭一看，但見此人就大身材，足有六尺多高，身穿白綢子褲褂兒，外罩藍綢子大褂兒，腳底下白襪子青緞子皂鞋，往臉上觀看，乃是黃扎扎一張四方的臉面，兩道長眉直插入鬢，菱角骨高聳，深眼窩子，一雙闊目黑白分明，大通關的鼻梁兒，兩頰微聳，方闊海口，兩撇兒燕尾的胡鬚，大耳有輪，漆黑的一條髮辮，焦二爺看罷，就聽大喇嘛馬保善說道，兄弟你怎什這時候才來，我給你們哥兒兩個見見吧，說話之間，用手指焦二爺說道，這就是我跟你所提的我那四弟焦雨焦秋華，外號人稱豎背摘星的便是，然後又用手指那人給焦二爺引見說道，師弟，這也不是外人，這就是西河浴東光裕鏢局子的鏢主，金弓小二郎李國梁，你們哥兒兩個從今見面似後，由打我這裏說是百不心忌，焦二爺聞聽此言，臉上不由得一紅，暗自說道，哥哥你這是怎麼啦，我與李國梁不合，我在北口外又劫過人家的鏢，今天你老人家一引見，人家若是一問叔，叫我用何言答對呢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見李國梁聽罷了大喇嘛之言，這才雙手一抱拳口中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二哥，二哥你老人家這是多怎到的，遂又向馬保善說道，喇嘛哥哥，你老人家爲何不早給我一個信呢，在前月只因爲小人從中離間，在我二哥的面前，編說小弟種種的不是，故此二哥他老人家才把我的鏢銀留下，要說起來也不怨我二哥留我的鏢銀，皆因我得罪了小人，在二哥的面前搬動是非，要打算叫我兄弟傷了感情，他焉想到從中有咱們喇嘛哥哥，與我兄弟見面忿疎通，使小人從中不能得意，今天既是二哥你老人家來咧，以前的事情千不對萬不對，都是小弟我的不是，誰叫哥哥你比我大兩歲呢，你還跟小弟我一般見識嗎，瞎話說完，隨即躬身欲行大禮，焦二爺一看，心說，聽外人傳言，這個金弓小二郎李國梁驕傲自滿，

藐視天下英雄，仗勢欺人，故此我才刦他那五撥兒鏢銀，今天看李國梁的舉動，心說這個事情做的，到頭看我有點兒對不起他啦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滿面帶笑向李爺說道大弟，以往之事，咱們是一概不究，萬事都出於我的性情暴躁，雖然如此，不是當中有你我的好哥哥嗎，與我我弟兄排難解紛，這場事就算已化爲無有，這就是劣兄我一時粗魯之過，兄弟，哥哥我這裡給你陪禮了，說話之間，就聽醜正面佛馬保善在一旁說道，二位賢弟不要客氣，說然把以前的話全都說開啦，從此以後二位是接緣不接冤，說着話衆人彼此一笑，然後落坐，焦雨在上首兒坐，李國梁在下首相陪，喇嘛爺未坐，此時酒已溫得了，喇嘛執壺把盞，霎時之間，酒肴滿案，三位開懷痛飲，酒喝足了，然後端上了飯菜，大家飽餐已畢，手下人將殘席檢下去，預備手巾把兒漱口，三位一同擦臉漱口，然後有人將茶獻上來，大家坐在一處，這才高談闊論，談够多時，然後李國梁站起身形，向着焦二爺說道，二哥，這不是同着咱們大哥在這裡了嗎，他老人家也不是外人，是三哥你老人家的師兄，是小弟的盟兄，論起來彼此都不算遠，今天我也沒有別的話，不過我請二哥你到我那裏暫住幾日，那一時你不願意住着啦，你再往喇嘛哥哥這裡來，你看小弟我說的這個話怎麼樣，說着話，暗暗衝着喇嘛爺一遞眼色，馬保善一看，心中明白，知道自己盟弟李國梁有意把焦二弟接到他那裏去住些個日子，不過就是感情上融洽的意見，大喇嘛接着說道，既然兄弟你這麼說，師弟你可別辜負了他這一片誠心，要依我說，兄弟你就跟李二弟別去住上幾天，你可不知道李賢弟這個人交朋友的這一份心血熱胆啊，喇嘛爺將話說完，就聽焦二爺說道，既蒙李賢弟見愛，我是成之不得，李國梁聞聽，站起身形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乘着天色尚早，你我一同就够奔鏢局子吧，有什麼話咱們到那裡再談，馬保善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二位賢弟，既然如此，可不算我不招待你們哥兒兩個了，皆因你們哥兒兩個情投意洽，一見如故，你們就趁此前去吧，我也不便相留了，說話之間，焦雨李爺兩個人一齊起身，這才跟喇嘛爺當面告辭，出離了護國寺，够奔西河沿，來到東光裕鏢局子，天可就不早啦，堪堪鏢局子就要上門之際，李爺來到門

### 第十集

33

首，夥計一看自己的掌櫃的還帶着一個人，將要進門，隨着將身形往旁邊兒一閃，讓掌櫃的進去這李

爺帶着焦二爺來到後面廳房，趕緊叫夥計收拾臥俱，諸事齊畢，哥兒兩個這才坐在一塊兒談話，談來談去，就談到焦二爺在北口外作買賣啦，李爺這才問道，二哥在北口外十八寨作買賣，屬那位名頭大

，焦二爺聞聽，遂說道，兄弟你要問，可不是哥哥我說句大話，要論第一名作買賣，那就得讓哥哥我

啦，李爺接着問道，要除了二哥你，還屬誰呢，焦二爺說道，除了哥哥我，那得屬沙燕嶺了，哥兒兩

雍個談話，直談到天交三鼓，李爺這才說道，二哥咱們明天再談吧，你也一路的勞乏啦，請你安歇明日

正再談，將話說完，這才陪着焦二爺來到廂房，李爺親自與焦秋華安放衾枕，伺候着焦二爺睡了覺，李

爺這才撤身出來，趕到次日清晨，李國梁來到廂房一看，焦二爺已然起來啦，李爺來到裡面，並不叫

劍從人收拾臥俱，都是李爺親自收拾，然後又伺候着焦二爺洗臉漱口吃點心，把點心吃完了，哥兒兩個

俠仍然來到廳房，坐在一處談話，談到飯口，李爺這才說道二哥，今天早飯是咱們這門口兒的街坊，全

圖都是當行，請你吃早飯。焦二爺聞聽，心說我不認得人家呀，遂向李爺說道，兄弟咱們擾的嗎，李爺

說道，都是咱們的老街坊，論起來都有交情，焦二爺聞聽，既是那麼說，咱們就陪着他們吃個便飯吧

，李爺遂站起身形來到外面，去了工夫不大，陪進來的人位不少，李爺遂挨次的給焦二爺指引，口中

說道，這是某當行的經理，這是某當行的頭櫃某人某人，焦二爺都彼此抱拳回禮，李爺這道說道，咱

們人位也齊啦，就此陪着我二哥走吧，吃完了飯，咱們還得聽戲去呢，大家遂站起身形，衆是捧月似

第十的，圍隨着焦二爺一同出離了東光裕鏢局子，够奔前門大街，所了一家大飯莊，衆人陪着焦二爺吃飯

，酒飯吃畢，又陪着焦二爺聽戲，聽完了戲又接着吃晚飯，晚飯已畢，陪着焦二爺在各處游逛了游逛

集，趕到天晚之時，衆人各自散去，李爺這才把焦二爺陪到鏢局子吃茶談話，天到更深，還是照樣兒李

爺伺候着焦二爺安歇睡覺，趕到次日天明，李爺又是親自給焦二爺收拾臥俱，伺候着焦二爺吃點心，

不必細表，又談到飯口，李爺又向焦二爺說道，今天是咱們街坊圍街的銀號，他們大家請你吃早飯，

焦二爺說道二弟，咱們跟人家有交情嗎，李爺說道有交情，這才照樣又把焦二爺陪出來，吃飯，聽戲，遊狂，如是者一連就是七八天，焦二爺一看，心中這才明白，趕到第二天早晨，李爺又陪着焦二爺把早點用完，一面吃着茶談話，工夫不大，已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啦，李國梁又向焦二爺說道二哥，今天是我本櫃上的仝人請你吃早飯，焦二爺聞聽，一擺手說道二弟，既然咱們是自己弟兄，你就不必客氣了，有什麼話，兄弟你只管當面的吩咐，哥哥我無不應從，這一連數日，兄弟你不是提這個當行，就是那個銀號，請我吃飯，那全是弟兄的你的鼓動，哥哥我全都知道啦，今天咱們說開了，省的你終朝每日親自服侍我，哥哥我心中也不落忍，無論有什麼事，你只管說吧，哥哥你必能允從，李爺聞聽，哈哈的大笑，小弟我這點兒心意，既被哥哥你都猜着了，到如今我可就不能不說了，小弟我求你，屬你第一，再說你也人傑他靈，小弟我要聘你在我的櫃上給我幫忙，大概鏢要走到北口一帶，憑你的名譽，絕不會有什麼舛錯，焦二爺聞聽李國梁這一番話，遂滿口的應承，遂即說道，兄弟你只管吩咐，多怎有用着哥哥我的時候，你就說話，哥哥我好比兄弟你跨下之馬，揚鞭就走，停鞭就住，李爺說道，也沒有別的事情，咱們由明日爲始，如有北路的鏢，我就得求你多辛苦了，弟兄二人將話說完，可也就不到外面下館去了，就在本櫃上吃完了早飯，然後哥兒兩個閒談，書要簡斷，果然由打第二日爲始，所有的北路鏢，滿都是焦二爺一個人料理，只顧這麼一來不大大要緊，所有北路鏢有焦二爺這一個人，真是平平安安，光陰似箭，轉眼之間就是三年，這三年的光景，東光裕鏢局爲淨說銀子就爭了足有三五萬，那位說怎麼掙了這麼些個錢呀，皆因北路鏢別家兒鏢局子走不了啦，要打算走還走不了嗎，不過是一到草地非要鬧吵子不可，惟獨東光裕鏢局子要是走北路鏢，不但是沒有吵子，衝着焦二爺的面子，還有好些個關照，這一天焦二爺由打北口外回來，到了鏢局子見着李國梁，李爺問道

第十集

二哥，你怎麼回來的這麼快呀，小弟我大約着哥，你總得過了八月節回來，不料想哥哥你在節前就回

來了，今天就着咱們櫃上沒有什麼事，咱們哥兒兩個在後頭院兒擺上一桌酒席，一同吃酒賞月，談談你我的肺腑，你想豈不有趣嗎。焦秋華聞聽，不由得一笑，口中說道，好兄弟，擺上一棹酒席，這爲是給二哥我接風，喝酒談心倒是不緊，要是喝醉了，那倒無趣了，焦二爺說完了這幾句話，弟兄二人一齊哈哈的大笑，到了晚間，果然在後頭院兒擺了一棹晚席，李爺把焦二爺讓在上坐，自己下坐相陪，李爺親自與焦二爺把盞，弟兄二人這才開懷暢飲，只見滿天星斗，一輪明月懸掛在當空，照的如同白晝一般，李國梁本來酒量有限，今天陪着焦三爺一喝酒，心裡這麼一高興，就多貪了幾盃，這才向這焦二爺說道，二哥，你看咱們這個買賣，這幾年走北路鏢賺錢可真不少，你老人家想咱們這個買賣全仗着誰啦，焦二爺一聽此言，這分明是李國梁感激自己，要沒有我焦秋華幫助他走北路鏢，他絕賺不了這麼些個錢，自己將然要跟李國梁說幾句客氣話，尙未等自己開言，就聽李國梁接着說道，二哥，你那知我這個買賣賺錢，走這個北路鏢平平穩穩，不過全仗着先人遺留的這杆鏢旗，皆因爲鏢旗上面有一張金弓，誰人不知咱們東光裕鏢局子呀，故此無人敢劫。焦二爺聞聽此言，心中大大不悅，心說李國梁，你這可不對，既然走北路鏢全憑你那杆鏢旗，當初你又何必苦苦的央求於我呢，自己想到這裏，有心跟李國梁分辨兩句，恐怕叫別人看着不好看，自己遂無心飲酒，悶悶的不樂，此時再一看李國梁已醉伏在棹案之上，自己這才站起身形，將所有自己的東西收拾停妥，帶在了身旁，心說，好你李國梁，既然你說了這樣的大話，我倒要去一蹓北口外，我看那一處放你的鏢銀過去，我倒要看看是焦秋華行，還是你的鏢旗有效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給李國梁來了個不辭而別，出離了東光裕鏢局子，來到了外面，自己又一轉想不行，倘若我一走，豈不給我師兄大喇嘛找下許多麻煩，莫若我先到護國寺看看我喇嘛哥哥，自己這才來到定王府大街，進了護國寺一直的往裡走，走到五層殿的塔院兒，來到東廂房以內，大喇嘛抬頭一看，遂說道兄弟，你怎麼這時候才上我這兒來。焦二爺聞聽遂說道，哥哥你別提啦，焦二爺遂就把金弓小二郎李國梁在酒席之上，所說的那一片話，對着大喇嘛一提，

馬保善這才說道兄弟，你打算怎麼樣呢，焦二爺說道，我打算够奔北口外，仍然作我舊日生活，醜面佛馬保善一聽說道，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你候一候。喇嘛爺遂站起身形來到暗間屋中，拿出一口刀來，來至在焦二爺的面前說道師弟，既然你要去北口外，我這裡有一宗物件你先稍了去，焦二爺說道，但不知是何物件，就見大喇嘛將刀一掉頭，刀把在前遞與焦秋華說道，兄弟你要上北口外也行，你把哥哥我頂上的人頭帶走，如若不然的話，兄弟你要走那可不行，焦二爺聞聽一怔，遂問道師兄你老人家這是何意，教小弟我好不明白，喇嘛爺說道兄弟，是你有所不知，只要是你一回北口外，你必然要與李國梁賭這口氣，他這個鏢一到北口，你必然就刦，他若是知道是你刦了他的鏢，他必然前來找我到了那時我偌大年歲之人，豈不跟着你們在當中受累，你說他要找了我來，我要是管吧，我對不過師弟你，我要是不管，我又對不過盟弟他，大約到了那時候，你們兩下裡一擠兌我，豈不淨叫哥哥我在當中受急嗎，要依着我說，兄弟你就住在我這護國寺裡面，所有兄弟你的一切飲食用度，都是哥哥我給你，難道說這還不行嗎，焦二爺聞聽大喇嘛之言，自己揣度了半天，暗想喇嘛哥哥所言，確實近情理，這才說道師兄，既是你老人家這麼說，我就住在這兒吧，書中代言，焦二爺自己若是走了，恐怕給喇嘛爺添麻煩，師兄弟二人這才坐至在一塊兒談心，也搭着焦二爺有氣，再兼着大喇嘛好說，哥兒兩個直談到天光大亮，整整的一夜未睡，二人正談話之際，就聽塔院兒的外面有人慟哭，口中說道，二哥，干不是萬不是，都是小弟我的不是，皆因小弟酒後無德，用言語得罪了二哥，今天小弟特此前來給二哥你磕頭陪禮，說着話，此人已來到了廂房門首，只見籬籠一起，此人來到屋中，見了焦二爺趕緊雙膝跪倒，磕頭有聲，不住的動哭，喇嘛與焦二爺一看，原來是李國梁，書中代言，李爺昨夜晚因為與焦二爺吃酒談心，自己一時的高興，多貪了幾盃，酒後失言，就將焦二爺得罪走了，容他酒醒之後，一間手下的從人，焦二爺往那裡去了，手下從人說道，焦二爺帶着他自己的物件，他老人家已竟走了多時。李國梁遂即問道，方才我酒後之時，可曾說了什麼話了沒有，手下人這才對



着李爺就將他方才對焦二爺所說的話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，李爺聞聽此言，自己不由自一正，口中說道，這可了不得了，焦秋華他這一走，必然回奔北口外與我爭這口氣，若是他一人在那裡一卡，我這個北路鏢就不用走了，自己又一轉想，焦兩他要是走，也不能走這麼急，他必然先奔護國寺見見大喇嘛醜面佛馬保善，莫若我乘此天光將亮，馬上趕奔護國寺，如果焦秋華在那裡，我見着他用好裏安慰，將他挽留住了，省的他回奔北口與我作對，這到是兩全齊美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由打鏢局子起身，一直够奔護國寺而來，來到了塔院兒，一聽裡面穩穩的有談話的聲音，仔細一聽不錯，說話之人，正是焦兩焦秋華同着醜面佛馬保善，自己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想到這裏，這才高聲動哭，來到了裡面，見着焦二爺遂磕頭行禮，跪倒不起，口中不住的哀求，焦二爺心中原是有氣，如今一看李國梁這般光影，心中又不忍發作，遂說道兄弟，這不是同着咱們大哥嗎，有話只管當面講來，哥哥我有不到之處，你就只管明言，你也用不着跪至在我的面前不起來，再者說你作的那個買賣，憑的是你們祖上遺留下的金弓爲記那杆鏢旗，你還跪在我的面前央求我作什麼，李爺聞聽，哭着說道，小弟酒後醉言完全說錯，常言有句俗語，大人不見人人怪，宰相腹內能撐船，哥哥你是寬宏大量之人，這麼一點兒小事，你還不能曉恕兄弟我嗎，李爺所說的這片話，這才叫良驥出在腿上，英雄出在嘴上，焦二爺聞聽李爺之言，尙未及答言，就聽大喇嘛在一旁說道，李二弟，你與我師弟這段事，我已聽明白啦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你到我這裡來，意欲何爲呢，李爺說道大哥，小弟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不過是要求我二哥，同着小弟一同回歸鏢局子，我們哥兒倆個照舊的公幹，小弟之願足矣，大喇嘛聞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兄弟，這話咱們得這麼說，我也不是相着我的師弟焦秋華，我也不是不相着兄弟你，皆因你弟兄二人既然言語衝突，已然有了意見，我在當中給你們哥兒兩個說句話，要說叫我師弟仍然回到你的櫃上，那就算不行啦，要依我的主意，我也不叫他上北口外，我也不叫他上你那兒去，就叫他在我這兒一住，日後我給他想個相當的法子，再維持我師弟的生活，也就是了，李國

梁聞聽喇嘛之言，不由得心中想道，既然焦二爺不回北口外，我這個買賣還可以作，就是他不住在我的櫃上，也無妨於事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還向大喇嘛說道，既是你這麼說，我就滿都應允，可有一節，你得問問我二哥還生氣不生氣，如果我二哥沒了氣啦，我就起去，倘若是我二哥還有氣，我在這裏就是跪個釘糟木爛，小弟我也不能起去，馬保善這才說道兄弟，你就起去吧，由哥哥我這裡說，有什麼正事都有我這一方面兜在了，李爺聞聽此言，這才與焦二爺陪了個禮，站起身形，然後從新落坐，又談了會兒閑話，李爺這才告辭，回歸自己的鏢局子不提，單表的是醜面佛馬保善，由打焦秋華住了在護國寺，一連就是半個月，無奈焦二爺終日悶悶不樂，也搭着他這個人是好動不好靜，大喇嘛一看他這意思，這才問道師弟，這些個日子我也看出來啦，你心裡頭老不喜歡，皆因你是無事去作，倒不如我給你出個主意，就在咱們這個搭院兒外掛個武學子的牌子，給你招收幾個徒弟，倘若遇着個有智識的徒弟，你就把你的平生武學兒，滿都傳給他，到了日後提說起來，與你的臉面之上，豈不是大有光輝，焦二爺聞聽喇嘛之言，思索了半天，這才說道，既然師哥你這麼說，小弟情願從命，弟兄二人商議已妥，這才寫了一個武學兒的牌子，叫小喇嘛掛至在山門以外，說來也怪，這個牌子掛的日子不多，這真就來了幾個徒弟，趕到後來是越收越多，焦二爺看了看總有二十多名，遂對着徒弟們當面言明，每月束修銀五兩，算起來這二十多名徒弟，每月足進一百多兩銀子，焦二爺這個人到於錢不錢的倒不在乎，自己打算總找個得意的徒弟，將自己平生所學，頃囊相授，也不杜自己好武一生，總算傳了一個好門生，如今一看這二十多名之中，都是在倉庫兩面兒找錢自己再不然就是本地的地痞，無知的歹人，焦二爺看着就有氣，就是有真能為也不肯教，只可就教給他們扁擔一條，一條扁擔，老虎大張嘴，張嘴大老虎，淨教給他們挨打，不教給他們打人，其中就有今天跟夏九齡找便宜這兩個小子，一個姓趙單字名龍，外號人稱淨街神，一個姓王排行在五，外號人稱一聲雷，這兩個小子索常就不法，自從拜焦二爺為師之後，在外面各處招搖，今天他門二人一見司馬良夏九齡這兩個孩子，他們焉能看

### 第十集

39

得起呢，一聲雷王五遂向司馬良高聲喊道：小輩別走，接大太爺的扁擔，司馬良抬頭一看他的拳，原來這一招兒是泰山壓頂，往下砸來，司馬良遂將身形往旁邊兒一閃，伸左手將住他的手腕兒，右手順着底下一穿，對准王五胸前就是一掌，這一招兒名叫單撞掌，就聽嘖嘖一聲，把王五打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在一旁的淨街神趙龍，將雙手一圈，够奔夏九齡面門便撲，口中說道：小子別走，接我的老虎，夏九齡一見，遂將身形往右一閃，趙龍向前一槍步，兩個人將一錯身，這一招兒要在馬上動手說，就是二馬一錯蹬，夏九齡遂把右手一揚，對准趙龍的後脊背，把的一聲就是一掌，這一招兒名叫老君推背，靠上掌，這一掌打的還真不輕，只聽嘖嘖一聲，趙龍來了個嘴肯地，這兩個小子扎淨着站起身形，復與二位少俠客動手，你說也好看，這個躺下那個起來，這兩個小子被二位少爺打了個落花流水，三位小英雄心中甚是高興，王五趙龍心說不好，別看這兩個小孩兒年青，武術是真好，要是照着這麼一來，工夫一大非把我二人打死不可，常言有句俗語，光棍兒不吃眼前虧，我二人何不如此如此，想到這裏，二人這才站起身形，用手一指說道：你們倆個人既然是好漢子，二位少俠客聞聽，不由得一笑，夏九齡這才說道：你們兩名姓，家鄉住處，方算你們兩個人是好漢子，二位少俠客聞聽，不由得一笑，夏九齡這才說道：小子，你要問你家少俠客，我們家住在安定門裡北城根富貴巷，我們的老師他老人家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我姓夏名叫九齡，小太爺有個外號兒叫多臂童子，這一位是我的師哥，他複姓司馬單字名良，外號人稱玉麒麟，小太爺把話說完啦，你敢將小太爺怎樣樣，趙龍王五一同說道：好小子，既然如此，你二人在此少候，你可別走，你們要是走了，非是英雄，說話之間，就見這兩個小子轉身形進了塔院兒，此時司馬良與夏九齡，小哥哥倆個就在四道院兒裏等候，外面這個看熱鬧的人可就太多啦，大家看着都暗自好笑，說道：就憑這兩個大人，連兩個小孩子都打不了，看起來這兩個小孩兒，許有點兒來歷，不問可知，這兩個人必是武術家，衆人正在談論之際，就聽旁邊兒有一人接着說道：二哥，你沒聽明白嗎，這兩個小孩說了名姓了，人家是咱們這裏的城裡關外無人不知童童

俠客的徒弟，要說講究動手，還跟人家比得了嗎，大家紛紛交頭接耳，等了工夫許久，仍不見王五趙龍出來，未免看熱鬧之中就有好事之人，這才向二位少俠客說道，二位少爺，別等着他們了，他們兩個人是怕二位少爺再打他們，進了五道院兒不敢出來啦，成心把你們二人蹲在這兒，要依我們大家說，你們二位早早的回家吧，省的叫老俠客爺不放心，再者說方才動手，我們諸人都是目賭眼見，你們二位也沒吃虧，你們二位這一走，就算把臉賞給我們大家啦，司馬良夏九齡二人聞聽此言，夏九齡接着說道，既然衆位與我們兩下排解，我弟兄甚爲感激，可有一節，要不是你們大家說，我們哥兒兩個可不完，既然你們諸位觀看，咱們這就算完，我這裡謝謝諸位，說着話小哥兒兩個一抱拳，大家也是一抱拳，彼此闕然而散，司馬良夏九齡出了護國寺回家不提，單表的是王五趙龍，兩個人來到五層殿的塔院兒，見着他們的老師焦秋華，二人一齊跪倒身形，口中說道師傅，我們兩個人在外面正自運動武術，來了童林兩個徒弟，一個叫司馬良，一個叫夏九齡，說我們兩個人練的武術不好，他說是跟師媽學的，我們哥兒兩個聽着有氣，這才與他們當場比試，焉想到我們哥兒兩個不是他的對手，故而落敗，求老師你老人家給我們報仇，轉轉場面，與你的面上也好看，這兩個個人說的這些話，完全是捏造的假言語，所爲是搬動是非，叫焦二爺出去與他們兩個人報仇，他那曉得焦二爺這個人做事慎重，第十一聽他們所說的這片話，自己思索了半天，真要是有心出去與他二人報仇，與司馬良夏九齡這兩個孩子比比武術，又一想人家是兩個孩子，倘若是讓人家童林俠客知曉，就有點對不起人啦，真要說是不管，他們兩個人又給我磕了頭啦，管我叫過老師，不論他們兩個人多麼不好，難道說我連師生之情都沒有嗎，自己想到這裡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這才向着他二人說道，你二人無故在外面招惹事非，到如今叫人家找上門來，與人當場動手，以致敗落，我看你們從今以後練工夫擱心不擱心，起來一旁站下，王五趙龍兩個人唯唯的聽命，站起身形在旁邊垂手侍立，到了練工夫的時候練工夫，到了吃飯的時候吃飯，一連過了三四天，這一天焦二爺一想，乘着今天無事，我何不去訪訪童林，想到這裏，自己

遂由打護國寺起身，直奔安定門裡富貴巷而來，來到童林的門首，焦二爺高聲喊叫回事的，連叫兩聲，就見由裡面出來一個聽差的，上下看了看焦秋華，遂問道，你找誰呢，焦二爺說道，勞你罵，我找你這府裏的童教師，在下姓焦名兩字秋華，我就在這本城護國寺裡面教場子，聽差的開聽，遂說道你候候，我到裡面看看，我們教師爺也許出門了，說着話回事的轉身形够奔裡面。來到廳房，啓簾籠來到屋中，一看衆位少俠客正在談話之際，就見劉俊問道，有事嗎，回事的說道，外面來了一位姓焦的，名叫焦秋華，他在護國寺教把式場兒，今日前來要拜見咱們俠客爺，我叫他在外面等着呢，劉俊聞聽，將要答言，就見孔秀在一旁說道唔呀，看見了沒有，淨打了人家的孩子不要緊，人家的大人可找上門來了，誰惹的禍誰頂着，別連累我們這些個好人，將話說完，不住的用眼觀看司馬良夏九齡，書中代言，蠻子孔秀他怎麼會知道的呢，皆因那一天司馬良夏九齡哥兒兩個回來，就把護國寺裡面所遇的這段事，跟楊小香楊小翠左臂花刀洪玉耳三個人一提，爲什麼單跟這三個人提呢，皆因這五個是盟俠兄弟，人家哥兒五個談話，可巧就被蠻子孔秀，都暗含着聽了去了，故此今天焦秋華這麼一找童林，蠻子這才用言語諷刺，夏九齡這個孩子年青沉不住氣，如今一聽孔秀之言，末等劉俊答言，他自己遂站起身形，向劉俊說道，師哥，據小弟我想，既然老師沒在家中，到不如咱們哥兒幾個到外面看看去，劉俊聞聽說道，也好，大家這才一齊來到外面的過道，舉目往外觀看，一看就在大門對過影壁頭裡，站立一人，生就中等身形，細腰扎背，身上穿灰色綿綢大褂兒，腳底下青緞子皂鞋，兩隻高桶兒的白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四方的臉面，扎胸門兒，頭上的髮已竟微然卸了一點兒頂，兩道長眉，深眼窩子，黃眼珠子，滴溜溜的亂轉，高鼻梁兒，三角菱角口，兩撇兒花白髯，一雙元寶耳朶，往懷裡兜兜着，花白鬍子股的小辮兒，看年紀大概有五十多歲，大家正在觀看，就見回事的用手一指說道，諸位少俠客，這位就是焦老師傅，衆人聞聽，趕緊下了台階兒，穿雲白玉虎劉俊急忙抱拳說道，你就是焦老師傅吧，但不知你找我老師有何公幹，此時我的老師未曾在家，你有什么事只管告訴我，等我的老師

回來，我替你回復就是，焦二爺聞聽，這才問道，未領教你貴姓，劉俊這才說道，小可姓劉名叫劉俊，然後用手一指，挨序的介紹說道，這就是我的幾個師弟，他叫司馬良，他叫夏九齡，他叫楊小香，他叫楊小翠，他叫洪玉耳，他叫孔春秀，這個叫吳霸，然後衆人挨序的抱拳，劉俊這才說道，方才聽回事的提說，你老人家是護國寺的教師，你來找我老師的一定有事，此地並非談話之所，請到裏面有什麼話再談吧，焦二爺遂即說道，我來此並沒有別的事，皆因我久慕俠客爺的大名，今日乘着我閑暇無事，不過前來找他老人家談論談論武術，既然俠客爺沒在府上，咱們是改日再會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旁邊有人答言接着說道，既然前來你拜訪我們老俠客，要說論武我們老師又沒在家，別看老人家不在家，各位少俠客足能够陪着閣下走二趟，焦二爺聞聽此言，就是一怔，抬頭一看答言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夏九齡，焦二爺聞聽，概不由己氣往上撞，心說，要是別人說這個話，我還不惱，在前數日你在護國寺打了我那兩個徒弟，今天在我的面前，又說出這樣的猖狂之語，真是令人聽着可氣，既然今天我前來拜訪童林我何不先會會他這幾個徒弟，焦二爺想到這裏，遂說道，既然少俠客這麼說，待焦雨就奉陪少俠客走上兩趟，說着話衆人這才把焦二爺陪至在裏面，來到廳房落坐，命從人先把茶水獻上來，讓焦二爺先喝了一盃茶，夏九齡站起身形，向着焦雨焦秋華說道，焦老師傅，今天我先請教請教你的武學，書中代言，因何夏九齡這麼性急呢，真要說與焦二爺動手，頭一個也論不到他那裡，皆因是夏九齡的身旁有人蠱惑，此人非是別人，正是蠻子孔秀孔春芳，在暗地向司馬良夏九齡說道，你們兩個人看見了沒有，這就叫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，人家焦老師傅既然找到咱們的門上來，咱們是誰惹的事誰頂着，如果你們兩個人不敢出頭露面，待俺孔秀前去會會這位焦老師傅，夏九齡這個孩子原本就性急，他焉能禁的住孔春芳奚落於他，故此一看焦老師傅將茶喝完，夏九齡趕緊站起身形，要與焦秋華當場論武，在先前焦二爺本沒意跟他動手，後來一看夏九齡再三的逼迫，焦二爺心說，這小孩子要不給他個厲害，他一輩子也不怕人，倒不如我跟他動手，把他打躺下，不用我言語，自有人



奚落於他，焦二爺想到這裏，遂向夏九齡說道，少俠客，想焦某沒有多大的能為，只皆因我好事，才收了幾個無知的徒弟，前一次在護國寺，閣下與他們動手，以至於他二人當場落敗，還算是少俠客貴手高抬，要不然的話，焉有他二人的命在，以後他們對我言說，叫我與他們報仇，我一想我要是跟少俠客動手，我焉是你的對手，今天既是少俠客勒令要求，焦某不過給少俠客你接招換式而已，焦二爺所說的這番話，就彷彿自己是無能之輩，不過是用言語相試夏九齡，看看他懂與不懂，真要是夏九齡聽明白了這片話，他就應該趁坡兒就下，就應該說前次我在護國寺與那倆個人動手之時，我實不知道他是焦老師傅你的高徒，真要是我知道他們是焦老師傅你的徒弟，我天胆也不敢與他們動手，今天這不單是焦老師傅你來了嗎，也就省的我上你老人家的府上去啦，從今以後咱們倆下裏免的再發生誤會，以前都是我的錯了，真要是這麼一來，夏九齡不就算對了嗎，人家焦二爺說了這麼一片話，就為的是給夏九齡一個台階兒，焉想到夏九齡他偏不見台階兒就下，他竟把焦二爺當作了無能之輩，只顧他這一錯不要緊，他險些把童林的性命給搭上，閑言不表，書說當時，夏九齡勒令要跟焦二爺動手，焦雨焦秋華一看也就無法了，這才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待俺焦雨奉陪，這句話將要說完，在旁邊廂早有鐵羅漢吳霸，手打籬籠高聲說道，既然如此，焦老師傅請出來吧，似我說你還不用擇人，誰把你打躺下不都是一樣嗎，焦二爺聞聽此言，心中有氣，心說，童林這些個徒弟沒有一個不狂的，就是這個劉俊，倒還忠厚些，說着話，焦二爺隨同衆人來到外面，在院子的當中叉手一站，面目沉着，口中說道，但不知你們那一個少俠客先過來，焦雨挨着位的奉陪，這句話將然說完，還是夏九齡首先答言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待我首先領教，我若不是你老人家的敵手，我的師兄弟再挨着位，奉陪，說話之間，夏九齡在下垂首一站，口中說道，焦老師傅你進招兒吧，焦二爺聞聽，遂向夏九齡一抱拳說道，還是少俠客先進招兒吧，夏九齡聞聽此言，既然如此，俺夏九齡就得罪了，遂將左手一幌，右手照定焦二爺面門就是一掌，焦二爺一見掌到，身形向右一閃，左胳膊一搭夏九齡的右臂，往前一上步，右手順着

底下往上一托，這一招兒的名目叫作撩陰掌，只聽得叟的一聲，夏九齡翻身栽倒，自己站起身形，面紅過耳，就聽焦雨焦秋華口中說道，少俠客，只皆因我一時失手，多有得罪了，夏九齡聞聽此言，紅着臉說道，實因我不曾留神，一時大意，故此才甘敗下風，他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旁邊兒有人答言說道，焦老師傳既然武術高強，贏了我的師弟，待我試試，說着話，走到焦二爺的面前，焦二爺一看正長的好看，與夏九齡長的一般無二，穿戴打分俱是一樣，但見得身穿藍綢子褲褂兒，外罩寶藍綢子的大褂兒，脚底下是大紅緞子福字兒履，高腰兒的白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長的是前髮齊眉，後髮蓋頸，面目長的天然的俊俏，頭上梳着兩個小歪辮兒，焦二爺看了看認得，原來是方才引見的那個司馬良，俠遂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司馬少俠客，司馬良說道不錯，小可特此前來領教閣下，說着話，就圖見司馬良將身形往前一躍，雙拳想奔焦爺的太陽穴打去，這一招兒名叫雙風灌耳，焦二爺一看雙拳來到，趕緊將身形往下一矮，用了個縮頸藏頭，仰面往上觀看，把這一招兒躲過去，自己將雙掌一並，順着司馬良的雙手當中，往上一穿，然後把雙手一分，用了一招兒發雲現日，將司馬良的左右倆手分開，復又向前一進步，雙掌照着司馬良的胸前便打，這一招兒名叫雙撞掌，又叫推窗望月。司馬良一看焦二爺的雙掌已到自己的胸前，有心用凹腹吸胸閃躲人家的雙掌，焉想到人家的招數來的太快啦，第十只聽嘆咤一聲，司馬良應掌而倒，司馬良趕緊站起身形，含羞帶愧往旁邊一站，焦二爺將要開言問那

位過來，就聽旁邊兒有一人高聲喊喝，聲如巨雷，口中說道咳，焦老師傳，我看看你動手使的這個招兒，倒很有個意思，倒不如今天我陪着你走倆趟，說話之間，此人已來到近前，焦二爺抬頭一看，但見這個人生得豹頭虎眼，粗眉闊目，身穿青綢子褲褂兒，外罩藍綢子大褂兒，脚底下穿着踢死牛兒的豆包鞋，焦二爺一看認得，也是方才劉俊給引見過的吳霸，焦爺心說此人天然生就的福相。聽說他外號兒叫鐵羅漢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焦爺看着還是真愛，這才說道，我打到是何人，原來是吳少俠客，既然如此，你就進招兒吧，吳霸聽罷此言，遂說道好，自己這才將身形向前一躍，用他的左

掌够奔焦二爺面門便打，書中代言，他這一招兒可是假的，隨着將身形一轉，雙臂一合，用脊背够奔焦二爺便抗。他這一招兒名叫靠山背，就按着能有拔樹之能，靠山之力一般，真要是焦二爺被他抗上，立是就得翻身栽倒，豎臂摘星焦雨一看，他這一着兒實在厲害，焦二爺趕緊往左一上步，伸右手單掌够奔吳霸的胸前便打，這一招兒名叫單撞掌，別看吳霸他的力氣大，他可禁不住焦二爺這一招，耳輪中就聽撲嗒一聲，吳霸翻身栽倒，那個聲音如同倒了一面牆相仿，把吳霸率了個糊裏糊塗，此時吳霸站起身形，站在一旁發正，心說咬嚙，就憑俺吳霸跟隨我那位老道師傅練藝以來，工夫也沒少費，算起來也有個八年之久，我師傅傳受我這手兒絕藝，名目叫作靠山背，由打出世以來，大有效驗，爲何如今屢次的落敗呢，看起來我這個武藝還是不行，淨能打沒能耐的，一遇着有能爲的人我就得趨下，如今我既然遇見明師，從今以後練藝，我必下工夫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垂頭喪氣站在了一旁，吳霸落敗，跟着就是楊小香，焦二爺並未費吹灰之力，將他打倒，書要簡斷，楊小香一敗，接着楊小翠，楊小翠被人家打倒，就是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，洪玉耳落敗，跟着就是蠻子孔秀孔春芳，孔秀落敗後，在一旁可就是一個穿雲白玉虎劉俊給難壞了，自己有心過去當場動手，明知道自己不是焦秋華的敵手，倘若跟人家動手當場落敗，我又是我老師長門立戶的徒弟，豈不是與他老人家臉上無光，真有心不過去跟焦秋華動手，眼睜着自己的師弟哥兒七個俱已落敗，我要是不過去，未免叫他們小看我，說我畏刀避劍怕死貪生，連一點兒師兄弟的情場都沒有，自己輾轉多時，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遂向自己七位師弟說道，我們大家也太以無有知識啦，也不想想咱們歸了包堆有多大的能耐，淨敢跟人家焦老師傳當場動手，真我要是一攔你們吧，你們又說我作師兄的不好啦，到而今俱已落敗，大概你們也都心服口服了，再者人家來到咱們家中，是誇咱們老師來啦，既然老師沒在家，就該叫人家候一候，倘若人家沒有工夫等不了，咱們就應該跟人家另定日期，再與人家相會，到如今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可你們大家陪着焦老師傳在此等候，我即刻够奔清真寺，把咱們老師請過來，有什麼事

叫焦老師傅跟他老人家當面言講，劉俊把話說完，遂又向焦一爺說道，焦老師傅你在這裡候候，我去去就來，有什麼事，你跟我師傅再談。焦二爺聞聽劉俊之言，心說，好厲害的穿雲白玉虎劉俊，別看他未曾與我當場動手，他這片語很透着厲害，明着叫他的師弟們陪着我說話，暗含着他們就算把我給看起來了，我要是來個不辭而別，豈不令他們小看我，說我懼怕童林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向劉俊說道，既然少俠客說找你們業師去，我焦雨情願在此等候，可有一節，少俠客，你可得快去快來，劉俊站起身形，一直往外就走，衆人這才把焦雨復又讓進了廳房落坐，不表衆人陪着焦雨在屋中悶坐，單表的是劉俊，出離了家門，一直够奔清真寺而來。將然走到牛街，就見自己的老師正迎頭而來，劉俊這才高聲喊叫恩師，童林問，劉俊這才背訴了一遍，童林聞聲此言，不由得雙眉緊皺，遂向劉俊問道，這位焦老師傅還在咱們家裏嗎，劉俊說道，現在還在咱們家中等着你老人家呢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這才叫劉俊緊走，童林在後面跟隨，工夫上大，來到寫貴巷，爺兒兩個進了大門，來到了廳房，劉俊上前伸手把籬籠挑起，童林邁進步來到屋中，用目一看，在迎面兒上垂首椅子上坐定一人精神百倍，那個意思正自得意揚揚，童林再一看自己的徒弟們，都在一旁站立，一個個形容慘淡，臉上帶着羞愧之容，十分的難看，童林心中明白，准知道這幾人都是被這位焦老師傅給戰敗了，童林正然觀看，就見劉俊用手一指上首兒椅子上，坐着的這個人說道師傅，這就是護國寺教場子的老師傅。豎背摘星焦秋華，然後又用手一指童林說道，焦老師傅，這就是我們的老師，你們二位見見吧，焦二爺聞聽，遂用目留神上下打量了童林一番，看罷，不由得暗自好笑，心說，名傳四海南北皆知的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我打量是怎麼樣出色的英雄，今天叫我這麼一看，原來是個鄉下人哪，書中代言，這也不怨焦雨看不起童林，皆因他這身兒穿戴打扮，也太以的難以爲情啦，按理說貝勒府的教師，又有俠客之稱，就應該絲棉裹身，那才爲合格，誰知童林身穿着土黃布的禪褂兒，白骨頭鈕子，左大襟，高腰兒的白襪子，兩隻大酒鞋。外罩藍布大褂兒，又肥又大，腰中繫着一根杖繩兒，仗繩兒上還掖着一塊湯布手

巾，往臉上觀看，紫巍巍的臉面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闊，大耳朝懷，人字兒的脖子，太陽穴鼓着腮幫子努着，精神百倍，小辮兒在脖子後頭一抗，二目神光炯炯，亞賽過倆盞燂，焦秋華一看，他麼裡還看的起童林呢，他把童林當作了鄉間的練笨拳的了，焦雨看罷，就見童林帶笑抱拳口中說道，焦老師傳，在下久聞閣下大名，今日得會尊顏，實在三聲有幸，適方才聽小徒劉俊報告，言說我這幾無知的小徒，得罪了焦老師傳，俺童林這廂與你陪禮，焦二爺聞聽說道，哎喲俠客爺，這是怎麼說的，方才也是我一時的無知，我不應當與各位少俠客動手，好在我比他們大幾歲，我這一跟他們動手，倒顯着我這麼大年紀白長了，兩下彼此說了些個客氣話，從新讓坐，然後童林吩咐把茶水獻上來，徒弟們在兩旁垂手站立，淨着老師怎麼個動作，要說童林此時的涵養，真比下山一來的時候，沉着的多而且多啦，要是剛上山的那個時節，一聽他這些個徒弟俱被人家戰敗了，他必要給他徒弟報仇，當場動手，而今在南七省跟着貝勒爺繞了個彎兒，淨跟俠劍客爲伍，他的知識言談長的可就太多了，這就應了書中那兩句話啦，鳥隨鸞鳳飛騰遠，人伴賢良品格高，故此如今童林跟焦雨談話，不但不急，反倒用言語附和焦秋華，倒把個焦二爺給難住了，焦二爺心中一想，就衝着人家童林這一番的附和，我就不應該再跟人家童俠客比武，可有一節，我真要是不跟童林動手，豈不叫他這一羣徒弟小看於我嗎，他們不說他師傅用言語附和與我，他們必然說我懼怕他們的老師，不敢與童林然場動手，焦二爺爲難多時，這才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小可久慕你老人家的名，說得老老人的武術精奇，另興一家門戶，焦雨聽着，心中實在技癢難撓，早就有意前來拜見俠客爺，見見你老人家的高招兒，無奈一節，皆因我的窮事多忙，總未得暇，故此未能如願，今日既然與你老人家相逢見面，焦某也沒有別的可想，不過求你老人家賞臉賜招兒，焦雨也好大擴眼福，這句話未曾說完，就聽童林答言說道焦老師傅，想俺童林身無長藝，不過會幾手兒通俗的笨拳，焦老師傅你何足掛齒，再者說焦老師傅的大名鼎鼎，童林耳內早已灌滿，真要是我與你老人家兩下裡插拳過招，童林焉是焦老師傅你的敵手，焦雨聞聽，遂向

童林說道俠客爺，這話你可別這麼說，想俺焦雨並無有多大的能耐，不過我自幼好武，學會幾手兒粗拳笨腿，今日與俠客爺相遇，也是緣在三生，如今在下領教你的武術，焦雨不過給你老人家接招換式而已，再者說你老人家身為俠客，必然精通武術，我求你看看那一招兒不對，還望求俠客爺，多多指教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連連擺手，那個意思，不願意與焦雨當面過招兒，無奈一節，焦雨再三的逼迫，正非與童林當場動手不可，書中代言，道也是焦雨一時的想不開，只顧他這一想不開不要緊，才招惹了一場親身的大禍，險些喪命，按說童林既然說了這一番好言語，他就不應當與童林動手才是，要說這也不怨焦秋華，既然自己把人家的徒弟全給打啦，要不跟人家的師傅動手，道個情理真不說不下去，他再用言語一個勁兒的相難童爺，童爺可也就沒法子了，這才說道，既然焦老師傅你勒令的要求，我就陪着你跟兩聲吧，可有一樣兒，動手可是動手，咱們可是點到而已，指到了就算，爲什麼童林說這一番話呢，皆因自己的徒弟，全都被焦二爺打倒，個個都未帶傷，童林心裡很感激焦二爺，總算人家焦雨手下留情啦，故此童林未與焦二爺動手之時，先把這個點到而已，指到了就算，這句話說在頭裡，焦二爺一聽童林許可與他動手，自己遂站起身形，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既然你老人家肯與焦雨過招兒，這屋中也窄小，倒不如你我到院內動手，這句話還沒等他說完，就見孔秀孔春芳唔呀了一聲，緊行了幾步，伸手把簾籠一挑，口中說道唔呀，焦老師傅，我這裡與你已打開了簾籠你自己到外面看看，那個地方寬闊，回頭你就往那個地方躺好，蠻子這句話說完，童林遂惡狠狠的瞪了他幾眼，

### 第十集

心說好孔秀，方才我由打清真寺回來，路遇劉俊，他已然此這一段情由對我說明，其中這一場事，都是由你這小奴才一人從中煽惑，故此才惹下這場風波，我正要責備於你，因至焦老師傅尚未走去，所以我未曾得暇，如今他這又在從中戲弄於我，着實的可惡，單等這位焦老師傅走後，我一定嚴加責備於你，童林正自思想，焦雨已來到院中，在上垂首正當中一站，童林隨在下垂首相陪，焦二爺抱拳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賞個架兒吧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這才將雙手一合，身形往下一矮，作出凹腹吸胸



，空胸緊背，掌不離脅，肘不離胸，龍驤虎坐的架式，將身形站穩，口中說道，焦老師傳請你進招吧，焦雨聞聽此言，遂着說了一聲請，就看他將身形一幌，往前一長腰，用左手一幌童林的門面，右手拳够奔童林的頂梁便砸，這一招兒名叫泰山厭頂，童林一看焦雨的拳到，自己將身形往右一閃，伸左手一掛焦雨的右拳，跟着往前上步，掄起右掌，直够奔脖項便打，這一招兒名叫切掌。真是焦雨躲不開，叫童林這一掌切在脖子上，雖然說不能入頭落地。准能够骨斷筋折，皆因童林在江西臥虎山練藝之時，學過沙掌的工夫，別說是皮包血肉的人哪，就是石頭一掌也能擊碎，焦雨一看童林這一掌帶着風，够奔脖項而來，自己趕緊把身形一閃，童林這一掌將將的由自己頭頂擦過，把焦二爺吓了一跳，自己與童林談話一時，他本看不起童爺，到而今二人一動手，只見童爺的招術精奇，竄蹤跳躡，身體靈便，兩條胳膊亞賽過長蟲一般，自己心中暗暗的佩服，此時童林也留神觀看焦雨的手法，但見他手眼身步法，招數靈敏，真稱得起拳似流星眼似電，腰似蛇形腿似鑽，焦秋華淨指着縮小棉軟巧，挨幫擠靠，竄高蹤矮，陸地飛騰，不離童林的左右，來回的打盤，童材心中暗想，這也就是我，真要是換個人動手，還未必贏的了，他，莫怪我這些徒弟不是他的敵手，這位焦雨好俊的本領，不提童林暗地讚美焦二爺的武術，倆個人動手，來往總有十五六個照面，論手法總有三十多手，焦二爺不由得心中暗想，心說不好，人家姓童的果然受過高人的傳授，明人的指教，我與人家要是動手工夫大了，我還贏不了，到不如我用個敗中取勝，將童林誘至在我的身前，我再用絕招兒打他，焦二爺想到這裏，這才將雙手一合，作出來童子拜觀音的姿勢，雙掌並在一處，够奔童林的頂梁往下便劈，他這一招兒可是假的，他打算引誘童林伸手接招，他可就得了利啦，只要是童林一接招兒，他必然將身形一扭，左腿一躬，右腿一崩，他必然用鷓鴣翻身鷄登步的招數，够奔童林的雙腿迎面骨便踹，這一招兒要是踹上，別說是童林，無論多高的武術家，也得當時栽倒，他焉想到童林乃是劍客的門徒，頗通各門戶拳腿中的絕招，童林一看焦雨的雙掌往下一劈，直奔自己的頂梁而來，准知道乃是誘敵之法，自己不但

不往上接招，連看都沒看見將身形往右一閃，用左胳膊往焦雨的雙掌上一搭，一伸右手掌，直奔焦秋華的胸前便打，口中說了聲哼，鼻孔之中醒力，按童林這手武術，是用喊招兒打人，完全是氣工，看着不理會，只要是叫 he 打上，他走的是擠按之力，別看是尋常人，就是渾身的橫練兒也閉不住，按練武術說的那句話，就是內練一口氣，外練筋骨皮，焦秋華焉能曉得他這一招兒的厲害呢，焦二爺一看他的掌到，打算把身形往左一閃，躲他這一招兒，不料想童林是手急招快，只聽得叟的一聲，童林這一掌可是平着去的，前面三個手指按着焦秋華的華蓋穴，手腕兒往下一坐，又聽得吧的一聲，接連着又是撲咚一聲，焦雨翻身栽倒，自己就覺着眼前頭冒金星，耳朵之中翁翁作響，嗓子眼兒裏發甜，順着口角直流鮮血，童林一看，這一掌把焦秋華打出去總有六七尺遠，口中不住的流血，童林不由得嘎啞了一聲，遂說道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跟焦老師傳動手過招，有言在先，點到為止，不過是逢場作戲，如今我這一把掌人家打的口中流血，他要問我個三言兩說，我如何的回答，自己趕緊叫徒弟們把焦二爺摻扶起來，盤膝而坐，摩娑前胸，口中叫道，焦老師傳醒來，叫了許久的工夫，焦秋華這才喘過這口氣來，微然一翻二目，看了看衆人，就見童林說道，嘎啞焦老師傳，這是怎麼說的，這也是我一時失手，偶未留神，傷着你的貴體，總算是童林武術已練煞手未學，那位說了何謂煞手呢，練武術的要伸出手來去打人，要是將敵人打着，發招兒的這個人知道這一招兒有多大的力量，打在敵人身上够多大勁，即見怎麼個行動，再者說手要伸出去叫他有多大勁，就得有多大勁，用好了這個勁頭兒，就叫作煞手，今天童林跟焦秋華這麼一告說，然後又說道，焦老師傳，無論如何，你先請至在我的臥房，回頭我派人請高明的醫生，來給你醫治傷痕，但等你的傷痕痊癒，我再將你送回去，焦雨聞聽此言，遂定了定神，微微的聲音說道，林俠客，你這一招兒把我打傷，不怨你手下不留情，皆因焦雨的藝業不高，這麼辦吧，童俠客你費神，派人把我送到護國寺，我就很感激你了，童林再三的挽留，實有意把焦秋華留在自己的家中養傷，無奈一節，焦雨不允，童林也就不能強讓了，這才叫徒弟們到

後頭院兒廚房。找了一個晾米的大筵羅來。在筵羅裏而鋪好了被褥。然後又預備櫃子繩子。這才吩咐把焦二爺搭在筵羅以內。童林遂向徒弟們說道，你們誰把焦老師傅送到護國寺去，言還未了，旁邊兒有人答言說道，師傅我去，童林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空雲白玉虎劉俊，童林復又問道，還有誰去，去兩個人才好呢，童林說完了這句話，留神觀看，就見衆徒弟之中，就屬蠻子孔秀他的心眼兒多，他這個人專講究偷閒懶，我何不命他前去呢。遂即叫道。孔秀，你跟你師哥兩個人把焦老師傅送到護國寺，蠻子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心說不好，我的老師怎麼派我送這位焦老師傅，他老人家把人家打的這樣兒，難道說人家就沒有知近之人嗎，倘若人家要把我們送人的留下，要與焦秋華報仇，那便如何是好，有心說不去吧，頭一節違背師命，再說我老師話言語語的老說這場事，是我給煽惑起來的，倘若是我一不去，我的老師借着這情由，豈能與我善罷干休，倒不如我跟我師兄把焦秋華送到護國寺，到了那裏，再想脫身之策，自己想到這裏，趕緊幫助劉俊拿起杠子來，拴好了繩子，跟劉俊兩個人抬起焦秋華，往外就走，童林一直送到大門外，這才轉身回去，劉俊孔秀抬着焦二爺出離了富貴巷，一直的够奔定王府大街，來到護國寺，由打頭層大殿，一直往後走，來到五層殿的塔院兒，劉俊這才高聲問道，這裏是焦老師傅的場子嗎，裡面有人答言說道，不錯你找誰，就見由打廂房之中出來一個喇嘛，來到了發羅的旁邊子細留神一看，這位喇嘛不由得了咬嚙一聲說道，這不是師弟焦秋華嗎，焦二爺聞聽，微睜二目看了看喇嘛，那個意思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態度，大喇嘛醜面佛高保善一看，不由得心中難過，熱淚交流，只見焦二爺滿臉血跡，這才問道，兄弟你因何這般光景，遠遠對着哥哥我說明，你是受了誰人的欺辱，哥哥我與他誓不兩立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把個蠻子孔春芳吓得轉身形撒腿就跑，劉俊一看，心中這個氣就大啦，心說這種無用的東西，叫人家看看多洩氣，豈不辱沒了老師之名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向喇嘛說道，未領教你貴姓，喇嘛說道，我姓馬雙名保善，我就是這護國寺的住持，焦秋華是我的師弟，你們這是由打那兒把他抬來的，劉俊這才把焦二爺到安定門外富貴

巷去訪你的老師，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名叫童林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他們老二位當場論武，也是我的老師一時未曾留神，一掌把焦二爺打的口吐鮮血，遂即把前後的情由，對着大喇嘛醜面佛馬保善細說了一遍，大喇嘛聞聽此言，本有心當時發作，又一想劉俊是個小孩子，聽說人也不是他打的，自己只得滿面帶笑說道，多蒙少俠客把我師弟送到廟裡，我這裡當面謝謝了，趕緊命手下的徒弟們正把焦二爺搭到臥房，放在床榻之上，然後大喇嘛馬保善這才讓劉俊到屋裏他，以便侍茶，劉俊遂即擺手說道，謝謝你吧，我得回去了，恐忙工夫大了我師傅不放心，我就跟你老人家告辭了，說着話劉俊自己拿起帽子，把簍籬一背，遂出離了護國寺，够奔富貴巷而來，劉俊回到家中，見了老師就把見着大喇嘛的情由，背訴了一遍，童林聽罷此言，心說打人一拳，防備着人家一脚，自己只可伺候着吧，童林在家中仍然教給徒弟們練武，二五更的工夫教給他們練，由打自己打了焦雨那一天算起來，是整整的三天，這一天童林吃完了早飯，正在廳房跟徒弟們談論武學，就見外面手下的從人進來回話，遂說道跟教師爺回，外面有護國寺的差人前來下書，他要面呈，童林逐一擺手說道，叫他進來，手下人這才轉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帶進一個人來，童林舉目觀看，但只見此人年紀就在三十上下，身穿紫花布的褲褂兒，腳底下穿大掖根搬尖兒酒鞋，腰中繫着一條紫花布的大搭包，此人來到童林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，你就是童俠客爺嗎，我是奉護國寺大喇嘛所差，有書面呈，說着話，一伸手由打腰間把書信取出來，雙手捧着呈遞與童林，童林伸手把書信接將過來，打開觀看，一看原來是護國寺的喇嘛馬保善相約自己於明日够奔護國寺，有事面談，並且還要討論武術，童林看罷，遂說道，原書不敢領收，暫且壁回，見了你家的喇嘛爺，就提我修書不及，我明天准到寶刹，決不食言，這個下書人伸手把書信接過來，帶着身旁，與童林作別，回歸護國寺去了不表，單說的是大喇嘛馬保善，他因為什麼隔了三天方才來這封書信呢，皆因喇嘛有個打算，自己一想，憑我師弟焦雨焦秋華，別號人稱豎

臂摘星，在北口以外，武學屬爲第一，跟姓童的論武，倘且不是他的敵手，何況是我呢，我要打算給

我師弟報仇，必須如此如此，自己把主意拿妥，這才來到臥房看了看二爺焦雨，但見他躺在床榻之上，哼聲不止，喇嘛看着甚是難過，這才叫了一聲二弟，焦二爺微然睜睛看了看喇嘛，那個意思似乎有多少話，說不出來的意思，喇嘛一陣陣心中難道，遂說道二弟，你先別動，我先看看你的傷痕怎麼樣，說着話，喇嘛吩咐徒弟們幫忙，把焦二爺挽扶起來，解開他的衣服仔細一看，喇嘛暗自念佛，口中說道，險啊，這一掌正打在華蓋穴以下，再往上去那一寸，若打在氣眼之上，當時就得斃命，雖然未打在氣眼上，這一掌可也不輕，四週圍腫起多高來，當中紫巍巍亞賽個血包，大喇嘛看完了，趕緊把自己所配的定疼散拿出來，叫徒弟拿開水把這個藥給焦二爺喝下去，不過先止住疼痛，然後再到外面請來高明外科的先生，給焦二爺調治傷痕，這才一面又吩咐手下精明強幹得意的徒弟，叫他們帶着錢，到外面石廠去買青石條，要六尺長一尺多寬半尺多厚的買四塊，再把二尺長二尺寬一尺厚的石頭買四塊，然後在把八尺長二尺寬一尺厚的石頭買兩塊，不怕多北錢，千萬買來爲要，徒弟們答應說是，這才帶着錢出去買石頭，單表的是大喇嘛馬保善，等着徒弟們把外科的先生請來了，馬保善一看認得，這位先生在北京城裏是第一的外科，姓胡名德外號人等賽華陀，喇嘛這才把這位胡先生陪到屋裡，看了看焦二爺的傷痕，先生這才說道，喇嘛哥，你只管望安，據我看這個傷痕，只要安神靜養，一月痊癒，我暫且給他開一個方兒，抓一付湯藥吃下去，散散他五臟內的氣火，再開一個方子買點兒面子藥，調好了把他敷在傷處，我再給他配點兒丸藥，尋常一吃，多者一月，少者是十天，准保完全痊癒，大喇嘛這才看着胡先生把藥方子開好，派徒弟前去抓藥，然後又派了兩個徒弟伺候着焦二爺，胡先生告辭而去，大喇嘛送至門外，自己這才轉回來，稍爲的休息了一會兒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見外面徒弟們把青石條買來，搭至在院內，大喇嘛出來一看，所買的石頭樣樣兒全對，自己心中甚喜，然後吩咐徒弟們互相幫助，把這些塊石頭完全收拾好了，就把那六尺長的四塊石頭，兩步一擋，對着面兒埋好，每一面兒是兩塊，六尺長的埋在地下足有四尺，外面也就露着二尺來往後，然又把二尺來長

的石頭，一邊兒放上兩塊，可是當中拉開了擋兒，再把那八尺長的石頭，一道兒架上一塊，大喇嘛一看，完全安置停妥了，這才回到了臥房，書要簡斷，馬保善把應用的東西全都安置好了，一算自己的師弟被打的日子，今天整整的三天，這才命徒弟看過文房四寶，鋪好了雲箋，自己這才給童林寫信，約他明日前來護國寺，一者是談話，二來是比武，把書信寫好，派徒弟够奔安定門裡富貴巷童宅下書，徒弟回來跟喇嘛一提，說童俠客明日准到，原書壁回，決不失信，大喇嘛聽明白了此話，這才一擺手叫他下去，不表醜態佛馬保善，單表童林，把下書人打發走了之後，不過是預備明日到護國寺去會大喇嘛去。當日無書，趕到次日天明，童林起來梳洗已畢，吃完了早晨的點心，這才把自己的子母鷄爪鴛鴦鉞，包在包袱一內，遂命劉俊在家中好好的看家，為師去到護國寺赴馬保善之約，吩咐明白。自己出離了家門够奔護國寺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定王府大街，又走了不遠，抬頭一看，路北的山門，上而有一塊匾額，寫的是勸建獲國寺，童林這才邁步上了台階兒，進了山門，一直往後行走，越過了領層殿，見人一打聽焦老師傅的把式場子在那裏，有人告訴明白，就在五層殿塔院兒之內，童林這才又往裏走，工夫不大來到五層塔院兒，童林抬頭一看，果然就在天棚柱子上頭釘着一個牌子，上面寫着武學兩個字，童林看完了，將然要邁步往裏去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見由裏面出來一個年邁蒼蒼的老道，生就大身材，身穿藍綢子道服，腰擊水火絲條，腳底下穿高腰襪子，厚底兒雲鞋，老道雖然白髮蒼蒼，一雙大三角兒眼格外的放光，手中的佛塵不住的左右擺幌，兩隻眼睛不住暗暗窺童林，上上下下看了又看，看罷多時，這才轉身形往外行走，童林一看，心中頗為生疑，暗想道，據我看這個老道定非善類，常言說好却好，眸子不能掩其惡，就憑老道這兩個賊眼光華灼灼，他焉是正悟參道的人，我若不是與護國寺的大喇嘛有個定約，今天我非看他個水落石出不可，童林想到這裡，只得邁步進了角門兒，來到裡面，口中說道，這是焦二爺教場子嗎。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聽有人答言說道，不錯，此處正是焦二爺的場子，你找誰呀，童林說道，在下姓童名林，家住在安定門裏富貴巷，我特



此前來拜見你們護國寺的馬喇嘛，那人聞聽，遂說道，原來是童俠客，你候一候吧，我給我師傅送個信兒去，叫他老人家出來迎接，老人家，這才轉身形够奔廂房前去回話，童林在角門兒裏面等候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裏面有人哈哈大笑，聲如巨鐘，口中說道，童俠客現在那裏，你果然是一位言而有信的英雄，此時童林抬頭觀上看就見由打裡面出來一人，乃是大身材，身上穿着黃紗的單袍兒，腰中繫着杏黃色腰帶，當中雙如意的帶扣，腳底下青緞子三道險兒的官靴，往臉上觀着，黑真真的長方臉膛兒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闊目，大獅兒鼻子，方闊海口，渾鬚絡腮的鬚鬚，光頭沒戴着帽子，童林若罷，這才說道，閣下莫非就是護國寺住持馬喇嘛嗎，咋接尊扎，約我至此，但不知喇嘛爺有何見教，大喇嘛聞聽此言，遂既說道，童俠客，在下久慕俠客爺的大名，恨無緣相見，如今既蒙俠客爺屈駕前來，敝寺蓬華生輝，此處非是談話之所，你隨我到這廂來，說話之間，大喇嘛指手相讓，往前行走，來到天俠棚之下，童林在後面跟隨。就見馬保善用手向地下一指說道，你見這些個徒弟們够多麼懶惰，我告訴他們今天童俠客前來，將院落收拾干淨，誰想他們不聽話，院中這些個東西不收拾開了，倘若童俠客不留神，若把他老人家絆倒，到顯着不恭敬，童林聞聽馬保善之言，留神往前面觀看，就見天棚下面，對着面有兩塊石頭，一面兒是兩塊，在後面還有兩塊長條石，底下有兩塊石頭架着，童林一看心中明白，暗道，這那裡是說你的徒弟懶惰，分明是預備青石，要跟我比較力量，童林正自思想，就見馬保善說道，別看你們懶惰，我可不懈，你們不收拾我收拾，大喇嘛馬保善一面說着話，往前搶行了兩步，將左掌一揚，照定石頭用力一拍，只聽唳吶一聲，將石頭打落了一段，打出去了多遠，隨着又一步，將右掌對着左邊兒那塊石頭打去，又聽唳吶一聲，將石頭打拆，口中說道，童俠客，你可要留神腳底下淨是碎石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心說，那裡是你叫我看看腳底下的碎石，分明是叫我看看他的繫石之法，想這繫石之法，不過是操掌的俗藝，何足爲奇，童林想到這裏，隨着也往前緊走了兩步，抬起左腿用腳給在石頭上一踹，只聽唳吶的一聲，將然把這塊青石踹斷，童林跟着這是一換步，伸右腿

照定左邊兒的青石噉又是一脚，又將這塊石頭端折，可巧這兩塊端下來的石頭，復又砸在一處，只聽吧的一聲，兩塊石頭俱已粉碎，馬保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心說，怨不得我二弟焦雨被他一掌打的口吐鮮血，今天叫我一看，童林的能耐實在高，心中正然思想，二人已來至前面那兩塊石條近前，這個條石前文已然表過，是兩個短石架好的，就相條凳一樣，馬保善又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，你請坐吧，說着話，就見馬保善身形往下一蹲，往條石上一坐，只聽得噉又一聲，將這一塊條石坐為兩斷，童林一看，並不等馬保善再讓，自己遂在旁邊兒那一塊條石上也將身形往下一矮，往石頭上一坐，就聽崩的一聲，將這一塊條石，坐折了數段，馬保善暗含就一豎大指，心說，人家童林真是比我們強，樣樣兒都在我們以上，不在我你以下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隨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，你老人家果然武術高強，能為出衆，非我等所能及也，童林說道誇獎了，彼此各自一抱拳，二人這才邁步往裏行走，來到北面大殿的月台之上，童林一看，在正當中放着一張八仙棹子，兩旁邊兒擺着兩把椅子，馬保善這才抱拳說道，俠客爺請坐，童林這才將手中的包袱放在桌案以上，然後落坐，馬保善下垂首落坐相陪，叫徒弟獻茶，茶罷攔盞，童林遂向馬保善說道，今無童林至此，但不知你有何要言，請講當面，童林願聞閣下教言，馬保善聞聽，當時不由得長嘆一聲說道，童俠客，你要問我也沒有別的事，皆因我與焦秋華乃是同堂學藝一師之徒，也是他心高氣傲，去到你的府上，跟你老人家論武，又不是你的對手，故爾帶傷而歸，又蒙你派少俠客將他送回我的廟中，我實在感激不盡了，童俠客請想，既然他去我的師弟，關心者亂，我看他口中吐血，身帶重傷，心中實在難過，有心我到俠客爺你的府上，前是找你論武，給我師弟報仇，我一轉想我醜面佛馬保善，焉能是你的敵手，是你思索多時，這才給你寫了一封書信，把俠客爺請到我的廟中，我有一手兒笨力，要與俠客爺比較比較，倘若是我這手兒笨力，不如我馬保善，總算我給我師弟轉轉場面，與我們哥兒兩個臉上也好看，倘若我這手兒笨力，俠客你練的比我強，我見了我師弟焦秋華也有說的，俠客爺我說的這個話你聽着怎麼樣，童林聞聽此

言，遂說道既然如此，童林難陪，說着話童林站起身形，向馬保善說道，但不知是什麼樣兒的笨力，我到要試試，馬保善說道，俠客爺你老要問，這麼辦吧，咱們一對三掌，我運動全身的力量，用掌在我的頭頂之上擊我三掌，我要是紋絲不動，我再打你三掌，誰要是把誰打躺下，那就算誰輸，童林聞聽此言，說了一聲使得，可不知道誰先打誰，馬保善聞聽，一笑說道，俠客爺，論起來你是客我是主，就應當叫你老先打我，可有一節，不是我的武學不如你嗎，沒別的就得讓我先打你，童林聞聽，心說好厲害的醜面佛馬保善，他繞着彎兒的先打我，他還說這些個客氣話，不問可知，大概他對於，擊掌必有功夫，我要說不讓他先打我吧，倒顯着我懼怕於他，也就失了我這俠客的身分啦，當真要叫，他打，他這一掌下來，究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力量，倘若他這一掌聽是將我打倒，我豈不把這小小的名望付於流水，自己又一想，噯，別說他一掌將我打不死，就滿打着他把我打死，我總算是死得其所，我能叫他名在人在，我不能叫他人在名頭壞，想到這裡，遂向馬保善說道，既然如此馬老師傳你就打吧，說着話，童林站在當中，身形往下一矮，作出騎馬蹲檔的委式，雙眼往上一翻，留神往上面觀看，此時馬保善一看，童林將身形站好，心中大喜，心說童林，你這一眼我比掌，你就算輸啦，要講究說武術，我准贏不了你，要說是擊掌的話，你可不行，別看你這皮包血肉的腦袋，就是鐵我這三掌也得打的他放光，那位說啦就憑童林還真禁的住他這三掌嗎，諸位有所不知，童林在江西臥虎山練藝之時，跟尙道明何道源二位老師練過貫頂操檔，這個貫頂到別的書上不同了，人家別的書，都說這貫頂是油錘貫頂，拿着盤口大小的一柄油錘，往人的頭頂上撈砸，日子要是一長了，油錘砸在頭頂之上，用手一撲嚮，還往下掉白浮皮，那個話可就算錯了，要說真正的油錘貫頂，也不是說用大鐵錘，人家是鞦韆貫頂，何為鞦韆貫頂呢，就是用木頭的根結，也別管他是那種樹木，只要是根結就成，皆因為根結天然不劈，然後在旁梁之上，吊着倆根繩子，把這個根結木頭拴好了，鞦韆起來先撞自己的週身，趕到週身練成了，再練貫頂，爲什麼單拿木頭貫頂呢，頭一節木性柔軟，再者自己鞦韆能够知道

有多大的力量，練長了，這個頭頂可就有了工夫啦，不怕是木根鐵尺，打至在頂梁之上，自己再運用着氣工，頭上是油皮兒不去，閒言少敘，單表的是醜面佛馬保善，自己想着心中歡喜，看了看童林在那裡騎馬蹲檔式蹲着，自己這才一幌身軀，往前連跑了數步，右手掌往上一揚，照定童林的頂梁便擊，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聽響，馬保善留神一看童林，紋絲也未動，馬保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心中正道，就憑我馬保善自幼跟隨恩師練藝，到如今屈指算來，數十年有餘，要說別的工夫，我可沒有多大的機究，對於掌法，也無論是金沙掌，銀沙掌，鐵沙掌，千斤童子掌，以及各種沙掌的工夫，我可不敢說成，全攔過倆天工夫，要說我這一掌下去，運動全身的筋力，叫到在右臂之上，雖說沒有千斤，大概也總奔勁兒，看童林這個樣兒，不過是鄉間的笨漢，就憑我這一掌，竟未將他打動，要是比較起來，我的師弟焦雨比我的能為高強，與人家重林當場動手，尙且被童林打的口吐鮮血，落敗而歸，今天我跟童林這一比較，恐怕也是難以取勝，無奈事已至此，也就無可如何啦，馬保善想到這裡，隨着又往前一近身，右臂膀往上一揚，高聲說道，童俠客接掌，掌隨聲音到，就聽得吧吧一連就是兩掌，童林一看馬保善將自己的三掌打完，遂即站起身形，口中說道，馬老師傅，你這三掌好大的氣力呀，可不是我童林說句大話，也就是我，真要是再換個別位，雖然說不至於當場喪命，也得身帶重傷，童林將話說完，一看大喇嘛並不言語，已經騎馬蹲檔式站好，口中說道，童俠客，某家在此，請閣下急速用掌，馬保善接招了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遂說了一聲使得，將身形往前一湊，伸右臂把自己的右掌放至在馬保善的頭頂以上，也不喊招呼力，只用中指按住了馬保善腦後的枕骨穴，童林那個意思要用擠接之力，將大喇嘛打傷，書中代言，前文已竟表過，童林若用掌法打人，可與別人不一樣，皆因童林的武功，專以醒力打人，何為醒力呢，就憑的是五陰的臟力。這就是按武術上所說的內練一口氣的工夫，真要是童林這一掌打下，別說是醜面佛馬保善，就連前文表過的八卦山的四莊主鐵臂羅漢法禪僧，就是那麼健壯的和尙，他都未禁住童林這一掌。何況是大喇嘛馬保善呢，閒言少敘，單表的是

馬喇嘴，只見董林用手放在自己的頂梁之上，並未用力，自己心中甚是歡喜，心說：據我想董林也不過是有名無實，今天叫我這麼一看，簡直的他是淨會挨打，不會打人，看起來大喇嘛的武學，就不如董林啦，他那神曉得董林的厲害，大喇嘛不但不害怕，還緊着催促說道：董俠客，請你倒是快打呀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這才丹田一叫真力，口中說道：馬保善，你要留神接掌，董林這句話尚未說完，猛聽得有一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說道：馬保善，好你個無知的東西，爾死在目前，倘且不知，這宰虧是爲師我趕到，倘若是貧道一步來遲，童海川這一掌往下一落，焉有你的命在。這幾句話說完，遂又向童林說道：大胆童林，你這一掌只可以蒙哄馬保善，你焉能够瞞得了山人我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只可將掌一收，舉目觀看，一看說話的這個老道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方才一進廟之時，在角門兒上所遇見的那個銀髯的老道，雖然說童林與他見過這一次面，他可不知老道姓字名誰，到如今一聽老道說話含帶輕狂，童林心中大不願意，心說就憑我鎮八方紫面靛崙俠童林，雖然不敢說名傳四海，不差什麼的劍俠客見了童林，都有一番客氣，今天這個老道，未免有點兒藐視於我，再者說我與馬喇嘛賭掌，不過是互相遊戲的性質，我豈能一掌將他打傷，再進一步說，我與他無冤無仇，我何必下此毒手，我不過是試探試探馬保善，叫他認識我的掌法精力而已，何用你這無知的野道多事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厲聲向老道說道：汝是何方的野過，竟敢以大言欺人，報通你的名姓，童某願聞，老道一聞此言，也是怒氣填胸，就見他左手按定劍把，用右手的拂塵一指，口中說道：童林你要問，山人我姓杜雙名清風，別號人稱雲霞道士的便是，我跟你仇深似海，有不可兩立之勢，今日也是冤家路窄，狹路相逢，想不到竟能在此與你相遇，這也算是天假其便，我豈能將你放過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就是一怔，心說老道跟我誓不兩立，但不知我何時得罪於他，今日初逢之下，因何出此惡言，童林正自思想，又聽老道說道：童林你不該在玲瓏島約會你的朋身南北各俠，將我的弟子八卦山的五莊主火眼金睛莫賀建章，在戰船之上致於死地，如今又將我的弟子豎臂摘星焦秋華，被你一掌打的口吐鮮血，你又把我那末科的

徒弟鐵臂羅漢與霸，籠絡在你的門下，到如今你真意狠心毒，又要用齊按的掌法，將我的弟子馬保善一掌擊死，看起來你分明是與我們師徒爺兒幾個過不去，藐視我杜清風，來來來，今天貧道倒要看看你這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有何等驚人的本領，說着話，老道把拂塵往大領上一插，伸手由脅下把寶劍摘將下來，衝着醜面佛馬保善一遞劍匣，只聽噹啷的一聲響，寶劍離匣，老道躍至月台以下左手插正着劍訣，右手擎着寶劍，作出了恨融來遲，舉火燒天的架式，站在當中，衝着童林虎視眈眈，童林一看，老道取出寶劍，自己要打算不動手可不行啦，這才伸手由打掉案之上，把自己的包伏拿起來，打開蕨花蝴蝶扣，由打裏面取出一對子母鷄爪鴛鴦鉞，又把包伏往背後一揹，在胸前一繫，然後雙手擎鉞，抖身形由打月台之上，蹶到下面，隨將雙鉞往左右一分，口中說道，杜清風，既然你勒令要求，圖要與童林當場比試，來來來，你就進招兒吧，待我童林奉陪，將話說完，就見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手擎寶劍對准童林的頂梁便擊，童林一看劍到，自己將身形往左一閃，用右手鉞前面的鷄爪往劍柄兒上一搭，左手鉞够奔老道的左脅下便刺，這一招兒名叫葉底偷桃，老道趕緊身形往後一撒，躲過了童林的雙鉞，雙手揷定劍把，直奔童林的硬喉咽喉刺來，這一招名叫白蛇吐信，寶劍叟叟帶風，童林一看劍到，遂將身形往右一閃，躲過了老道的寶劍，自己將雙鉞一搭，用了個十字抹噪，够奔老道的脖子項而來，老道一看，趕緊撤回寶劍，身形往下一矮，用了個縮頸藏頭，將雙鉞躲過，急忙擺劍進招，集二人當場動手好有一比，就亞似正月十五走馬燈相仿，來回，盤旋，微聞足下有踏踏的聲音，這才叫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難分輸贏勝負，別看老道若大年歲，銀鬢飄擺，精神煥發，面不更色，氣不勇出，童林不由得心中暗想，怨不得老道這樣的猖狂，今天一看他的劍術，真是非尋常可比，這也就是我童林，真要是換一個別人，恐怕不是老道的敵手，不表童林心中暗想，單說的是老道杜清風，與童林當場動手，不住的腹內思索道，莫怪軍師他老人家提說童林的武術，乃是天下的頸敵，今天我與他當場這一動手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這兩個人動着手，在先前可慢，趕到後來，一招緊似一招，一手兒



快似一手，老道打算一劍把童林刺死，方解他心頭之恨，童林動着手留神觀看，不由得暗自思想，果然老道的劍術出奇，我何不用我的絕招，我的師伯莊道爺他老人家傳授於我的雙鉞之八法進步連環，最後的六十四招，到而今我還未曾施展過呢，今天事在緊急，我何不試驗試驗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隨將自己的門路一改，改換了雙鉞的絕招，進步連環，一招分八招，八八六十四式，鉞法舞動如飛，兩條臂膀亞似長蟲一般，雙鉞過處，如同雨打梨花護住了週身，這才稱得起看招定式，封閉躲閃，雲霞道士杜清風一看童林的雙鉞忽然改變了招數，不由得暗自吃驚，心說，這才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就憑童林這身兒穿章打分，竟會有這種的長藝，我必須多多的精神，自己又一想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老道想罷，隨着也把寶劍的招數改變，杜清風這一改招數不要緊，童林看着就是一怔，心說不好，我在江西臥虎山學藝十五年，隨同二位恩師晝夜盤桓，講論各家的武術，我雖然不敢說博聞廣識，要說各派的劍術，我也頗知一二，惟獨今天杜清風他所施展的招數，我是耳所未聞，目所未見，今日我與他當場動手，工夫要是一大了，恐怕我還不是他的敵手，倒不如我就別進招啦，封閉我自己的門戶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將招數一撤，護住了自己的身體，杜清風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心說無量佛，童林他今既不敢進招，我何不乘此時機招數加緊呢，倘若我那屈死的徒弟賀建章，他的陰鬼有靈，助我一劍成功，將童林結果了性命，與綠林道除一大害，老道心中想到這裡，這才把劍術加緊，向着童林逼追而來，童林一看老道如此的狠毒，自己只可就仰仗着挨幫擠靠，閃展騰挪，縮小綿軟，巧妙的工夫，與老道耐戰，要到了別的書上編著，先前兩個人動手是棋逢對手，趕到後來有一位力不能支，只累氣喘吁吁，渾身的熱汗直流，要到雍正劍俠圖這套書中可就不然啦，就拿童林比吧，身為俠客，今天與老道當場動上手，自己一看力不能支，趕緊就撒招，遂着招定式封鎖門戶，不往前進招，只防守自己，要打算贏人家可贏不了啦，可有一節，要說輸一時半時的也輸不了，不論戰多大的工夫，也不至於渾身是汗，皆因為他沉的住氣，所以今天童林動手之際，一看老道改變的

招數自己不認得，自己遂將氣往下一沉，乃是與老道作耐戰之計，兩個人來往動手，大約足有四十多招，雖然童林能忍耐，怎奈老道的招數緊急，看看童林勢將落敗，猛然間就聽得穩穩的有人說道，無知的童林，事到如今，尚不拋劍亮劍，你等待何時，這一句話不要緊，童林聞聽，就如同晴天打了一個霹靂相似，遂把自己的精神可就振作起來了，心說對呀，想當初我的師伯，他老人家賜給我寶劍之時，也曾對我說過，若非事到緊急，與自己的性命攸關，萬不可轉露寶劍，恐怕招惹事非，有殺身之禍，自古有云 居奇必能致禍，所以童林的師伯 才囑咐他不可輕狂。今天童林一聽有人叫拋劍亮劍，似乎有理，自己這才將手中的雙劍一掣定睛留神觀看，但見老道的寶劍直奔自己的面門刺來，趕緊往前一上步，用左手鉞往上一架寶劍，右手鉞直奔老道的面門拋來，老道一看 趕緊把身形往旁邊一閃，只聽噹啣一聲響亮，單鉞落地，童林隨着將身形一轉，墊步擰腰往旁邊兒一蹤，隨着左手鉞也衝着老道擲去，又聽噹啣一聲響亮，這雙鉞也落在地下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童林趕緊伸手將藍布大掛兒往前一撩，由打腰間把自己寶劍，秋風落葉掃取將來，那位說寶劍爲什麼在腰間圍着呢，前文書中莊道爺賜劍之時，已經敘明，此劍乃是大禹聖人所造，取純鋼之精，其性最軟，這個劍鞘又是一個軟皮鞘，劍鞘上面前面有鈎，後面有環兒，圍在腰中鈎環兒一掛，精妙無比，到如今童林由打腰間把劍取出來，左手攢住軟皮鞘，右手掣定劍把，只聽嘩的一聲，寶劍離匣，童林隨着將劍鞘往旁邊兒一擲，寶劍一幌，一道寒光，光芒灼灼，冷氣侵入，童林將把寶劍亮出來，就見老道杜清風雙手捧着寶劍，够奔自己胸前便刺，童林趕緊將身形一閃，隨着用寶劍够奔老道的脖項便刺，書中代言，按着寶劍的招數，可沒有這麼一招，寶劍的招數講究擊刺合斜，可沒有童林這一招，童林這是一個急勁兒，不過是仰仗自己的寶刃鋒利無比，故此將劍橫着便刺，你說這一招兒不是沒有嗎，攔不住人家童林走運，老道杜清風一看，童林的寶劍直够自己的脖項，也搭着這口寶劍的光華炳炳，杜清風遂一荒神，身形往下一矮，原打算自己要用縮頸減頭，焉想到他這一荒神，不大要緊，稍爲的慢了一點兒，

輪中就聽克味一聲，吧搭一物墮落塵埃，把倆老道杜清風吓的魂飛千里，趕緊將劍交於左手，墊步擰腰向外一縱，用右手握住自己的頭頂口中念了一聲無量佛，童林留神觀看，只見老道蹤至在圈外，吓的他吁吁帶喘，童林看着，不由得暗自好笑，又一看老道的頭頂四週圍的白髮蓬蓬，約在半尺多長，靠着頭頂當中鮮血淋漓，童林心中這才明白，原來方才一劍將他的道冠兒斬去，他還得認便宜，倘若

64

童林的手腕兒再往下一垂，杜清風便難保頂上的陸陽魁首，童林擎着寶劍，也就無意追趕啦，再一看老道杜清風狼狽不堪，逃出來角門兒以外，童林看罷，這才下腰揀起自己的劍匣，將寶劍插放在劍鞘內，復又圍在腰間，然後又把自己那對子母鷄爪鴛鴦鉞拾起來，由打身上把包伏解下來包好雙鉞。遂抬頭觀看，但見醜面佛馬保善，站在月台旁邊兒，只吓得呆默默的發怔，童林不由得惡狠狠的瞪他一眼，自己這手才提着包裹，由打護國寺的塔院兒出來，來到了山春以外，自己不覺長噓了一聲說道：咳，想我童林出世以來，未曾遇見過敵手，今日來到護國寺，遇見了雲霞道士杜清風，險些把我這小小的名望，一旦間付於流水，雖然是已過之事，想起來真叫我害怕，自己一面思想，遂遑遑達順

圖

着定王府大街，够奔安定門裡北城根，到了富貴巷，進了巷口，來到自己的宅院，看了看手下的從人，粘在兩旁垂手侍立，童林這才上了台階兒，一直够奔裡面，來到了廳房，啓簾籠來到屋中一看，從弟們正談論閑話呢，劉俊一看老師回來啦，趕緊率領衆人站起身形，遂向董林說道：老師，你老人家上那裏去了，怎麼這般時候你才回來，童林遂將包伏放下，然後這方向劉俊就把護國寺，所有經過之事，由打與大喇嘛較力打石比試說起，直說到遇見老道杜清風，怎麼與他動上手，自己拋鉞亮劍，劍斬老道的道冠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徒弟們聞聽此言，各自點頭讚嘆。童林遂又向劉俊問道：我

集

走一後，家中有事沒有，劉俊答言說道：跟老師回，家中倒是沒有什麼事，方才貝勒府裡頭來人送信，言說貝勒爺他老人家回來啦，所有杭州鏢局子的俠客爺，都率領着門人弟子來京，他們大家全都住在前門外雙籠鏢局的分號啦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心中歡喜，遂說道：既然他們各位來到鏢局子，回頭我

找他們談話去，自己一想，有心上貝勒府給貝勒爺去請安，又一想貝勒爺將回來，算起來出門也有一年多啦，往北京城大小的文武官員，若知道他老人家回來，誰不前去看望看望，暫時那裡有功夫與我閒談呢。再這說就是沒有人前來拜會他老人家，貝勒爺也是一路的勞乏啦，我這一上府裡去，豈不是又與他老人家添許多的麻煩嗎，倒不如我先去鏢局子裡看望各位老俠客，與他們聚談聚談。到是有趣正之事，自己想到這裏。隨着向劉俊說道，劉俊你們哥兒幾個，速速收拾俐落，隨同爲師够奔鏢局子，看看望望他們大家，徒弟們聞聽此言，各自歡喜，大家這才退出大廳，來到自己的屋中，各自收拾俐落。來到廳房面見童林，童林這才率領衆人來至外面，吩咐家中的從人道，如果家中有事，去到前門外的鏢局子裏面去找我，從人答應說，是是，童林帶着徒弟，由打家中起身，出離了富貴巷，溜達圖送一直奔前門外，走了工夫不大，一看已然來到鏢局子的門首，就見過道的兩邊，條凳上面坐着十幾名鏢局子的夥計，童林這才邁步上了台階兒，就見衆人由打條凳上站起來，口中說道，俠客爺你來的真巧了，正趕上各位俠客都到啦，你老人家在此少候，待小子我給你通稟，童林聞聽，一擺手說道，那倒不必了，說着話，帶領衆弟子往裏行走，夥計在頭前帶路，來到裏面廳房院兒，夥計這才緊行了幾步，來到廳房的門首，伸手把簾籠打起，口中說道，啓稟衆位俠客爺得知，童俠客爺來了，夥計把十話說完，童林已竟率領衆弟子來到屋中，童林舉目一看，只見屋中裡面的人位真不少，正當中站着的不不是別人，正是年邁蒼蒼的西方俠長臂峴崙飄然叟于成于洞海，童林趕緊向前口中語道，你老人家由打聆壠島事畢，未曾回家，因何來至北京城，這一向你可會安好，說着話，趕緊躬身欲行大禮，于成急忙用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兄弟你可好，大概你的官司完了吧，童林接着說道，託你老人家的福，多蒙各位老哥哥相助，小弟的事情，已然完全了結，童林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有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童林一看，不是別位，乃是南俠客峴崙道長司馬空，在他老人家的肩下，就是南極峴崙子北俠秋田秋佩雨，北俠的肩下就是賽判兒飛行俠苗澤苗潤雨，第四位就是爪州的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，童林

一看，各位老哥哥都在場，趕緊過去挨次行禮，大家正要接談，就聽又有人高聲說道，師弟你好啊，童林聞聽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輪明月照九州蒼首白猿二俠侯杰侯敬山，自己的拜兄，自己趕緊搶步行禮，口中說道，老哥呵你一向可曾安好，二爺遂用手相摻，然後又命旁邊兒站的徒弟們，過來與你童師叔見禮，說話之間，走過了燈前少影阮和，月下無踪阮璧，緊跟着就是浪裡雲烟一陣風徐源徐子特，過渡流星賽電光邵甫邵春然，斜睛太歲閣寶，侯俊，侯玉，壞事包張旺，滋毛吼包俱，一同過來與童林行禮，大家正在行禮之際，猛然間就聽有人說道，師哥你好哇，可想死牛兒小子啦，童林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師弟，叱海金牛于恒于寶元，童林一看牛兒小子真是天真漫瀾，說出話來真叫人心難過，他這一句話，就彷彿與自己有十年八年未曾見面似的，看他那個樣兒，還帶着委委屈屈的，童林看着，還是真心疼的遂說道師弟，咱們哥兒兩個這半年未曾見面，不但你想我，我還是真想你呢，童林正跟牛兒小子說話，又聽旁邊兒霹雷似的一聲此道，師傅，你老人家好哇，虎兒小子給你老人家行禮了，童林看着也真正可笑，只可說道，好，所以在場的衆人，都與童林互相見禮已畢，就聽有人說道，海川哪，咱們哥兒兩個還沒見哪，童林一看，由打衆人的身背後，走出一個人來，不是別位，正是清河油房鎮的鐵掌李源，童林趕緊過去行禮，童林行完了禮，這才點手叫劉俊等過來給各位師伯見禮，然後又叫鐵羅漢吳霸過來，與衆人一引見，遂又把吳霸拜師的情由，對着衆人略略說了一個大概，衆人正在說話之際，就聽簾籠吧搭一響，童林抬頭一看，由打外面進來一人，不是別位，正是自己的老哥哥神手崑崙鎮東俠侯庭侯振遠，童林急忙上前行禮，遂說道老哥哥，小弟在此正自心中納悶，因何看不見你老人家，你這是上那裏去了，鎮東侯聞聽遂說道，兄弟別行禮了，我這是將然跟着落地燕子張雄，到外面把所有的事情安置安置，兄弟你請坐吧，說話之間，大家彼此紛紛落坐，鎮東侯這才向童林問道，兄弟你由打回都之後，在北京可有什麼新聞奇事沒有，童林遂就把在深溝胡同，巧拿張老夫婦，鐵三爺買牛肉，復又交了鐵背熊石永，千里獨行馮嶼，以及金魚兒胡同住的王倫，鐵三

爸又從中介紹鼓上飛卞瑞龍，以後又巧遇神龍手歐陽鈞，清風羽士任元，捉拿白玉人兒林寶，後保清真寺去訪了瑞龍，自己的二位恩師同着寶鏢禪師，與老洒海金元互相試藝，洒海丟失鐵條，以及掌打焦秋華，護國寺去會大喇嘛醜面佛馬保善，以後他老師杜清風到來，我二人言語不和當場動手，堪堪我勢不能支，這才拋鏡亮劍，劍斬老道道冠，前後的事情，對着衆人細說了一遍，衆俠客聽着，無不鼓掌大笑，在場的衆位俠客，這才知道童林有一口寶劍，名叫秋風落葉掃，乃是他師伯所賜，大家談的正在高興之際，鎮東俠看了看天不早啦，已到了晚飯的飯口，這才命人先掌上燈光，然後這才叫手下人調擺掉椅，這個人位可就太多啦，遂叫小弟兄弟們把東西廂房隔扇打下去，設擺座位，大家落坐，工夫不大，棹椅安放齊整，擺好盃羹箸碟，上了壓棹碟兒，各種的菜品，乾鮮的酒菜，在廳房裏有鎮東俠謙遜着讓坐，一共擺了三棹，童林在酒席筵前，一問各位老俠客，爲何玲瓏島事畢，跟隨貝勒爺逛完了杭州沒回家呢，北俠客秋田秋佩兩接着說道，童賢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本應當我等衆人各自回家，怎奈跟隨貝勒爺在一處，他老人家總是戀戀的不捨，要說貝勒爺他真算是有心胸，他看徒弟們天下場子練藝，貝勒爺可就向我提了，他老人家有意要學我的三十六路天罡劍，我可就向貝勒爺說了，你老人家要是練，我可不敢不教，就怕你老人家受不了每天的辛苦，貝勒爺連連的說成，你可就沒法子了，我這才把我的三十六路天罡劍，慢慢的滿都傳給了他老人家，你說貝勒爺也是天然生就的一份聰明，一教就會，到後來他老人家又把南俠客五手鐘馗劍，鎮東俠一百單八招的青龍劍，全叫他老人家給學了去啦，時常的向着我們三個人提，等到閑暇之時，還要跟你學柳葉線絲磨身掌，看起來他老人家真稱得起志向遠大，童林開聽，點頭說道，叫你這麼一說，貝勒爺他把三俠劍術完全學去，這個貝勒爺豈不成了劍俠了嗎，秋田說道，別看貝勒爺學了我們三人的劍術，對於其中的精妙之處，貝勒爺可不知道，童林聞聽北俠言說貝勒爺練劍之時，所受的辛苦，真也實離爲他老人家，大家一面吃着酒，不過就是高談闊論，霎時之間，衆人都吃了個酒足飯飽，手下人將殘席撤下，伺候着衆人擦



臉嗽口，泡好了茶水，大家落坐吃茶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就聽老人家于成向童林說道，海川哪，今天我  
看天也不早啦，倒不如咱們來個終夜的長談，但不知兄弟你可否贊成，童林聞聽，只得答言說道，既  
然你老人家如此的高興，我就同你多談會子，衆人聞聽甚爲喜悅，這才你言我語，各人談各人的經過  
，這就是知己相逢不覺話長，大家正熱鬧之際，猛聽得外面街市之上，梆羅齊鳴，天已交了二鼓，鎮  
東俠這才站起身形，吩咐夥計收拾東西廂房，好叫他們小弟兄弟們安歇，夥計們答應照辦，鎮東俠回頭  
又向衆位俠客說道，這時天也不早啦，要依我鬧，倒不如咱們大家打坐略爲休息休息，有話明天再談  
吧，衆人點頭應允，夥計趕緊把屋中的陳設，收拾整齊，然後數了數人位，把几幾兒擺齊，夥計這才  
撤身形出去，鎮東俠看了看諸事安置齊整，這才用手把隔扇一合，又把案上的燈燭剪了剪燈花兒，然  
後大家各自歸坐，還是于成在正當中盤膝打坐，上垂首是北俠秋佩雨，下垂首是南俠司馬空，挨着北  
俠就是苗澤，張鼎，南俠的肩下就是童林，李源，二俠侯杰，挨着張鼎就是鎮東俠，衆人合睛打坐，  
都是眼觀鼻，鼻觀口，口問心，舌尖頂上，出入氣一勻，各自靜氣養神，天可就不早啦。外面已然天  
交三鼓，衆人微然睡着，猛聽得外面更的一聲，就彷彿有人蹬房，衣襟帶着風聲，老俠客于成聞聽，  
就是一怔，遂往兩旁看了看衆人，但見各位俠客已然都睜開了二目，老俠客心裡頭可就明白啦，當然  
是他們衆人都聽見了這個聲音，于成口中不言，心中想道，好你個大胆的賊人，夜晚之間你竟敢來  
到鏢局子，前來偷盜竊取，今天你可算是倒了運啦，你也不打聽打聽，有我等衆人在此，豈能隨汝之  
願，于爺正自思想，就聽隔扇門兒唳嚶一聲響，已然門分左右，于爺留神觀看，只見由打外面進來一  
個老道，身穿大領闊袖的道服，腰中擊着一根絨繩兒，在胸前勒着十字絆，背後揹着劍匣，雙手捧着  
一口明亮亮的寶劍，領下銀髯頗長，于成看罷，並不認得這個老道，只見他用頭往各處觀看，一眼可  
就看見了童林，就見他雙手捧着寶劍，那個意思是要够奔胸前便刺，于成看着心中着急，猛然想起來  
了，這個老道大概是杜清風，那位說杜清風因何來至此處呢，皆因自畫之間，他在護國寺與童林動手

，被童林一劍斬落他的道冠，自己逃出了角門以外，但等童林走後，他方敢回來，見着徒弟馬保善、自己心中頗爲難過，忿恨難當，馬保善一看自己的老師這樣的狠狽，師徒二人彼此頓足長嘆，馬保善下腰拾起老道的道冠，陪着杜青風來到屋中，此時焦雨躺在床榻之上，看着自己的老師，心中也甚難過，只氣得老道杜青風咬牙切齒，遂向兩個弟子說道，爲師我自由打出世以來，與人當場動手，未曾落過敗，到如今不想小兒童林一劍斬落我的道冠，致受微傷，雖然不至於喪命，無奈一節，爲師身在玄門，如今道冠被他削落，想爲師若大的年歲，毛髮豈能復生，難道說我還能把這短髮完全削落，皈依三氣嗎，老道此時是無法可想，馬保善也是爲難，還有焦雨，雖然他身帶重傷，但是已將養了數日，精神也稍爲復原，遂說道，老師，別看你老人家道冠已落，我有個法子，能給你老人家收拾好了，暫時你先派個人去打探打探童林到那裡去了，打聽明白了，我再想個想當的法子給你報仇，老道一聽焦雨說的有理，這才趕緊派人前去打探童林可曾回家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轉身去了，老道坐定了一想，雖然說童林將我的道冠削落，即不是他的本領高強，皆因我一時的粗心大意，故爾落敗，今天我一人派人前去打探，打探明白後，到了夜晚之時，我前去行刺，將他結果了性命，以報此仇，老道想罷，這才向焦雨說道，秋華你想甚麼法收拾收拾我的髮髻，爲師好出去見人哪，要說焦雨他也真會出主意，告訴老師叫從人預備點兒水膠，把膠熬得了，給你刷至在頭髮上，然後在用點兒毛髮給你把道冠兒收拾好了，再用膠泥泥瓣兒和冰膠給你把道冠黏在頭頂當中，再刷上點兒黑，豈不更妙，老道聞聽焦雨之言，不由得自己思索了半天，有心說不粘吧，短頭髮被鬆着實在難看，你說黏吧，還得費這麼大的事，自己無法，只得吩咐手下人照樣兒預備，將各樣兒東西預備齊畢，熬得了膠，將短頭髮刷好，道冠往上一坐，老道拿過來鏡子一照，也到不錯，無奈一節，四週圍雪白的頭髮，正當中來了個黑頭髮

### 第十集

的道冠，自己看着不由得也是好歎，就在這般光景，就見那名打探童林的夥計回來說道，跟祖師爺回，童林由打護國寺回家，帶領着徒弟們奔前門外杭州雙龍鏢局子的分號去了，老道點了點頭，這才

急忙吩咐手下人開飯，老道吃喝完畢，坐在一旁休息，待着工夫不大，天可就到了定更已過，老道這才收拾俐落，由打護國寺起身，够奔前門外鏢局子，來到鏢局子門首，往各處一看，只見鏢局門已然關閉，老道又圍着鏢局子四週圍繞了一個彎兒，天可就二更已過啦，老道回頭往各處觀看，並無人跡，自己這才抖身形躍上牆去，竄房越脊來到廳房院兒，聽了聽東西廂房，有人睡覺呼聲由雷，這才慢慢的由打廂房上抖身形往下一躍，未免的道服帶了點兒聲音，可就被裡面的衆位俠客聽見了，老道躡足潛踪，來到了上房，將身身爬伏在台階下，伸手擎劍，往背後一措，用手慢慢的挑起了簷籠，將身形輕輕往裏一轉，復又將簾籠放下，雙手扶住了隔扇，側耳細聽，屋中微有呼吸之聲，老道也是藝高人胆大，他既然看不起童林，焉能把鏢局子這一千人放在心上呢，他這才左手措劍，用右手捏在隔扇門的橫帶，雙手輕輕的一推，來到屋中，舉目往各處觀看，只見童林就在東南一張兀凳兒上面盤膝打坐，閉目合睛養神，自己這才雙手捧劍，惡狠狠打算够奔童林的胸前便刺，老道這一來不要緊，可就是一位年邁蒼蒼的于成給吓着啦，老俠客口中不言，心中想道：這幸虧我醒着呢，要不然凶道這一劍下去，然有海川的命在，到不如我給老道一個厲害，這位鎮西方老俠客于成將主意拿妥，一看老道手擎着寶劍，矮着身形，正要往前蹤，于成這才手托銀髻，雙腿往下一放，向着老道一哈腰，口中說道：道爺才來呀，這一句話不要緊，把個杜清風吓了一大跳，轉身形用手抓住簾籠，往下一扯，蹤到院內，老英雄于成說道，可不了的啦，于成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由自己的身旁會的一聲，蹤過一個人來，打墊步一擰腰順着門口蹤到院中，老俠客眼快，一看原來是自己的義弟童林，這一來不要緊，老俠客自己反倒後悔，心說，我若是不讓老道這一句，這個老道焉能走的了，我讓這一句不爲別的，爲的是驚動大家，鬧了半天海川以及各位賢弟，全都有了預防，說起來我到錯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童林蹤到在院內，緊接着就是南俠北俠，轉身形各擎着寶劍，也蹤至在院內，接着就是于成，苗澤俠張鼎，後面廂緊跟着鎮東俠，鐵掌李源，二俠侯杰，諸位你別看著者說一位一位的往外，那個時候不過就

是眨眼之際，各位俠客俱都躍到院中，大家一看，就是童林在前，衆人在後，一同追趕。老道杜清風，老道手中揹着劍，回頭觀看，但只見後面羣俠雲集，手中各視擊着寶刀，光華閃爍，冷氣森森，前邊是童林于成，二位俱都徒手未拿着兵刃，却是虎眈眈，還有南北二俠，一位手中擊着巨闕寶刃，一位擊的是湛盧劍，鎮東俠手擊小聽風寶劍，光華燦爛，惟獨那位賽丹兒飛行俠苗澤，左手托着他那一都正軋髻，右手擊着寶刀，微翻一雙碧目，尤令人害怕，其餘衆人都以怒目相視自己，老道心說不好，我今夜前來行刺童林，不想我的時乖運蹇，遇見他們這一夥人，此時我真要是杖劍與他們動手，恐怕難討公道，倒不如我三十六招，走爲上策，老道把主意拿妥，抖身形往前一躍，童林一見，隨着用手一指，高聲的喊喝，惡道杜清風，我看你往那裡走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見老道已躍到了東北角兒，他那個意思，要打算上東廂房逃，沒想到他將然一怔神兒，猛然間，由打東南夾道內躍出一人，身形其快如飛，離着杜清風切近，大家留神一看，只見這個人是一位出家的道長，身高有五尺開外，生得細腰孔背，身上穿着黃鵝色的道服，腰擊絲條，左脅下懸掛着寶劍，足下穿厚底兒的雲鞋，高腰兒的白襪，往臉上一觀看，面若銀盆，眉分八彩，二目神光燦燦，準頭豐隆，唇似銀霞，領下一部銀髯飄滿到胸膛，根根見肉，一絲不亂，大耳朝懷，別看那大的年紀，還未曾卸頂，花白的頭髮在當頂挽着，相襯楊木道冠，竹簪別頂，手中擎一根鐵條，後面衆位俠客止住了脚步一看，准知道這位仙長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皆因他反老還童，他的髮際花白，別位看着却不以爲然，惟獨童林一看，就是一怔，雖然說不認得這位老道，他可認得老道手中的那根鐵條，原來是清真寺老洒海丢失之物，故此今天童林一看，隨着一怔，就見這位道長用手中的鐵條，就在杜清風的脅下一點，別看杜清風他那麼大的能耐，到如今被仙長由鐵條這麼一點，杜清風就好似得了半身不遂相仿，左手揹着劍，右手扎撒着胳膊，站在那裏紋絲兒也不能動轉，不用著者表說，閱者諸君自能會意，這個用的是點穴法，要按點穴法，在前文書上已竟表過，風流俠鐵扇仙張鼎，用的是四種點穴法，一共是四九三十六手，如今也不必細說

### 第十集

71

啦，不過這位穿黃的道長用的這個招數，敏而速，捷而快，鐵條一點，杜清風不能動轉挪移。就見這位仙長用手一指杜清風，口中說道，杜清風，像你這個人，就為喪品失德，知恩不報的小子，童林在護國寺與汝當場論武，童林拋劍亮劍，劍斬你的道冠，爾自己想想，他既然能斬落你的道冠，他的手要往下再一垂，焉有你的命在，相你就應當知恩報德，回心改過，才為正道，你不但不改過，你還夜晚上之問來到鏢局子，前來行刺童林，你也不想，天下的俠客在此，豈能遂你這惡人之願，今天貧道至此，雖然將你制住，所說的這片言語，不過是警勸而已，要按你的所作所為，本應當鐵條一落，擊碎了你的頭顱，皆因你我在玄門，俱都是三清教的弟子，我只可看在祖師爺的分上，姑且饒恕了爾就逃命去吧，說着話，就見仙長用手中的鐵條，對准了杜清風的後脊背一撲碌，惡道這口氣才能够接通，遂念了一聲無量佛，縱身上房逃命去了，衆人看着，都未敢答言，准知道這位仙長有些個來歷，惟獨童林聞聽仙長這一番責備杜清風的言語，又搭着見他手中拿着老洒海的鐵條，明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著了名的劍仙，自己這才口中說道，這位仙長你老人家黃夜至此，幫助我等衆人警戒杜清風，我等弟兄承謝了，但不知仙長你上姓高名，那座名山何處寶觀修練，求你明白賜知，仙長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笑，遂向衆人說道，你們不必多問，趕到來將機緣相遇，你等定然知曉，衆人聽老道不肯說出真名實姓，有意再問，就聽仙長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貧道去了，就見他身形一幌，踪影皆無，衆人一看，無不驚疑，大家只為復又回到廳房屋中，小弟兒們在東西廂房裏睡覺，也有醒了的，不過是跟着鬧鬧闖闖，鎮東俠遂吩咐夥計把簾籠掛好，然後收拾院落，衆人這才落坐，所說的也不過是杜清風的行爲，大家彼此一問，有認識這位道長的沒有，在場的衆人，全都說不認識，童林接着向鎮東俠說道，老哥哥，據我想那位仙長既然手提着老洒海的鐵條，不問可知，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必然知曉，到不知你老人家明天隨同小弟，够奔清真寺去一盞，一來是拜望諸位老前輩，二來是跟我老師拜聽打聽，這位穿黃的仙長是誰，大家彼此都說有理，此時天光東方已然發曉，鎮東俠遂命夥計預備淨面水，大家

洗臉漱口，梳洗已畢，鎮東俠叫夥計先開兩份兒點心，遂與童林先吃過點心，然後落坐定了定神，童林這才站起身形說道，老哥哥，天大早粒，咱們哥兒兩個走吧，鎮東俠說道好，這才尙衆位告便，哥兒兩個出離了鏢局子，留留達達够奔牛街，趕到了清真寺的門首，童林可就不相前一次了，前次是站在門外叫回事的，這一回，他帶着鎮東俠，一直的進了清真寺，走過了穿堂門兒，正遇見鼓上飛仙丁正瑞龍，由打裡面出來，童林趕緊問道，丁爸兒，你上那裡去呀，丁瑞龍一看，原來是童林，趕緊說道兄弟，莫不是看你的老師來了嗎，這位老人家是誰呀，林童說道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就是我時常跟你提念的我的老哥哥，他老人家住家在山東東昌府巢父林，姓侯名處字振遠，外號人稱神手峴崙鎮東俠，遂又向侯爺說道，這就是我跟你提的那位鋪盛鏢兒子的鏢主，竹汎的守備，鼓上飛仙了瑞龍，二人聞聽，彼此抱拳互相客氣，說了幾句羨慕話，童林又向丁瑞龍說道，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在這裏嗎，我們哥兒兩個要求見他老人家，丁爸兒說道，他老人家在裏面呢，你們二位隨我來吧，說着話，丁爸兒在頭前帶路，童林鎮東俠在後面跟隨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北廂房的台階兒下面，丁瑞龍回頭說道，你們二位在此等候，待我進去通稟一聲，童林說道，好吧，丁瑞龍這才够奔北廂房，霎時間就聽裡面說道，叫他進來，丁瑞龍隨着把簾籠一啓，童林在先，鎮東俠在後，哥兒兩個邁步來到屋中，往各處一看，只見迎面的八仙棹兒，倆旁是椅子，上首椅子上坐的是談笑清居無極子尙道明，下垂首便是太極真人愛蓮居士何道源，尙道明的旁邊兒有把椅子，上面盤膝打坐的正是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，何道源的肩下也有一把椅子，上面坐的正是老洒海金元，在他老人家的身後，站着的就是味祿鐵木金，武英武金堂，在寶鏡禪師的身背後，站的是生鐵牛瓢鹿，童林與鎮東俠這才搶步上前跪倒，與四位老師行禮，尙道爺一見，趕緊欠起身形，向侯庭說道，侯施主請起，今天怎麼這麼閒在，莫非有什麼事情嗎，那位說就憑這麼大身份的劍客尙道明，還至於跟鎮東俠這麼客氣嗎，諸君有所不知，皆因尙道爺感激鎮東俠援助自己的徒弟與一家武術，故此每逢見面，必要客氣客氣，閒言不表，單表的是鎮東俠



聞聽尚道明之言，這才不慌不忙，就把昨夜曉杜清風到鏢局子行刺未成，我等追到院中，來了一位穿鵝黃色道服的仙長，手中擎着洒海爺失去的劫根鐵條，將杜清風制住，警告了他一番，然後才放他逃去，後來我等請示仙長的名姓，無奔人家不說，是揚長就走。我弟兄二人不明，故此我與海川計議，來到清真寺請教各位老師，可否知道那位仙長他是何人，尚道爺聞聽鎮東俠之言，這才手拈鬚鬚，微翻二目，思索了一遍，不由得一笑，口中說道，原來如此，那位仙長事關緊要，暫時不能明言，趕到來年亮鏢之時，你等必要知曉，此處你們也不可常來，恐怕走漏了我們的風聲，如果你們哥兒兩個無事，就快快的回去吧，童林聞聽老師之言，自己趕緊向鎮東俠說道，既然老師這樣的吩咐，咱們哥兒兩個就回去吧，說着話，弟兄二人這才給各位老師行禮告辭，出離了清真寺，順着牛街溜溜遠遠往前行走，猛抬頭只見大街一旁，圍着一大圈子人，童林一看，遂向鎮東俠說道，老哥哥你看，這些個人圍着這是做什麼的，咱們哥兒兩個看看去，說話之間，童林走到人羣切近，雙手一分衆人，口中說道，借光衆位，看熱鬧的衆人正然看的高興之際，就聽後面有人喊借光，衆人回頭一看，俱都暗笑，那個意思是看不起童林，本來也不怨人家看不起他，童林這個穿章打扮，簡直跟鄉下人一樣，看熱鬧的衆人焉能看得起他呢，衆人不但不讓，反加之以白眼，童林也不言語，遂將雙手往衆人的當中一穿，往倆下裡一分，口中還是連連的說借光，看熱鬧的衆人，焉能够攔的住童林雙掌這一分哪，挨着的衆人俱都身形亂幌，閃在旁邊兒，鎮東俠一看，知道童林力猛，恐怕他從中闖禍，趕緊說道，兄弟你別忙，我在頭裏走吧，說着話，鎮東俠緊走了兩步，遂說道，鄉親們，借光借光，衆人一看鎮東俠銀髯皓首，天然可既，大家遂紛紛讓步，哥兒兩個來到人叢之中，一看在地下躺着一個人，身上穿着藍綢子褲褂兒，外罩寶藍綢子大褂兒，腳底下穿着白襪子，踢死牛兒的豆包兒鞋，腿上打着花裹腿，雙手抱着頭，躺在了地下，在旁邊兒放着一個梢馬子，露着明亮的月牙子，大概裡面放的是兵刃，在他的四週圍，大約着總有十幾個人，手中各拿着家火，也不過都是隨手的扁擔，杠子，鐵錘，趕面杖

，大妙勺，乒乓亂打。在旁邊兒還站着一個人，看年紀約在四十上下歲，身穿着白布的褲褂兒，外罩藍布大褂兒，足下白襪青布皂鞋，四方的臉面，兩撇掩口的鬍鬚，光頭未戴着帽子，漆黑的一條辮子，在那裡指手畫腳，不住的指揮衆人亂打，童林看着不明白，遂向鎮東俠說道，老哥哥，你看這够多麼可氣，這個人無論多麼不好，也不應當叫這麼些個人打他呀，鎮東俠聞聽此言，遂向童林說道，兄弟你先別着急，咱們向那個指手畫腳的那個人問問，咱們哥兒兩個不就知道了嗎，說着話，鎮東俠遂走到那人的面前，用手一指說道，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講理呀，這個人既然躺在了地下，你就不應當再命你的手下人這樣的打他了，倘若是將人打死，豈不是一條人命嗎，到那時少不得你還要吃一場人命官司，那人聞聽鎮東俠之言，遂上下看了看鎮東俠，就見他老人家領下的銀髻，散滿胸膛，脅下佩劍，這個人一看，准知道鎮東俠有點兒來歷，遂即滿面帶笑，口中說的，老人家你不用管，我們打完了他，跟他歸官司，有什麼話我們大興縣說去。鎮東俠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你這個話說的不對，無論何事，當中也得有人排解，難道我們大家就這麼看着嗎，鎮東俠跟這個人一面說着話，這個人一眼可就看見童林只見他衝着自己虎視眈眈，那人看了看，准知道他跟這位老人家是一事，這人遂向鎮東俠說道，你老人家要給我們從中解紛，就是兩造的貴人，你先別忙，我念叨叨這檔事你聽聽，說着話，先吩咐夥計們住手，當中有朋友解勸，暫且先別打，衆人聞聽此言，各自擎住了家火不打啦，這個人這才向鎮東俠童林說道，你們二位要問，咱可不知道此人他姓什麼，我們就在這對過兒，隨着用手一指，開這坐北的三間門面帶樓的飯館兒，這個字號叫興隆飯館，這位客人他上我們樓上要酒要菜，吃喝已畢，夥計一給他算賬，連酒帶飯一共是紋銀二兩，小櫃兒在內，算完之後，夥計向他要錢，他告訴夥計給他寫賬，夥計說我們這兒不記賬，你們二位請想，夥計又不認得他，焉能給他寫賬呢，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可就把他招惱了，手起掌落，打了我們夥計一個大嘴吧。他這一掌不要緊，把我們夥計的半口牙都打掉啦，再向他說理，他還說了許多的污穢言語，我們櫃上的領事的，我們這個買賣有

### 第十集

75

計的半口牙都打掉啦，再向他說理，他還說了許多的污穢言語，我們櫃上的領事的，我們這個買賣有

東家，你想他吃完了飯不但不給錢還打了人，要叫我們東家知道了，我交待的下去嗎，也是我一時的性急。我才吩咐我們前後跑堂的夥計，以及灶上的大師傅，先暴打他一頓出出氣。然後有什麼話再說，現在既然有你們一位出頭，與我們兩造排解，我們是無可無不可，禱已說明，竟聽你們二位的吩咐，要說這位領事掌櫃的說的這番話。總算是很平和，鎮東俠聞聽此言。這才回頭觀看，說來也怪，那個被打的人，他還躺在地下未起來，果然是雙手抱頭，紋絲兒不動，鎮東俠走到那人的身前，口中說道朋友，你先站起來，有什麼話咱們再說，鎮東俠連叫數聲，那個人是絲毫也沒動，鎮東俠一怔，心說不好，這個人許叫他們給打死了吧，老人家趕緊下腰用手一摸他的頭顱，打算用手摸摸他還有氣兒沒氣兒。鎮東俠將然這麼一伸手，就見此人雙手一按地，把頭一抬，站起了身形。童林一看此人的五官，長得真是好樣兒，但見他生就圓方臉，黑中透亮，亞賽過煙薰的太歲，粗眉闊目，大秤鉞的鼻子，火盆口，大耳有輪，黑黑的一條髮辮，在脖子上纏着，看那個意思對着鎮東俠與童林，面帶慚愧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看了看鎮東俠，又看了看童林，那個意思就相自己已有話，口中說不出來似的，鎮東俠不由得心中暗想，就按這個人的五官相貌，與梢瑪裡的這對兵刃，不像個俗人，我怎麼會不認得他呢。書中代言，鎮東俠那裡會認得他呢，此人家住在四川成都府，燕家莊，姓燕名雷字子坡，別號人稱野飛龍。他原本是四川劍山蓬萊島，英王駕前的站殿將軍，只皆因英王在山中與軍師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，大帥厲胆俠譚天譚桂林，君臣在一處相議大事，軍師發言說道，啓稟王駕千歲，今有北京城前門外蒲包兒店胡同，西勝鏢局子的鏢主鎮四方鮑古鮑大樽與臣來信，言說叫臣稟明王駕千歲，明年三月初三是他們亮鏢的日期，要說明年這個亮鏢會，與往年可就大不相同了，往年的亮鏢會，不過是在場的十二家鏢局子，誰的鏢局子裡收了徒弟，到了三月三那一天，把徒弟們領出來，與在場的衆鏢主，以及各路的鏢師們都引見引見，所爲的是日後好在鏢局子裡頭找盤飯吃，大家都認的他是那一個鏢局子的徒弟啦，在先前這十二個鏢局子分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申酉戌亥，那位說這個鏢局子還

講究十二屬相嗎，閱者諸君有所不知，常在施公案下說的那位神彈子李五，保的就是辰龍鏢，後來這位李公然，巧遇謝映登，遂把李五爺給度化成啦，此時你能到東西昌平縣打聽，貫市李，到如今人家裏還聞着西光裕粮店呢，那就是李幌的後人，要說北京的鏢局子，不但是這十二個，在以前康熙初年，明末清初有一位老英雄，姓勝名英字子川，外號人稱神鏢將，他與龔啞仙師諸葛山真，紅蓮長老，弼崑和尚，相約在京西北桃花寺，立過一次英雄會，下帖聘請天下的綠林英雄，並不爲別事，不過是當衆言明，除了這十二個鏢局子以外，還要立一個十三省的總鏢局子，遂公推勝英爲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代保御字鏢，這個御字鏢，就是給國家護送餉銀，還得給國家當着御馬快，無論皇下家丟了什麼物件，都得這位十三省的總鏢頭管找，勝英無流推辭，這才向衆人抱拳說道，諸位既然抬愛勝英，我可圖有一句話，要當衆聲明，大家若肯許可，方爲有効，如果大家不贊成，就請衆人另選他人，衆人聞聽，遂說道，勝老明公有話請講當面，我等願聞，勝英說道，也沒有什麼難事，不過得求大家幫助我一下，無論各山各寨那位寨主，若是見着姓勝的鏢旗，望求大家閃個面兒別劫，再者說無論在何方我丟失了鏢銀，以及御字鏢所保的貴重物件，在那一方丟了，離着你們那一位近，別等着勝英去親自拜求，你們大家就得替勝某努力維持，在下才敢担此重任，在場的衆人聞聽勝英所要求的這一段事，大家十遂計議公允，這才記擺筵宴，大家開懷暢飲，酒宴已畢，衆人紛紛的告辭，勝英道與龔啞仙師，弼崑長老，在江寧府西門外，開設了一個松棚英雄會，十三省的總鏢局子，接續着一走御字鏢，在沿路上全憑着十三省總鏢局勝爺這杆鏢旗，無論走到何處，全是平平安安，勝爺全憑的是三隻金鏢壓綠林，率頭一子鎮乾坤，一口魚鱗紫金刀，縱橫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到後來他老人家回到原籍直隸鄭州古城村，無病而終，這個十三省總鏢頭的職務，就讓給他的大弟子金刀黃三太啦，三太接任不足二年，自己無力支持，遂自行退職，這個十三省的總鏢頭這一缺，可就無人接替了，直到如今，還是這十一個鏢局子，所有國家的兵餉，以及御用之物，都是這十二個鏢局輪流值年，西勝鏢局子這兩位鏢主，大

鏢主叫鎮西方鮑古鮑天機。二鏢主叫鮑圖鮑殿元，別號人稱閃電神，他們久走西路鏢，惟獨四川這一帶，他們的買賣最多，別家還作不了，皆因爲四川道路不平，各處窩藏匪人，鮑古鮑天機一運動老道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，遂與劍山蓬萊島英王連絡，到如今鮑古通知各處的鏢局，約定明年三月初三亮鏢之時，大家以武術奪取十三省的總鏢主，鮑天機遂把圈套定好，給燕雲風去了一封書信，叫老道稟

78

明了英王，就於今年在劍山蓬萊島，挑選武術超羣之人，速速前來北京西勝鏢局，預備明年三月初三亮鏢之是，好奪取十三省的總鏢頭，倘若是把十三省的總鏢頭 得到了手中，好在南七北六各省設立分號，招募天下綠林的英雄，明着是招聘鏢師，暗中是給雄玉富昌富寶臣招兵買馬，聚草屯糧，但等英王造反之時，下一道轉牌，通知各鏢局一齊舉事，豈不是與英王大有便宜嗎，燕雲風自接到鮑古這一封書，遂與大帥厲胆俠譚天譚桂林，將此事奏明英王，英王聞奏，遂向老道燕普說道，你們二人想想，但不知何人能擔此重責，燕普說道，要叫別人去，貧道也放心不下，莫若爲臣我親自下山，英王聞聽，心中大喜，遂說道，既然鄉家親自下山，孤家自是放心，無奈一節，只有卿家一人，未免單絲不線，孤樹不林，莫若你再在山中挑選幾個人，一同下山，以助卿家一臂之力，燕雲風聞聽英王之言，甚爲有理，遂即站起身形，向衆人說道，如今貧道要够奔北京西勝鏢局 預備明天三月三亮鏢會，以武力奪取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但不知你等衆人那一位願遂貧道一同前往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見二十名站殿軍之中，有人答言說道，吾等願往，燕雲一看，一共過來八個人，頭一位是賽南極諸葛健諸葛洪圖，接着就是聖崑崙歐陽致正，活捉豹瓢偷，金頭龍趙登，銀頭龍趙亮，展翅灰鶴左金童，玉面童子白崑，雲霞道士杜清風，老道看罷，遂向衆人說道，既然各位將軍願隨貧道前往，趕到亮鏢之時，務請大家格外努力，衆人說道，謹遵軍師的命令，老道又命人去到青龍閣，請守閣的八位寨主，有人答應一聲，轉身形下去，工夫不大，青龍閣的八位寨主來到，前面走的是天海神龍班豆升，後面跟隨碧目金蟾班豆佛，攔江蛇周忠，橫江蟹周義，九尾龜謝文醜，鎮江雙謝文志，閩海金甲何清太，海底

金蝦何清陽，後面還帶來了親叔姪爺兒兩個，也是蓬萊島有名的人物，一個是年邁蒼蒼的馬亮，外號人稱一枝苗禿頭義士，帶着他的姪子紅毛禿頭獃子馬俊，軍師燕普燕雲風看了看人位算是不少啦，連自己共合是十九位，跟英王告辭已畢，帶好了路費，由打劍山蓬萊島起身，一直够奔北京城就走下去，只顧軍師帶着人這麼一走不要緊，在站殿將軍之中有一個老道，姓仇名成，外號人稱崑崙羽士，正暗含着將野飛龍燕雷叫到旁邊兒說道，燕賢弟，你看軍師帶領着羣雄這麼一起身，到了北京西勝鏢局，明年鏢頭之時，不問可知，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一定是咱們軍師的，咱們軍師既然得了十三省的鏢頭，一定在各省分設鏢局子。不過爲的是將來土爺舉事之時，各省的鏢局子一致協助王駕千歲，可有一節，但等事成之後，人家衆人回到劍山蓬萊島，見着王駕千歲，人家是何等的光彩，方才這個事，我也看出來啦，我本有意跟着衆人一同前往，怎奈我的武術平常，等到亮鏢的那一天，我也白白的在人

前現醜，據我想二爺你的武術藝超羣，渾身的橫練兒，掌中一對日日雙輪，真要是你自己够奔北京城到了亮鏢的那一天，憑你的武功與他們各鏢行的人動手，據我想也用不着要他們這一千人相幫，這個總鏢頭一定是你的，你若是把十三省的總鏢頭得到手中，咱們王爺一定得好好看待你，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。不由得把雙眉一皺，遂說道，仇道爺你有所不知，皆因我這個叔伯伯哥哥，軍師燕普燕雲風，他時常說我的性情猛烈，凡有蓬萊島之事，沒有他的差遣，不准我自由行動，道爺你也看見啦，方才他們衆人一個個搶贏鬥勝，跟我兄長一同前往北京城，我在旁邊兒早就看出來啦，有意跟隨他們一

同前去，無奈沒有我哥哥他老人家的話。我可就沒敢答言，再者說他們所說的話，我也沒有聽明白，仇道爺你若非得其底細，請你跟我細細的叨念叨念，老道崑崙羽士仇成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心中暗笑，心說，燕雷啊燕雷，素常你總以你的武術富強藐視我仇成，今天我若用花言巧語，將你供下山去，到了北京城西勝鏢局，見着軍師燕雲風，他豈不責備你私自下山有違山命，要按軍法論，焉有你的命在

79  
，就是軍師燕普念了他們弟兄的情場，可以寬免其罪，等到亮鏢的那一天，就憑他性如烈火，准得與

各鏢行的人當場動手，難道說人家鏢行之中，就沒有能爲出衆的人了嗎，如果他遇見龍人，准與他爭十三省的總鏢頭，兩下裡當場一過招，人就必要施展絕技，據我想燕雷他也難免有性命之憂，雖然說不至於當場廢命，也得身帶重傷，到那時節，豈不是給我仇成出了素常他藐視我的這口惡氣，老道越想越樂，暗說我何不如此如此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向野飛龍燕雷帶笑說道，燕二爺，你要問三月三這個亮鏢會，我到是略知一二，你別忙，聽我慢慢的對你言講，這個爭十三省總鏢頭的話，我倒不用跟你細說，大約你也知其大概啦，不過這裏面最要緊的情節，我得對你說說，你此番下山，也不必稟明王駕千歲與大帥，雖然說有達山令，及王爺的鈞旨，可有一節，你若是把十三省的總鏢頭得到手中，據我想王爺大帥他們也不至於嗔怪你，你由此下山够奔北京城西勝鏢局，到了鏢局子之後，你暗自跟他們打聽，在北京城中有兩個最著名的人物，亮鏢會又是他們出頭主持，總鏢頭的印信，又是他二人掌管，只要是你能够把他二人打服了，你就能把這顆印要過來，那時節你就當十三省的總鏢頭，咱們軍師他們衆人，豈不是白去一趟嗎，我想我說的這個話對不對，誰叫咱們哥兒兩個有交情呢，要是真換個別人的話，我也不向他說，書中帶言，老道仇成這一番話，分明是冤鴛小子，真要是稍微有點兒知識的人，也不能够上這個當，再這說這個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也沒有印信，老道准知道明年亮鏢會，值年的鏢局是雙龍鏢局子，既然是雙龍鏢局，必然是鎮東俠出頭露面，要是有鎮東俠，必然有童林童海川，這也是老道意狠心毒，他時常聽山內各寨言講，外面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有鎮東俠侯庭幫助他與一家武術，這二人俱真是武藝超羣，非常人可比

第十集

說道，仇道爺，你說的這兩個個人，他姓字名誰，我也聽聽江湖上有他們兩個人，老道仇成接着說道，

燕二爺，你問他二人的名姓，一個家住山東東昌府巢父林，侯家莊的人，姓氏侯名庭字振遠，外號人稱神手崑崙崑崙東俠，一位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崑崙俠，兄弟你



只要把這兩個打服，向他二人要十三省鏢頭的印信，你豈不是十三省的總路鏢頭嗎，到那時你回到山中，見着咱們王爺與軍師大帥，你臉上多麼大的光輝呀，野飛龍燕雷聞聽老道仇成之言，自己思索了多時，這才向仇成說道，仇道爺，你說的這一番話，真是提醒了我的迷夢，你所爲的是成全我的人，無奈一節，倘若王爺與軍師大帥，他們要是怪下罪來，說我違背王爺的鈞旨，及軍師大帥的將令，焉有我的命在呀，崑崙羽士仇成聞聽，不由得哈哈的大笑，遂叫道，燕二爺，你這話說錯了，我已將你的前程指示明白，真要是你奪了十三省的總鏢頭，回得山來，不但無罪，還是大功一件，要我說，燕二爺你還是別獲疑，乘着人不知鬼不覺，你就急速下山，倘若咱們山中有高明的主兒，走到你的頭裡，這一件大功豈不是白白被他人奪去，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，似乎有理，這才急忙將自己應用物件收拾俐落，將自己一對得意的兵刃日月雙輪，放在梢馬子之中，這才向老道仇成說道，仇道爺，我是急不如快，即刻下山，可有一節，你可別走漏我的風聲，仇成點頭說道，燕二爺你只管望安，我是決不能走言，燕雷把話全都囑託明白，這才把梢馬子往肩頭上一揹，遂打劍山蓬萊島的後山

### 第十集

西，由陝西奔山西，過了山西，一直奔直隸保定府，一路之上無非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這一日走到蘆溝橋，自己覺着腹中饑餓，伸手一摸兜囊之中，已經分文無有，英雄不由得就是一怔，心說可不的啦，我由打劍山私自下得山來，未曾多帶路費，隨身帶的不過七八十兩，俗語兒說的却好，貧家富路，出外之人不可一日無錢，到如今腰中分文無有，這便如何是好，又一想莫若找一個熱鬧的所住，打把式賣藝，掙幾個錢也好吃飯，又一轉想不成，此地算北京切近，我若是一出頭露面，在外面打把式賣藝，倘若叫姓侯的與姓童的看見，未免又叫他們看不起我，再者說我來到北京城，本不想够奔西勝鏢局子，但等我的事成之後，再到鏢局子去見我的兄長燕雲風，省的叫他們那羣人小看，事到如今，我可就不得不够奔鏢局子了，雖然自己心中這麼想，不由得又一皺眉，心說，到鏢局子見

着我哥哥倒不要緊。無奈一節，我下山之時，甚是慌疎，我就沒問問仇道爺，這個西勝鏢局子，在北京那一城，自己一面思想，腳底下還是不住的蹭的信步而行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北京廣安門，忽然自己想起一個主意，心說，我何不跟別人打聽打聽西勝鏢局子，准在那一城呢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舉目一看，由打對面兒來了一個鄉下人，看年紀約在三十上下，手中牽着一匹驢，大概是進城看親戚去，燕雷遂即高聲喊道，站住，西勝鏢局子在那裡，他這一聲不要緊，把個鄉下人直吓得往後倒退了幾步，抬頭一看野飛龍燕雷面貌凶惡，又兼着梢馬子以內露着明煌煌的兵刃尖子，看着實在是令人可怕，鄉下人多怎見過這個呀，心裏頭越害怕，嘴裡頭若說不出來，看那個樣兒，淨剩了着急啦，燕雷本是性急之人，他那裏看的慣這個呢，一看這個人說不出話來，自己一着急，遂向前用手一推那人的肩膀，口中說道，你這是怎麼啦，燕雷覺着沒使勁，那鄉下人却應手而倒，只見他跪在地下，不住的磕頭，連連的喊叫爺爺繞命，野飛龍慶雷看着有氣，心說，相這北京城乃是天子的脚下，這兒的人怎麼生來這樣的胆小，我不過是說了一聲借問他西勝鏢局子在那裡，就把他吓的跪在地下磕頭，真是可氣又可笑，自己有心再問，一看那個人跪在塵埃，只吓得戰戰兢兢，燕雷遂向那鄉下人說道，你起來，我是問路的，你何必如此呢，叫我說你真正是無用的東西，起去走你的吧，那個鄉下人聞聽此言，如同得了赦旨一般，遂站起身形，牽着小驢兒，揚長走去，此時野飛龍燕雷，仍是信馬由韁的往前行走，走了多時，已來到牛街，抬頭看了看天可不早啦，已然午時將過，自己未免的心中覺着有點兒餓，無奈腰中無錢，徒喚奈何，自己心裏一面打算，一面低頭往前走，猛然間聞着炒菜的味兒，噴鼻清香，自己抬頭往各處一看，但見路北有一座飯館兒，自己看罷多時，心中暗道，我腰中雖然無錢，倒不如我先上得樓去，吃完了再說，想到這裏，這才邁步進了飯館兒，抬頭一看迎面兒的樓梯，靠着西面兒的門面櫃，在後面坐着一位管賬的先生，看年紀約有五十來歲，正自低頭寫賬，野飛龍燕雷來到裡面，這位先生一看，趕緊說道，樓上請吧，夥計接着喊道，樓上看坐，燕雷順着樓梯蹬上樓，

來到樓口上面，向四下觀看，只見樓上設擺金漆八仙棹兒，金漆椅子，可有一樣兒，就是一位吃飯的都沒有，皆因飯口已過，燕雷看罷，就是西面兒的一張桌兒落坐，隨又將梢馬子放在桌子底下。夥計過來趕緊擦抹桌案，然後擺放盃箸羹碟，復又把壓棹菜碟兒端上來擺好，這才問道：「爺台，你喝什麼酒，只管吩咐。」燕雷說道：「燒黃二酒，各樣兩壺。」夥計答應說道：「是，爺台你想個酒菜兒，好一同給你做來。」燕雷說道：「零菜我也不要，你把應時得吃的菜，給我配個十碟兒八碟兒的，我是隨使用。」夥計答言，轉身形下去，工夫不大，將酒菜上齊，燕雷坐在當中，自斟自飲，隨便吃喝，將酒用畢，吩咐一聲快上飯，霎時之間，酒足飯飽，叫夥計把殘席撤下去，打過來手巾把，燕雷擦臉漱口，夥計將殘席收拾已畢，遂向燕雷說道：「二爺，這酒飯在內，一共一兩六錢銀子。」燕雷說道：「不多，連小櫃兒一共給你二兩。」夥計聞聽，帶笑說道：「謝謝二爺，燕雷雖然這麼說，夥計留神觀看，可沒見野飛龍往外拿錢，夥計急忙又給斟過一盃茶來，燕雷喝着茶東瞧西望，夥計說道：「二爺，你把錢賞下來吧，我們好交櫃。」燕雷一笑說道：「你要錢哪？夥計，跟你們先生道，給我記在賬上吧。」夥計聞聽，跟着一擺手說道：「不行，我們櫃上沒賬，燕雷說道：「不要緊哪，你們櫃上沒賬，你不會到外面買一本兒嗎？」夥計聞聽燕雷之言，遂說道：「二爺，倒不是我們櫃上沒賬，皆因我們不認識你老人家，要是認識你的話，別說是二兩銀子，就是二十兩，不用你費話，早就給你寫上啦。」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，遂着急說道：「叫你寫賬你不寫賬，要錢我又沒有錢，你說這擋子事怎麼辦呢？」夥計遂將面目一沉，向燕雷說道：「二爺你說這話可不行，我們這個買賣一天若干的挑費，你紅口白牙吃完了飯，要說不給錢的話，可有點兒不行，燕雷聞聽，着急說道：「不行你當怎麼着，夥計冷笑說道：「你真要是沒錢，今天我就要扒你的衣裳，說着話，往前就湊和，那個意思要裝着鼓山震虎，一直够奔燕雷而來，野飛龍燕雷氣往上撞，不由得羞惱成怒，身形往前一探，左手一幌，右手一揚，照定夥計就是一各大嘴吧，只聽吧的一聲，這一下子可壞啦。夥計他本是個平常之人，又不通武術，焉能禁得住燕雷這一掌呢，野飛龍燕雷練成渾身

的橫練，力大無窮，他自己覺着還未肯用力，不想夥計左面的半口槽牙滿掉啦，順着嘴角鮮血直流，疼痛難忍，自己急忙轉身，那個意思打算下樓，前夫報告掌櫃的，焉想到自己一忙未曾留神，雙足一登空，可就順着樓梯兒咕嚕下去了，到了下面，掙扎着站起身形，雙手捂着左腮，一直的跪到櫃房，見着掌櫃的把所有的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掌櫃的聞聽，遂說道，這是那裏來的野小子，竟敢到我這裏欺侮人，他現在那裏，夥計說道，他現在樓上呢，掌櫃的聞聽，遂既站起身形，一直的來到樓上一看，不錯，但見燕雷正在那裏坐着呢，掌櫃的走上前去，用手指燕雷說道，你這個人好生無禮，竟敢吃完了飯不給錢，還打了我的夥計，你這是容心前來攪我，你敢下樓嗎，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心中想道，按說我也是一條英雄，吃完了飯不但不給人家錢，還打了人家的夥計，未免於情理上有一點兒說不下去，如今掌櫃的叫我下樓，不問可知，一定是叫他手下的夥計，將我暴打一頓，他好出這口怨氣，真要是他樓下有個十位八位，與我當場動手，他等豈是我的對手，若是我再打傷了三個五個的，那未免太難以爲情了，倒不如我隨着他們掌櫃的下樓，叫他們痛打一頓，只要傷不了我的致命處，就算完事，自己將主意拿定，遂挺着胸脯子向掌櫃的說道，就是下樓我也不含糊，說話之間，一伸手由打桌子底下把自己的梢馬拿起來，首先下樓，掌櫃的在後面緊緊的跟隨，來到樓下，掌櫃的吩咐跑堂的堂倌，小灶上的大師傅，打雜兒的人等，各掌隨手用的傢伙，一直來到飯館兒的門外，掌櫃的在一旁指揮，說了一聲打，衆人各擎家夥，直奔燕雷而來，燕雷把梢馬子往旁邊兒一放，身形往塵埃一躺，雙手抱頭，兩條腿一圈，前面護住了檔，後面護住了肛門，胳膊肘護住了軟脅，躺在地下，案絲不動，掌櫃的吩咐衆人七手八脚的往下便打，正在打的得意之際，可巧童林與鎮東俠來到，侯振遠跟飯館兒掌櫃的一接談，掌櫃的這才吩咐衆人住手，遂向鎮東俠說前後的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鎮東俠聽罷此言，這才過去用手一摻他，燕雷這才站起身形，鎮東俠一看，心說，此人真有英雄的氣概，遂問道，朋友你家住那裏，姓字名誰，來到北京城有何公幹，你且慢慢的講，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，

抬頭一看鎮東俠銀髯皓首，脅上懸劍，再一看童林，紫面大耳，虎視眈眈，隨着臉一紅，現在慚愧的顏色，遂說道，咳，老朋友你要問，在下乃是四川的人氏，姓燕名雷字子坡。外號人稱野飛龍，皆因奉朋友所約，才來到此處找兩個人，如果要是把這兩個人找着，好與他二人當場動手，贏了他們兩個人，好向他要十三省總鏢頭的印，我就能够當十三省的總鏢頭，鎮東俠聞聽一怔，心說，原來此人爲正亮鏢會而來，我倒要問他找那兩個人，問明白了他，我好作預防，自己想罷，這才問道，燕老師傅，但不知你找的那兩個人，他家住那裏姓字名誰，你可以對我說說嗎，燕雷聞聽，遂說道，你要問我找的這兩個人，我可未曾見過，聽朋友對我言說的，頭一位家住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的人氏，姓侯名庭字振遠，外號人稱神手崑崙鎮東俠，童林在旁邊兒聞聽，不由得暗自好笑，心說老哥哥你問吧，問到你老人家自己的頭上啦，這就許不問了吧，自己想到這裡，也是一時的高興，未等鎮東俠答言，自己緊走了兩走，向燕雷說道，朋友，方才聽你說不是兩位嗎，一位是鎮東俠，那一位是誰呀，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，遂用目上下看了看童林，遂說道，朋友們要問第二位，此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也是一怔，身形倒退了一步，不往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也是一怔，身形倒退了一步，不往的上下打量燕雷，鎮東俠在一旁看着，左手按劍，右手撕髯，心中好笑，心說，兄弟你問吧，問到你的頭上啦，這一來你就不問了吧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何言答對，就在這般光景，童林遂又向燕雷說道，朋友，方才你所提的這二位，你認識嗎，燕雷搖頭說道，沒見過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你沒見過，來來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說着話，用手指老人家侯庭，口中說道，這就是方才你所提的那位家住山東的鎮東俠，侯庭侯振遠，然後又指自己的鼻梁兒說道，在下就是小小的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野飛龍燕雷聞聲此言，扎撒臂膀，留神看了看鎮東俠，又看了看童林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爲你們二位，千里跋涉，來至此處，所爲的就是十三省的總鏢頭的印，來來來，你我就此插拳過招，如果燕某贏不了你們二位，十三省總鏢頭的印，就算是你們的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這才說道，好，

你既然願意跟我們弟兄二人當場動手，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印信，你先別忙着動手，有一個地方就怕你不敢去，真要是你敢去，十三省總鏢頭的印信可取之不難，此時老人家鎮東俠在一旁聞聽童林之言，不由得一怔，心說，兄弟你這是怎麼啦，這個野飛龍燕雷，一定是受了旁人的蠱惑，兄弟你怎麼還信他這一套言語呢，這個十三省總鏢頭也沒有印信呀，我倒要看看這個十三省總鏢頭的印，你是怎麼的交法，鎮東俠正自思想，就聽童林向燕雷說道，燕老師傅，你先把你的梢馬子拾起來，到了動手的時候，省的你忘記了裏面的軍刃，燕雷也真聽說，下腰伸手檢起自己的梢馬，手肩背上一搭，隨着說道，咱們走啦，童林說道，你先別忙，方才你在人家興隆飯館之中，共合吃了多少錢，我也替你候了，省的叫人家看不起你，說着話，童林一點手說道，掌櫃的，這個燕老師傅是找我們來的朋友，一共他吃了多少錢，我候啦，掌櫃的聞聽，看那各樣兒有點兒不好意思的說要錢啦，遂說道，原來是俠客爺的朋友，恕過我等不知，要是知道是你的朋友，我們天胆也不敢造次，既然你出頭露面，二兩銀子的飯賬我們櫃上候了，要說看來這個掌櫃的總算有點兒見識，自己一想，夥計們把人家姓燕的打的這個樣兒，再要跟人家要飯銀，未免有點兒說不下理去，沒想到童林是個口快心直，秉性誠實的人，聞聽掌櫃之言，遂由打腰間掏出一塊銀子來，看了看大概足有二兩多，遂說道，掌櫃的給你這塊銀子，就算是燕老師傅的飯錢，掌櫃的一看童林真把銀子掏出來啦，這才叫夥計接過錢來，趕緊過來給燕雷陪禮，然後又謝過童林跟鎮東俠，這才帶着夥計們進了飯館兒，野飛龍燕雷一看童林候完了飯賬，並不言謝字，遂說道，咱們倒是在那兒動手哇，別緊着麻煩了，我等不了啦，童林說道，朋友你隨我來，說着話，童林在頭前帶路，鎮東俠與燕雷在後面跟隨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雙龍鏢局子門首，鎮東俠一看，心說，原來如此，我以為童賢弟將燕雷帶到那裡去，原來把他帶到鏢局子裏來，兄弟你若是以多為勝，將燕雷打倒，你這個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哥哥我未免有點兒不佩服，鎮東俠想到這裏，就聽燕雷說道，姓童的，我跟你在那裏動手，你到是快着點兒呀，童林聞聽，帶笑說道，朋友你要是有真

能耐，可到我鏢局子裡面，燕雷說道，使得，我也不管你們鏢局子裏面，安排下刀山油鍋，就是你們以多爲勝，俺燕某也不懼，說着話，與童林併肩往裡行走，來到廳房院內，早有鏢局子的夥計，打起籬籠，這才把燕雷讓到屋中，此時衆位俠客正在屋中閑談，見籬板兒一豎，進來三個人，頭前走的是童林鎮東俠，後面還跟着一個黑大個兒，衆人一看，都不認得，就聽童林說道，燕老師傅你先坐下，有什麼話咱們慢慢的說，野飛龍燕雷一看，屋中的人位不少，這才伸手把梢馬子拿下來，放在掉案一旁，然後在上垂首的椅子上落坐，童林在下垂首相陪，吩咐鏢局子的夥計獻茶，燕雷一看，遂着急說道，咱們急速的比試就完啦，何必還喝茶呢，童林說道，你既然來到我這裏，要是不獻盃茶水，豈是敬客之理，你先喝完了茶，咱們再動手不晚，燕雷隨着把茶盃端起來，他也不管熱不熱，拿起來就喝，將這盃茶喝完，遂說道，這還不動手嗎，童林聞聽此言，一擺手說道，你先別忙，你看你這身兒衣服，週身上下都被飯館兒的衆人給打破啦，倘若是你跟我動上手，我將你打倒，你這身兒衣服原就是破的，你必然說是我給你撕的，你當真有胆量跟我當場動手，我拿出一身衣服給你換上，然後動手不遲，野飛龍燕雷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童林，你只要跟我動手，咱們是無一不行，不過我所爲的就是十三省總鏢頭的印，你若是不敢與我動手，你就把那顆印給我，童林說道，你換好了衣服咱們就動手，說着話，吩咐劉俊道，你趕緊給這位燕老師傅，在你們衆人之中，找一身兒合適的衣服來，劉俊答應一聲，轉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拿過來一身兒藍綢子褲褂兒，一件藍綢子大褂兒，交與自己的老師，童林接過來，遂叫鏢局子的夥計拿着這套衣服，領着燕雷到浴室，先去沐浴更衣，夥計答應一聲，是，伸手把衣服接過來說道，燕老師傅，你先跟我到浴室洗洗澡，然後有什麼話再跟我們俠客說，說着話，夥計帶着燕子坡來到裡面浴室，早有手下人將澡盆安放齊畢，把水預備好了，燕雷來到浴室，自己寬衣沐浴，沐浴已畢，把衣服換好，夥計復又將他帶回廳房，書中代言，此時衆位俠客已向童林問明燕雷的情由，童林又命夥計們擺好一棹酒席，衆位俠客也不知童林是何用意，將然要問，只見燕雷由



外面進來，已將衣服換好，童林說道，燕老師傅，你的澡是洗完了，我這裏已將酒席擺好，大概方才你在飯館兒裡也未必吃飽，來來，你在我這裡再吃一頓吧，你就是不餓，咱們先喝兩盃，再動手也不晚，燕雷聞聽，這才落坐說道，飯我是不吃啦，既然你有這份兒誠意，我就喝兩盃吧，說着話，燕雷在上首兒坐落，童林對面兒相陪。童林這才滿滿的給燕雷滿了一盃酒，這才說道，慶老師傅，你先把這盃酒喝下去，然後你再隨使用菜，燕雷也真聽話，隨着把酒盃端起來，一飲而盡，童林這才說道，燕老師傅，這是那位對你提的，到北京城找我們哥兒兩個來，怎麼會知道我們哥兒兩個手中有十三省總鏢頭的印呢，野飛龍燕雷說道，有人對我說，叫我到此北京城，找西勝鏢局子，到了鏢局再打聽你們兩個人的名字，只因我來的慌疎，把西勝鏢局子的住址給忘啦，我雖然沒找着西勝鏢局子，想不到把你們二位給碰見啦，這也是真正湊巧，童林聞聽此言，仍然勸燕雷飲酒，燕子坡滿滿的飲了三盃，然後站起身形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老師傅，茶我也喝啦，澡我也洗啦，衣服我也換啦，酒我也喝啦，大概這就沒有什麼事了吧，咱們兩個人該着動手了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，燕老師傅，你別胡鬧了，你這是受了懷人的愚弄啦，我實對你說了嗎，這個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也沒有印信，你找我們哥兒兩個要印，我們哥兒兩個那裏有啊，再者說，就讓你跟我們哥兒兩個當場動上手，你把我們哥兒兩個贏了，這個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也不能算你的，你要真打算奪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也不在今天，必須等到明年三月三，那一天爲亮鏢會，天下的鏢行雲集，在衆目之下，當場動手，若是天下各鏢行的人，全都贏不了你，這個十三省的總路鏢頭就是你的，話我已對你說明，你先把精神養的足足的，等到明年三月三那一天再奪取總鏢頭，我暫且先派人把你送到西勝鏢局，要提起西勝鏢局的二位鏢主，雖然我們沒見過面，彼此有個耳聞，一位是鎮西方鮑古鮑天機，一位是閃電神鮑圖鮑殿元，回頭派我的弟子將你送到西勝鏢局，燕老師傅你看好不好呢，童林說完了這一番話，燕雷雖然聽不出來，在一旁的年邁蒼蒼的鎮東俠，不由得暗自點頭，心說，童賢弟的能耐長了，就按今天對於燕雷這一手兒

，連我都想不到，這件事就是我侯庭，也作不出來，這才是烏隨鸞鳳飛騰遠，人伴賢良品自高，童賢弟自與衆位俠客在一處盤桓，至到如今他的涵養及學問，長的可太多啦。書中代言，不但鎮東俠暗含着嘆服童林，就連大廳以上所有的衆人，沒有不豎大指贊成童林的，果然不愧人稱紫面崑崙俠，這場事對於燕雷慷慨大義，真够俠客的身分，燕雷聞聽童林之言，自己一琢磨，似乎盡在情理之中，真要是跟人家當場動手，贏了人家也得不了一十三省的總鏢頭，當真要打算跟人家動手，必須養足了精神，等到明年三月三亮鏢之時，再跟他們動手不遲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暫時回歸西勝鏢局，咱們是明年再見，童林遂向着徒弟們說道，你們那一個去把燕老師傅送到西勝鏢局子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旁邊兒有人說道，不才弟子願往，童林一看，答言者乃是穿雲白玉虎劉俊，童林接着問道，還有誰去，倆個人才好。就聽旁邊兒亞賽打了一個霹靂似的說道，師傅，我跟我的師哥送去，童林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弟子，霹靂狂風甘虎，童林看罷，遂說道，虎兒，你生來性情粗暴，天真爛漫，口快心實，這個事你如何去得，甘虎聞聽，遂即說道，師傅你老人家說我作事粗魯，性情暴烈，我在那裡給你惹過禍呀，再者當初九月九的重陽會，這多大的事情，被牛兒小子我們兩個人，給他們攪了一個天翻地復，要說我二人在天下英雄之中，也未嘗落他人之後，何況這麼一點兒小事，你還不放心我嗎，師傅我一定要去，童林聞聽甘虎之言，自己思索多時，心說，甘虎所說之話，果然有理，真要不叫他去吧，未免虧負他這一片好心，童林思想够多時，才向甘虎說道，你既然願意跟隨你師哥奔西勝鏢局，送這位燕老師傅，凡事不可輕動，一切之事都要聽你師哥的指揮，如若是不聽說，你可別去。虎兒小子聞聽老師之言，遂說道，我聽說，我聽說，童林囑咐甘虎已畢，又回頭向劉俊說道，此番去到西勝鏢局，見着鮑家的二位鏢主，千萬別提燕老師傅在外面吃飯的這場事，他們若是問的話，就提這位燕老師傅由打四川而來，够奔北京城，尋找西勝鏢局子，他老找錯啦，找到我們雙龍鏢局子，就說你們哥兒兩個，奉爲師之命，把這位燕老師傅送到西勝鏢局，別的話別說

，你們速去速回，說話之間，就見野飛龍燕雷連一句客氣話都不會說，伸手把自己的梢馬子拾起來，放在肩頭之上，遂向童林與鎮東俠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走了，有什麼事咱們明年再見，千萬把這個十三省的總鏢頭，給我留着，你可別給別人，童林一笑說道，好吧，說着話，燕雷這才跟隨劉俊甘虎出離了雙龍鏢局，一直够奔鮮魚口，不提他等够奔西勝鏢局子，單表廳房之中，那位百歲有零的西方俠，長臂崑崙飄然現，俠客于成，一看燕雷的舉動，老俠客心中有氣，等燕雷走後，于成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，你看這個姓燕的小子够多麼可氣，這也就是兄弟你呀，要攔在哥哥我的身上，我非管教管教這個小子不可，這個小子真一點兒情理都不懂，你看他臨走之時，連個謝字都沒有，童林聞聽，一笑說道老哥哥想，燕雷這樣兒的人，他是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此時不用你我兄弟管教他，將來他必得撞在釘子上，現時又不是亮鏢的時期，說些個激烈的言語，未免顯着咱們沉不住氣，等到明年三月三亮鏢的那一天，在衆鏢行的面前再與他動手，要是把他贏了，他自然自知羞愧，這一生他就不敢張狂了，老哥哥你聽我說的這話對不對，容童林將話說完，于爺正在捻着銀髯，不由得將銀髯一抖，圖雙手豎起大指，口中說道，還是兄弟你，別看年紀小比我強的多，哥哥我今年一百零兩歲，別的工夫不說，惟獨這氣我沒練成，看起來兄弟你的涵養性，比我強的多，將來必然不可限量，童林聞聽老人家之言，趕緊抱拳說道，你老人家太以誇獎了，不表衆位俠客在廳房談話，單表的是劉俊甘虎，帶着野飛龍燕雷，順着鮮魚口大街，一直够站蒲包兒店胡同，工夫不大，來到蒲包店西勝鏢局的門首，一看過道的中間是屏門兒，兩邊兒擺着條凳，在條凳之上坐着五六名鏢局子的夥計，全是身長面大，年青力壯的，劉俊緊行了幾步，下了台階兒，向衆人說道，辛苦衆位，我們是雙龍鏢局童俠客派來的，遂用手一指燕雷說道，這一位姓燕的老師傅，由四川而來，尋找西勝鏢局子的，他老找錯啦，找到我們雙龍鏢局去了，因此我老師叫我們哥兒兩個，把他老人家送到貴鏢局這裡來，夥計聞聽劉俊之言，遂說道，原來是二位少俠客爺，請您在此少候，我去給您回稟我們鏢主，說着話，只見答言的這個夥

計，轉身形一直够奔裡面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裡面一陣哈哈的大笑，遂說道，這個姓燕的英雄在那裏，我看看是那位，說着話，就見由打裏面出來兩個人，上首這個人身高衆有六尺，晃蕩蕩的身軀，細腰扎背，稍微有點兒馬蜂腰，身穿藍綢子的褲褂，外罩藍綢子大褂兒，腳底下穿白襪青緞子皂鞋，往臉上看，四方的臉面，淡黃色的面皮，有點兒扎腦門兒，兩道花白的眉毛，直插入鬢，探眼窩子，圓眼珠子，高鼻梁兒，兩顴高聳，四方海口，領下一部黃焦焦的花白鬚鬚，花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在下垂首的那個人，看年紀約在五旬開外，比上垂首的那一位稍微矮一點兒，身穿白綿綢的褲褂兒，外罩銀灰色的大褂兒，腳底下穿翅尖兒大掖根魚鱗洒鞋，腿打着花裹腿，往臉上觀看，面若生蟹蓋，青虛虛青中帶煞，兩道半截兒的掃帚眉，一雙大三角兒眼，大鷹鼻子，三角兒菱角口，領下半部花白髻，兩個薄片子耳朵，也是花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就見他們二人抬頭一看燕雷，口中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燕賢弟，這是那一陣香風把兄弟你吹了來，快請到裡邊兒來吧，然後又向劉俊說道，二位少俠客一同裡面坐吧，說着話，謙謙讓讓往裡行走，來到廳房門首，夥計把籠籠打起，衆人來到房中，分賓主落坐，手下人獻茶已畢，劉俊心中說道，不問可知，這二位就是西勝鏢局的鏢主，想到這裏，劉俊說道，但不知那一位是大鏢主，那一位是二鏢主，就見那個四方黃臉面的說道，在下姓鮑名古字天機，又一指青臉的說道，這是我二弟鮑圖鮑殿元，未領教二位少俠客貴姓高名，劉俊說道，大概你不認識我們哥兒兩個，要提起我們的老師來，大約你許有個耳風，弟子不言師名，他老人家姓童名林字海川，江湖人稱鎮八方紫面靨崙俠，不才姓劉單字名俊，這是我的師弟霹靂狂風甘虎，鮑古說道，久仰久仰，然後鮑古遂向野飛龍燕雷說道，燕二弟，你怎麼不跟令兄一塊兒來呢，他們衆位已然來到了三四天了，現在住在後面跨院兒，回頭我將你陪到裡面去，兄弟你此來是有私事呀，還是另有差遣呢，怎麼會找到人家雙龍鏢局子去呢，未等燕雷答言，劉俊在一旁答言說道，你要問這位燕老師傳因何找到雙龍鏢局，皆因他老初次來到此地，不認識路徑，所以找錯啦。我們老師這才派我們

哥兒兩個把他老人家送了來，劉俊將話說完，未等鮑古答言，就聽旁邊廂的甘虎厲聲說道，不對不對，全不對。燕雷這小子他是打四川而來，還沒走到北京城，他就把路費全都花完了，他在牛街興隆樓上吃飯，吃完了飯不給人家錢，叫人家掌掌的率領了衆人，將他暴打了一頓，正赶上我老師同我師爺爺遇見啦，替他還完了飯賬，又把他帶到我們的鏢局子裡面，給他換衣裳擺席款待，臨行之時，我老師

92

叫我們哥兩個送他，你們這兩個老頭子，千萬別信我師爺的話，他說的完全是一片謊言，甘虎這一番話將然說完，把一個野飛龍燕雷臊的面紅過耳，他本是一張黑臉，如今連羞帶氣全都紫啦，遂站起身形用手一指甘虎說道，你這無知的匹夫，竟敢當着我的朋友奚落於我，再者候飯眼擺酒席款待我，那都是你師傅他願意，如今你在我的面前還說這些個勞叨話，難道說你也不打聽打聽俺野飛龍燕雷是好惹的嗎，甘虎聞聽，隨着站起身形，口中說道，燕雷小子你太也沒羞沒臊了，吃着我們，喝着我們，你還以為我們怕你呢，我師傅那樣的款待於你，是他老人家敬客之理，你這小子臨行之時連個謝字都沒有，我看着就有氣，本有心當面質問於你，皆因有我的老師在場，我未敢多言。故此我這才討差把你送到西勝鏢局，我好發表發表這一片話，出出我胸中的惡氣，今天看你這小子這個樣兒，你還要動手嗎，真要是動手，小子你還不定行不行，就憑小子你還有鐵善寺的和尙能耐大嗎，就連鐵善寺的和尙，都沒放在虎兒小子我的心上，何況是小子你呢，燕雷聞聽此言，不由得羞惱成怒，遂厲聲說道，你這小子好生無禮，當着我的朋友分明你是叫我難看哪，誠心羞辱於我，來來來，咱們兩人到外面比試，虎兒小子說道，什麼話也別說，咱們兩個人比畫看看，說着話，甘虎邁步出了廳房，燕雷在後面跟隨，看那個樣兒，兩個人真要勢不兩立之勢，此時劉俊趕緊說道，師爺，你這是怎麼啦，臨來的時候，老師怎樣的囑咐你，不叫你自由行動，你這不是胡來了嗎，甘虎聞聽，遂向劉俊說道，師爺你別管，這個小子打不行，劉俊無法攔阻，這可就只得怨西勝鏢局的二位鏢主了，如今燕雷跟甘虎兩個人欲要當場動手，他們兩個人應當就從中解和才是，常言有句俗語兒，不能把送殮的給埋在坟裡，焉想

第十集

到鮑氏弟兄置若罔聞，書中代言，皆因鮑古久聞野飛龍燕雷的武術高強，他可沒見過，今天他不從中排解，單有他的心思，頭一件他要看看燕雷的武術，究竟是怎麼個好法，再者燕雷若是果然武好，要把甘虎打躺下，這個名目就叫敲山震虎，爲的是叫雙龍鏢局子看看，西勝鏢局子有的是能人，他只願存了這麼一點兒私心，未曾出頭調解不要緊，才招的野飛龍燕雷名喪身傷，不表鮑氏弟兄袖手旁觀，單表的是霹靂狂風甘虎，在院子當中叉手立站，怒目橫眉，看着野飛龍燕雷，口中說道，小子你倒是來呀，燕雷一看甘虎叫陣，自己遂搶步上前，在下垂手相陪，此時把個穿雲白玉虎劉俊，只急得連連擺手，口中說道，師弟不可，心道纔兄弟，只顧你這麼一來不要緊，豈不把咱們老師這一片好心給埋沒了，兄弟我這不是畫蛇添足，反爲不美了嗎，劉俊未然思想，就聽甘虎向燕雷說道，小子你可動手哇，燕雷聞聽，遂說道，好小子你別走接招，說着話，燕雷前向一躡身，左手一幌虎兒小子的面門，右手一拳奔甘虎的胸前打來，這一招兒名叫黑虎掏心，甘虎一看這一招來的緊急，自己不慌不忙將身形向右一閃，用左臂膀一壓燕雷的右胳膊，自己的右腿往前一上步，伸右手够奔燕雷的當中便托，這一招兒名叫進步撩陰，野飛龍燕雷一看，趕緊把右腿往上一踢，隨着一片，用了個張飛大片馬，躲過了甘虎這一招兒，隨着用雙拳够奔甘虎的太陽穴便打，虎兒小子趕緊用雙手順着燕雷的胳膊當中，往上一穿，向左右一分，雙掌照定燕雷的雙肩便砸，這一招兒名叫虎撲子，現在練六大開的，差不多全有這一招兒，別看甘虎這個人長的天真爛漫，其實他的武術可高，乃是他天倫畫地無形穩逸俠，甘雨

### 第十集

甘鳳池親手所傳，甘虎俠客曾受過兩位異人的傳授，一位是松山周尋，外號人稱雲龍九現，一位是英雄得路路鳴坦，這二位全是明末清初時代的著名劍客，趕到這部書著到後套萬龍藏峯島，他們二位才能够露面呢，並非是著書的麻煩，不過是表明虎兒小子的武術，實有根基，今天與野飛龍兩個人動手，來往約在七八個照面兒，燕雷一看，不由得暗自思想，心說，就憑我野飛龍燕雷，在四川劍山逢萊島，二十名站殿將軍之中，對於武學兒，那一樣兒都未曾落在他人之後，要說平常人與我動手，三兩

照面兒他准輸，到如今別看虎兒小子長的呆傻，他的武術可不傻，居然與我耐戰七八個照面，大約他的武功純熟，他既然能够與我敵抗，要是他的師傅童林，一定比他更强的多了，到了明年亮鏢的那一天，若與童林動手，未免我還得多加仔細，燕雷想到這裡，再看虎兒小子的招數，透着遲慢，心中大喜，心說，我何不趁此將他打倒，如果工夫大了，豈不叫鮑氏弟兄小看我野飛龍，心中將主意拿定，再看甘虎的掌，直奔自己的胸前打來，燕雷即忙向右一撤步，將虎兒小子的掌躲開，隨着一伸手，將虎兒小子的胳膊掙住，跟着往下一穿，橫着一掌，够奔虎兒小子的左脅打去。這一掌用的是十成力，掌帶風聲，只聽崩的一聲，正打在虎兒小子的軟脅之上，甘虎覺着不好，眼前一發黑，嗓子眼兒一發甜，緊跟着就口吐鮮血，身形往後倒退了四五步，反身栽倒，這一來不要緊，把一個穿雲白玉虎劉俊，只急得察拳磨掌，心中難過，心說，師弟呀師弟，只顧你一時的狂傲，與燕雷當場動手，以致落敗，如今我若不過去動手，不與師弟你報仇雪恨，要叫咱們老師知曉，他老人家必說我劉俊無有師兄弟的情腸，有心自己過去與燕雷燕子坡動手，與師弟你報仇，你我弟兄的武功，全都差不了多少，我焉是燕雷的敵手，倘若我也身帶重傷，何人把我我弟兄送回雙龍鏢局呢，倒不如我不過去與燕雷動手，將師弟你搆回雙龍鏢局，見了老師，想個相當的法子，再對待燕雷，劉俊正自思想至此，就見燕雷百手一指甘虎說道，我認爲你有多大的本領，原來你竟以大言欺人，如今你當場落敗，我看你還說大話不說，將話說完，復又向劉俊點手說道，劉老師傅，你的師弟已當場落敗，我再領教領教閣下的武藝如何，燕雷把話說完，心中想到，要說童林對待我可不錯，我不應當這樣對待他的弟子，雖然我將甘虎打的口吐鮮血，總算他禍由自招，既然將他打倒，對於他師兄劉俊，可就不能够說這幾句橫話啦，此時只見劉俊微笑說道，燕老師傅，你要叫我跟你動手，那焉得能够，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待你不薄，給你沐浴換衣，設席款待，皆因他老人家看你是個朋友，有意要跟你親近親近，如今也是我的師弟性傲，以言語激怒了你，雖然說他當場被打，也算是禍由自取，我的師弟既然得罪了你，我



## 飛 劍 俠 圖

焉能再得罪你呢，燕雷他可聽不明白這句話，那位西勝鏢局的鏢主，鎮西方鮑古鮑天機，聞聽劉俊之言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暗道，好厲害的劉俊，他不說他不是燕雷的敵手，他反說倒不敢得罪了燕雷。這分明是諷刺燕雷，看起來這個孩子可够厲害的，這才是英雄出在嘴上，良馬出在腿上，他既是童林的弟子，真稱得起師傅英雄，徒弟好漢。將來實在不可限量，鮑古鮑天機正自思想，又聽劉俊說道，燕老師傅，我師弟甘虎雖然被打，不怨你手下不留神，皆因他自不小心，暫時我將我的師弟措回雙龍鏢局，然後叫我的老師，來給你陪禮，說着話，劉俊伸手攆住虎兒小子的兩隻手腕兒，隨着往背後一措，站起身形，由打西勝鏢局子穿出來，就走下去了，鎮西方鮑古看着劉俊走後，不由得暗豎大指，讚不絕口，不表野飛龍燕雷，與西勝鏢局的二位鏢主，回歸廳房吃茶，單表的是劉俊背着甘虎，出離了蒲包店胡同，一直奔雙龍鏢局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雙龍鏢局子門首，在過道裡面板凳上坐的十數名夥計，一見劉俊背着虎兒小子，頓着嘴角直流鮮血，夥計們趕緊問道，少俠客這是怎麼啦，劉俊說道，別問，現在諸位俠客可曾在廳房裡面嗎，夥計說道，不錯，說話之間，劉俊仍背着甘虎往裏行走，來到廳房，早有夥計啓簾籠，劉俊來到屋中一看，自己的老師正跟各位俠客談話呢，衆人聞聽簾籠板十兒一響，只見劉俊背着霹靂狂風甘虎，再一看虎兒小子，面無人色，口中流血，大家不由得一怔，童林趕緊問道，劉俊，甘虎這是怎麼啦，你先把他在山牆旁邊兒的床榻之上，劉俊答應一聲，遂把虎兒小子放好，然後用枕頭將他倚住，童林遂即問道，到底兒真是怎麼一回事，你快快說明，劉俊聞言，不敢怠慢，這才不慌不忙，就把甘虎在西勝鏢局與燕雷兩個人如何言語失何，當場動手，至於虎兒小子如何被打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遂把雙目一瞪，用手向外一指，高聲說道，燕雷小子，汝好生大胆，俺童林百般的款待於你，你就不應當掌打我的弟子，再者說甘虎是個天真爛漫的少年，無論如何，你也不應當與他當場動手，常言有一句俗語兒，你不得打狗看主人嗎，你又知道他是我的弟子，就應當看在我對於你的情分上，原諒他才是，你不但另眼看待他，反倒一掌打得

他身帶重傷，我豈能將你饒恕，你這分明是欺侮俺童林，既然你看不起童林，今天我與你是強存死弱，誓不兩立，說着話，站起了身形，向外就走，就在這般光景，就見神手崑崙鎮東俠，一伸二臂，趕緊相攔，口中說道，童賢弟你意欲何往，童林說道，小弟修奔西勝鏢局，與燕雷小兒論理，鎮東俠說道，賢弟萬物造次，不可前往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遂向鎮東俠說道，老哥哥，事已至此，分明是燕雷小看你我弟兄，咱們哥兒倆個在牛街與他相遇，報通姓名後，他就有意與我弟兄動手，也是我看他儀表非俗，頗有英雄的氣概，故此我才把他帶到鏢局之中，又將亮鏢情節，對他說明，並且設席款待於他，他臨行之時，我派人相送，他連個謝字兒都沒有，我心中就有氣，本有心質問於他，又恐怕衆位老哥哥恥笑我童林，無有容人之量，故此我一言未發，到如今他既然掌打甘虎，分明是藐視我童林，要說我的弟子之中，他無論打了誰，我皆可原諒，惟獨他打了甘虎，我心中難過，皆因我在白馬河甘家堡，與甘鳳池相遇，他老人家才將此子拜在我的門下爲徒，由打他老人家的家中起身之時，即再三的囑咐於我，言說此子的性情暴烈，凡事更要命我加以看待，小弟既受他老人家之託，我就應當對於此子，少加一份兒痛愛，想不到如今我對於此子一技尚且未授，反被燕雷小子打得如此，生死未卜，倘若虎兒於個好歹，日後我若見着我那老哥哥甘雨，人家要是問個三言二語，兄弟我有何言對答，老哥哥你千萬別攔我，待小弟我前去與燕雷論理，童林這句話將然說完，就聽旁邊兒的西

### 第十集

方俠長臂崑崙飄然更于成，答言說道，童賢弟言之有禮，這也不是野飛龍燕雷看不起你，分明是他看不起我們在場的衆人，這件事也用不着賢弟你，別看我于成已一百餘歲，雖然我人老，我的手掌却還不老，我也不用你們衆位幫助於我，待老朽一人前往西勝鏢局去找燕雷，我非管教管教他不可。老俠客將話說完，手捻銀髯，抖擻精神，往外就走，童林趕緊相攔，口中說道，這點兒小事，你老人家何必着急，你若大的年紀，要往西勝鏢局，我等實在放心不下，于成聞聽此言，遂將雙拳一攢說道，童賢弟你來看，別看哥哥我的年歲大，我尚且力能伏虎，就相燕雷他那樣的能爲，潑放的到我的眼內嗎

，這句話將然說完，就聽旁邊兒有一人說道，于老俠客先不要生氣，童賢弟也不可性燥，我有幾句言語說出來，咱們大家公論，童林一看，答言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客南極崑崙崙子秋田秋佩雨，童林抱拳說道，老哥哥有話請講，童林願聽，北俠說道，諸位，據我想此番甘虎被打，他與燕雷所說的那一片話，決不能，出於他的本意，大概必有人主使與他，要依我說不如先治內，而後對外，童賢弟能把這個人問出來，重重的責罰他，倒比兄弟你前去西勝鏢局找燕雷動手的那個主意高，不知衆位以爲如何，衆人等一答言說道，秋老俠客言之有理，童林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待我問問，說着話，童林用手一指衆弟子說道，你等衆人那一個教給甘虎的道一片言語，以致他招出殺身之禍，還不快樂的講來，將話說完，二目一瞪，神光炯炯，好不怕人，鎮東俠善於察顏觀色，留神一看衆徒弟之中，個個坦坦坦然，惟有泥腿僧壞事包張旺，兩隻眼睛不住的四下觀看，二目神光散亂，身軀亂晃，站立不穩，鎮東俠一看，就知此事是張旺所爲，遂高聲叫道，張旺這裡來，壞事包張旺念了一聲彌陀佛，打人叢之中走出來，站在鎮東俠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，師伯有何吩咐，鎮東俠遂用手一指說道，好你個胆大的張旺，還不把你如何花言巧語蠱惑甘虎，從實的講來，汝等待何時，張旺聞聽此言，趕緊雙膝跪倒，遂說道師伯，你所說的這片話，弟子是完全不知，再者甘虎性質敢嚙，他焉能聽信弟子之言呢，鎮東俠聞聽將銀髻一飄，伸手擎住了劍把，向外一撇，寶劍離匣約有半尺，只見寒光森冷，光華閃灼，復又向張旺問道，汝等不實說，等待何時，倘若再用言相支吾，我必然手起刀落，結果汝的狗命，壞事包張旺趕緊向前叩頭，亞似鷄吃粹米，吓得揮身立抖，體似篩糠，皆因鎮東俠，寶刀鋒利，他老人家又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慣手，故此把張旺吓得如此模樣，趕緊父道，師伯息怒，弟子我說就是了，鎮東俠聞聽此言，冷笑說道，張旺，量你所作所爲，焉能滿的了老夫，說着話，鎮東俠把寶劍還匣，遂向張旺說道，你從實道講來，張旺這才不慌不忙，備訴了一遍，鎮東俠聞聽，暗自點了點頭，書中代言，皆因張旺，看童林由打外面，把野飛龍燕雷陪進來，燕雷非要跟童林動手不可，童林不但不動手，反

倒給他沐浴更衣，設席款帶，無奈燕雷不通情理，他還覺着童俠客怕他似的。吃喝已畢，與童林告辭，連個謝字都沒有，張旺一看，心中有氣，本有意過去質問燕雷，又一想倘若言語激烈，必得當場動手，我張旺若不是燕雷的數手，必然輕者帶重傷，重者喪命，那時豈不成了反美不美，張旺思索至此，就聽童林說道，我再打發徒弟們，把你送到西勝鏢局，童林這一句話不要趕，張旺可就有了主意，遂到甘虎面前，抵聲說道，虎兒小子，你看見了沒有，這擋子事够，廢氣人。甘虎問道，壞事包小子，你說什麼事氣人哪，張旺這才擺手說道，你先別大呼小叫的，聽我慢慢的告訴你，就說你師傅吧，把這個姓燕的小子帶到咱們鏢局子裡來，好吃好喝好款待，還給他換季，這個面子給的他可不小，無奈這小子不通情理，我看實在有氣，我有心過去，跟他動手，我又恐怕不是他的敵手，這話是這麼說，他所看不起的，是看不起你的老師，他真要看不起我的老師，別看我的武藝不強，我非得與他動手不可，不過此事我不能管，皆因我恐怕管了閒事落不是，虎兒小子你何不在人前顯耀，將燕雷暴打一頓，給我出出氣呢，我說的這個話，你想對不對，虎兒小子聞聽，遂將雙眼一瞪說道，好燕雷小子，你竟敢看不起看的師傅，你不打聽打聽虎兒小子是饒人的嗎張旺聞聽，趕緊一扯虎兒小子衣裳襟，連連擺手說道，你先別讓，要叫你師傅聽見，就有許多的不便啦，咱們兩個人想個法子，在外面別的地方打他去，他們兩個人正然低言悄語的商議，就聽童林說的，你們誰送燕老師傅去，劉俊遂首先答言，張旺趁這個時候，趕緊用手一指甘虎，虎兒小子會意，遂即答言說道，師傅我也去，所以才跟隨劉俊送燕雷，够奔西勝鏢局，在半路途中，虎兒小子就有心打燕雷，自己一想，此處離着雙龍鏢局還近，要是叫自己的老師知道了，必然不答應我，故此自己耐着性子，及至到了西勝鏢局，甘虎實在忍耐不住啦，這才用言語激烈燕雷，二人才當場動手，以致甘虎受傷，到如今鎮東俠一問，張旺不敢隱瞞，這才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鎮東俠聞聽此言，不由得蹙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用手一指張旺說道，好你個胆大的奴才，皆因你的舌尖口巧，屢次以口齒惹禍，你可曾知曉，兩次杭州雷，九月九

的重陽會，都由你一人身上所起，到如今堪堪又到明年三月三的亮鏢會了，爾又從中挑播，現今甘虎被打，即是你這奴才所害，想我的門戶之中，豈能容你這下品之人，與我弟兄終朝相聚，豈不有辱我的門戶，本應當手起劍落結果你的性命，姑念你跟隨我弟兄不下二十餘載，不忍下此毒手，事已至此，難以相容，今天我將你趕出鏢局，你是另走他方，任爾自便，汝快快走去吧，張旺聞聽此言，心中難過，雙目之中，不齊得熱淚交流，心中想道，我師伯與我師傅，他們二位老人家手下的門人弟子，也你在少數，誰也不相我張旺，到如今半途而廢，自己想到這裡，不亞如萬把鋼刀刺於肺腑，遂向鎮東俠笑着說道，師伯，現在張旺已將事做錯，追悔不及，從此以後，我必然改過自新，聽從師伯你老人家的教誨，還望求師伯把我收留下吧，衆位俠客一看，張旺哀求鎮東俠，狀甚可憐，都替張旺從中講情，鎮東俠一看，衆人都替張旺講情，自己遂向衆人說道，諸位仁兄賢弟，既然你們大家與張旺講情，我本應當饒恕於他，怎奈他在鏢局子之中，專以口齒搬動是非，衆徒弟們又都是青年之人，恐怕再生事非，乘此機會將他趕出鏢局子以外，以免再生意外之事，並非侯庭言語直強，敢駁各位俠客的顏面，望求衆位仁兄賢弟多要海涵，將話說完，遂又用手一指張旺說道，汝還不速速走去，等待何時，張旺一見衆位俠客替自己講情師伯不允，自己萬般無奈，向上叩頭說道，師伯，既然你勒令非叫弟子走不可，我也不敢在此強留，此次我雖然以口齒惹禍，將來我還要憑我的口齒，與國家作一件驚天動地大事，但不知老人家還可收留我否，鎮東俠聞聽此言，手捻銀髯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，張旺，你才之後，若將你這是非之口改過，你只管前來，就是你師傅不收容你，亦有師伯我一面承當，張旺聞聽鎮東俠之言，遂向上叩頭說道，多謝師伯，說着話站起身形，用衣襟擦了擦，自己面上的淚痕然後向衆位俠客說道，諸位老前輩，方才可曾聽見我師伯之言，小姪此去，日後若能作份驚天動地的事業，回來見着我的師伯，他老人家若是不肯收留我，還要求在場的衆位老俠客，在當中爲證，張旺將話說完，流淚來到二俠侯杰的面前說道，老師，弟子因爲多言，致惹得甘虎被打，到如今我師伯才

將我趕出鏢局，我可不敢不走，你與我師生一場，我給你磕幾個頭，作爲師生臨行之禮，倘要日後見着你老人家，還求你在我師伯的面前，多加美言，張旺一面說着話，一面眼含痛淚，委委屈屈，雖然說張旺素常嘻嘻笑那樣的玩皮，到如今再看他面上那份兒淒愴，真是令人酸鼻，此時這位一輪明月照九州蒼首白猿，二俠侯杰侯敬山，一看自己的弟子如此的模樣，心中甚爲難過，遂口中說道，張旺，此次我受此打擊，也是你禍由自取，倘若日後仍歸入正途，我必當與你師伯說明，收錄於你也就了，張旺聞聽，遂說道，謝過老師，隨着轉身形來到外面，將自己應用物件，收拾齊畢，打點好，小包裏，二次來到廳房裏面，與衆人重施一禮告辭，揹着小包裹出離了雙龍鏢局，一直够奔大道，可就走下去，張旺這一走不要緊，到後來他投到四川成都府，劍山蓬萊島內，才有年羹堯年大人率領各路的俠客，查辦成都事件，調查劍山蓬萊島，有多少俠客英雄在山內遇難，全是張旺的口齒之能，衆位英雄才逃出龍潭虎穴，暫且不表，單表的是童海川，一看鎮東俠將張旺趕走，自己胸中的惡氣，仍然難消，遂扭頭回頭向鎮東俠說道。老哥哥，張旺已走，內事已決，待小弟前往西勝鏢局，去找燕雷比試，我二人誓不兩立，鎮東俠聞聽，一擺手說道，童賢弟，愚兄有幾句要言，望賢弟思之，此番前去一定是仰仗賢弟你血氣之勇，與燕雷決一勝負，此一去若能贏的了燕雷，一定能與甘虎報復一掌之仇，倘若是贏不了燕雷，豈不把兄弟你的威名一旦喪盡，既然名譽掃地，豈能再給你老師與一家武術，兄弟你不可因小忿而亂大謀，據愚兄我想，野飛龍燕雷既然在西勝鏢局，必是被鮑古所約，到明年三月三亮鏢之時，他必然出頭奪取十三省的總鏢頭，那時你我兄弟，以及衆位俠客英雄，俱都在集場，咱們大家看看，只要是燕雷出頭，咱們大家無論那一位，都可以將他制倒，惟獨兄弟去不得，並不是說兄弟你的武術不精，不是燕雷的對手，皆因這裡頭有這麼一段關係，就按愚兄我說吧，若與燕雷比試，愚兄不是他的敵手，並不足爲恥，勝負是好武的常事，惟獨兄弟你可輸不的，你要是輸與燕雷，你這一家武術還立不立呢，我說此話，爲的是兄弟你。望賢弟三思，書中代言，鎮東俠並不是懼

怕燕雷的，確是疼愛童林，還未等童林答言，就聽旁邊兒坐的老俠客于成說道，候大弟，這點兒小事，全用不着你們，有哥哥我一人在此，我算是豁出去啦，待我够奔西勝鏢局，見一個打一個，見兩個打一雙，我非給甘虎報復這一掌之仇不可，大家聞聽西方俠于爺之言，遂都暗暗搖頭，心說，侯庭費盡千言萬語，相勸童林，還未見童林應允，于老俠客又說了這麼一片話，豈不是火上熱油嗎，此時南正俠客峴崙道長司馬空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口中說道，于老俠客，貧道有幾句要言，要當諸位俠客的面前講道，可不知道說得說不得，衆人聞聽南俠之言，一同說道，仙長有話請講，我等願聞，南俠這才說道，于老俠客與童賢弟，你們二位若够奔西勝鏢局，去找野飛龍燕雷，亦無不可，不過此刻的時機不對，咱們衆人來到北京城，所爲的是明年三月三的亮鏢會，監視着蓬萊島所來之人，恐怕他等從中攪亂北京城，倘若你們二位找到西勝鏢局，與燕雷論理，要是言語失和，就得當場動手，我想這一動手不要緊，外面認識你們二位的主兒，可太多啦，倘若他們那邊的人越聚越多，那不用說，咱們這邊兒，在場的衆人也得去呀，這件事不事越鬧越大嗎，這個空氣一揚傳出去，與來年的亮鏢會，可就有許多不便啦，再者說，甘虎，傷痕未知輕重，咱們大家尚未檢查檢查，是否有性命之憂，貧道可不敢說精通醫學，總算是研究過幾天，咱們先給甘虎調法傷痕要緊，貧道斗胆冒言，不知衆位俠客，以爲如何，衆人聞聽南俠之言，真亞似睡獅猛醒，恍然大悟，童林說道，還是仙長韜略深遠，只顧大家一時着急，把這件事倒忘却啦，倘若再延遲一時，豈不將甘虎的傷給就誤壞了嗎，說着話，衆人來自床前，一看甘虎閉目合睛，面無人色，微有呼吸之聲，衆人心中頗爲難過，心說，就憑這樣的一條猛漢，竟會被燕雷一掌打這樣，不問可知燕雷的武學兒一定不弱，不言衆人心中思想，就見南俠將虎兒小子的衣服解開，露出了胸膛，只見華蓋穴以下，軟脅以上，有半個拳痕的印兒，其色青虛虛的發紫，腫起多高來，南俠客看罷，將雙目一皺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說道，你們衆位請看，這一掌打得好生厲害，幸虧沒打在正穴眼上，若打在正穴眼上，甘虎這條命就算完啦，這一掌要是往下矮三寸，



必然打在軟脅，雖然說當時死不了，脅骨也得拆幾條，要是再往上高着半尺，必然打在華蓋穴上，那就得當時氣絕，看起來這也是老俠客甘雨甘鳳池，在外面行俠作義，濟困扶危的好處，所以蒼天有眼，甘虎才不至於有性命之憂，據貧道我看，雖然傷痕甚重，却可用藥調治，衆位俠客請放寬心，貧道自有醫治之法，說着話，吩咐手下人趕緊預備文房四寶，紙筆墨硯，南俠將墨研濃將筆蘸飽，霎時間將藥方開好，叫手下人即速帶着錢，前去打藥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打藥去了，衆人這才落坐，夥計獻上茶水，衆人落坐吃茶談話，不過是解勸童林，暫且忍耐幾月，但等來年三月三亮鏢之時，大家自有相當的方法，對待燕雷，童林一看，衆人苦苦的相勸，萬般無奈，這才長嘆了一聲說道，既蒙衆位老人家如此的解勸於我，不叫我够奔西勝鏢局，可有一節，到了明年亮鏢的那一天；只要燕雷出頭，可不許別位幫助童林，我必須要親自會他，衆人聞聽，接着說話，這總算是海川你容讓他幾個月，趕到明年他要遇見兄弟你，也難免有一場非災橫禍，衆人正然談話，手下人已經把藥打來，南俠拿過來看了看，跟方子上不錯，這才把自己的面子藥取出來，命夥計先去煎湯藥，道爺先把面子藥用水和好，找了一把小刷子，把面子藥往掌傷之處，輕輕的一刷，然後又找了一張油紙，將傷處蓋好，用布帶兒一勒，全都收拾倒落，道爺這才把衣服給甘虎俺好，自己洗了洗手，此時夥計已將藥煎好，把藥晾溫了，給虎兒小子灌下去，等了半天的工夫，就聽虎兒小子咳嗽不止，不住的連聲咳嗽，南俠聞聽虎兒小子一咳嗽，遂念了一聲無量佛說道，諸位聽見了沒有，甘虎這條命算保住了，決不至於再見危險，大家聞聽，那是心中大喜，童林這才放心，遂站起身形，叫道劉俊，你跟你的師弟在此看護甘虎，待我够奔貝勒府，看看貝勒爺，劉俊答應說道，是，童林這才轉身往外行走，鎮東俠一看，趕緊雙手一攔，口中說道，兄弟你先別走，我問問你要上那裡去，童林說道，老哥哥，小弟去到貝勒府，去瞧瞧貝勒爺，鎮東俠說道，兄弟你可不要借此爲由，瞞哄愚兄，够奔西勝鏢局呀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哈哈大笑說道，老哥哥你老人家休拿小弟當作出乎反乎之輩，既然一言出口，豈能言與行違，既說是明

年會他，我焉能借此爲由，衆人聞聽此言，各自豎大指說道，賢弟言而有信，兄等之幸也，說着話，童林往外行走，衆人送出大門，彼此共手作別，不表衆人同歸鏢局子裡面，單表童林出離了，雙龍鏢局，順着大街，一直够奔安定門北城根，來到富貴巷的巷口，就見貝勒府的大管家何吉，已然將馬備好，雙手扶着鞍轡，正要上馬，童林遂即問道，何管家，有什麼事這麼忙，這是上那兒去呀，大管家何吉回頭一看，遂說道，嗚，教師爺你來啦，可不的啦，我這是備上馬要上雙龍鏢局找你，你來了這就更好啦，你趕緊到府裡看看去吧，裡面都要打死人啦，童林聞聽遂說道，打死人與我有什麼相干，何吉着急說道，教師爺你別取笑啦，趕緊跟我到裏面看看，說着話，大管家這才將馬匹交給了馬號的夥計，遂陪着童林一直往府裡緊走，童林遂問道，大管事的，究竟是怎麼一段事，你先給我說說，何吉一面走，一面向童林說道，教師爺你既問，這裡頭是這麼這麼這麼一般事，童林聞聽此言，不由得雙眉緊皺，書中代言，自從貝勒爺由打抗州回到了北京城，到了自己的府內，闖北京城的文武官員，俱都拿着手本來給貝勒爺請安，貝勒爺吩咐大管事的傳話出去，一律擋駕，惟獨單請這位禮部的侍郎年羹堯，在府內面見，皆因這位年大人跟貝勒爺投緣，再者說年大人作官，還是走的貝勒爺的門子，年羹堯來到府裡，先給貝勒爺請完了安，然後這才在外書房與貝勒爺吃茶談話，趕到天色已晚，又留年大人府裡用完了飯，爺兒倆個又接着閒談，直談到二更已過，不到三更，年羹堯這才站起身形，向貝勒爺告辭，貝勒爺也是一時的高興，遂說道，老年哪，我送送你吧，別看貝勒爺那麼大的身分，跟年大人還有點兒小談諧，要說年大人這個做官的，貝勒爺給他的臉總算不小，就連五府六部十三科道，貝子貝勒，要見貝勒爺，他老人家容見才能見呢，要是不容見，連面兒都見不着，按年羹堯不過是個禮部侍郎，貝勒爺一直送到他二門，這個禮面可就太大啦，年羹堯趕緊給貝勒爺請安說道，爺你請回吧，貝勒爺一笑說道，老年，咱們明兒見，說着話，年羹堯告辭而去，貝勒爺這才轉身仍回外書房，落坐之後留神一看，忽然間不見了自己心愛的煙壺，書中代言，貝勒爺這個煙壺，乃是明密

開了片的貢貨，子母綠的翡翠蓋兒，煙壺兒約有三四寸長，一時之間竟會不異而飛，貝勒爺心中着急，趕緊把伺候外書房的人，及管事的都叫了來，命衆人尋找，直找到天明，也沒找着，貝勒爺這才把府裡的人，及前院兒的莊院處，上下的聽差的，全都叫上來，足有五六十名，貝勒爺遂把棹案一拍，口中說道，你們這大膽的奴才，竟敢監守自盜，將我心愛的煙壺偷去，真正的可惡，你們何人拿去，速速給我現出來，尙且能够饒恕你等，如果不現出來，今天我活活把你們這羣東西打死，衆人聞聽，趕緊說道，求爺賞限，奴才二次尋找，貝勒爺說道快去尋找，衆人直找到午飯已過，貝勒爺用罷了早飯，遂向衆人說道，如果你們再找不着，我可就要調竿兒啦，那位說什麼叫調竿兒呢，乃是前清之時宮院的堂刑，也不管宮娥彩女太監人等，只要是犯了宮中規律，就用這種刑法，乃是六尺長的竹竿兒，將中間空節通開了，裡面灌上水銀跟鉛，兩頭兒堵好了，爲的是沉重，一共是八根兒，如果有人犯規律，吩咐一聲行刑，亂竿齊下，可沒有准數，多怎說停刑，才能不打，貝勒爺乃是康熙聖主的第四太子，所以他府內的規則，也按着皇宮裏頭那麼辦，今天把煙壺兒丟啦，連找了數次沒找着，故此他老人家甚是着急，這就要調竿兒，非要重責這六十多名手下人不可，正在這個工夫，大管事的何吉帶着童林，可就來到外書房的門前啦，何吉一看貝勒爺滿面的怒容，自己不敢上前，遂將身形一閃，衝着童林一擺手，童林會意，這才自己邁步來到屋中，貝勒爺正然忿恨，用手點指着衆人，猛聽見自己的面前站着一個人，貝勒爺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心上人，童林海川，不由得心中歡喜，滿面換出了笑容，遂說道，海川你這是從那兒來呀，童林趕緊給貝勒爺請安，口中說道，爺你一向可好，貝勒爺帶笑用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海川不必行禮了，童林遂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這是向何人生氣，因爲什麼事呀，貝勒爺聞聽，遂說道，海川我沒着急呀，爲什麼你說我生氣呢，童林遂用手向外一指說道，爺你既然沒生氣，爲什麼外面跪着這麼些個人呢，全都吓的戰戰兢兢的，你說你沒生氣，我也得信哪，貝勒爺聞聽童林之言，趕緊擺手向外面衆人說道，你們這羣無用的東西，還不起來，跪在那

裏作甚麼，衆家人聞聽，就如同得了一條赦旨一樣，一同去，大管事的何吉一看，心說，由打作晚貝勒爺丟了煙壺，府裡的從人都吓得手足無措，今晨又與責打衆人，我跟我二弟何春替他們講情，貝勒爺不但不允，反倒調竿兒，非把衆人打死不可，如今人家童海川來到，並不費三言兩語，貝勒爺竟自寬恩饒恕，命人起來，看起來在府裡做事的，相人家童林跟貝勒爺，說一不二，言聽計從，真得說是少少的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慢慢的留進了外書房，就聽貝勒爺向童林說道，海川你坐下吧，回頭要是用飯之時，咱們兩個人在一處吃，你就不用回家吃去啦，童林說道，我這裡謝謝爺吧，咱們吃飯事小，還是爺你生氣的事大，究竟你爲什麼着這麼大的急，你跟我說說，貝勒爺說道，海川別提啦，簡直的這件事，能把人氣死，皆因昨天年大人前來拜候，我留他在府裡吃晚飯，吃完了飯，我們兩個人直談到二更多天，年羹堯告辭，我也是一時的高興，把他送到二門以外，回來之時，可就不見我心愛的煙壺，我遂命他們衆人各處尋找，直到現在踪跡皆無，我這才一時惱怒，調竿兒重責他等，可巧你就來啦，你說這件事可氣不可氣呢，這分明他們監守自盜，簡直他們要造反了，我這是將回來，就把煙壺給丟啦，不用說，我這一年多沒在家，府裡頭不定丟了多少東西呢，回頭我派何吉何春，拿着

第十 賬本兒，將府中所有的東西，全都點查查，倘若失去一草一木，我把他們這羣奴才，完全送到當官治罪，童林聞聽貝勒爺之言，遂說道，爺你先別着急，待我童林親自給你找一找，說着話，就見童林站起身形，在各處留神觀看，貝勒爺一個勁兒的相攔，遂說道，海川你就別找了，他們找了一天一夜都沒找着，你這不是白費事嗎，童林也不言語，還是低着頭找，就見外書房迎面放着一張棹子，乃是紫檀木大理石的棹面兒，擦的爭亮，連一點兒塵土都沒有，一看靠着左角兒，印着一個黑色戮記，子細一看，並不是字，是一個壽星老兒，童林看着，趕緊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看這個壽星老兒，是原來的嗎，貝勒爺聞聽這句話，趕緊也湊到棹案的近前，留神看了看，遂叫道，何吉，你看看這個戮兒，是原來有的嗎，大管事的急忙把伺候外書房的人完都叫了來，命他們大家看看，這個戮兒是否原有

，大家過來一看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要問別的事，我們可不知道，你要問這張掉子，我們大家一天不定察多少回，就由打昨天晚上響你一生氣，我們大家才沒敢進來，收拾屋子，我們昨天早晨收拾屋子的時候可沒有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遂命他們下去，又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這可把他們給錯怪了，要依我想，這裡面一定另有別情，按江湖綠林之人，要作完了案臨行之時，必然留下一個暗記兒，若是最上等的人物作案，臨行之時，留下一個戮記兒，可是殊紅的，要是中等的人物作案，臨走也留下一個戮記，可就不是紅的啦，是個黑色的，要是下等人作案，可就不然啦，他並不是黑紅二色，他用一裡粉漏子，或在棹案之上，或在牆壁之上，所為表示出他的採花的淫賊，據我想，昨夜晚間來盜煙壺這個人，他並不是為偷盜竊取而來，他若是為偷盜竊取，決不能只拿你一個煙壺，皆因這屋裡值錢的東西大多，大概不問可知，此人必然是為訪童林而來，也搭着我昨天在鏢局子住下，未曾回家，他在我的家中沒找着我，他必然知道我在爺的府中護院，故此他才來到爺你的府內，前來訪我，他一看你往外送年大人，他可就得了機會啦，一看書房裡沒人，遂將你的煙壺拿走，又在棹案之上，留下一個黑色的戮記，你如今硬說府中的衆人，監守自盜，豈不冤煞他等嗎，貝勒爺聞聽童林之言，口中連連的說道，是是是，不錯，海川之言，甚是有理，這一來我倒錯怪了他們啦，說着話，遂叫道何吉，你到外面對他們言說，就提本爵我，賞給他們每人紋銀四兩，就提本爵的煙壺，有了着落了，何吉答應一聲，轉身形出來，一直够奔莊院處，按着人數兒，把銀子領下來，然後將衆人叫到面前，當時領賞，何吉把貝勒爺之言，與大家說明，衆人甚是歡喜，不但沒落罪名，反倒得了賞啦，都是人家童俠客所維持的，不提大家歡歡喜喜，暗自感激童林，單表的是貝勒爺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咱們吃飯吧，童林說道好吧，我還是真餓啦，貝勒爺遂命手下人開飯，衆人答應一聲，趕緊察抹掉案，安放盃箸，工夫不大，將酒筵擺好，貝勒爺與童林入座，爺兒兩個開懷暢飲，貝勒爺一面喝着酒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，你既說有人夜入咱府，盜走了我心愛的煙壺，大概他還不能算完，咱們必須想個法兒，計畫

計畫，好作準備。再說此時我可跟先前，五小俠鬧府的時候不同啦，我在杭州鏢局子，跟隨三位老俠客，練習了三套劍術，海川你知道嗎，童林連連點頭說道，我已聽我三位兄長跟我提過了，我想今晚間，要再有人到爺的府中，前來攪鬧，有童林在此，大量無妨，你請放寬心，貝勒爺說道，好，全仗海川你啦。你如果用什麼東西物件，只管叫何吉他們預備，童林點頭稱是，說着話，爺兒兩個吃喝已畢，擦臉漱口，童林遂向貝勒爺說道，跟爺回，此時我先到家裡看看去，天黑了我必回來，貝勒爺說道，你去吧，我也有點兒乏啦，我休息休息，童林這才出了外書房，就見大管事的何吉說道，俠客爺，你這是上那裏去呀，晚晌你若用什麼物件，回頭我們好給預備，省的臨時誤事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趕到天黑了，你就在太湖山石裡面，雖備一張棹兒，多放些茶葉，給我泡一壺茶，別的東西全不要，大管事的何吉說道，好吧，童林這才遑遑達達出了貝勒府，一直回到家中，與自己的父母問完了安，復又回到廳房，命家人把茶泡好了，自己悶坐吃茶，思想起野飛龍燕雷，掌打甘虎之事，真是餘氣難消，將茶用畢，雙腿一疊，自己打坐，聊爲休息，約有一個時辰，自己復又站起身形，在屋中走了個圈兒，天可就不早啦，已然掌燈已後，自己這才此子母鷄爪鴛鴦鉞，把包伏包好，手提着包裹，由打屋中出來。一直够奔貝勒爺，來到府裡外書房，見着貝勒爺，兩個人又談了會子閒話，童林這才來到前頭院兒，到了太湖山石前面一看，擺設着一張桌兒，一把椅子，在棹案之上，放着一壺茶，一個茶盃兒，童林路坐至在椅子上面，包伏往棹案上放，伸手摸了摸茶壺滾熱，大概是剛泡的，自己滿滿的斟了一盃，放在棹案上晾着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只見大管事的何吉過來說道，童俠客，你用什麼不用，如果用什麼的時候，你只管吩咐，童童聞聽，一擺手說道，什麼物件我也不用，你就命咱們府裡所有男女一切，上下從人，不准他們隨便出入，你們哥兒兩個，在貝勒爺的面前，多加點兒小心，我這兒你們就不用管了，大管家點頭，這才轉身形够奔裡面外書房去了，童林一看何吉走去，自己遂喝了一盃茶，稍微又沉了沉，忽聽外面綁繩齊鳴，已然定更，童林這才站起身形，將棹案上的包伏

打開，取出自己的雙鉞。借月光一照，真是爭光耀亮，手擎雙鉞，左右一分，抬頭觀看，只見朦朧月色，滿滿的浮雲，靜悄悄萬賴無聲，童林不覺長嘆了一聲，回憶當年，心中甚為難過，由打自己十八歲時，好練彈腿，因為關紙牌，誤傷老父，迷門在外，在江西臥虎山，巧遇二位恩師，學術一十五載，奉師命下山，與一家武術，誤走雙雄鎮，掌打鐵背猿雷春，蒙他義助紋銀二十兩，回到童家村，夜探自己的家宅，父母染病將痊，自己未敢進見，我這才連夜奔北京城，在風天雪地，巧遇貝勒爺，蒙他老人家收錄，在府內充當更頭，第二年三月，有五小俠鬧府，被我打掉他們的單刀拐，地壇會二俠，才結為金蘭之好，只為二小盜走翡翠鴛鴦鐲，才跟貝勒爺到山東巢父林，得遇鎮東俠，蒙他老人家輔佐於我，才會見了多少俠客。到如今我雖不敢說衣錦身榮，總算是比先前，勝強了百倍，想到這裡，真是悲喜交加，自己心中一時的高興，遂走開了行門，把雙鉞的招數，熟習起來，按定八門神鉞，進步連環，一招分八招兒，八八六十四式，舞得如同風捲殘雲，雨打梨花，練畢，將招數一收，雙鉞一合，交與左手，自己慢慢走到棹案前面，有意喝茶，猛然問見棹案之上，放着一個烟壺兒，在烟壺的下面，壓着一個紅紙條兒，童林不由得一怔，心說不好，就說我蒙人抬愛，稱為俠客，我在此處練習鉞法，人家將烟壺兒放在棹案之上，我竟會沒看見，看起來像烟壺的這個主兒，比我童林高的多，要不然我怎麼會沒看見呢，自己想到這裡，伸右手拿起了烟壺看了看，並無傷損，往自己囊中一放，跟着又把紅紙條兒拿起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上面寫的是，字奉童俠客，明晨請到公主坟一會，在下首兒印着個黑壽星老兒，童林看罷，心說，不問可知，這個盜烟壺的，一定是壽星稱為外號雖然昨夜他將烟壺盜走，總算跟貝勒爺無仇，他要是跟貝勒爺無仇，就憑他這麼大的能為，若是不利於貝勒爺，焉有他老人家的命在，不但此人與貝勒爺無仇，跟我童林大約也無怨，真要跟我童林有不對的地方，烟壺不送回倒是小事，他必然出頭露面，與我當場較量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將紙條兒住兜囊中一放，然後這才手擎雙鉞，一直奔後面而來，來到外書房門前，隔着籠簾往屋中一看，只見貝勒爺正



何吉何春，在一處談話，童林看罷也沒敢進去，隨圍着書房前後，繞了一個灣兒，然後又來到外書房的院中，看了看四外並沒有別的動靜，童林這才放心，又圍前後走了幾個來回，此時天可就不早啦，堪七就說天明，童林這才來到外書房之中，貝勒爺問道，海川，外面有什麼動靜嗎，童林說道，外面並沒有什麼動靜，我把你的煙壺給找着啦，你看是不是，說着話，一伸手由打囊中把煙壺取出來，遞與貝勒爺，貝勒爺伸手接過來一看，說道不錯，正是我的煙壺，你這是在那兒找着的，童林說道，爺你要問，我就在咱們書房外面，遊廊的踏板上找着的，貝勒爺聞聽，不由得一笑，遂說道，海川哪，這個事你別瞞我，究竟這個煙壺是怎麼找着的，你只管說，你要說在踏板上找着的，我可不信，皆因我整年的也不到踏板上去站一會兒，就是到那裏站一會兒，我也絕不拿着煙壺呀，看起來貝勒爺所說的這話，真是聰明不過帝王家，如今童林一聞貝勒爺之言，不由得一笑，自己並不穩瞞，遂說道，是你要問，昨夜有二更多天，不足三更，我正熱習我的鉞法，將招數練完，我到棹案上一看，放着這個煙壺，我趕緊帶在兜囊之中，我又恐怕有人前來暗算你老人家，再說這個人的能為，比我又高，我在前面練鉞，人家把煙壺放在棹案之上，我竟會沒看見，我這才到書房，圍着前後院兒，繞了幾個灣兒，天光已亮，我才來到屋中，將煙壺交給呢，童林雖然把話全話完了，他可沒提煙壺底下那個紅紙條兒，貝勒爺聞聽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煙壺已竟有啦，雖然送煙壺的這個人，你沒見着，且不要燥急，早晚必遇的着他，你是一夜沒眠啦，你去休息休息去吧，童林點頭答應，轉身形手擎雙鉞，出離了書房，來到前面太湖石的裏頭，先把桌案上的包伏拿起來，把雙鉞包好，這才够奔東跨院兒，來到北上房，早有手下人過來，把臉水預備好了，又泡了一壺茶，童林察了察臉，又喝了兩盃茶，遂由打貝勒府出來，行至富貴巷口，自己站住身形，呆默默一陣發怔，心說，送煙壺的那個人，紙條兒上寫的明白，約我到九公主墳一會，但不知這個九公主墳在那裏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只見由打馬號裡出來一個人，童林一看，原來是號頭王三，就聽王三說道，教師爺，今天這麼早你站在這裏，有什麼事嗎，童

林說道：王三，你知道這個九公主墳在那裡嗎？王三說就在安定門外，這個墳還不是咱們大清國的，是明朝嘉清年的九公主墳，你到那裏一看就知道啦，墳地外面是磚切的花牆子，裏面樹木很多，那個地方大概有四五十畝地大，童林聞聽，點頭說道：我知道啦，自己這才手提包裹，一直出了安定門，往前行走，走够了多時，已來到九公主墳，只見四週圍的花牆子，大概總有八尺多高，花牆子的裏面樹木交雜，被風吹的颼颼亂響，童林遂圍着花牆子繞了一個灣兒，一看是坐北向南的硃紅的柵欄門兒，可是鎖着呢，童林仔細觀看，靠着裏面花牆子，南面兒是兩溜矮房，地下野草滿目，童林看罷，心說，大概這就是號頭王三所說的，那個九公主墳，自己一思想，不住的用目往四下觀看，但只見柵欄門兒的兩旁兒，有兩個石頭碼子，上面刻着幾個字，乃是大明九公主墓，童林看完了石碼，不由得心裏想道：此人約我到此，就應當明白了地點，與我見面才是，如今我來至此處，雙門緊鎖，有心不進去吧，又恐怕將來遇着了鄰人，他必說我失約，有心進去吧，未免就得躡牆而過，倘若叫過路人看見，未免有點兒不合乎情理，自己思想多時，萬般無奈，這才繞過了柵欄門兒，來到東面子的牆根兒以下，遂將包裹交與右手，回頭向四外觀看，幸喜並無來往的行人，自己遂將身形一矮，腰眼兒一盤勁，身形向上一躍，左胳膊跨住了花牆子，用右手的包裹擋着自己的面門，斜眼往裡面觀看，但見松柏成林，花牆子以下的蒿草，足够半人多深，看罷，這才把身形一晃，兩條腿一撤，躍到了裡面，再往各處觀看，不過都是楊柳桑槐，各種的樹木，童林順着當中樹林，羊腸小道往前走，繞到了裡面一看，就見正西有一座大墳，這個大墳約有一丈多高，在大墳的後面，有兩行柏樹，技葉參天，再一看墳的頭裡，擺設着石人石馬石牌方，石猪石羊石祭器，迎着面一張石頭祭桌兒，上面所有的五共臘阡兒，完全挪到地下，在宗棹上面，坐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叟，盤膝打坐，就見他身穿白繭綢的褲褂兒，外罩米色綢子大褂兒，足下穿紅緞子的厚底雲履，高腰子的白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面賽南極，前面的貧勒頭比無無比，長方的臉面，淡黃的顏色，兩道殘眉，壽毫多長，堪堪遮目，合着眼皮，不見

雙眸，通關的鼻梁兒，准頭豐滿，唇似丹霞，四字海口，頷下一部白髯，亞似銀絲一般，鬚長過腹，根根見肉，大耳皆可垂肩，大重下頷，看前面的頭頂已然全卸啦，在當頂上有錢兒大的一條白剪股兒的小辮兒，編的挺緊，續着紅辮繩兒，童林看罷，心說，不問可知，這個老頭兒形似南極，貌若壽星，在貝勒府盜取烟壺，一定是此人所爲，今天據我想，這位老人家儀表非俗，決不是平常之輩，童林想到這裡，將要答話，就聽那位老人家微睜雙睛，一見童林，趕緊雙手抱拳，滿面帶笑，口中說道，童俠客果然名不虛傳，憑老朽只留下一個二寸長的紙條，俠客爺竟不爽約，真不愧有俠客之稱，實在叫老朽佩服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遂抱拳說道，童林來的魯莽，望求老人家海涵，這位老頭兒聞聽，遂道道舉童俠客不必客氣，請坐吧，說着話二人席地而坐，童林將包伏放在石祭棹之上，老頭兒帶笑說道，童俠客，昨夜晚我到貝勒府，見閣下在太湖石前面舞動雙手的兵刃，我可沒看清是什麼兵刃，發招收式，真亞似雲龍出現，我在暗地看，不禁技癢，在前天我去到貝勒府，所爲的是拜訪閣下，不料咱們二人緣淺，未能得會尊顏，臨走之時，我才帶走了貝勒爺一個烟壺，在棹案上面留下了戳記，不過是表明我做事正大光明，我一想童俠客既是貝勒府的教師，如若失了烟壺，必然是派你尋找，故此我昨夜復入貝勒府，一者是爲瞧看童俠客，二來給貝勒爺他老人家，將烟壺送回，那時間我一看童俠客，正自舞動兵刃，出神之時，我才斗胆放好了紙條，將烟壺壓在上面，特約童俠客到此相見，不想童俠客真來了，真叫人佩服之至，童林聞聽此言遂說道，你老人家既然相約童林，來到九公主坟，但不知有時見教，童林願聞，老頭兒聞聽此言，雙手將銀髯一托，哈哈的大笑說道，我約童俠客到此，並無歹意，不過素常聽人傳言，說童俠客奉師命下山，別開天地，另興一家武術，再造一門兒把式，老朽聽着，非常羨慕，聞聽人說童俠客的絕藝，是柳葉綿絲磨身掌，我雖然耳聞，未曾親自看見，故此我才斗胆夜探貝勒府，留下紙條兒，枉駕至此，所爲的是瞻仰瞻仰俠客的手法，童林聞聽，帶笑說道，老人家休過抬愛，想童林身有何能，敢稱絕藝，不過練過幾天鄉間的笨拳，既然你老人家肯其賜

教，童林情願奉陪，惟稱我不識閣下，敢問你老人家的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望祈當面賜教，老嫗兒聞聽，雙手撕髻，口中說道，童俠客若問我的賤名，老朽複姓諸葛名建，字表洪圖，別號人稱賽南極，童林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二眸子一轉心中想道，想當初在江西臥虎山，跟隨二位恩師學藝之時，他老人家曾對我提過，在四川有一位隱士，複姓諸葛名建字洪圖，莫非就是此人嗎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說道，久聞老人家的的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，諸葛建說道，在下久聞閣下武術高強，今天既將你請到，一來請教你的掌法，二來領教閣下兵刃，童林說道，小可情願與老人家接招，諸葛建聞聽，遂說道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這裡有件兵刃，乃是我之敵師所傳，將工夫雖然練啦，可惜一樣，究竟不一定知道我這條兵刃，喚作何名爲對，既然童俠客與一家武術，爲人之師，必然知曉，如劍蒙不棄，請明以教我，說着話，就見諸葛建一伸手，把大褂一撩，由打腰中取出一件兵刃，雙手送與童林，童林趕緊伸手接過來一看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只見這條兵刃，形似長蟲，通體漆黑，是用渾鋼絞鐵打造，外面罩着一層漆，長有三尺六寸，共合是三十六節，每節兒一寸，頭裏是個是蟲腦袋，張着嘴，口內含着一個子午問心針，長在三分三，專打金鐘罩，能破鐵布衫，長蟲的眼睛是倆粒明珠，光華燦爛，翼眼銜光，實乃無價之寶，尾把也跟長蟲一樣，童林看罷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回憶當年在臥虎山學藝之時，若非終朝跟二位恩師在一處盤桓，講論各種的兵刃，與各路的拳腳，到如今我焉能認識人家這條兵刃呢，不用說跟人家比掌，這條兵刃我若是叫不上名兒來，我就算栽啦，童林看罷，遂將兵刃交與諸葛建說道，諸葛老師傅，你要問你這條兵刃喚作何名，我雖然不知道，想當初我學藝之時，可聽我的老師，他老人家講究過，我說說可不定對不對，你這條兵刃叫作三十六節蛇骨鞭，蛇頭口內，含的子母問心針，專打金鐘罩，能破橫練兒，可不知童林所說的，是與不是，賽南極諸葛洪圖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不錯，童俠客真稱得起博學多聞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說着話，諸葛建把自己的兵刃，復又圍在腰中，童林趁時把自己的包伏打開，取出自己的雙鉞，遂向諸葛建一遞說道，諸

葛老英雄，你看看你這對兵刃，自從我的老師將招數傳授與我，我下山之時，又是慌疏，未曾問過他老人家，究竟這對兵刃，叫作何名，諸葛老英雄年高，見聞必廣，久走江湖，所有的兵刃，大概你老人家沒見過的少。如今重林敢問，望求你明白賜教，諸葛建聞聽，伸手接過了雙鉞，往左右一分，心中想道，好難惹的童海川，方才我拿出我的三十六節蛇骨鞭，不過試探試探他的見識如何，誰想他是一點兒虧都不吃，跟着就拿過他的兵刃來叫我看看，他這分明是還席，這也不怨童林，誰叫我一時不知進退，以兵刃相難他呢，諸葛建想到這裡，留神觀看，只見這對兵刃不長，前後有兩個月牙兒的鵝眉枝子，在正當中是護手，其形好似半個圓圈兒，靠着護手的兩旁，有兩個雲字頭兒，在雲字頭兒底下，暗藏着兩個雞爪的鋼鈎，兩隻全都一樣，諸葛建看罷，心中暗道，想我諸葛建闖蕩江湖以來，如今已年過了古稀，十八般兵刃，我雖不敢說樣樣精通，也都見過，惟獨今天童林這對兵刃，我是初次見着，聽人傳言，他這對兵刃，名叫子母雞爪鴛鴦鉞，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，你要問你這對兵刃叫作何名，我今天是頭一次看見，聽人傳言，你這對兵刃名叫子母雞爪鴛鴦鉞，可不完是不第是，童林聞聽諸葛建之言，遂說道不錯，還是諸葛老英雄的年高識廣，將話說完，二人彼此哈哈大笑，皆因兩個人的心中都明白啦，既然各人說出自己兵刃的名目，分明顯出各自問難來了，故此全都哈哈大笑，童林又把雙鉞放在祭掉之上，就見諸葛建轉身來到坎前，空地的當中，又手一站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，來來來，我請教論教你的手法吧，童林一看，不敢怠慢，隨着也在當中一站，諸葛建一看童林站好，趕緊把雙手一合，作出了踏掌的形式，用目一看童林，并未亮出架式，雙手一叉，就站在那裡，諸葛建說道，童俠客，你賞個架兒吧，書中代何，這就是人家諸葛建高明的地方，人家想的對，別看童林年輕，准知道童林身有絕藝，若沒有驚人的本領，他也得不了這個鎮八方紫面靨崑崙俠的美稱，故此他這才叫童林亮架兒，童林聞聽諸葛建叫他亮個架，不由得心中說道，山打我下山以來，與別人動手之時，未曾亮過架兒，如今賽南極諸葛洪圖他叫我亮個架兒，要按我當初學藝之時，站

式，又恐怕諸葛建他認的招，與我有不利之物，倒不如我給他亮個半截的架兒，叫他看不出我的那一門兒的武術來，方能設法贏他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丁字步兒一站，兩隻手一分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後，口中說道，諸葛老師傅，我的架式已然站好，誰你進招吧，諸葛建一看，不由得心中暗笑，心說，聞聽外人傳言，童林武藝超羣，據我看，他站的這個架式，甚是平常，并不足爲奇，想到這裡，雙手一抱拳說道，童俠客，你先進招兒吧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請，遂左手一晃，右手一掌，一直奔諸葛建的面門打來，諸葛洪圖一看童林的掌勢，隨着面後一閃身形，用左胳膊一搭，右手拳順着底下往上一穿，作出白鶴亮翅的姿式，右掌直奔童林的胸前便打，童林趕緊將身形一撤，用左胳膊往外一掛諸葛建的右掌，雙手够奔諸葛建，華蓋穴便打，這一招兒名叫順水推舟，諸葛建一見童林的雙手來的甚快，趕緊墊步擰腰，往回一蹶，躲過了童林的雙掌，兩個人這才抽招換式，各施所能，竄高蹤矮，陸地飛騰，挨幫擠靠，縮小綿軟巧，來回的亂轉，童林一看諸葛建，雖然年過花甲，如今轉上手，輾動銀髻，精神百倍，腰腿捷敏，竄高真有一丈三四，往下一落，不啻四兩棉花落地。輕妙無比，童林甚爲子細，自己看定招數，按着進步連環，八八六十四手，掌帶着風聲，一招緊似一招，一手緊似一手的打來，賽南極諸葛洪圖，以先可有點兒小視童林，皆因童林的穿章打扮，不似高人，再者說，未動手之時，童林所亮的架式，又非驚人之式，到現在一看，童林更改了招數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心中想道，罷了，童林果然有絕藝在身，這辛虧是我諸葛建，要是別人遇着他這套掌法，早就贏了招兒啦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將左手一晃，竄出圈外，童林收招兒問道，諸葛老師傅，你的招數不散，步眼不亂，因何跳出圈外，諸葛建聞聽，一笑說道，童俠客，你我並非仇敵，不軍是遊戲而已，何必惡戰呢，閣下的掌法，我業已領教過了，老朽再領教領教童俠客的雙鉞，說着話，就見諸葛建一伸手，由打腰中取出三十六節蛇骨鞭，在手中一託，童林一看諸葛建亮出了兵刃，自己也在祭掉之上，拾起雙鉞，將

身形站穩，兵刃往左右一分，遂說道，諸葛老師傅，要是過兵刃，咱們可是點到為止，童林情願奉陪，你就近招兒吧，諸葛建說道，使得，說着話，將蛇骨鞭一抖，蛇頭張着口，够奔童林的肩頭便咬，這一下子真要咬上，蛇的口內子母問心針，非常厲害，咬着就不輕，正遇着不認識這條兵刃的，還是一動手就得輸招兒，皆因這條兵刃是硬中軟，共合三十六節，每節兒一寸，都是用鋼環咬住的，若遇知識淺薄之人，與諸葛建一動手，他便用此鞭够奔來人的頭頂上便打，只要是來人用兵刃往上一架，他那就算上了當啦，鞭頭上的蛇頭，往上一彎，正打在脊背之上，只要被子母問心針刺傷，那種痛苦，就不堪言狀了，童林深知此鞭的厲害，遂將身形向左一閃，右手錢的鷄爪兒，够奔蛇頭上便擄，諸葛建久經大敵，焉能叫童林將自己的兵刃擄住，趕緊向回一撤三十六節蛇骨鞭，童林跟着將雙錢往上分向裡便遞，左手錢奔諸葛建的咽喉，右手錢够奔小腹便刺，諸葛建趕緊雙手一縷蛇骨鞭，照定雙錢上用力一撞，童林跟着撒雙錢，身形往左一蹤，諸葛洪圖隨着單手擎鞭，直奔童林的檔中打去，這一手兒名叫捺陰鞭，童林向後一閃擊雙錢接架相還，二人在未動手的時候，雖然說的是點到為止，如今動上手可就不然啦，他們兩個人的兵刃，皆奔致命處，童林的雙錢是上下翻飛，招招加緊，護住了全身，所發出來的招數，俱都是穩中快，捷而且准，諸葛建一看童林雙錢的招數，自己有一大半兒不認識的，心說，怪不得人家童林要興一家武術，雖然年青，果然受過高人的傳授，兩個人動着手，全都暗自互相贊仰，此時天可就不早啦，童林由打貝勒府出來的時候，天還不到辰牌，到了九公主墳，與諸葛建談話論掌，又過兵刃，此刻的天光已未時，兩個人仍正動手，各不相下，就在這般光景，猛聽得那東南角兒的大松樹之上，有一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聲音未畢，蹤下一個人來，領下銀髯飄擺，身穿藍色的道服，背後揹着一口寶劍，手中拿着一個拂塵，來到童林的面前，用拂塵一指說道，胆大的童林，今天我看你還往那裡走，童林聞聽此言，留神一看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惡道雲霞道士杜清風，童林看罷，不由得雙眉緊皺，心說不好，如今我與諸葛洪圖，勝負未分，杜清風若再加入，雙戰我



## 雍 正 劍 俠 圖

童林，大概我今天難以取勝，童林一面勸着手，留神偷看杜清風，就見老道把拂塵插在大領之上，伸手由背後擎住劍把，一按崩簧，只聽會卽卽一聲響亮，寶劍離匣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林別去看劍，寶劍直奔童林的頂頂便擊，此時賽南極諸葛洪圖一看，杜清風忽然加入戰團，心中大大的不滿，心說，杜清風你這是言苦呢，我今天約童林到此，不過是我久慕童林之名，特地前來訪他，雖然說我二人互相過兵刃，究竟是遊戲的性質，你若是跟姓童的有仇，他有家鄉住處，你就該前去找他呀，你何必借著我們兩個人動手之時來呢，別說咱們還贏不了童林，就是贏了人家，咱們也不露險哪，諸葛建想到這裡，自己存心撤兵刃，退出圈外，又一想不行，我跟杜清風一殿稱臣，俱是四川蓬萊島，英王駕下的站殿將軍，倘若此時我不與童林動手，三月三亮鏢會事舉，我們回到劍山，他若見着王爺，硬說我唵裡爬外，向着童林，背叛英王，到那時我有口難分訴，今天他是借着這個機會，要報復護國寺，那一劍之仇，莫若……如此，想到這裡，留神一看杜清風招數加緊，自己可就不進招兒了，童林的劍來到，自己……，封閉躲藏，閃展騰挪，並不還招，童林一面動手，一看諸葛建忽然不進招兒，心說，諸葛建這個人，真乃古怪，要說他跟我沒仇啦，他不應當暗將杜清風帶了來，要說……仇吧，爲什麼一見杜清風過來動手，他面帶不悅之色，就不進招兒了呢，自己正自思想，一……杜清風忽然將招數更改，一劍緊似一劍，一到快似一劍，劍劍够奔自己的致命處而刺，童林只可用雙鉞，遮前擋後，顧左護右，看招定式，也搭着諸葛建不進招，雖然說贏不了老道，一時半時可也不至於輸，此时的天光，已有四牌時候，日光已然西墜，童林未免可就吃了虧啦，皆因他一夜未眠，由打清晨粒粟未食，到如今與自己動手的這兩個人，又不是無能之輩，雖然諸葛建不輕易進招，童林可也不敢不留神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又聽得東南角兒的大松樹之上，有一人大喊一聲，聲若銅鐘，順着聲音跳下一人，童林偷眼一看，但見此人身穿一身兒青綢子的褲褂兒，面如鑛鐵，黑中透亮，手中擎着一對日月雙輪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野飛龍燕雷燕子坡，童林看罷，不由得就是一

怔，心說，可了不的啦，惡道杜清風，跟我是有仇，此時燕雷更要過來，幫助惡道動手，還有賽南極諸葛建從中幫襯，他們三人戰我，今天恐怕我難逃公道，自己又一想，咳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，別說來一個燕雷，就是來個十個八個的，又奈我何，書中代言，童林這樣想，不過是給自己開心而已，到此時只得把生死二字，擲於九霄以外了，這就叫一死相拚，童林想到這裡，就聽燕雷大聲說道，姓童的，今天俺野飛龍，非跟你分個強存弱死不可。你休說燕雷知恩不報，皆因你作事不公，遣派你的弟子甘虎，以送我為名，決不該到了西勝鏢局，同着鮑氏弟兄奚落於我，不問可知，那一定是你的主意，若是沒有你的話，也別說甘虎不敢說吧，他也不會說，童林聞聽此言有心要與他分解，無奈惡道的劍招甚緊，自己只有招架之功，並沒有說話之空啦，就是燕雷手中，雙輪，够奔自己的太陽穴砸來，說時遲，童林趕緊用雙鉞接架相還，童林一面動着手，不覺心中難過，心說，就憑我童林對待燕雷，准敢說是一片血心，誰知燕雷小兒，知恩不報，真乃令人可氣，今天我要與你等一死相拚，想到這裡，遂振刷精神，舞動雙鉞，雖然如此，未免也是吃力，又得顧老道的寶劍，又得接架燕雷的雙輪，再一看諸葛建的蛇骨鞭，與自己的便宜更大啦，不但不奔自己的致命處，反倒看着杜清風的寶劍，向自己那兒扎，他的鞭向那兒打，老道的寶劍，又不敢往鞭上撞，恐怕自己的寶劍，被鞭纏上，故此諸葛建的三十六節骨蛇鞭，在當中亂擾，使惡道的寶劍，不能進童林的身體，不但對於童林無害，反倒有莫大的好處，童林的心中甚為感激諸葛洪圖，書中代言，諸葛建與杜清風燕雷，既都是英王的站殿將軍，他為什麼想着童林呢，皆因軍師燕普在四川蓬萊島，所帶來的人位，一共是十九名，全都住在西勝鏢局的後跨院兒，以至劉俊甘虎將燕雷送到西勝鏢局，他們衆人都沒出來，後來燕雷掌打了甘虎，劉俊背着師弟走去，鮑氏弟兄才把燕雷帶到後跨院兒，燕普一見燕雷來到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遂問道二弟，這是何人叫你來到此處，莫非是咱們山裏頭有什麼大事嗎，燕雷說道，哥哥你要問，小弟來到此處，為的是找童林與侯庭，當場比武，好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印信，燕雲風聞聽，雙眉緊

敏，遂說道二弟的這個話是何人對你說的，燕雷說道，哥哥你要問的話，是咱們山中的崑崙羽士仇成，他對我提的，難道說還是假的不成嗎，雲台劍客燕普聞聽燕雷之言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遂說道，好你個胆大的仇成，我二弟與你有何仇何恨，你不該用花言巧語，將他哄下山來，倘若是我二弟遇着鎮東俠，他二人動手還可，皆因鎮東俠年紀高邁，大有容人之量，無論我二弟說出何等不順德的言語，鎮東俠必有個擔待，絕不跟他計較，如若遇見童林，他二人俱是年青負氣之人，我二弟的性質又濁，倘若他二人言語失和，必得當場動手，我想這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這分明是仇成借刀殺人，真正可惡，燕普將話說完，遂又向燕雷說道，二弟，你此番下山，可有王爺的鈞旨，及大帥的將令嗎，燕雷聞聽，遂說道，這兩樣兒，我是全沒有，我這是私自來的，燕普燕雲風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怔，呻吟良久，遂說道，二弟呀，你可知道私自下山，有違山規，罪名可不小哇，燕雷說道，我也曾問過了仇道爺，他說若是見着侯童二人，把十三省的總鏢頭的印信，奪到我手你回到劍山蓬萊島，見着王鶴千歲，不但無罪，反倒是大功一件，故此我才私自下山，燕雲風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兄弟你誤聽過耳之言，將事作錯，而今也難已挽回啦，可有一節，亮鏢會得等到明年，從今日起，沒有我的話，可不准你自由行動，燕雷說道，謹尊兄長之命，遂站在一旁，不提燕雷，單表這位年邁蒼蒼的賽兩極諸葛洪圖，他原本別有心意，此次跟隨軍師燕普來京，並不為亮鏢而來，特為訪童林來的，皆因他聽人傳言，江湖上又出了一位新出世的英雄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奉師命下山，要興一家武術，自出世以來，縱橫南北，只因八卦山的二小，盜出翡翠鴛鴦鐲，童林才帶罪捕盜，現在已在雲南地面，拿住二小，押解回京，如今正在愛新覺羅貝勒府充甚教師爺，諸葛建遂將此事記在心中，心說，就憑我諸葛建闖蕩江湖已數十載，并不敢說與一家武術，何況他是新出世的青年人呢，有朝一日得暇去到北京城，必然前去會他一會，可巧燕普要帶着人够奔北京西勝鏢局，預備明年三月三的亮鏢會，自己這才答言，願隨軍帥一同前往，及至來到北京城西勝鏢局，住了兩三天，杜清風把護國寺

與童林動手之事，對諸葛建一提，諸葛建心中佩服童林，果有容人之量，真够俠客的身份，是晚吃完了晚飯，大家散坐吃茶，天到二更已後，衆人各自安歇，諸葛建容衆人睡覺，自己暗含着帶好自己的兵刃，輕輕的站起身形，來到外面，一看鏢局子還沒關門呢，一看在板凳之上，坐着五六名夥計，從中有一個年紀稍長的，大約有四十餘歲，諸葛建遂衝着他一點手，把他叫過來，遂底言說道，夥計你貴姓啊，就聽這個夥計說道，小子我姓張，排行在三，皆因我不怕邪崇，他們外人給我起了個外號兒，叫張大胆兒，諸葛建說道，張夥計，你在這個鏢局子裡幾年啦，北京城的地理你熟不熟，張大胆兒說道，老爺子你要問的話，我就是這北京城本地生人，所有北京城九門八條大街，大小的胡同兒，沒有我不知道的，諸葛建聞聽，心中甚喜，遂說道張夥計，我這兒有點兒事問問你，你可知道，張大膽兒說道，有什麼事情啊，諸葛建由打腰中取出有五六兩一塊銀子來遂向張大膽兒說道，張夥計，我帶着這一塊銀子，留着你買雙鞋穿，張大膽兒聞聽，連連的擺手說道，老爺子，我可不敢要你的錢，再者說，無論有什麼事情，你只管吩咐，只要小子我辦的到的，我便替你去辦，諸葛洪圖說道，不怕夥計你過意的話，這幾個錢在我身上，很算不了什麼，好在咱們都不是外人，我跟你們鏢主又很有交情，你就帶起來吧，張大膽兒聞聽，遂笑嘻嘻，伸手把銀子接過來，帶在囊中，遂說道，老爺子，有什麼事你說吧，諸葛建擺手說道，莫要你高聲，遂低言向張大膽兒說道，你可知道這北京城中，有一個愛新譽羅貝勒府，他住在那一城啊，聽說他府中有一個教師爺，名叫童林，此事你可曾知曉，張大膽兒說道，你說的這個貝勒府，就在安定門裡北城根兒，有一個富貴巷，一進巷口路北頭一個門兒是馬號，第二個門兒就是貝勒爺的私宅，第三個大門，就是貝勒爺的府門，現在聽說貝勒爺沒在府中住着，大概住在西邊兒私宅裡啦，老爺子你如果有事，我把你領了去，諸葛建聞聽，遂說道，你也不用領着我，你只管把路線告訴我，我自己就可以去，說着話，張大膽在頭前代路，把諸葛建帶到鏢局子門外，用手向前一指說道，老爺子你看，由打咱們這個鏢局子往前走，你進前門，一直奔安定門北城

根兒、住東一看，就看見富貴巷了，如果你聽不明白，小子我就送你去，豬葛建一看，張大膽兒一團的和氣，心說，這才是有錢買的鬼推磨，遂說道，張夥計你回去吧，够了時候你就關門，不用等我啦，我到那裡瞧看朋友去，碰巧了我就許住在那裏，張大膽兒聞聽，點頭答應，轉身進去，諸葛建遂邁開大步，往前行走，看了看天氣已有二更多，四外無來往的行人，自己遂將身形一矮，脚尖一帶勁，施展陸地飛騰之法，霎時間來到正陽門，一看城門已然關閉，諸葛建到城根兒底下，回頭一看，四外無人，遂面朝外，背靠牆，雙手把住城磚腳後根蹬城牆，倒着往上爬，這手子工夫名叫萬丈高樓倒爬碑，就聽腳底下微有會會之聲，別看諸葛洪圖，若大的年紀，身體非常靈便，真是輕似狸貓若狹兔，兩條腿往裡一飄，坐在城牆上，扭項往各處觀跟，靜落落並無人聲犬吠，諸葛建遂順着馬道往下一爬到女兒牆的上面，雙手按住垛口，身形往上一翻，就聽叟的一聲，來了個面向裡，跟着雙手一長力縱，腳落實地並無多大的聲音，矮身形復又向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北城根兒，往東一看，果然看見了富貴巷，我葛建進了巷口一看，路北頭一個是大棚欄門裡，裡面乃是馬號，走過了馬號，一看第二個門兒，門精可講究，磨磚對縫，對門的影壁，兩扇黃漆的大門，關閉的甚嚴，諸葛建看罷，遂將身形一矮，挺身形縱至花牆子上面，探身往裡觀看，前層院各屋中，微有燈光，自己遂縱至房上，窺房越脊，所有貝勒府的各層院子，全都繞過了，最未來到貝勒爺的外書房，一看這層院子，修造的十分精緻，北爲上的上房，東北的廂房，在院中擺設着各種花木，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諸葛建留神一看，只見上房屋中，燈火輝煌，窗櫺之上，人影搖搖，心說，這一定是貝勒爺的書房，要不然不能這麼講究，諸葛建看罷，隨着縱身形，繞到北上房的後窗戶，雙足掛着陰陽瓦，身形往下一垂，作出珍珠倒卷簾夜叉探海式，用舌尖溼破窗櫺紙，眇一目往裡觀看，只見屋中有二人談話，兩旁站立從人，在上垂首坐的這位，平頂長項，龍眉鳳目，天然生就的帝王氣相，在下垂首坐着的這位，方面大耳，三絳鬚髯，兩個人正在談話之際，諸葛建心中想道，大約上垂首坐着的這位，一定是

本府貝勒爺，下垂首坐着的這個人，不知道他是如何人也，此時就見下垂首的那個人說道，爺你回來，可曾見着童教師嗎，下垂首坐的那人說道，因為本爵由打抗州回來，成天的忙碌，我也無暇詢問，諸葛建聞聽此言，可就無意再聽了，准知道童林不在府中，自己打算要走，就見下垂首坐的那人說道，天不早啦，我跟爺你告假，咱們明天再談吧，說着話二人一同站起身形，往外行走，手下從人圍隨在後，亞似衆星捧月相彷彿，全都走出了客廳，諸葛建一想，我既然來到貝勒府，來訪童林，不想他未

在府中，本應當我就此回歸西勝鏢所，皆因我們綠林中有個規矩，俗語就是賊不走空，莫若我趁着屋中無人，我到裡面無論何種物件，我拿一樣兒走，他們要是查出來，必須質問童林，皆因他是府裡的教師，然後再來訪他，必能與他相逢見面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用手摸了摸後窗戶上的木削，把削子拔下來，輕輕的把後窗戶推開，隨着將身形一飄，身輕似燕，跳到屋中，用目往各處一看，在迎面棹兒上放着一個煙壺，自己伸手拿起來，帶在腰中，轉身要走，又一想明人不作暗事，何不留下我的戮記，倘若童林查出，也好表明我明人不作暗事，自己想到道裡，遂用手在腰中一摸，掏出來自己的戮記，打開盒兒，將戮記取出來，往棹子上面一按，然後把戮記盒兒帶好，這才將身形一縱，縱出了後窗戶，單胳膊肘兒跨住了窗戶台兒，然後輕輕的把窗戶關好，木削子仍然削好，這才擰身形上房，出離了貝勒府，順着大街往南走，來到城根兒下面，順着馬道上城，來到城牆上面，往下面觀看，並無人聲，這才將身形，縱跳到城下，復又矮着身形，往前行走，來到西勝鏢局的切近，繞到院牆子下面，擰身來到裏面，躡足潛踪來至裏面的跨院兒，來到屋中一看，衆人全都睡的正甜，自己把身上的衣服，整理整理，然後坐在方凳之上，輕輕將雙腿一盤，閉目養神，工夫不大，天光已然大亮，鏢局子的夥計進來，收拾屋子，衆人站起身形，預備臉水，大家梳洗已畢，及至吃過了早飯，諸葛建來到外面，繞了一個灣兒，自己又偷空兒寫了一個紙條兒，趕到晚飯後，大家各自吃茶閒談，諸葛建略為休息，天不到二更，衆人睡熟，自己又暗暗的出來，伸手摸了摸腰中，應用的物件俱在身旁，自己

仍然由打跨院兒的後牆跳出來就一直够奔正陽門，書不可重敍，照兒樣爬過城去，够奔貝勒府而來，來到府裡頭，這次是輕車熟路，仍然够奔廳房，將然來到太湖山石，一看前面有一人在太湖石前正自舞動雙手的兵刃，上下翻飛，諸葛建心中想道，此人必是童林，自己蔽住了身形，看够多時，猛然間想起昨夜晚帶走的煙壺，我何此放在大處的棹上，將字簡給他留下，約他到九公主墳會面呢，想到這裏，遂由打腰中連字簡帶煙壺都取出來，書中代言，這個地方就是諸葛建作事精細之處，昨夜把貝勒爺的煙壺兒盜走，今天上午又到貝勒府前面調查了調查，看着童林回來了沒有，打探明白了之後，自己這才出了安定門，打算遊逛遊逛，邇來邇去，可就來到九公主墳，一看四外的花牆子，裡面樹木參天，心說，這倒是個好地方，莫若我把童林約到此處，討論討論武學，倒是個絕妙的所在，看罷多時，這才留留達達的又進了安定門，一直回歸西勝鏢局，到了鏢局子裡面，先找了一張紅紙，暗含着寫了一個紙條兒，蓋上自己的戮記，帶在囊中，等到夜晚之間，這才來到貝勒府，正適童林舞動雙鉞，出神之際，諸葛建一看，心中歡喜，這才矮身形，慢慢的走向棹案近前，將字簡放在棹案之上，輕輕的用煙壺兒壓好，自己這才撤身形，慢慢走去，出離了貝勒府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想道，我這一走，回頭童林必然看見紙條兒，他真莫是英雄，明日清晨他必到九公主墳，倘若他不敢去，必然是無能之輩，諸葛建想罷，仍然回歸西勝鏢局，跳牆進了院子，走到後面西跨院上房屋中，看來看衆人正在酣睡，諸葛建隨着搬過了一個兀堯兒，輕輕放在山牆的旁邊兒，將身形坐穩，剛要合睛養神，就見旁邊走過一人，輕輕的拍了自己的肩頭一下，諸葛建一看，原來是雲霞道士杜清風，就見惡道低言悄語的問道，諸葛老將軍，你兩夜連着外出，但不知有何公幹，昨夜晚間你回來的時候，我未敢動問，今天爲何這般時候才回來呀，諸葛建聞聽，不敢隱瞞，這才把自己兩夜訪童林之事，跟杜清風說了大概，惡道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你留下字簡，約會童林到九公主墳前去比試，據我想，童林雖然年青，武術高強，你可未曾跟他動過手，我在護國寺可領教過了，不幸敗北，夜夜到他鏢局子裏行刺未遂，險些喪



命，既然諸葛老將軍約會童林，貧道情願隨你前往，你與童林當場比試，勝的了他，貧道不管，倘若  
是落敗，負道願助諸葛老將軍一臂之力，諸葛建聞聽此言，心中不住的輾轉，有心不叫杜清風去，又  
恐怕與童林動手之時，自己不行，有杜清風就是一條膀臂，又一想，我約童林到九公主攻，並非仇敵  
，不過是談談而已，老道前去，一定是借此由，要報他那一劍之仇，倘若童林問我個三言兩語，我有  
何言對答呢，但是又不能不叫杜清風去，惟恐他從中生疑，日後回山之時，與英王面前進些個謊言，  
與自己不利，諸葛建想够多時，萬般無奈，這才說道，杜道爺，既然你願意跟隨我够奔九公主攻，去  
會童林，我可并非是有仇，不過是素常的愛慕，故此我才設法與他相見一面，如果道爺決要去也  
行，我們二人動手之時，勿論如何，可不准你出頭露面，我不能失信與童林，道爺你若依着我的話你  
就去，如果不依着我的話，諸葛建也不敢勉強，杜清風聞聽諸葛建之言，遂說道，我跟隨老將軍此去  
，不過是暗地裡觀看，雖然你年邁，一條三十六節蛇骨鞭，宇宙皆聞，別看童林年青力壯，真要動上  
手，還未必贏的了老將軍，你老人家若是能將他打倒，我在暗地裏看着，也是喜歡哪，諸葛洪聞這才  
說道，既然如此，等到天明咱們二人一同前往，可不准你再告訴別人，杜清風點頭答應，二人復又各  
自打坐修神，工夫不大，天光大亮，大家起來梳洗已畢，杜清風隨湊至諸葛建的身旁，低言說道，老  
將軍，不但我一個人跟你去，還有一個人也要跟你去，諸葛建聞聽此言，不由得雙目一皺，遂說道，  
但不知還有何人願去，老道用手一指說道，就是他，諸葛建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野飛龍燕雷燕子坡  
，諸葛建看罷，遂向杜清風說道，杜道爺，非是我攔阻，皆因燕二爺的脾氣不好，再者說，他與童林  
原有比并之意，倘若他二人到看一處，未免就得動手，況且昨夜晚間我也曾對你說明，我這次約童林  
，比論軍法，不過是互相遊戲，如果燕二爺一去，童林必然以假認真，當場動手，到那時倒顯着我諸  
葛建不對嗎，雲霞道士杜清風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老將軍，我昨晚已對燕雷此話說明，我二  
人去不過是在暗地裡觀看，倘若老將軍真不是他的敵手，我們二人再出頭露面，幫助老將軍，諸葛建

聞聽，心中不悅，遂既說道，既然如此。你二人草草擊張，隨我暗自走出鏢局。咱們終奔九公主坟吧。惡道杜清風帶着燕雷頭前走。諸葛建後面跟隨，三個人出了西勝鏢局，各人提着自己兵刃包伏。順着大街，一直够奔安定門，出了安定門，來到九公主坟，三個人回頭往四外看了看，並無來往的行人，一同擰身上牆，跳到裡面，諸葛建在前，燕雷與惡道在後，三個人圍着裡面繞了一個彎兒。諸葛建一看，在大坟的前面有一張祭棹，心說，倒不如我在此等候，遂向燕雷杜清風說道，你們二位在那旁邊的大松樹上面，隱住了身形，萬不可次舉忘動。說着話，就見燕雷與惡道攀援而上，在樹的枝葉茂盛之處，二人隱住了身形，諸葛建來到祭棹相近，把上面所擺設的石頭五供，石頭祭品，全都搬運下來，自己遂在石祭棹之上，盤膝打坐，等候童林，工夫不見甚大，童林果然來啦，二人互通過了名姓，這才過招動手，後來一動兵刃，杜清風在樹上面一看，心中想到，諸葛老將軍一人對敵，已是棋逢對手，不相上下，我何不趁此機會，亮兵刃下去，併力死戰，那怕童林，惡道想到這裡，這才亮劍跳下了松樹，與諸葛建雙戰童林，老道這一下去不要緊，燕雷心中想道，我在蓬萊島聽仇成說道，說童林的武術平常，今天諸葛老將軍與杜道爺，兩個人雙戰人家，尚且難分勝負，趕到來年的三月三亮鏢之時，我一人怎能奪的了這十三省的總鏢頭，到不如今天我也去，我們三個人戰童林，只要將他打倒，要過了十三省總鏢頭的印信，那不就省的等到明年三月三了，燕雷想到這裡，隨着在大松樹上面，打開了包伏，取出自己的日月雙輪，包伏收拾俐落，這才一聲喊喝，由松樹之上，跳至塵埃，也加在一處跟童林動手，童林一看他們三個人合併爲一，與自己動手，只得抖擻精神，勉強接架，在先前還慢一點兒，趕到後來，四個人裹在一處，亞似走馬燈一樣，來回亂轉，就聽足下有唿夕的聲音，說來也真難爲童林，就憑自己掌中的雙鉞，接架他們四件兵刃，杜清風的寶劍，燕雷的雙輪，全都够奔自己致命處刺來，童林心中想到，要是照這樣工夫一大了，不用說叫我贏他們，就是我再想逃走都難，我何不施展你那六十四手進步連環鉞啊，想到這裡，將招數一變，雙鉞上下飛騰，亞似烏龍攪海

怪莽翻身，真有神出鬼入之妙，諸葛建暗中贊服，杜清風與燕雷一使眼色，兩個人也將招數加緊，在先前，童林一面接招，還可還招，此時他們二人的招數一加緊，童林可就沒有還招兒的工夫了，只可封閉躲閃，仰仗小巧之能，又戰了許久，童林堪堪力不能支，雖然說當時不至於傾生喪命，工夫大了也難免帶傷，正在這一髮千鈞之際，猛聽得有一人高聲喊道着童林，今日事在危急，爾爲何不二次拋劍亮劍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就如同空中打了一個霹靂，震開了滿天的浮雲相彷彿，心說對呀，今日我堪堪落敗，又有人提醒，我何不二次拋劍亮劍，自己想到這裡，此時已然日沒西山，天可就黑啦，打算找個破綻亮劍，可有一節，不能那麼容易，皆因他們三個人圍着自己動手，武學兒又全不弱，要打算撤步抽身跳出圈外，還得費事呢，童林一看杜清風的劍到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趕緊將身往右一閃，用左手鉞的鵝眉枝子，往寶劍上一支，右手鉞向老道面門擲去，杜清風趕緊撤身往旁邊一蹶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單鉞落地，童兒趁勢往外一蹶，未想到燕雷捧雙輪在後面追來，童林急忙轉身，左手鉞直奔野飛龍的面門打來，燕雷一看，說聲不好，趕緊將身形往下一矮，鴛鴦鉞順着燕雷的頭頂擦過，噹啷一聲落於塵埃，這也就是燕雷，換個別人還真未必躲的開，燕雷躲開這一鉞，抬頭再看林林，已然亮出了寶劍，將軟皮劍鞘往地下一擲，寶劍離匣萬道寒光，燦爛耀目，惡道杜清風口念無量佛，二位將軍，留神寶刃，此時童林將要擺劍動手，忽然就覺着心裏頭發燒，一股兒熱氣往上一蒸，耳朵裡吱吱作鳴，童林暗說不好，大約今天我耍吐血，自己趕緊由丹田一叫真力，鼻孔中往外一醒，用茄氣之法往下一壓，只覺得腹內咕嚕一聲，把腹內蒸沸的熱血才壓下去，書中代何，童林由打昨晚一早未眠，今天一天水米未曾沾唇，來到九公主墳，先與諸葛建動手，繼則過兵刃，緊跟着他們三個人戰林林，由清晨至到掌燈以後，真要是單打獨鬥，也不要緊，皆因與他們三個人動手，童林用的是強力，別說武術之中用強力不好，無論何種的運動，有兩種氣力不可用，一種是努力，一種是強力，什麼叫努力呢，就按舉砵子說吧，自己全身的力量，只可舉一百二十斤，要在衆目之下，被別人一激，要舉一百

六十斤的，雖然才少四十斤，要是猛然舉上去，這就叫努力，要是努出血來，不論長到多大的年歲，吃多少補藥，也補不過這個努傷來，今天童林與三個人動手，就謂之強力，雲震道士杜清風掌中的寶劍，論他的能為，與童林堪稱并肩，再加上野飛龍燕雷，掌中一對日月輪甚是驍勇，雖然說賽南極諸葛建的三十六節蛇骨鞭，不往自己的致命處進招，可是也得防範，論自己的武術，本敵不住們他三個人，皆因年青負氣，故此用強力，以全身的精力的抵抗之，又兼一日未曾用飯，自己的中氣可就壓不住，呼吸之氣，抑在了胸間，故此熱血往上一撞，自己趕緊用茹氣之法往下一壓，復又動手，一連數次，這次就覺着眼前一黑，身形往後一仰，撒手寶劍，只聽噹啷一聲響亮，寶刃墮地，翻身栽倒，童林躺看地下，自己可不知道有多大的工夫，將這口氣才緩路來，猛然睜眼一看，始知自己倒臥在地下，怔忡多時，心中暗想，我與他們三個人動手，就覺着眼前發黑，如何躺在這裡呢，莫非我已不在人世了嗎，又一看滿天的浮雲，隱蔽了星斗，明月忽明忽暗，一陣陣的寒風透骨，自己這才翻身坐起，一看自己的秋風落葉的寶刀，在一旁地上草中，炯炯的放光，雙鉞左右相襯，只見惡道杜清風手擎着寶劍，站着那裏紋絲不動，燕雷手捧着雙輪，瞪着雙睛，真好似土地廟內，泥塑的小鬼兒一般，站在一旁不動，賽南極諸葛建，手中提着三十六節蛇骨鞭，站在旁邊兒，也是不能動轉挪移，童林看罷，這三個人之中，除去諸葛建，杜清風與燕雷，都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既然我已栽倒在塵埃，他們爲何不將我置之死地呢，童林想到這裡，忽聽得有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叫道童林、童林聞聽，遂扭頭十觀看，只見在一旁站着一個老道，身穿黃色的道服，領下一部白髯，手中擎着一根鐵條，真是仙風道骨，童林這才想起來，這位穿黃道服的仙長，不是別位，就是在雙龍鏢局，杜清風前去行刺之時，就被這位仙長，用點穴法將他點住，那時我也曾問過他老人家的名姓，他老人家未肯明言，這裏必有原故，據我想共是兩次有人叫我拋鉞亮劍，都是那位仙長所爲，現在他老人家又來到這九公主坟，將他這三個人們制住，解救我童兒的危難，算起來，那位仙長對我童林已有三次活命之恩，待我上前謝過

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將寶劍拾起，雙手按劍站起了身形，焉想到仍然是恍恍惚惚，站立不穩，自己有心趕上前去，謝謝仙長救命之德，還沒等童林動轉，就聽這位仙長說道：童林，你先別動，貧道有話對你言講，想你既稱爲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作事就應當三思而後行，如今你並未見着人，就憑人家三寸大的一個紙條兒，約會你到九公主坟，你敢冒險前來，你此來，爲守你的信用，我却不懈，你就該當多帶幾個人來，以爲預防之計，倘有不測，衆人也好助你一膀之力，人家這是來了三個人，倘若他們來個十個二十個的，你豈不早死了多時嗎，你死如同草芥毫不足惜，豈不負你老師，命你與一家武術之心，他二人在江西臥虎山，傳授你的藝業，一十五載晝夜不離，苦心用盡，試問容易嗎，到如今你竟自單身來到九公主坟，倘若你被他三人所害，豈不虧負了你的老師授藝之恩嗎，童林聞聽仙長之言，不由得暗自點頭，面上帶着十分的慚愧，遂說道，今天童林遵從仙長的教訓，從此之徒，必當謹言慎行，決不敢心浮氣燥了，仙長聞聽此言，哈哈的大笑，遂說道，童林你看來，說着話，用手一指諸葛建等，接着說道，這三個人已被我制住，你看應當如何的罰落吧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他們三個人既被仙長制住，至於如何罰落，童林不敢自專，但聽仙長的指示，道爺聞聽此言，左手擎着鐵條十兒，右手一豎大指，口中說道，孺子真堪教也，我們戶之中的後生，俱照汝這樣行事，將來不難大顯榮耀，仙長將話說完，回頭用手一指杜清風說道，汝既跳出紅塵，身歸三清，就應當以慈悲爲本，善念爲門，才合乎出家人的道理，你不但不正悟參修，反倒作些不仁不義之事，現今你來到北京城，首先在護國寺遇見童林，你與他當場動手，童林拋鉞亮劍，一劍斬落你的道冠，那也是童林有好生之德，保你的性命，你就應當知非悔過，遠走他鄉，找個深山幽谷，隱姓埋名，修真養性，雖然不能成就大蘿的金仙，也落得一世消閑，延年益壽，才不愧道門二字，誰知汝有恩不報，反倒夜晚之間，够奔雙龍鏢局前去行刺，恰巧貧道我將你遇着，那時我看你所作所爲，實不能容，我有意將你結果了性命，怎奈貧道不忍再開殺戒，一時心生惻隱，將你放過，你既然兩次該死未死，你就應當離開北京城，

焉相你仍然是恃惡不悛，又調唆燕雷，你二人跟隨諸葛建，來到九公主墳尋隙，設非貧道相遇，童林必遭汝等的毒手，相你所作之事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今天貧道就當鐵條一落，擊碎你的頭顱，剷除了你這世上的惡人，皆因你我皆爲三清教的門人，這次我是看在咱們祖師爺的面上，再饒恕你最末的一次，倘若你再執迷不悟，不敢前非，小心你項上的首級，說着話，道爺用鐵條在杜清風的脊下一擊，就聽崩的一聲，雲霞道士嘍呀了一聲，這口氣才緩過來，口念無量佛，將劍交於左手，急忙轉身連竄帶跳，出了九公主墳，仙長見杜清風已然去遠，這才來到諸葛建的面前，用手連連的點指說道，諸葛建，相你這大的年紀，白髮蒼蒼，作事不當瞞昧天理，你既然無會童林，前來談話，你就不應當攜帶那兩個孽障前來，你等三人倚仗人多勢衆，羣戰童林，你作事就算口不應心，按你的行爲，貧道就應當結果了你的性命，皆因你這大的年紀，貧道實在不忍，再說動手之時，我在一旁看着，你未肯輕易進招，與童林有摸大的好處，我想你必有悔過之心，今天始且寬恕於你，望你日後不可再有這樣的舉動，你如再踏此軌，貧道可不寬容，仙長將話說完，然後用鐵條在諸葛建的脊背之上，輕輕一拍，遂說道，逃命去吧，諸葛建將這口氣緩過來，看了看童林，好相自己心中有多少衷曲，就是說不出來似的，遂長嘆了一聲，手擎三十六節蛇骨鞭，跳出了九公主墳，這位仙長見諸葛建去遠，這才來到燕雷的面前，將面目一沉，用手一指，口中說道，大胆的燕雷，誰相你知恩不報，反來爲仇，童林看你是一個英雄，有心連絡於你，你不該在西勝鏢局，掌打他的弟子甘虎口吐鮮血，那時節你就當把甘虎送到雙龍鏢局，見着童林，必須將其中的情節對他說明，當面與他陪禮才是，你不但不前去與他陪禮，反倒今天聽信惡道杜清風之言，跟隨諸葛建來到此處，倚仗你們人多勢重，要打算將童林置於死地，既被貧道遇着，焉能趁了爾等的心願，你別看我將杜清風與諸葛建放走，皆因他二人所作所爲，倘有可恕，惟獨你這個孽障，作事狠毒，不顧天理，若將你留在世上，爲禍不小，來來來，貧道先結果了你的性命，給童林除去後患，說着話，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慈眉緊皺，善眼圓睜，左手攏髯，右手

## 雅 正 俠 圖

## 第十集

舉起鐵條，照定燕雷的頭頂便擊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聽童林高聲說道，仙長手下留情，說話之間，已來到道爺的面前，接着說道，祖仙長饒恕燕雷的性命，道長聞聽此言，將手撤回，鐵條往地下一戳，看了看童林，遂說道，今天我是給你除出後患，你為何攔阻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仙長請想，燕雷雖然與我有仇，我並不與他計較，相他們三個人，一同前來不利於我，被仙長用點穴法把他們點住，你老人家已然發了惻隱之心，恕了杜清風諸葛建，燕雷雖該萬死，望你老人家看在弟子的面上，開恩釋放了他，倘若他日後舊習不改，再追取他的性命不遲，童林將話說完，不住的給仙長行禮，道爺聞聽，不住的點頭，長嘆了一聲說道，咳，仁哉童林，義哉童林，遂向燕雷說道，爾來看，汝屢次尋仇於童林，按你的行爲，別人豈能放過，惟獨童林寬洪海量，屈己恕人，不但不加害於你，反倒與你講情，非是出家人意狠心毒，苦苦的要結果你的性命，皆因你行事不仁，如今我看在童林的面上，將你饒恕，倘若日後你再有如此的行爲，貧道遇上，定追汝命，仙長將話說完，將妖手的鐵條舉起來，照定燕雷的脊背之上，惡狠狠的打了一下，就聽吧的一聲，燕雷咬呀了一聲，才把這口氣喘過來，手擎着雙輪看了看道爺，又看了看童林，這才將雙輪一合，墊步擰腰，往外一蹶，跳出九公主坎，就逃走了，道爺一看燕雷已去，遂說道，童林，今天這回事，大概你明白了吧，從今以後，作事必要三思而後行，倘若再者如此的輕舉，性命豈不可危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連連的稱是，遂與仙長行禮，謝過救命之恩，佛長用手摻起童林，遂說道，方才我看你與他們三個人動手，錯用了強力，險些吐血，故此栽倒在地，雖然說你用茹氣之法，將這口血壓下去，可有一節，你這個腹中的血液，不能歸原，將來必然還得吐出來，在最近的時期，可不許吐出來，皆因堪堪已到亮鏢會，於血要是吐出來，又得費許多日限的修養，豈不就誤大事，說着話，道爺由腰中一伸手，取出一個小葫蘆，長約五寸多，上下的肚兒配的十分好看，可沒有蔓兒，在葫蘆嘴兒上塞着一個紙綳子塞兒，道爺伸手把紅綳子塞兒拔下來，由打裏面取出一粒丸藥，約有黃豆大小，仍然把塞兒堵好，把葫蘆帶至腰間，拿着這粒丸藥向童林



說道，貧道這裡有一粒藥，你暫且把他嚼碎了吃下去，雖然說不能保全於血永遠不吐出來，但是你吃下去不動肝氣，於血一時半時的也不至於吐出來，說着話，將藥遞與童林，童林趕緊伸手接過來，心中想道，按說這粒藥我不能吃，皆因我與老道素不相識，老道既待我有數次活命之恩，決無害我之意，想到這裡，遂將這粒丸藥放在口中，嚼了嚼往下一燕就覺喉膈之中，一陣異味接香，藥到腹中，只聽咕魯作响，心中十分痛快，童林這才說道，童林數次多蒙仙長救命，如今又賜仙丹，你老人家待弟子之大恩大德，可不知童林何時能報，道爺聞聽此言，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，出家人講究的是功德二字，不望人報，你急速收拾兵刃，貧道去也，童林聞聽，趕緊說道，仙長留步，童林向有一言禱教，道爺遂即站起身形，遂說道，有話慢慢的講來，童林說道，敢問仙長在那一座名山修練，尊姓大名，求你老人家示下，道爺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你要問貧道的來源，你且聽了，一天星月訪賢良，英雄落難一感傷，若問貧道名右姓，三月三日必登場，道爺將話說完，一幌銀髯，手中的鐵條一戮地，身形往樹林中一縱，三幌兩幌蹤跡皆無，童林不由得一怔，心說，這位仙長身法如此靈敏，行動如此神速，就是我那二位老師，也未必如此。據我想這位仙長非劍即仙，想罷，這才下腰揀起自己寶劍，插入軟皮鞘中，圍在腰間，復又揀起雙鉞，走到祭掉的前面，用包伏把雙鉞包好，然後把祭掉上的祭品，完全擺很，這才手提看包伏，越出九公主墳的小牆去，抬頭一看，滿天浮雲已散，真可謂碧天如洗，萬籟無聲，皎皎明月，照如白晝，此時天光約有二鼓，自己這才遑遑達達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安定門，守關軍正要關城門，童林緊行了幾步，來到城門且近，守城人一看認的，遂說道，童教師爺，你這是上那兒去啦，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呀，童林說道，皆因城外有朋友請客，多貪了幾盃，故此回來晚啦，你們幾位辛苦着吧，咱們改天見，說着話，童林進了安定門，來到富貴巷的巷口，這才來到自己的家門口，用手拍門，就聽裡面問道，誰呀，童林答言說道，是我，只見大門一響分爲左右，童林進了過道，遂問道，家中有什麼事沒有，家人說道，沒有別的事，衆位少候客都由鏢局子裡回來啦，

童林點了點頭，往裡行走，家人將門關好，童林穿宅過院，來至在廳房裡面，一看衆弟子尙未安眠，正在談話之際，劉俊一見老師，趕緊率衆站起身形，童林這才把包袱放在一旁棹案之上，然後落坐，劉俊獻茶，留神一看童林的面孔，不由得一怔，遂問道，老師你這是怎麼了，因何你老人家面上的氣色，如此的不好看哪，童林聞聽，吓了一跳，趕緊命夏九齡把鏡子取過來，自己接過來一照，只見得自己的面目清白，亞賽天將亮的時候窗櫺紙一般，童林照完了，把鏡子放在一旁，遂說道，你等若問，爲師是這麼這麼一段事，就把單人到九公主墳赴諸葛建之約，前後的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直說到仙長賜藥，衆弟子聞聽童林之言，莫不咋舌，衆人心說，就憑我的老師，他老人家的名望，可稱四海皆聞，在九公主墳尙且遭如此的大險，若非那位仙長解救，焉有他老人家的命在，好險哪好險，衆人正自思想，就聽童林說道，劉俊，今天爲師所說的這片話，你等要牢牢的緊記，從今以後，你等衆人對於武藝，要各自用心，不可大意，論爲師我的武學兒，總算比你們強的多了，到如今還險遭不測呢，何況是你們哪，衆弟子聞聽，各自點頭，童林將話說完，遂吩咐劉俊道，你命廚師傳給我熬半鍋豆米粥來，劉俊答應一聲，轉身形出去，來到廚房，吩咐大師傅已畢，回歸廳房，工夫不大，大師傅將粥熬好，送到廳房，童林遂喝了兩盃，所爲的是定定神，皆因自己險些失血，不敢動油膩，先用豆米粥調和調和自己的胃腸，把粥喝完了，這才叫徒弟們都去安歇，然後遂將兩條腿一盤，打坐養神，及至天光大亮，徒弟們來到屋中，給老師問過了安，然後要請童林下場子，童林覺着自己的身體，還是有點不合適，遂命劉俊代爲指示，劉俊答應一聲，與衆師弟帶到後院兒，前去練武，童林又叫家人去到貝勒府給自己告假，就提我身體不爽，家人答應轉身而去，單說劉俊，帶着衆人來至場子當中，按秩序用工，下場子先踢兩趟腿，然後溫習掌術掌法，以及各種的兵刃，竄高蹠矮，小巧的技術，先各自單操已畢，緊跟着兩個人一對打對子，衆人用工已畢，把場子收拾乾淨，一同來到前面廳房，來到屋中一看，貝勒爺來啦，正跟老師談話，書中代言，口勤爺一聽童林身體不爽，把他老人家吓了一跳，

裡窺見的家人打發走了，貝勒爺吃完了點心，這才由打自己的府中出來，够奔童林的住宅，剛一上台階兒，童宅的管事的可就看見了，趕緊過來給貝勒爺請安，遂說道，爺你今天怎麼這麼閑在，貝勒爺帶笑說道，覬聽海川身體不爽，本爵特來看望，管事說道，爺你在此稍候，我到裏面給你回一聲，叫我們教師爺前來迎接你老人家，貝勒爺連連擺手說道，不必不必，既然他身體不爽，倘若出來再受了風，豈不是更不好嗎，貝勒爺一面說着話，一面往裡行走，管家頭前帶路，來到廳房，將籠籠打起，貝勒爺來到屋中一看，童林正躺在床榻之上養神，一看貝勒爺進來，隨着反身坐起，口中說道，童林不知貝勒爺駕到，未曾接待，望求爺恕罪，說着話，由打床榻之上下來，那個意口要給貝勒爺行禮，貝勒爺趕緊相攔，遂說道，海川不可，既然你身體不爽，千萬不可勞動，我聽家人說你不適，我甚不放心，故此我來看看你，你先坐下，咱們爺兒兩個還用客氣嗎，說着話，貝勒爺伸手拉過一個兀癡兒來，坐在童林的床前，遂問道，海川，昨天早晨你由打府裡出來的時候，不是好好的嗎，因何一日未見，你就會病了，童林聞聽，並不隱瞞，把昨天已往之事細說了一遍，將話說完，再一看貝勒爺，只聽得二目出神，亞賽癡呆了一般，怔忪多時，只見貝勒爺微然嘆了一口氣說道，海川，聽你之言，好不驚險，你我在江南地面，終朝與俠劍客在一處盤桓，也沒聽過相你所說的這位黃服之仙長，所作之事若神龍見首不見尾，真叫本爵欽佩之至，如果日後你再遇着這位仙長，千萬把他老人家陪到府裡來，我一定得與這位仙長談談，童林聞聽，連連答應，正在這麼個工夫，劉俊帶領着小弟兄們進來，先給貝勒爺請過了安，然後在一旁站立，此時貝勒爺站起身形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，你這個病雖然不算什麼大病，可是也得靜養，你千萬不可勞動，我明天再來看你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想童林有何德何能，敢勞貝勒爺親身至此，探視童林，你老人家對待童林的大恩大德，但不知何日能報，說着話的聲中，帶着悲悲切切，貝勒爺搖頭說道，海川哪，你說的這片言語，咱們爺兒兩個可談不到，按說本爵我闔府的人等，生命財產，皆賴你一人保護，要是一談這個話，咱們不就遠了嗎，你還是好好的

將養身體要緊，說着話，貝勒爺轉身往外行走，童林趕緊下了床榻，要親自相送，貝勒爺伸手攔，口中說道，海川，你就別客氣啦，童林一看貝勒爺竭力攔阻，這才說道，劉俊代爲師，送送貝勒爺吧，劉俊答應一聲，這才將貝勒爺送到大門以外，貝勒爺轉身說劉俊，你回去好好的伺候你師傅去吧，千萬別叫你老師生氣，劉俊點頭說道，不勞貝勒爺囑咐，劉俊理當伺奉，說話之間，只見貝勒爺走進了貝勒府，劉俊這才轉身回歸廳房，書不可重叙，童林在家中養病，貝勒爺也時常的過來瞧看，童林雖然有病，二五更的工夫總未拋棄，暗含用茹氣之法，運動腹內的氣工，醒清氣，換濁氣，出納的口訣，這茹氣之法在練武術之中，就是養氣之工，就連僧道兩門說吧，要打算修煉長生之體，都得用這一手工夫，由打茹氣之中，再加喝吸天罡的正氣，只要是日久天長，加以善養，就可以延年益壽，童林由打運用茹氣之法以來，是有兩月有餘，自己的病體可就算是腹舊如初了，時常也不斷的上貝勒府裏瞧看貝勒爺去，貝勒爺要是高興，爺兒兩個就談會子，趕上飯口，就在府裡用飯，書要簡斷，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已到年終，貝勒府置辦新年用品食物，甚是忙碌，童林一看貝勒府都張羅着過年，自己回到家中，也派徒弟們把過年應用的物品置理齊畢，到了新年這一天，童林也沒上貝勒府去，就在自己家中大過新年，真是豐盛盛，到了晚飯之時，童林在當中一坐，四週圍有衆弟子相陪，酒肴滿案，自己的徒弟，輪流着給自己斟酒，童林非常的高興，自己一想，雖然說以前受了些個辛苦，到如今父母兄弟團聚，又有許多的弟子圍隨，真正的是無限快樂，自己越想越高興，隨開懷暢飲，工夫不大，師徒他兒幾個吃了個酒足飯飽，家人將殘席撤去，衆人漱口察臉已畢，然後落坐吃茶，童林跟小弟兄們隨便閒談，直到夜靜之時，童林來到後面，一看自己的父母跟兄弟童緩，已然將香

上完啦，老少三位正在屋中圍坐談言，童林來至佛前，恭恭敬敬的大拜了四拜，然後又到父母，面前辭了歲，遂坐在一旁又在父母的跟前說了些個笑話，把二位老人家哄的眉開眼笑，童林又跟兄弟童緩說了會兒閑話，這才吩咐從人把徒弟們叫進來，給師祖父師祖母磕頭，然後童林把小弟兄們又領出來

，在前廳又擺上酒席，以作通宵夜飲，直非到天將發曉，這才命從人把殘席撤去，預備淨面水，師徒爺兒幾個察面漱口梳洗已畢，從人將茶泡好，大家吃茶完畢，童林帶領衆弟子，來到後面給二位老人家拜年，兄弟童緩與徒弟們給自已拜了年，家人等與主人拜年，童林吩咐賬房領賞，吃過了早飯，有心帶着徒弟們去給貝勒爺拜年，又一想貝勒爺一定也是一夜未眠，此時我若帶着他們前去，恐怕攪了貝勒爺的歇息，想到這裡，遂叫徒弟們把每日所學的武術，各人心得的技藝，當此正月初一，新春之首，每人練一手兒助助拳興，徒弟們答應一聲，各自把長大的衣服脫下來，由打劉俊爲首，挨着秩序的往下練，童林在一旁看着，心中甚喜，雖然說徒弟們走隨自己在一塊兒沒有多少日子，到如今的武工，全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啦，要說高，可高不到那裡去，不過此時都把武術的精義找着啦，童林不叫得心中暗想，我童林奉師命下山，別開天地，興一家武術，真要把我的武學兒，傾囊相授與他等，我的門戶何能不發達呢，他們衆人之中，若有一個成名露臉的，一代一代傳流後世，也不愧我那二位老恩師，對待我這一片苦心，自己想到這裡，心中一高興，遂向徒弟說道，今天爲師給你們衆人練一手兒，這手武術雖不敢說是絕藝，不過是咱們門戶之中，武術的根基，說着話，自己站穩了身形，雙手下垂，遂說道，這一手兒工夫你等多多留神，千高不可大意，徒弟們聞聽童林之言，各自留神觀看，但見老師童林將身形站好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後，雙掌往下一扣，身形一矮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走，左右手來回替換，在先前還慢，越走越快，其行似飛，雙足堪可離地，圍着院中繞彎兒，這就是童林當初在江西臥虎山，繞樹六年之工，故此現在才有這種奇藝，這兩隻手倒換着往前走，要在童林的門戶之中，這一招兒名兒叫探馬掌，要到形拳裡頭可就不然了，按形掌的名目，這一招兒叫猿猴兒，童林一面練着，一面向徒弟們說道，你們看明白了嗎，這就是咱們拳掌之中的根基，說着話，復將雙掌一擺，這才按定了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掌不離脅，肘不離胸，龍驤虎坐，兩腳踢膝並行，運動自己的柳葉綿絲磨身掌，進步連環六十四式，共合一百二十八手，兩條臂膀忽伸忽縮，上下盤旋，身形滴

溜溜的亂轉，小弟兒們只看的目瞪口呆，約兩個多時辰，童林才將這套掌法練完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行，雙手一垂，收住了式子，然後由打鼻孔之中往外一醒，有兩道白氣，這才叫一元復始，然後在旁邊一站，用手一指劉俊說道，你是我長門戶的弟子，從今以後，你們學藝之時，你必須從中囑咐他們，這一套拳無論有多少，你們衆人要分着記着，腦力好的多記幾招兒，腦力微差的少記幾招兒，然後你等衆人，再往一塊兒一湊，有不明白之處，來問爲師，果能如此，你們的武學長進就更決了，衆人聞聽童林之言，一同說道，弟子李謹遵恩師的吩咐，童林這才率領衆弟子，仍然回大廳休息，用罷了晚飯，童林命衆弟子前去安歇，自己打坐養神，一夜無事，次日天明，童林與衆弟子各自梳洗已畢，童林帶着衆人由打家中出來，一直來到貝勒府。就見回事的由打門房裡出來，衝着童海川說道，教師爺，我給你拜拜年吧，童林說道，見面發財吧，貝勒爺起來了沒有，回事的說道，貝勒爺早就起來啦。此時他老人家正會着客呢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是那一位呀，回事的說道也不是外人，就是年羹堯年大人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心中想道，既然貝勒爺陪着年大人在此談話，我們爺兒幾個要一進去給貝勒爺拜年，倒顯着打攪了，莫若我們爺兒幾個暫且回去，等年羹堯走後，我們再來，童林正自思想，就見由打裡面出來一人，口中說道，教師爺，你爲什麼今天才來呀，童林一看，原來是大管事的何吉集，童林緊走了幾步說道，你過年過的好哇，我給你拜個年吧，何吉一看，緊緊搶步請安，口中說道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那裡敢勞動你給我拜年哪，你闖宅全好哇，童林說道，承問承問，童林遂將小弟兒們叫過來，給大管事的拜年，何吉趕緊還禮，童林說道，我帶領徒弟們前來與貝勒爺拜年，既趕上年大人在此，我先回去，一會兒我再來，何吉聞聽，連連擺手說道，教師爺，你快進去吧，貝勒爺正想念你呢，方才問下來啦，我回的是你未到，你緊緊帶着少俠客等，見見貝勒爺去吧，童林聞聽，這才帶領衆弟子一直修奔裡面，來到外書房的門首，伸手推開屏風，來至屋中，貝勒爺正跟年羹堯在一處談話，就聽屏風一響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童林帶領衆弟子，來到屋中，貝勒爺笑嘻嘻的說道，海川，

## 雍 正 劍 俠 圖

## 第 十 集

怎麼你還等到今天來呀，昨天你爲什麼不來呀，童林聞聽，趕緊向前請安說道，跟爺回，童林本打算昨天來，皆因怕你老人家新年勞累。故此未敢前來，今天我帶領徒弟們，來給你拜年，爺你請上，童林給你拜年。說着話，一伸手撩起大褂，欲行大禮，貝勒爺急忙欠身，用手相攔。口中說道，海川哪，咱們爺兒兩個說至了就算，童林又命劉俊等過來，給貝勒爺磕頭，劉俊率領衆人按秩序給貝勒爺磕頭，然後都在一旁垂手站立，貝勒爺又說道，海川，這位你認得嗎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童林聞聽，舉目觀看，只見貝勒爺的下垂首站立一人，中等的身材，身穿紡綢的棉褲棉襖，外罩藍寧綢的薄棉袍兒，上身套着元青色的馬褂兒，足下穿白襪青緞子厚底兒皂鞋，往臉上看，白素素的一張四方臉面，兩道長眉，直插入鬢，一雙虎目皂白分明，通關的鼻梁兒，準頭端正，兩顴高聳，四方海口，大耳有輪，額下三絡鬚，約有半尺多長，根根見肉，一絲兒不亂，光頭未戴着帽子，漆黑的一條髮辮，童林看能，就聽貝勒爺說道，海川，這位姓年雙名羹堯，官拜禮部侍郎，然後又用手一指童林，遂向年羹堯說道，老年哪，這位就是我時常對你提念我府中的教習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原來是年大人，久聞大名，未能得會尊顏，今天相逢，童林幸甚，年大人聞的此言，急忙還禮，二人彼此客氣一番，別看年羹堯是朝廷的二品大員，他可不敢小看童林，雖童林是貝勒府看家護院的教師，皆因他有俠客之稱，連貝勒爺全都十分的敬重他，何況是別人呢，童林跟年大人見完了禮，然後叫徒弟們道來，也與年大人拜年，童林又向劉俊說道，你暫領你兩師弟們回去吧，我在貝勒爺這兒談會兒話，家中有什麼事，前來送信，去吧，劉俊答應一聲，遂向貝勒爺年羹堯請安告辭，帶着衆師弟回家不提，單表貝勒爺，遂吩咐手下人擺坐，家人急忙調擺棹椅，放好盃箸羹碟兒，擺放已畢，然後又把冷葷熱素，各種的蔬菜，樣樣兒擺好，把酒溫得，然後貝勒爺讓座，三人彼此謙遜一番，還是貝勒爺在當中落坐，貝勒爺親自執壺把盞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貝勒爺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，今天咱們在酒席筵前，把你平生所學武術中的奧妙，當面談一談，我與老年也好



一他耳福，童林聞聽，連連擺手說道，爺你這個話可不是這樣的說法，要是你老人家一個人，無論問什麼事，只要童林知道，我必然說明，今天同着年大人在此，久聞他老人家文武雙全，曾受過異人的傳授，武術可稱絕倫，今有他老人家在此，童林焉敢胡說。年羹堯聞聽此言，趕緊抱拳說道，童俠客不要客氣。雖然我自幼習學武術，所學者俱是平常的技藝，今天借着貝勒爺他老人家的興致，不才願聞童俠客的高論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年大人既不怕污耳，我就把我學藝及出世以來，所經歷之事談一談，年羹堯說道請講，童林說道，我當初在家中因事所迫，逃奔在外，行至江西臥虎山，遇見兩位高人，把我帶至在玉頂玉皇觀，教授我各種的武藝，又誰知童林德薄才淺，所有我那二位老恩師的長技，我一手未得，現今回憶當年練藝，也是我自己未曾留心，故此才落了個一無所長，年大人聞聽，遂說道，童俠客所說的言語，可稱得起笑話了，你既說身無長藝，為何江湖之上婦孺皆知，你叫鎮八方紫面峴峩俠呢，你如今所說之話，豈不是前言不答後語了嗎，童林未及答言，就聽貝勒爺着急說道，老年哪，只顧你跟海川這麼一打攪，我聽着實在膩煩，我想海川是個痛快人，今天怎麼麼反倒這麼文縷縷的呀，你可別跟老年學，他的外號兒叫年羔，一開口就是之乎者也矣焉哉，百般的客氣，依我說海川無論說什麼，老年你不聽打攪，海川你就直來的談來，童林只得把自己在江西臥虎山玉頂玉皇觀，跟隨二位恩師學藝一十五載，以及武術中的精妙，自己出世以來所經所遇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貝勒爺聽罷，心中非常高興，這位年羹堯初與童林見面之時，一看童林那身兒穿章打扮，未免就有點兒看不起他，此時一聽童林所論武學中的深奧，倒把自己吓了一跳，心說，看起來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這才叫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聽童林所講所論，果不愧人稱俠客，童林又問年羹堯的武學兒，年羹堯一一的回答，童林一聽年大人所談的武術，也頗津津有味，遂問道年大人，但不知你的武工，是那一位所傳，年羹堯說道，童俠客你要問，這話可就長了，想當初我學藝之時，是這麼這麼一段事，童林聞聽，心說，原來如此，書中代言，年羹堯在東四牌樓二條胡同

他父名叫年家林，母親楊氏，家林在朝爲官，官拜吏部的郎中，因老年辭官，在家中納享清閑之福，所生兩個孩兒，長子年羹堯九歲，次子年照堯七歲，年家林一想，自己是個官宦的人家，雖然說告了老啦。這兩個孩兒我可不能不注意，我得先請一位有名望教導的老師，好好的教導教導他們兩個人，將來若是得個一官不職的，我年氏門中，豈不是大顯榮光嗎，與我的臉上也體面，想到這裏，老人家才派手下人，到外面聘請有名望的教讀的先生，年老員外這一吩咐，手下的家人也真能幹，就請了一教書的老師來，姓張雙名有才，年紀也就在五十上下，還是一位飽學的秀才，家人把這位張老夫子，陪到了年老員外的書房，年老員外一看這位老夫子，面上帶着一團的正氣，兩撇兒花白鬚，方面大耳，家人指引說道，老夫子，這位就是我們年大人，又一指張先生說道，這位就是張老夫子有才，年員外與張有才彼此作了一個揖，然後讓坐，家人獻茶，年家林陪着張有才談話，先談了談經典，又談了談子史，年老員外一聽張先生所談，准知道這位老夫子是一位飽學，然後又談了會子閑話兒，這才命家人給張老夫子收拾住室。另外派一名家人伺候先生，又找了一個書童，把後面書房打掃清淨，在當中放好了棹案，共好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，又把一切應用的東西，全都預備齊畢，然後稟知老員外，年老員外把歷書取過來，交與張老夫子，張有才把歷書接過來，擇妥了吉日，趕到入學的這一天，書童兒把張老夫子領到後面書房，先生一看，屋子雖然不大，擺設甚是整齊，在屋子的正當中是架几案，上面供着一個神龕，架几案的前面是一張八仙棹兒，兩旁邊兒的太師棹子，在窗戶的前面，擺着兩張方棹兒，方棹兒的後面放着兩把椅子，兩旁是几凳，靠着裡邊兒放着一個書櫃，兩扇玻璃門兒，裏面放着各種的書籍，張老夫子又看了看八仙棹子，放着墨紅的硯海，以及文房四寶，應用之物，無一不備，張先生看罷，這才在上首兒的椅子落坐，書童把茶斟上，自己慢慢的吃茶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年老員外帶領着自己的兩個孩子，來到了書房，張先生一見學東來了，趕緊站起身形，一看這兩個學生，全都衣冠齊楚，就聽老員外說道，老夫子，我把這兩個孩子交與先生，求老夫子多多分神

替我教訓教訓，束修定然從優，只要他們兩個人肯學，我定然不惜資財，張老夫子聞聽此言，連連的擺手說道：「員外，束修倒不必提在話上，只要是這兩個學生肯用功，我必然盡力的教授，員外聞聽，微然一笑，遂命藥堯熙堯過來，給先生作揖，家人取過了拜墊，先生焚香已畢，藥堯熙堯二人先拜聖，後來老師行禮，禮行已畢，員外告辭，張老夫子送至外面，這才回到書房，坐在椅子上面，叫兩個學生把書拿過來，每人上了三行，初蒙的學生念的，也不過是三字經百家姓，先生一看這兩個孩子性質不一，熙堯雖然十歲，倒十分的穩重，藥堯可就不然啦，他雖海九歲，却玩皮異常，先生給他上了三行書，他不但念，反倒把書本兒一合，坐在那裡，呶着小嘴兒，一語不發，自己心中想道：我父親這麼大年紀，够多麼糊塗，花這麼些個銀錢，請了這麼一個先生來，所教的也不過就是幾本兒小圖書，就是全念完了，也沒有什麼用處，據我想念這個書還不如學武呢，把式練好了，不但可以報效國家，還可以防身，自己坐在那裡左思右想，他可就沒念先生給上的那三行書，工夫遲了不小啦，張先生命他弟兄二人按秩序背書，別看熙堯小，把書放看先生面前，自己作了一個揖，將身形一轉，三行書背完，一字不差，張老夫子非常喜悅，又給熙堯上了兩行，叫他拿去坐在一旁念去，這才叫道：「藥堯，過來背書，年藥堯本來就沒把這三行書放在心上，自己只顧胡思亂想，一時一聽老師叫他背書，他就是一怔，見說道老師，我這兒還沒念熟呢，念熟了再背吧，張老夫子聞聽，遂帶氣說道：「年藥堯你怎麼這麼笨哪，你跟你兄弟一塊兒上的書，他比你年念小，他都背完了，你怎麼會沒念熟呢，今天咱們這麼辦，你趕緊快念，念熟了腳墊就背，如果你仍是背不過來，到了放學吃飯的時候，我可不放你，年藥堯聞聽此叫，就應當趕緊把書翻開，快念才是，他不但念，反倒把書往旁邊一扣，將身形往掉上一爬，在那裡生氣，張先生一看，遂說道：「哈哈，你這孩子好大的脾氣呀，我叫你念書你不念，反倒爬伏在那裡不動，好好，到了放學的時候，我要放你才怪呢，到了放學的時候，先生果然把年藥堯放走，不放年藥堯，自己叫書童擺一開飯，張先生不慌不忙把飯吃完，嗽口察臉已畢，坐定了

吃茶，一看年羹堯還在那裏不動。自己看着又有氣，又是笑，仍不答理他，此時正是六月中旬，張先生吃了個酒足飯飽，忽然一陣心血來潮，遂將身形往外一倚，把右胳膊放在架几案上，手托着額際，慢慢的可就睡着了，此時年羹堯爬在棹案之上，聽了聽先生也不說話，慢慢的抬起頭來一看，屋中沒有別人，就剩下先生在棹案上鼾睡，不由得自己有氣，先生把飯吃飽了，兄弟也吃飯去啦，書童這個東西他不管我餓不餓，他就出去啦，先生不放我去吃飯，你一定是因為我背上這三行書來，想我父親花了許多的錢，把你請了來，是叫你教給我們哥兒兩個真正的見耐，誰知你就教給我這二本小書，就滿打我滿都念會了，上那裡作官去呀，你吃飽了喝足了會睡，我也走啊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站起身形，慢慢也走出了書房，來到外面，自己心中想到，我得想個出色的壞法子，把他赶跑了，我也就不用念書了，自己出了角門兒，順着箭道往後走，正然低頭行走之間，就聽前面有人叫道，大老爺，你還不吃飯去，方才我聽書童說，你在書房裡面背不下書來，先生不讓你用飯，此時你背過來了嗎，年羹堯聞聽此言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後花園的花兒把式金三，手裡拿着一個瓶子，可不知裏面盛的是什麼東西，年羹堯遂向金三說道，你這是做什麼去，你怎麼知道我没背過書來，金三說道，我聽書童說的呢，我准知道這位張先生教不了少爺你。他一來的時候，我就看不起他，他不過是個書獃子，焉能叫的了你呀，再說你喜的是武，並不喜文，他將真正出奇的文章，教給你點兒，也不枉少爺你用一番工，教給你念幾本通俗的小書，他就這麼大的脾氣嗎，年羹堯聞聽金三之言，遂說道，我也是看着他這樣兒有氣，我有心叫咱們家裡的長工，先把他打一頓，給我出出氣，你看好不好呢，金三忙說道，不行，少爺你千萬別那麼辦，這個張先生是咱們老員外花錢請來的，你要是叫長工把他打走了，若被員外知道了，豈能容你呀，年羹堯說道，要不然我這口氣怎麼出呢，金三一笑說道，要說別的事我辦不到，要是出個壞主意，我可稱第一，咱們要是把他赶走了，老員外知道了一定不容，咱們想個法子把他氣走了，就是員外知道了，也不能怨咱們，年羹堯聞聽，心中甚喜，遂問道，金三你有什

麼好主意呀，金三用手一指，自己手中拿的這個瓶子，口中說道，少爺你看見了沒有，這個瓶子裡面，雖不算什麼緊要的東西，足能把張先生氣走，年羹堯問道，究竟瓶子裏是什麼呢，金三遂把瓶子蓋兒擰開，年羹堯一看，原來是半瓶蠍子，都有三寸多長，大約有二十多條，年羹堯看罷，遂向金三說道，這個蠍子有什麼用處，金三說道，我把這半瓶兒蠍子拿走，到書房之中，所有張先生應用的東西之中，一個地方給他攔個三條二條的，到了他拿東西的時候，他是摸那兒那兒蜚，如果把他蜚不跑，咱們再想第二個法子，年羹堯說道，這個主意倒是好，無奈一節，這個蠍子是活的，我要是把他放在那裡，他要爬着走了，那怎麼辦呢，金三說道，不要緊，我有個主意，你把喝完了的乏茶葉找一把，要有放蠍子的地方，拿乏茶葉把他圍好了，蠍子貪着吃乏茶葉，他自然就不動啦，你想我這個法子好不好，年羹堯聞聽，帶笑說道，好，你把乏茶葉找了來，回頭我賞你兩吊錢，金三笑嘻嘻的說道，少爺你在這兒等一會兒，說着話，金三够奔後面去了，工夫不大，端了一盤乏茶葉來，遞與年羹堯，年羹堯左手接過盃來，右手拿着瓶子，遂向金三說道，這個法子如果不行，回頭你再想別的主意，金三

笑着說道，就這麼辦，書中代言，金三的蠍子是怎麼來的，皆因這兩天天熱，金三晚晌睡不着覺，沒事他就打着燈籠找蠍子，拿往了就在瓶子裡頭，兩子找了二十多個，他正要送到藥鋪裡頭賣幾百錢，沒想到碰見年羹堯啦，他才給出了這麼個壞主意，不提金三，單表年羹堯一隻手拿着盛蠍子的瓶兒，一隻手端着一盃乏茶葉，順着箭道往後行走，過了角門兒，慢慢的來到書房，啓簾籠一看，張先生

尚在熟睡，屋中並無別人，自己這才輕輕來至屋內，湊到張先生的棹案前面，把茶葉盃放下，把瓶子蓋兒擰開，一伸手由筆筒中輕輕拿出兩枝筆來，由打瓶子裡頭夾出了三個蠍子，放在筆筒之中，不等蠍子往外爬，就抓上一點乏茶葉，然後又把視水盃兒裡的水倒出來，也放裡頭兩條蠍子，擲裡頭點兒

141

乏茶葉，又在黑紅視海盛水的槽中，一邊兒放上一條，用乏茶葉蓋好，完全收拾好了，連筆帶蠍子瓶子乏茶葉盃，全都藏在嚴密的所在，然後仍然坐至在自己的坐位，還是雙手爬伏在桌案之上，自己飯

也不吃啦，暗中留神觀看張先生醒了，怎麼挨蜚，工夫不大，書童帶着自己的兄弟熙堯，已竟將飯吃完，前來上學，年熙堯入了自己的書棹，書童在旁邊兒一看，大少爺年羹堯仍然爬伏在桌案之上，不由得心中暗恨張老夫子，心說，這個張先生心真狠，大少爺背不過書來，他就不叫吃飯去，倘若把少爺餓個好歹的，豈不把我倚老太太給疼壞了嗎，書童正自思想，就見張先生一覺醒來，書童只得過來給先生打了一個手巾把兒，斟了一盃茶，先生擦完了臉喝茶，看了看年羹堯，仍然在那裡爬着，張先生也不理他，自己由打桌案之上拿過一套書來，慢慢的觀看，年熙堯在自己的桌案之上，研墨寫仿，將仿寫完，放在先生的桌案上面，先生一看學生把仿交過來啦，趕緊把書合上，一看熙堯雖是初蒙的學生，字寫的還是真不錯，心說，看起來還是官門的弟子，真與平常人家的弟子不同，先生看罷，那個意思要打算用硃筆判仿，一看黑紅硃然兩旁的水槽，全塞着乏茶葉，心說，這個書童真懶，硃海裡這些個乏茶葉，他也不弄乾淨了，自己遂用手一抓乏茶葉，沒想到裡面有個蠍子，蠍子被茶葉蒙着，正自不能動轉，張先生用手一捏，正捏在蠍子的脊背之上，此物又是護背蟲，有人這麼一捏他，蠍子豈肯相容，遂翻過鉤子來一搭，正搭在先生的食指上面，先生一疼，趕緊一抖手，蠍子正掉在桌案之上，先生趕緊伸手，由筆筒去拿鎮紙的銅尺，打算把蠍子捻死，剛一伸手，就覺着筆筒之中，有一物順着手指頭往上爬，自己情知不好，趕緊把手撤回來，一看也是蠍子，急忙用左手往下一把拉，張先生也是疼糊塗啦，用左手這一把拉不要緊，又把這隻手蜚了一下，把先生疼的用手一拍桌案，正拍在硯水壺兒上面，把個硯水壺兒也給拍破啦，裡邊兩條蠍子，拍死了一個，還有了一個順着手背往上爬，爬到胳膊上面，一連就蜚了三四下，把個張先生疼的噁嚙噁嚙直嚷，此時把個年羹堯樂的嘴都並不上，心說，金三這個主意真不錯，這一下子把先生蜚了個不亦樂乎，張先生正自疼的難過，一看年羹堯在一旁發笑，自己心中這才明白，這一定是年羹堯發的壞，張先生遂用手一拍桌案，大聲叫道，年羹堯，你快說實話，這個事是誰作的，年羹堯聞聽，遂說道，不錯是我，先生聞聽，不由氣往上撞

，遂說道，你好生大胆，我有何得罪你之處，你竟敢下此毒手，年羹堯聞聽此言，別着他才是九歲，說出話來是真有勁，遂說道，你可不能怨我，我先問問你，我有什麼大過失，你不叫我下學吃飯，要是把你餓個好歹的，你擔的起嗎，再者說我無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你不會責罰我嗎，張先生聞聽年羹堯之言，別看他秀才出身，立時無言答對，只氣得二目發直，萬般無奈，這才叫書童帶領自己去見東家年家林，前去載館，書童無法，只得帶張先生張有才，來到前面的書房，見着員外年家林，張先生上前說道，學東，你這個學館我可教不了啦，你這二位少爺倒很用功，惟獨你的大公子年羹堯，天生的靈機，我沒有這麼大的能為教他，你是另請高明，老員外一看張先生說話遲鈍，氣的兩眼發直，遂問道，張先生，你說我這個孩兒，倒是怎麼啦，你說說我也明白明白呀，這位張老夫子聞聽，這才把年羹堯在書房之中，把所有各種的物件裏，全放了許多蠅子，把我蜇了個不亦樂乎，員外如果不信，你來看，先生把雙手一伸，年老員外一看，先生這兩隻手蜇了好幾處，俱都紅腫起來，年家林一看，這才趕緊用好言安慰，無奈張先生辭意已決，年家林無法攔阻，這才命家人去替先生收拾一切，把先生的用品全都收拾齊畢，叫書童抗着，仍然來到前面書房，與年老員外告辭而去，年老員外往外相送，一看張先生走遠，自己這才回到後面廳房，到了書房一看，一見年羹堯，只見年熙堯坐在屋中念書呢，老員外問道，熙堯，你哥哥他上那裏去了，熙堯說道，我哥哥他到前面吃飯去了，老員外遂命從人把年羹堯找了來，家人答應一聲，轉身而去，工夫不大，只見年羹堯跟隨家人來到書房，年羹堯一看，自己的天倫滿面的怒容，趕緊帶笑說道，爹爹，你把孩兒我找了來，但不知有何教訓，員外用手一指高聲說道，好奴才呀，為父花了許多的銀錢，為你請來這位飽學的名儒，我所為的是將你等教訓成名，將來長此作些事畢，方不愧為父教養於你，誰知你這奴才不但不聽張先生的教訓，反倒用計將他氣走，你方才九歲就這樣的頑劣，將來長大定歸下流，常樣有句俗語童，少年不讀書，老大徒傷悲，難道說你不曉得麼，這一次我念其你是初犯，倘若以後我再請了先生來，你再有如此的舉



動，我是絕不寬恕，老員外將話說完，來到前面客廳，遂命手下人仍然到外面，留心打聽那裏有年高有德的先生，請一位來好教給二位少爺讀書識字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各自留心去請，過了半個多月，大管家由外面陪進一位先生來，到了客廳，見着老員外年家林，道請安說道，員外爺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位老夫子姓劉，雙名叫翰文，如今我把他老人家陪了來，跟你談談，你看着要合適，就留在咱們府裡。教授二位少爺讀書，年老員外一看，這位劉老夫子的相貌，生就大身材，稍微有點兒螞蟥腰，身穿白綿綢的褲褂兒，外罩紫色綢子的大褂兒，腰擊一條杏黃色的絨繩兒，在絨繩上面掛着檳榔荷包，大刀子，眼鏡兒盒子，扇子絡兒，腳底下高腰兒的白襪子，一雙厚底的雲履，往臉上觀看，四方的紅臉膛，兩道蠶眉，壽毫多長，一雙闊目，戴着一付大光兒兒眼鏡，大酒糟的鼻子，四字方海口，准頭豐滿，領下一部銀髯散滿前胸，一雙大耳，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續着紅辮繩兒，手中拿着一柄團扇，家人兄一指員外說道，劉老夫子，這位就是我們年老員外，劉翰文一聽家人給指引，趕緊把眼鏡兒摘下來，笑嘻嘻的說道，方才聽貴紀綱言說，貴府要請教學的先生，教授令郎，年家林說道，不錯，劉老夫子請坐吧，二人分賓主落坐。彼此接談，談够多時，年老員外一聽，這位劉老夫子所論的文章，又比那位張先生強多了，真稱得起經典滿腹，出口成章，吐屬典謨，不但文學兒好，細一談論，原來這位劉老夫子是位舉人來，後來委任爲山東臨清州的知縣，由打到任以來，真稱得起愛民如子，兩袖清風，在臨清地面有個外號兒，人稱爲赤面包公，劉老先生的爲人，就可想而知了，皆因他性情耿直，不會運動上司，因此被參革職，這位劉老夫子遂看破宦途，若再作官，准得受臆官的嫉妬，有心隱姓埋名，找一個清閒的地方一隱，無奈宦囊如洗，又可惜自己腹中的學問，置之無用矣，倒不如立一個書館教書，倘若是教出幾個露臉的學生來，日後在朝爲官，也可以替我剷除鋒除這一般貪官污吏，因此自己才作了設帳的生活，果然教了幾位成名的學生，雖然自己心願已了，但仍是不以爲足，故此今天才向着年勝來到了年宅，自己打算把平生學的文章，找個相當的人才，傾囊相授，如今

跟年老員外一談話，年家林聞聽，心中甚喜，遂說道，我這兩個孩子，如蒙老夫子教誨，他日自不難成名了，彼此又說了幾句客氣話，遂拿過歷書，擇好了吉日拜聖入學，年羹堯坐在自己的書棹案一看，心說，我父親他老人家這是怎麼吧，不給我請個好先生教書，又給我們找了一個糟老頭子來，他焉能够教的了哇，自己正自思想，就聽劉老先生說道，年羹堯，把書拿過來，我給你上兩行，年羹堯一聽劉老夫子要給他上書，他遂懶懶怠怠的把書拿過來，往棹子上一擲，眼光四顧，那知這位劉老夫子年高學優，早就看出年羹堯玩皮，不懼怕老師的模樣來啦，劉翰文遂厲聲說道，年羹堯，你用手指着書，我教給你念，年羹堯不但不聽，他是連動也不動，劉老夫子一看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遂用手指着年羹堯說道，我由打沒上你們這兒來，我就聽人家道你非常淘氣，別看你把張先生給氣走了，我可不怕你，來來來，我先打你三板，看你聽說不聽說，說着話，劉先生一伸手，由打座位底下把茅竹板拿起來，氣恨恨的要打年羹堯，此時可把年羹堯跟書童兒給吓壞啦，書童趕緊上前說道，先生，你先別生氣，你看我的面上，暫且饒恕他這一次吧，如果你這口氣不消，小子情願替大老爺領責，說着話，書童跪在了地下，年熙堯也跪下，不住的給哥哥求情，這位劉夫子沒心打年羹堯，不道是先給他一個下馬威，將來好規矩他，如今一看熙堯與書童如情，劉老夫子遂把竹板兒放下，向年羹堯說道，今天我若不看他二人的分上，我是非打你不可，你且回歸你的書棹，回頭我再給你上書，你若不聽我的教訓，咱們是現打不賒，年羹堯這才伸手把自己的書拿起來，氣亨亨的來到自己的書棹後面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劉先生這才給熙堯上書，叫他自己去念，至了飯口，這才放學吃飯，整整的一天，這位劉先生也沒答理年羹堯，到了天晚放學，年羹堯不由得心中惡氣難消，這才順着角門兒够奔後院兒，進了花園兒，一看金三正自澆花，年羹堯說道，金三你快給我個主意吧，現在請來的這位教書的劉先生，比張有才還厲害，動不動的他就要打我，你快給我個法子吧，金三聞聽，眼珠兒一轉說道，老爺，今天已竟晚啦，你暫且回去吃飯，有什麼事咱們明天再說，年羹堯遂出離了花園兒，前去用飯不表

，單表金三把花兒澆死了安歇，一夜無書，到了次日，金三起身正在悶坐思想主意，就聽有人叫道的金三哥，給你添點兒麻煩，你這兒綁花兒架子的時候，剩下廢木頭了沒有，金三一看，原來是本宅的木匠劉師傅，遂說道，劉師傅要廢木頭有什麼用，劉師傅說道，咱們管事的年勝，叫我給他做個櫃子，我問他做櫃子有什麼用處，他說現在請來的這位教書的劉老夫子，乃是兩條寒腿，要是出大恭的時候，他蹲不下，給他做個櫃子，爲的是解大手的時候，他好抱着這根櫃子，金三聞聽，遂說道，有，自己來到裡面找了一塊廢木頭，長有四尺來往，遂說道，劉師傅，你着這塊木頭成不成，劉師傅說的好好，遂拿着這塊木頭，走到花園兒的西北角廁所，拿起斧子來把木頭砍了一頭兒尖，向地裡一釘正，釘了個半截兒，用手搬了搬，還是真正有勁，自己收拾好了，這才拿起家火去了，不表木匠，再表花匠金三，由打劉師傅走啦，猛然間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心說，我何不這麼辦呢，正然想到這裡，就聽年羹堯跑來，一面跑着一面問道，金三，你給我想主意了沒有，金三聞聽，一笑說道，少爺你先別着急，我已將主意打算好啦，年羹堯問道，什麼好主意呀，金三說道，你到西北角兒等我，說着話，金三出了花園兒，往東一拐，來到後面罩房，自己心中想道，我們少爺的脾氣真古怪，放着書不好好的念，非要叫我出主意，把老夫子趕走了不行，此事若被老員外知曉，我這個飯盤就得砸，如果不給出這個主意，又恐怕得罪了年羹堯，自己也是不好受，金三想到這裏，這才來到劉師傅的住所，第看了屋中沒人，遂找了一把小鋸一把斧子，拿着一直奔花園兒，一看年羹堯正在那裏等候，自己來至廁所，先把鋸放下，用斧子順着櫃子的四週圍，慢慢的刨，把櫃刨出來，這就把鋸拿起來，由理集着的那頭兒，四週圍用鋸一鋸，雖然沒鋸斷了，連着的可也不多啦，然後又照樣兒用土培好，遂說道，少爺咱們走吧，一會兒你再來看，劉先生這個樂子就大啦，年羹堯看了半天也不明白，遂問道金三，這倒是怎麼一段事呀，金三遂說道，回頭吃完了早飯，劉先生一解手，雙手一抱這個櫃子，只要他一抱，這個櫃子就得折，摔他一個屁股坐兒還得弄他一屁股屎，你看這個主意怎麼樣，如果氣不走

他，咱們再想別的法子，年羹堯笑嘻嘻的拍手說道，好好，金三將話說完，拿着傢伙仍然回奔單房去了，年羹堯也沒上書房，他就花園兒裡一等，淨看劉先生解手的時候這個樂兒，不提年羹堯，單表劉老夫子，一看熙堯早已來到書房，就是不見年羹堯到來，劉老先生心中想道，年羹堯這個孩兒的胆子真大，昨天我申斥他兩句，今天他就不來上學，據我看這個孩子要照這樣的舉動，將來必非大器。劉老夫子雖然這麼想，可是並不問，到了吃飯的時候放學，書童給擺上座，老夫子用飯已畢，坐在一旁定了定神，喝了兩盃茶，這才帶好了手紙，出離了書房，一直够奔俊面花園兒，來到東北角兒一看，木樨子已然埋好，自己這才把大衣服一撩，退下了中衣，身形往下一蹲，雙手一抱木樨子，就聽哧哧一聲，樹樞折爲兩段，這一段不大要緊，這位劉老夫子整個兒的來了一個屁股墩兒，正坐在屎上你想憊大年紀的人，再兼着是兩條寒腿，率躑下可就不容易起來啦，慢慢的湊至牆角兒，雙手扶着牆，這才站起身形，只覺臂尻酸楚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口中說道，好你個大胆的年勝，我叫你給我釘個樞子，你爲何不給我找塊結實的木頭啊，說着話，自己慢慢的走至木樨子的近前，伸手拿起來一看，折的這們地方，四週圍有鋸鋸的印兒，劉先生看罷，點了點頭，心中想道，好你奴才年勝，我有何得罪你的處，你不該心懷巨測，施此毒辣手段，有意將我逐出年宅，再說我才來了兩日，你就如此的小看於我，倘若日久天長，我又是上年歲之人，言語之中要是把你們得罪了，你們再出詭計算計我，那個倒反美不美了，我不免去到前廳，見了年老員外把話說明，與他當面辭館，劉老夫子想到這裡，遂把中衣兒繫好，然後又拿起糜半截兒木樨，由花園兒東北的角門兒出來。就聽前面有一人嘆喏一笑，劉老夫子抬頭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年羹堯，書中代言，方才劉老夫子出恭，年羹堯在暗地觀看，一看劉老夫子果然中了金三之計，自己這個樂呀，笑够多時，自己想道，倘若叫老師看見我，倒顯着不合適，自己這才撒身形往外行走，走出了角門兒，自己才回頭一看，正趕上劉先生垂頭喪氣，狼狽不堪的也往外跟，年羹堯不由得嘆喏一笑，這才被劉先生給看出來啦，老先生一看，心說，原來是你呀，

今天我非把你領到你父親的面前，我是決意辭館，劉先生想到這裡，這才用手一指年羹堯，厲聲說道，好冤家，你小小的年歲，竟敢做此非理之事，我若大年紀，然能禁得住這一噉，萬一我的腦袋要碰在牆上，豈不有性命之憂嗎，老師我也是你要笑的嗎，這位劉老夫子將話說完，遂察看年羹堯的面色，年羹堯聞聽老夫子之言，在一旁說道，不是你牽了一個屁股墩，弄了一身屎了嗎，正是我所爲，你要看着一合適，你不會辭館嗎，這一句話不要緊，把這位劉老夫子只氣得鬚眉皆扎，五內如焚，渾身亂顫，結結吧吧的說道，好孩子，你竟敢背反五倫，說出這樣的言語，來來來，你隨我去見你的天倫，說着話，一伸手，年羹堯，手腕兒一拉，一直够奔前面，來到書房，啓籠籠來至屋中，一看老員外正自吃茶，劉老夫子走上前去，口中說道，學東，你這位令郎公子，竟敢如此的奚落於我，年老員外，你可也是做官爲宦的，請問你這位令郎是怎麼教訓的，雖然說他才入館兩天，只要是一拜聖，他就是我的徒弟，我們既有師生之情，他就不應當百般耍笑於我，這個話是要傳到外面，豈不叫讀書之人恥笑於我，人家不說令郎不知尊卑老幼，他說我劉翰文行事不正，今天這樁事別看是年羹堯做的，我還不怨他，這總算是老員外你的教子無方，故此他才敢侮辱業師，今天這場官司，我就跟員外你打啦，你不去還是不成，說着話，鬆開了年羹堯，上前就拉年家林，年老員外一看，情知不好，急忙說道，老夫子暫且息怒，有話咱們細談，犬子無論如何不對，都有年家林給你陪罪，說着話，趕緊過去伏腰行禮，這位劉老夫子一看，遂說道年老員外，你先不要陪禮，你聽我把令郎所做的事情，對你說說，遂將年羹堯所作所爲，細說了一遍，年家林趕緊從新施禮說道，老夫子雖然說你到舍下兩天，我可沒敢拿你當外人，因你不特滿腹經綸，更兼凡事都有經驗，可算是兩個犬子得其師矣，誰知年羹堯這個畜生無福，他才有這般舉動，今天事已至此，你也這麼大年紀啦，千萬不許着急，倘若你有一個一差二錯，連我都擔架不起，犬子無論多麼不對，你都看在我的身上，說着話年家林搶步向前欲行大禮，這位劉老夫子一看，心有不忍，又一想殺人不過頭點地，自己趕緊伸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老員

外，從此以後你對於大少爺要加意的管束，倘若日後他遇是青年負氣之人，再若如此的行動，豈不與你招惹是非，將話說完，劉先生這才換上乾淨的衣服，年家林命手下人將先生衣服上的屎，全都刮下來，然後用水沖洗沖洗，全都收拾已畢。年家林打算擺一棹酒席，與劉老先生陪禮，叫劉先生消消氣，然後仍然入館，焉想這位劉老夫子，一看自己的衣服已然收拾潔淨，遂笑嘻嘻的向年老員外說道，

學東，方才我言說直拙，未免冒犯學東，沒有別的，請你多多的就待吧，說起來我也不會客氣，簡直說你這個學館，我是不能教啦，我即刻跟你告辭，年家林聞聽，遂竭力用好言安慰，這位劉老夫子是執意不從，年家林這才回頭命手下人到上房，取銀二十兩，送與老夫子作爲束修，劉先生一聽，遂說道慢來，我胸中之志尙未得展，此時我與學東作別，將我肺腑之事，對你說了吧，我這次來進貴府教讀，可與先前大不相同，先前教讀，爲的是束修費糊口，現在我雖不敢說是大富之家，也可稱飽食暖衣，這次我所爲教幾個得意的門生，把我平生所學傳授與他，就因爲我已老邁年高，不肯將學問埋於地下，要不然你我見時，我並未談及束修呢，那我就有別用意，別看我此時離館，你我仍是朋友，日後倘有用我之處，我定然前來幫助，這二十兩銀子，我可不敢領，請你收回，咱們後會有期，說着話，叫手下人把自己應用的物件，都運到外面，這才與年老員外告辭，年老員外萬般無奈，只得隨後相送，來至大門以外，二人彼此拱手作別，劉老夫子揚常而去，年家林回到書房，一看年羹堯仍然在那裡垂手站立。老員外用手一指年羹堯，大聲說道，好冤家，我給你聘請高明的先生明教授與你，所爲的是將來你長大成人，光宗耀祖，不想你如此的可惡，我年氏門中不敢說詩書門第，可稱得起官宦人家，你的曾祖父，與你祖父，俱是官居顯爵，到了爲父這裡，在康熙聖主的駕前，身爲三品吏部的郎中，尙覺有愧先人，如今你既不好好的念書，將來定入下流，叫我死在九泉，怎對得起年氏的先靈，如今你已九歲，一點兒要強的心都沒有，我還要你何用，說着話，老員外將雙手一舉，惡狠狠的够奔年羹堯的臉上打來，就在這般光景，管家年勝伸手把年羹堯往一旁一拉，年家林撲了一個空，險些栽

倒，不由得心中有氣，遂說道，好奴才年勝，你竟敢袒護這個畜生，險些把我栽倒，真正可惡，年勝急忙跪倒身形，口中說道，老員外爺，你老人家暫且息怒，小人我有下情，老員外用手一指說道，講年勝說道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前次張先生辭館，說大少爺不肯用功，用蠟子蜇了他，員外爺你是聖明人，咱們少爺才九歲，他焉能想的出這個主意來呢，此乃花兒把勢金三教他，我早就知道，沒敢跟你提，恐怕員外爺你生氣，就是今天這位劉先生的事，也不是少爺所爲，一定也是金三辦的，奴才說的是句句實言，並非憑空捏造，你若不信，可將金三叫來審問，如無此事，小人情願領罪，老員外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去到後面把金三叫來，家人答應一聲，轉身而去，工夫不大，只見金三由外面進來，員外一看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遂說道金三，我來問你，前次你與年羹堯主謀，用蠟子將張先生氣走，我并未究問於你，今天你又與他出主意，把這位劉先生治走，你分明是引誘童子，不習正道，着實在可惡，本應當將你趕出我的宅院，我念你家有老邁的雙親，暫且饒恕了你，遂叫道年勝，將他給我痛責一頓，從今以後，要你改了前非，如若再犯，決不輕輕將你饒恕。年勝答應一聲，走上前去，不問青紅皂的，舉手就打，不過在下部掌巴拳頭亂打一頓，手下人一面打着，一面說道，金三你還不向員外求情討饒，等待何時，此時金三心中想道，我自己所作之事，實在是該打，年羹堯淘氣不上學，我何必從中給他出主意呢，看起來我還是組魯，如今才落得皮肉受苦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跪倒身形，口中說道，員外爺，你饒了我了吧，小子我作錯啦，從此我再也不敢了，老員外這聞聽，這才吩咐年勝等住手，叫他仍然回歸花園兒工作，金三遂站起身形，够奔後面去了，老員外這才向年羹堯說道小冤家，你從此以後，也不論是讀書，也不論對待咱們家中之人，不許你再有如此的行至，如果舊惡不改，定然砸拆你的狗腿，滾出去吧，年羹堯被天倫申斥了一頓，自己出離了書房，往後面去了，年老員外又向年勝說道，這件事我還是託咐你，打聽着如有飽學的先生，就請了來，年勝答應一聲是，書不重叙，不到半年的工夫，年勝領來了三四位，無奈一節，俱都是平常的文學兒，



年老員外皆未延聘，有名望的老夫子不來，都知道年羹堯淘氣，平常的先生也不敢就館，這一來不要緊，可就把年羹堯給就誤啦，到了轉過年來，年羹堯十歲，老員外一看，自己的兩個孩子無事可作，長日游手好閑，又請不了教書的先生來，老員外悶悶不樂，這一天年員外正在書房吃茶，年勝由打外面進來，口中說道，員外爺，外面來了一個老和尚化緣，坐在咱們門前，手敲木魚口中不住高聲誦經，老員外說道，他勿論化米化錢，打發走了他不就得了嗎，何必還通報我呀，年勝聞聽帶笑說道，員外爺有所不知，這位老和尚並不化柴米銀錢，他要請員外跟他見上一面，老員外聞聽不由得一怔，心說，我跟僧道並無來往，這個和尚因何跟我見一面呢，老員外一面思想，一面站起身形，遂說道年勝，你頭前帶路，主僕來到大門以外，老員外往對面兒一看，只見影壁頭裡坐着一位老和尚，年紀可大老啦，站起身來，足夠六尺開外，肩寬背厚，膀扎腰圓，脯子肉翻着，像有武工的，身上穿灰色的僧衣大領闊袖，腰中繫着一條杏黃色的絨繩，白粗布的襪子，過了磕膝蓋，一雙黃色白口僧鞋，往臉上看，黑真真的一張臉面，一臉黑由麻子，真稱得起上共的麻子論串兒，那一個都有銅錢大小，兩道長眉，一雙虎目，大鷹鼻子，四字海口，唇似丹霞，新刮的臉兒，青虛虛鬚鬚，大耳堪可垂肩，光着頭雪白的鬢角兒，在頭頂門之上，淨是拖拉，盤膝坐在蒲團之上，面前放着一個木魚兒，用手敲打，口中不住的誦經，老員外看罷，慢慢的走下「台階，就見年勝用手一指和尚說道老當家的，我們員外出來啦，老和尚聞聽，抬頭一看年家林，果然慈眉善目，一部銀髯洒滿胸前，和尚看罷，口念阿彌陀佛，遂說道，閣下莫非就是年老員外嗎，年家林聞聽此言，笑嘻嘻的抱拳說道，不錯，老朽正是年家林，但不知老當家的將我呼喚由來，有何言賜教，老和尚說道，老僧聽人傳言，尊府有二位少爺，要聘請教書的老師，老僧聞聽此言，故此前來，情願把我各人平生的所學，相授與令郎，可不知老員外的意下如何，年老員外聞聽，心中想道，由打張劉二位老師走後，並無一人敢來就館，今天這位老僧人，毛遂不吝之自荐，自己前來情願就館，我看他儀表非俗，不問可知，大概一定有點兒能為，年

老員外想到這裏，遂說道，既然高僧肯賜教，年家林求之不得，此地並非長談之所，請高僧裡面談話，說着話，吩咐年勝把老方丈的東西，全都搬運到禪面，老和尚隨同着年員外修奔裡面，來到書房，分賓主落坐，員外這才說道，高僧既肯就館，可算兩個犬子的幸福不淺，但不知每年束修若干，和尚聞聽，不由得大笑說道，老僧本是紅塵以外之人，對於金錢的話，我並不計較，我此來所爲教授令郎成名，並不是希圖金錢而來，我有一句話，要當面而言明，必須員外應允我三件大事，但等功成之日，我是分文不要，所爲的是令郎成名，與老僧的面上，亦大有光榮，老員外聞聽和尚言語直爽，心中甚喜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敢問你第一件，和尚說道，頭一件事，我在尊府教授令郎，以十年爲限，在十年之中，勿論有若何的大事，可不准他曠學，十年以後，我准担保他成名立業，這頭一件爲立身之本，員外說道，禪師言之有理，此事本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俗語云不受十年寒窗苦，怎能修到人上人，請示你這第二件，和尚聞聽，遂說道，這第二件，凡有我書房之中所用的器皿，如果尊府沒有，我開條子就得給我買去，年家林一笑家道，書房之中，豈可缺少了文具，無論短甚麼東西，你只要開條立兒，咱們就刻去買，請問第三件，和尚說道，這第三件，必須給另備一間潔淨的房屋，一日三餐，老僧吃素，這就是老僧要求的三件事，但不知員外可否應允，年家林聞聽，遂說道，老方丈所說的這三件事，我是件件依從，老員外又命管家年勝給老當家的收拾住房，一面又命書童打掃內書房，工夫不大，全都安置停妥，這才吩咐廚房，給老和尚預備得了素齋，老員外親自陪着和尚吃飯，吃喝已畢，察驗漱口，然後落坐吃茶，員外命人把憲書拿過來，擇選了吉日，老員外帶着年羹堯年熙堯，拜聖入學，年家林又給老和尚，殺了幾句客氣話，這才告辭退出此時年羹堯坐在自己的坐位之上，心中想道，我父親他老人家，真是拿着錢沒有地方擲去啦，這個教書的先生，是換一位不如一位，如今又請了一個和尚來，他焉能教的了學呀，今天我倒要看他怎樣的教給我念書，年羹堯想到這裡，遂暗自留神觀看，只見老和尚在椅上盤膝打坐，閉目合眼，一言不發，到了吃飯的時候，只見老和尚把雙眉

睜開，口中說道，你們吃飯去吧，年羹堯聞聽，心說，這倒不錯，半天兒的工夫，任什麼沒教，就叫吃飯去，自己心中歡喜，遂跳跳竄竄走出了書房，老和尚這才命書童開飯，飯後，仍然坐在那裡打坐，年氏弟兄吃完了飯，一同來到書房，老和尚又沒言說，到夜晚照樣兒放學，書要簡斷，如是者一連就是三四天，年羹堯心中甚喜，心說，這個老和尚不但不愛打人，還不教給我們念書，這够多們好啊，不表年羹堯，單表老和尚這天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提筆開了一個條兒，叫書童交與年勝，照條兒給買一攢笙來，書童答應一聲，轉身而去，工夫不大，就把笙買了來啦，老和尚接過來看了看，用溫水潤了潤，雙手一捧，坐在那裏就吹起來啦，和尚吹出來的這種聲音，真稱得起清韻悠揚，動人心魄，年羹堯只聽得目定神凝，不由得心中美慕，遂慢慢的站起身形，來到老和尚的面前說道，老師呀，你吹的這個玩藝真好，我實在愛聽，我有心跟你學學，可不知你教不教，和尚聞聽，帶笑說道，年羹堯，你要真有心學我就教，你學會了這個，往後我還有的是好玩藝兒呢，說着話，老和尚伸手把笙遞與年羹堯，先教給他捧笙的姿式。雙手的大指在前面，兩個食指在笙的裡面，兩個小指十字交叉搭住，先不教按字，將笙捧起來，正着鼻子照准兒，再用呼吸之氣一吹，這個笙才能發音，吹响了之後，我再慢慢的教給你工尺字兒，當天年羹堯先學了個捧笙的架式。第二天老和尚就給他開出了工尺的譜字，慢慢的教給他一吹，年羹堯雖然淘氣，他却是天生的聰明，在先前不過是不得明師，倒不是張劉二位夫子不能教，皆因摸不清年羹堯性情，故此才被氣而走，如今年羹堯跟老和尚把工尺譜念了幾遍，然後拿起笙來就吹，高矮的音韻，還是真合，到了放學的時候，年氏弟兄前去用飯，把飯吃完了，年羹堯連休息也不休息，跟着就跑回了書房，坐在自己的坐位之上，拿起笙來就吹，不到半個月，他就把笙上所有的曲兒牌子，完全學會，和尚又開了一個單兒，叫人去買管，笛，簫各一，把樂器買了來，仍按着以先的法子，教給年羹堯，不足兩個月，年羹堯就把笙，管，笛，簫，這四種樂器的牌子歌曲，完全學會，這一年可就苦了年熙堯囉。每天到書房，淨聽和尚跟年羹堯吹各種的音樂。到了

吃飯的時候，回去吃飯，不表他們師徒在書房演習樂器，單表的是年老員外，自從和尚一教自己的孩兒，屈指算來不到兩個月的工夫，年羹堯居然就不逃學啦，自己想到這裡，心中甚喜，就見籬籠一響，年勝由打外面進來，老員外也是一時的高興，遂向年勝說道，年勝，看起來人要有能為，真不在乎表面，高人的實學兒，滿在腹中，不用說別的，就按咱們宅裡這位老和尚說吧，由打他來到咱們家中，不足兩個月，年羹堯這孩子也不淘氣啦，每天反倒起早睡晚，你說這不是該着嗎，年勝一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員外爺，你道我們少爺終日在書房裡幹什麼呀，老員外說道，不是念書嗎，年勝說道，不但不念書，簡直的書房成了和尚廟啦，每天也不論早晚，這位老和尚淨教給我們少爺吹各種音樂，咱們少爺將來要是幹別的不行，要是當和尚去准不外行，我說的這個話你要不信，你就跟我到後面去看去，老員外聞聽，遂說道好好，你頭前帶路，說着話，站起身形，穿宅過院，一直够奔後面書房，遠遠兒的就聽見裡面，正然吹的高興之際，老員外慢慢的走至窗戶近前，用手指把窗櫺紙劃了一個小孔，眇目往裡觀看，老員外不看則可，往裡一看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就見老和尚坐在方凳之上，手中拿着一隻管子，年羹堯雙手捧着一攢笙，師徒爺兒兩個正吹的音協拍合，高興之際，老員外倒退了兩步，有心闖入屋中，質問老和尚，又一想不可，老和尚來的時候，已對我說明，他教讀以十年為限，准保教我的兒子成名，此時才兩個來月，也許這位老和尚別有用意，也未可知，莫若我再看他個三第五個月，倘若他是無處投奔的野僧，隱在我的家中躲避災難，故意就誤我的孩子，那時節我自對待他的手段，老員外想到這裡，這才轉身形仍然回歸前面不表，單表老和尚教給年羹堯練習各類的音樂，又過了幾天，和尚開了一個條子，叫年勝買來了一個兵刃架子，一面帶着十八般兵刃，就擺在書房的院子當中沒有事的時候，和尚伸手拿起來一條大槍來，扎了一趟六合大槍，把槍練完了，仍然放在架子上，又拿起一口大刀，安定春秋十八手，舞動如飛，書不可重敍，和尚把十八般兵刃，挨着樣兒的這麼一練，全都練完啦，真是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然後又手往旁邊兒一站，年羹堯在屋中一看，趕

緊跑到院中問道，師傅你會把式嗎，我願意跟你學學，你教給我嗎，和尚聞聽，帶笑說過，這個武學兒的工夫，你可練不好，年羹堯聞聽，着急說道，老師你怎麼說我練不好哇，練武術並不是什麼出奇的事，世界上會的主兒多啦，不過是有好有壞就是了，據我看我的體格兒，也不是有殘疾，比外面年青練武的腰腿，也不是不靈敏，你老人家怎麼說我練不好呢，和尚說道，我並不是說你這個人不行，皆因你這孩子的性情近乎玩皮，不取人的約束，故此我才說你練不了，如果你能够聽從爲師我的教導，晝夜不辭勞苦，成功之後，必能壓倒一切江湖上的英雄，就怕不聽話，年羹堯聞聽，帶笑說道，老師，弟子情願受你老人家的指教，再不敢玩皮了，和尚聞聽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遂命手下人把院中無用的物件收拾收拾，然後將年羹堯帶到屋中，和尚親自將墨研濃，取過一張紅紙來，起筆寫了一個武聖人，牌位，然後供在棹案之上，遂說道，年羹堯，我寫的這位祖師，你可會曉得，年羹堯說道，弟子不知，然你老人家指示，和尚說道，雖然爲師身入空門，皓依三寶，論我的武學兒，乃是無極門中所傳，你可知道在春秋時代，到了齊，楚，燕，韓，趙，魏，秦的時候，有一段故事，名曰孫龐鬥智，咱們的祖師爺就是那位無極真人孫臏，你我師徒先拜過祖師爺，既然你願意學，我也不攔阻，可有一節，練武學兒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工，由打今日你拜師之後，可不准你自由行動，年羹堯說道，弟子謹遵師命，說着話，只見老和尚衝着祖師爺的牌位，大拜了四拜，站起身形，往旁邊兒一閃，年羹堯也沒等老和尚吩咐，自己趕緊跪倒身形，也大拜了四拜，然後又給老和尚磕完了頭，老和尚心中甚喜，遂說道，既然你拜了師啦，我先傳受你一手兒，這手兒工夫雖然沒什麼，總算是咱們武術之中的根基，和尚將話說完，身形站隱，雙足並齊，兩手往下一垂，目往前看，身形往下一矮，雙腿可紋絲兒不動，雙手隨着也往下一伸，腰板兒可不塌，蹲了足夠半小時的工夫，這才站起身來，這位說和尚往下一蹲，就叫武術嗎，閱者諸公有所不知，和尚練的這手兒工夫，名曰無極，此乃無極門中的武術頭一手，由無極將雙手一穿，就化成了有極，由有極化生大極，大極雙手再一分，就變成兩儀，

## 雅 正 劍 俠 圖

## 第十集

由兩儀往外推展，轉成四象，由四象分五行，由五行而成八卦，這就是無極門中的武術規定的路徑，雖然劉俠圖這套書這麼說，就按童林說吧，別看他也是無極門中的弟子，他也沒把這個路徑練全了，閑言少敘，單表的是年羹堯，看着老和尚練完了這手兒，自己也照着樣兒的練這一手兒，可沒老和尚蹲的工夫大，年羹堯學會了，爺兒兩個命書童泡茶，一面吃着茶，和尚就給年羹堯講點兒武術的規則，到了飯口，和尚命年羹堯前去吃飯，說來也怪，年羹堯不但不走，遂既說道，老師我不走啦，我願意跟你在一塊兒吃，和尚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咱們爺兩個一塊兒吃吧，這才吩咐擺坐開飯，師徒二人吃喝已畢，不必細表，由打拜師之日爲始，師徒爺兒兩個，也是天然的有緣，食則同棹，寢則同床，和尚每日傳習年羹堯練武，不知不覺已有兩月有餘，年羹堯也是天生聰明，就把和尚所教的小架兒，全都學會了，這一天老和尚向年羹堯說道，羹堯，據我想你終日跟我習武術，日後練成了，不過就是一介武夫，我豈不把你給耽誤了嗎，再說你的家中，乃是詩書的門第，歷代爲官，到了我這一輩兒，只落個糾糾武夫，豈不可惜，年羹堯說道，老師，我早就想到這裡，此時我先跟你老人家練武，武術練成之後，我再習文不遲，和尚聞聽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說道，羹堯呀，你可知道青年的光陰，不可輕易錯過，俗云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，你武學成就之後再練文，成工之日，你豈不年己不惑，還能有什麼作爲我由打與你見面之後，我雖然不敢說精通風鑑之術，我也稍明相法，我看你五官相貌，生得堂堂儀表，將來定非池中之物，如果你願意練文，爲師情願教授於你，由明天爲始，單日學文，雙日習武，如果你肯下苦工，爲師必然傾囊相授，年羹堯聞聽此言，滿心歡喜，趕緊行禮，口中說道，如蒙老師你肯教誨，弟子感德非淺，和尚用手相摻，遂說道，快快起來吧，只要你對於文武兩科件件用心，那才不枉爲師我教導你這一番，爺兒兩一同吃完了晚飯，一夜晚景無書，到了次日清晨，師徒二人梳洗已畢，用過了早點心，和尚這才吩咐書童，把二位少爺，書包取了來，遂教給年氏弟兄念書，年羹堯可就跟前不同啦，對於文學兒武學兒，是件件用心，可有一節，單日習

文是哥兒兩個，雙日習武，可沒有年熙堯的事，並非是老和尚不教，皆因熙堯不近於武，書要簡斷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忽忽之間，整整的十年，此時的年羹堯，可就與先前迥乎不同了，生得身體高大，相貌魁梧，方面大耳，論他腹中的文學兒，除去和尚所傳的經史之外，以及諸子百家，三韜六略，各種用兵之法，論武學兒，十八般兵刃樣樣精通，這一天老和尚將年羹堯叫到自己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，羹堯，你我師生相聚十年，我已將我平生文武的技藝，傾囊相授，憑你的藝業，若與國家出力報效，足能封妻蔭子了，年羹堯說道，皆是恩師所賜，和尚聞聽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遂又命書童去請年老員外，書童答應一聲，轉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只見老員外來到後面書房，書中代言，自從年羹堯一跟和尚將那文武兩科的藝業學成，年老員外心中非常的喜悅，心說，凡事都在乎有緣，以前請來的張劉二位老師，也都是好文才，皆因他跟我兩個孩子沒緣，想不到這位老和尚，有如此出奇的手段，竟將我這兩個孩子教成，心中正自思想，就見書童來請，老員外這才來到了書房，和尚一見年老員外進來，趕緊站起身形，合掌當胸，口念阿彌陀佛，遂說道，學東請坐，員外帶笑抱拳說道，老師不必客氣，但不知你老人家把我喚了來，有何事故，和尚說道，老僧把學東請來，並沒有別的事情，不過老僧當年教讀之時，曾與員外將話說明，我在此教讀以十年為限，最可敬的員外你，對於書房之事，不加約束，反倒命手下人另眼招待於我，故此才得將我平生所學的文武兩科技藝，一一傳授與令郎，論起來並無老僧之功，實則員外好善之德所致，更兼羹堯的根基純厚，才得有此成功，員外聞聽和尚之言，遂哈哈大笑說道，老師，將來此子成名，皆因老師所賜，和尚說道，員外太謙了，今天老僧跟你把話說明，令郎的歲數也不小啦，論說我得等他進場之後再走，皆因老僧尚有要事，今天我要與學東告辭，年老員外未及答言，年羹堯在一旁就是一怔，遂急忙跪在和尚的面前說道，老師，你把我的天倫請來，原來是你要辭館而去，這十年的光景，你為教授弟子，費盡了心血，雖說是師徒如父子，也是咱們師生感情所致，至今弟子也沒敢問你老人家在那座名山修煉，以及你老人家上下的名稱，你如



今走後，日後有人盤問我的武學與何人所學，弟子若言說不知，豈不被人家恥笑，再說你在弟子的家中住了這十年，你也沒提過一個走字，爲何今日你想走呢，莫非弟子有違背你老人家的地方，或者是從人慢待了你，如果是他們得罪了你，就叫我父親把他們辭退，如果是弟子有不週之處，情願在恩師你的面前請責，老和尚聞聽，不由得大笑說道，癸堯，你乃是十分聰明的孩子，怎麼今天你說出這樣愚鈍的話呀，由打爲師我來到你家，本宅的上下從人，那一個對待我都是維恭維謹，再者你跟爲師學藝以來，十年之工不離左右，頗下苦功，要說富豪人家的子弟練藝，相你這麼用功也就很少，如今你的藝業學成，我把你天倫請來告辭，皆因爲師要够奔江西去訪你的師伯，你既要問爲師的姓名，聽爲師且慢慢的道來，年羹堯說道，弟子洗耳靜聽，和尚說道，爲師家住四川成都府北，離城六十里顧家莊，姓顧名啓字肯堂，出家在本地三關廟，原先爲師乃是個秀才，只因幾經大比，俱已落榜，我看破紅塵，自思無應舉之福，故此才落髮爲僧，爲師的法名上寶下如，後來我雲遊天下，曾在江西臥虎山，巧遇二位出家的仙長，一位姓尚雙字道明，外號人稱談笑清居無極子，一位姓何雙名道源，人稱愛蓮居士太極真人，我三人一見如故，在一處盤桓了有月餘，所談的不過是文學兒之精微，道理之淵源，除此以外，便是揪秤對壘，到後來才知道他們二位精通各種的武學兒，爲師遂苦苦的，哀求二位仙長，傳授武功，情願拜他們二位爲師，二位仙長見我心地至誠，未忍收作門人，遂代師收爲肩下的師弟，爲師才學會全身的武藝，在江湖之上闖蕩四十餘年，外號人稱賴頭僧，我的老師你的師祖，可稱天下聞名，他老人家乃是一位玄門的遺長，在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出家，他老人家姓張雙名鴻鈞，別號人稱太極八卦術士，要你牢牢的記下，和尚將話說完，遂命年羹堯站在一旁，年羹堯只得大拜了四拜，站起身形，和尚又向老員外說道，學東你的福德不淺，據我看令郎將來必然官居顯爵，年老員外抱拳說道，老朽有何德何能，如果犬子成名，皆出自老禪師教誨之力也，和尚遂吩咐書童收拾自己應用的東西，賴頭僧實如就要與員外告辭，年羹堯趕緊說道，老師，你老人家就是走，也得容弟子

備桌素齋，與你老人家好餞行啊，和尚大笑說道，你我師生焉是飲食的賓朋，我走之後，望你對於功課上進，等到大比之年入試場，未必不中，將來成名，與爲師的臉上，大有光彩，豈不勝似今天餞行嗎，年羹堯聞聽，萬般無奈，只得二次上前跪倒身形，又大拜了四拜，遂說道，恩師，你今天走後，但不知何日你我師生才能相見，和尚說道，爲師我這一走，按道門之中說，是有緣到處相會，緣滿觀而難逢，你我師生他日相會，後會有期，和尚說完了話，一看書童已將自己應用的東西收拾已畢，自己這才拾起行囊，老員外一看和尚去意已決，遂說道，既然高僧要走，我也不敢強留，只是你教訓犬子，費心十年，束修我還未曾奉敬，高僧在此稍坐，待我去取銀兩，與你作爲沿路的盤費，和尚聞聽，連連的擺手說道，且慢，老僧我來到貴府教授令郎，並非爲銀兩，實不怕老員外過意，就是銀子碼成了山，方外人要他何用，這也是老僧與令郎有緣，書中代言，這位賴頭僧寶如，跟隨尚何二位道長練成了一身能爲，後來自己又遊遍天下，年歲可就不小啦，本有意在江南地面找一座廟宇一住，隱世埋名，但是又不忍將自己平生所學，文武兩科的技藝，埋沒沙門，莫若我去到各省細細的訪訪，倘若遇見有緣之人，將文武兩科的技藝盡囊相授與他，也好了却自己的心願，想到這程，寶如禪師這才遍遊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也曾遇見幾個可教的徒弟，但是日子長了，老和尚一細究查他們的人格，不是品行不端，就是根基不固的，自己無法，只得不辭而別，這才來到北京城，自己覺着喉龍燥渴，來到東單牌樓，一看路南高挑着一個茶幌子，上面掛着各種的茶牌子，和尚看罷，這才邁步進了茶社，一還喝茶人還是真不少，真稱的起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和尚這才找了個座位坐下，夥計將茶給他泡上，自己把茶斟上，端起來就喝，一連氣喝了兩三盃，心中覺着痛快，正在這慶個工夫，忽聽自己身後有人說道，二哥，我告訴你一件新鮮事，就在咱們隔壁住的那位年老員外，爲官清正廉潔，如今退歸林下，更是樂善好施，沒有一個人不說人家好的，無奈他老人家有點兒美中不足，就是他那位大公子年羹堯，由打七八歲就非常的淘氣，老員外給他請先生念書，他不但念書，反倒把先生氣走，今天

請一位，明天換一位，到了現在連一個敢教的都沒有，據我看年羹堯這個孩子長大了，也就是你我等輩，落個目不識丁，市井流俗而已，人家都說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老子英雄兒好漢，怎麼年老員外就會生下這麼個孩子來呢，實在可歎，就見又有一年約四十餘歲的人說道，老二，年青青的人說話，不要這樣口狂，你不是來喝茶嗎，咱們提別的吧，這位這麼一攔，那人也就不往下說了，寶如和尚聞聽此言，心說，竟有這樣淘氣的孩子，我倒要去到年家訪一訪他，倘若他與我有緣，也未可知，想到這裏，這才把夥計叫過來，付完茶錢，問明年家林的住址，這才够奔年宅而來，來到年宅的門前，放好了蒲團，誦經化緣，老員外將他接入家中，這才教授年氏弟兄整整的十年，今天和尚告辭，老員外說道，既然老禪師不要東修，你够奔江西，一路之上也得用點兒盤費，反正不能叫你出門就化緣，你想我說的這話對不對，和尚聞聽，一笑說道，老學東，你想的太週到了，出家人也不諸多帶銀兩，有十兩銀子足矣，年老員外一看，和尚言語直爽，諒難再改，這才命家人到前面賬房取十兩銀子來，交與和尚，和尚並不客氣，伸手接過來，帶在腰間，這才合掌當胸，口誦佛號，當面與老員外告辭，和尚剛要走，就見年熙堯跑在面前口中說道，老師既然要走，弟子也不敢留請上受弟子大禮參四拜，遂大拜了四拜，和尚將熙堯扶起，遂向年氏父子說道，咱們後會有期啦，說着話，和尚出離了書房，年家父子在後面相送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大門外，員外還要遠送，和尚執意相攔，員外這才站起身形，寶如禪師伸手由書童手中把包裹接過來，往背後一揹，師徒三人洒淚而別，順着大道出了永定門，一直够奔江西走下去了，年家父子一看老和尚去遠，爺兒三個這才運身够奔裡面，由打和尚走後，年羹堯對於文武兩科的藝業，不敢偷閒，仍然接着舊日和尚在此的時候一樣，照舊的練習，書不可重叙，乃至大比之年，年羹堯一入場，果然得中了秀才，到了鄉試，又得了兩榜的進士，又兼年羹堯的官運旺，殿試之後，居然就是翰林院的庶吉士，年羹堯又走的是貝勒爺的門子，又搭着他文武奇才，不數年，就升到了禮部侍郎，又由禮部升到吏部侍郎，如今在朝爲官已有二十餘年，貝勒爺素與年羹堯投契，二

位在一處真是無話不談，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，話是越談越多，童林一聽年羹堯的出身，以及文武兩科技藝，雖然自己沒領教他，就以他所談論的武術精華，就知他武術兒不弱，再者他又是我師叔寶如禪師的弟子，我與我師叔雖沒見過面，也聽我的老師提過，想到這裡，遂向年羹堯說道，年大人，如此說來咱們更不是外人了，貝勒爺插言說道，你二人乃是叔伯的師兄弟呀，年羹堯與童林一同說道，不錯，貝勒爺不由得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，這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你們一家人都不認的一家人了，年羹堯與童林聞聽貝勒爺之言，彼此都大笑了一陣，童林執壺復又勸酒，貝勒爺擺手說道，酒我可不能喝啦，你們誰愛喝誰喝，我覺乎着餓啦，年羹堯與童林一聽貝勒爺不願意喝酒啦，遂吩咐一聲開飯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菜飯上齊，三位吃了個酒足飯飽，然後察臉嗽口，從人把殘席撤去，泡上茶水，貝勒爺與年羹堯童林吃茶談話，這時天可就不早啦，年羹堯站起身形，把衣服整理了整理，向貝勒爺請安說道，天氣不早啦，我要跟你告辭，貝勒爺說道，好呀，咱們明天見，年羹堯與童林，彼此一抱拳說道，明天見，年羹堯這才出了貝勒府，回家不提，單表童林，每日在府中與貝勒爺講論武術，不知不覺的已到了正月初十，清晨起來，童林梳洗畢，來到貝勒爺的外書房，啓籠籬走入屋中，一尋貝勒爺獨坐吃茶，童林上前請安說道，爺你起的真早哇，貝勒爺帶笑說道，我早就起來啦，連功夫我都練完啦，貝勒爺練的，就是南俠司馬空教的五手鍾馗劍，北俠秋佩雨教的三十六路天罡劍，童林遂在一旁落坐，從人獻上茶來，童林一面吃着茶，一面與貝勒爺談話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只見回事的進來說道，跟爺回，年大人來了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只見籬籠一起，年羹堯已來到屋中，先給貝勒爺請安了安，然後與童林一指手，彼此落坐，貝勒爺問道，老年，你由打那天拜完了年走後，直到現在已經有好幾天沒來了，但不知你往那裡去了，年羹堯說道，跟貝勒爺回，皆因我的公事太忙，我又到各王府拜了幾十年，故此這幾天沒給你請安來，爺你還是別怪我，今天我來，一來是給這請安，二來我打算約你前去逛燈，咱們這兒的風俗，正月十四十五十六，在燈市大街，是三天的燈會，我到

這裡跟貝勒爺你商量商量，如要你老人家願意逛燈，就請你定個日子，在這三天裡頭，無論那一天都成，貝勒爺遂向着童林說道：海川哪，你聽見了沒有，老年請咱們逛燈你去不去呀，如果你要是去咱們擇個日子同去，童林聞聽貝勒爺的這句話，不由得心暗道：要說正月這個燈節兒，在我們京南巴州的地面，也沒有什麼可看的，不過就是些紅男綠女，走在街市之上，看看買賣鋪戶，所掛的燈籠，可也並沒有什麼熱鬧，但不知北京城，大邦之地，有何熱鬧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：既然年大人有這片意思約看燈，祇要爺你高興我願陪你去遊遊，貝勒爺點頭說道：好吧，那麼咱們多怎麼去呢，童林說道：要按我們鄉下規矩，十五日是看燈的正日子，可不知北京城是什麼樣的規則，那一天是看燈的正日子不是，貝勒爺聞聽，不由的一笑，遂說道：海川哪，要接看俗語說，是百里不同風，惟有正月這個燈節兒，普天下，全以十五日爲正日子，據我想咱們就在十五日那天看燈，海川你們看好不好哪，童林年羹堯聞聽說道：咱就在十五日那天去吧，年羹堯說道：還有一件事，當着貝勒爺他老人家在此，我得要求一節事，趕到十五日那天的晚飯可得在爺你的府裡吃，倒不是我爲省錢，皆因是跟爺你哪，在一塊兒湊兒飲酒談心，爺你看怎麼樣，貝勒爺聞聽點頭說：頂好啦，你走我也不送你了，十五日的早飯後，在我這裡聚齊吧，年羹堯聽罷又喝了一碗茶，這才站起身形告辭，出門上轎回家去了不表，單表貝勒爺跟童林，爺兒兩個，除去早晚兩頓飯的工夫，餘着的時候，就練習武術，不覺過了數日，可就到了正月十四日了，童林和貝勒爺爺兒兩個商議，明天看燈，應把手下人誰帶着，寫了個單兒，好叫他們趕緊的預備，貝勒爺說道：好吧，別人也用不着，咱就叫何吉春他們哥兒兩個去，然後叫他們在府裡頭挑上八名蘇嚕，蘇嚕是北方話，要譯成本地話，就是說的是男下人，爺兒兩個這才把人數定好了，童林在貝勒爺的外書房裡，爺兒兩個吃茶閒談，天到了三更時候，貝勒爺他老人家，覺着有些勞乏，這才說道：海川哪，我可要歇息去了，明天早起，咱們好預備着去看燈，童林聞聽貝勒爺說要歇息，趕緊站起身形和貝勒爺告辭，轉身來到外面，先生府裡面，各處繞

了一個寶貝，自己這才回到了東跨院，進了北上房，來到屋中落坐，旁邊兒單有伺候他的手下人，給他倒茶，袁林喝完了茶之徒，就打坐歇息，一夜無話，到了次日天明，童林起來梳洗已畢，這才够奔貝勒爺的外書房，來至在裏面一看，見貝勒爺早起來了，童林趕緊說道，你老人家早起來啦，昨天午晌沒把你睡醒，貝勒爺說道，沒有累着，你請坐吧，童林落坐跟貝勒爺閑談，爺兒兩個直談到了晚飯時，貝勒爺這才吩咐擺座，擺設齊畢，爺兒兩個同棹吃飯，吃了酒足飯飽，然後散坐，嗽口察臉，家人把殘席撤下去，把屋子收拾倒落了，把茶水泡上來，爺兒兩個吃茶，就在這個工夫，外面的手下人進來回話，口中說道跟爺回，年大人來了，貝勒爺聞聽此言，就是屏風一啓，年羹堯由打外面走進來，帶着他的手下人，年福年祿，都是衣冠整齊，來到裡面，先給貝勒爺請安，貝勒笑道老年哪，你來的還是真不晚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話，麼裏有大白天看燈的，年羹堯聞聽也是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，我倒不是爲的是白天看燈，我所爲到貝勒府吃飯來了，皆因爺你那府裡的蔬菜應時，我吃着適口故此我早早的來了，所爲的就是趕這一頓飯，貝勒爺聞聽一笑，口中說道，老年哪，你這算盤打錯了，要打算到我這裡吃飯來，你何不早來吃我兩頓呢，年羹堯口中說道，爺你們早飯吃完啦，我還沒有吃呢，貝勒爺一聽年羹堯說這假話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，選是你算盤沒外錯，年羹堯遂接着說道，像我朝這個樣兒的出仕爲官，就爲的是吃穿，貝勒爺聞聽連擺手中口中說道老年，你這個話說的可是不到，爲吃爲穿，應該吃你自己穿你自己，你怎麼會上我這裏來呢，年羹堯一笑，說爺，我在家也是吃爺的飯，不但我吃爺的飯，那一個不吃爺飯，貝勒爺聞聽此言，笑着說道老年哪，你是真能說，我還是不過你，就在這廢工夫，童林在一旁答言，口中說道爺你別只管說話了，人家年大人還餓着啦，倒不如先叫人家吃飯，吃完了飯咱們再談吧，那位說憑貝勒爺，他本是康熙老佛爺的少爺，像童林那半幾輩他們和貝勒爺說道，就是這樣嘻嘻笑笑的嗎，諸位有所不知，要說貝勒爺他天性灑脫，自幼就不拘形跡，並且年羹堯跟童林的文學武學各臻其妙，所以貝勒爺不以俗禮拘之，這就

是惟大英雄多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風流，閑言少叙，單表的是年羹堯在貝勒府把飯吃完了，然後吃茶談話，直談到了日落，貝勒爺說咱們今日的晚飯倒不如早吃會，吃完了咱們是早早的前去看燈，如果要是晚了，燈市裡的人可就多啦，咱們可擠不了哇，我說的話你們看對不對呀，年羹堯在旁邊兒接着說道，爺你這不長爲的是晚飯早吃，分明是擠死我，我知道我早飯吃的晚，你哪這晚飯才早吃呢，簡直還是只叫我吃一頓兒，洋話說完，在一旁的童林不由的是哈哈大笑，將話說完遂吩咐手下人調擺掉椅，擺放盃箸大家一齊落坐吃飯，工刻不大將飯吃完，貝勒爺這才吩咐一聲說道，何吉你到外面瞧瞧去，他們都預備齊畢了沒有，如果諸事停妥，你趕緊進來回我知道，咱們好起身去看燈去，何吉答應一聲是，轉動身形來到外面，曉諭手下人們預備，貝勒爺他老人家高上就要去看燈了，工夫不見甚大，所有一切已預備停妥，何吉這才來到貝勒爺的外書房。跟貝勒回話，說外面全齊啦，候爺的吩咐，貝勒爺這才向年羹堯童林二人說咱們走吧。說話之間衆人站起身形，從人等在後面圍隨，出離了貝勒爺的外書房，穿宅過院，一直來至在大門的外面，早有府裏的麼八名蘇嚙在門外伺候着呢，頭前兩個人，手中提着一對氣死風燈，那六個人在兩邊垂手侍立，年大人帶着年福年祿還有四名手下人，挨着貝勒爺就是何吉何春，童林尾隨在貝勒爺的身後，前面有手下提着氣死風燈的蘇嚙一看，貝勒爺年羹堯童林等，已然由府內出來，這才慢慢的在前面行走，出離了富貴巷，一直往南，童林一看街市之上，看燈的男女可太多啦，別看童林已來到北京城內三四年了，他並沒看見過這個熱鬧，皆因他久在貝勒府練工夫，自己又不好出門，以後韓寶吳智廣盜走國家的翡翠鴛鴦鐲，他又奉旨捕盜，在外面漂流了一年多，雖然說他現在已完了案啦，他可還是總未出門，今天跟貝勒爺出來看燈，又趕上是十五的正日子，未免人就此往日多，雖然說人多，勿論男女，俱都是規規矩矩，童林心中甚是佩服，自己正思想，就聽貝勒爺叫道，海川，你看見了沒有，這還沒到燈市口正會道呢，就這麼熱鬧，若到了燈市口你再看看，比此處還得加上十倍的熱鬧，說着話，可就來到了燈市口啦，貝勒爺用手一指說道



，海川你看，前面就是燈市口，你再看看此處的游人，比別處多不多，童林舉目觀看，不但人多，對面兒的買賣鋪戶各家門首，全懸掛着各色各種的燈籠，童林仔細一看，但見各鋪戶門前的燈，精工巧緻，式樣兒新奇，一家賽過一家，也有整齣兒戲的，也有各種飛禽走獸，那才叫千奇百怪，等等不一，不但鋪戶前門張掛着各種的燈彩，在燈的上面，還有許多的迷語（俗名就叫打燈虎），雖說童林對於文學兒上不大甚通達，對於字義裏面的精妙，他還喜歡研究，跟隨着貝勒爺與年羹堯，將才來到一座三間門面的大藥房，在藥房旁邊兒的牆上，一邊兒掛着一個四方的木櫃子，用白紙糊的面兒，裡面點着燈，外面貼着一條條一欸欸的燈虎，也有打古人名兒的，也有打四書一句的，有一個條兒上面寫着一個亞字，下面寫的是打四字俊話兒一句，童林遂走近切近觀看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由打人羣之中擠出一個小孩兒來，年歲也就是十三四歲，身上穿着一件藍布的棉袍兒，帶着一頂青緞子暖帽，但見他走至壁燈的前面，用手指亞字的燈虎說道，那位先生看着呢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見屏風後面轉過一人，看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，長的慈眉善目，文質彬彬，遂向小孩子說道，學生，莫非你有意揭一個嗎，就聽那小孩子說道，不錯，你那兒出的這個亞字的燈虎，我猜他兩個義意，一個是啞叭的啞字，俗語兒就是有口難言四字，第二個是惡字，俗語兒就是安心不善，這兩個倒是那個對，求老先生言明，那位年約四十餘歲的老人說道，對了，這個字正是個惡字，俗語兒就是安心不善，說着話，伸手揭下這個亞字的條兒來，轉身進了花舖，工夫不大，取出一個太平花來，遞給了那個小孩子作為獎品，這位學生接過花來，歡歡喜喜的去了，貝勒爺同年羹堯童林，正誇這學生的才學，又見前面一堆人圍着看一個燈，衆人遂走過來一看，只見壁燈的匡上掛着一個兒童玩具的鬼臉兒，如外有十吊京錢，用紅頭繩兒串着，旁邊兒有一個紙條兒，寫的是射俗說兒一句，如猜中者，便為贈，貝勒爺童林年羹堯一看，心中不由得也思索起來，正在此時，從人羣之中走出一人，年約四十上下，帶着大光兒的眼鏡兒，看那個情形，還許是近視眼，來至燈前，伸手將錢摘下來，扭頭就走，看守燈謎這

位先生一笑，將紙條兒揭下來，鬼臉兒搗進去，都莫明其妙，其中有好事的人說道，先生，請教你，這

個燈虎我們琢磨了半天，也沒猜着，他過來將錢拿走，這就算猜中了嗎，這位看守燈虎的先生說道，

猜對了，過人又問道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請你宣佈出來，我們大家也明白明白，長長學論，看守燈

虎的這人答道，此謎乃猜要錢不要臉，如今他將錢拿走，留下鬼臉兒，這不是他猜中了嗎，大家聞聽

，哄然大笑，連貝勒爺年羹堯與童林也都笑啦，衆人正在大笑之際，猛聽得有人高聲的喊道，救人哪

，救人哪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們竟敢搶民間的婦女，童林聞聽此言，就是一怔，遂扭頭

往各處觀看，又回頭看了看貝勒爺，遂說道，爺你聽見了沒有，有人高喊救人，不問可知，這

一定是趁此元宵佳節，有強梁惡霸，擄搔婦女，爺你跟年大人在此等候，我到前面看看如何，貝勒

爺聞聽童林之言，連連點頭說道，正合我意，你急速着看去，真要是有了不法之人，擄搔民女，無論他

是什麼樣等人，必須將他拿獲，交地方的官衙，如果有了事非，都是本爵我一面承當，這還了得，在

都城禁地，此輩就敢如此的大胆，可氣死我也，說着話，就見童林答應一聲，雙手一分衆人，口中說

道，借光衆位，衆人往兩旁一閃，童林將腰一伏，順着聲音直奔西面來，正自往前行走，只見對面

來了一羣惡奴，看那個樣兒，全不是良善之輩，後面來了一乘小轎，轎子裡面有一女人慟哭，聲音悲

慘，在衆惡奴之中，有一位五十餘歲的婦人，雙手擄着轎子不叫走，口中說道，你們胆子真不小，青

天白日，竟敢搶我的女兒，難道說你們就不怕王法嗎，只見兩旁的衆惡奴，手中拿着馬棒，照着老婦

十人的背脊發就打，疼的這位老婦人不住的哭喊，內中有一人將衆人攔住，遂向老夫人說道，你這個老

婆子真不知自愛，相這個機會是千載難逢，你把你的姑娘許配與我們大爺，你豈不是享不盡的容華富

貴，還未等那婦人答言，童林可就趕到啦，一見此狀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遂趕上前去，要怒打賽燕青

周蘭，又遣武雲飛，以及虬首龍單越獄，奔塞北震威沙雁嶺，這才引出三月三亮鏢會，鐵羅漢，梅花

圍力勝十傑，童林掌打燕雷燕子坡，熱鬧的節目，請看下集中分解，